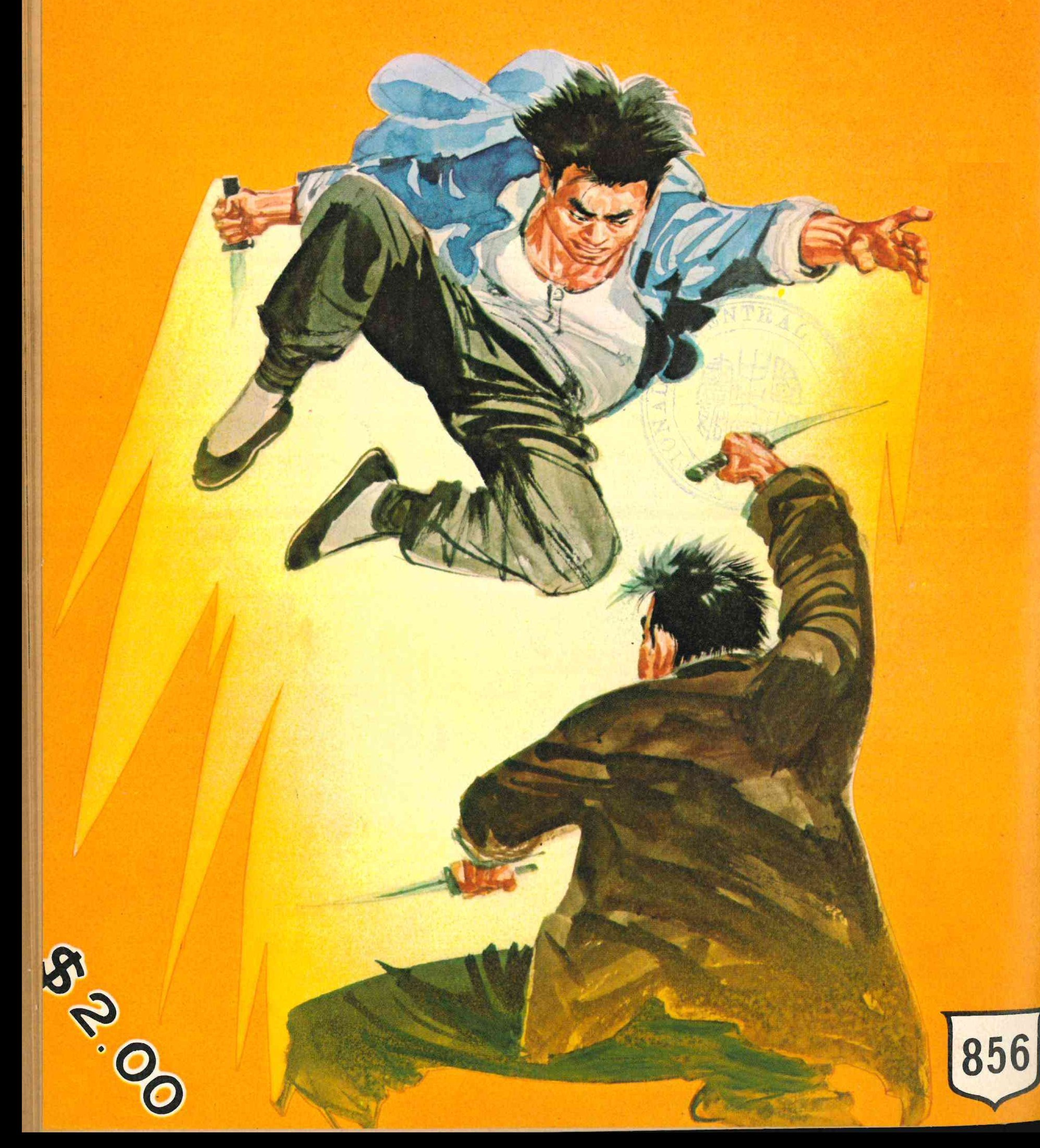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清理門户 黑社會橫行歐洲，最近有一股華人黑勢力入侵荷蘭，其中來龍去脈，足以令你驚心動魄！



$2.00

856

◀編 後 話▶

鐵拐俠盜故事「清理門戶」是今期刋出的「巨型」小說，本篇內容情節構思另創風格，新奇刺激。呂偉良等三俠似乎與麻煩事結了不解緣，他們在旅程中的荷京阿姆斯特丹遇到了世界著名的黑手黨徒，阿生身陷漩渦，險死還生，經歷過程，驚心動魄！但他藝高人胆大，憑着機警智慧，幹練絕技，使兇名素著的黑手黨徒在進行一次驚天動天的事件中遭遇到强大的對手，功敗垂成。

***　　***　　***

「閻王筆」故事今期結束，這篇充滿懲奸儆惡、俠義恩仇氣氛的佳作是曹若冰精心巨著，刋載以來，深得讀者一致好評，請留意他的下篇巨著「寒星劍」刋出日期吧！

***　　***　　***

名作家南宮吟雲先生相信各位不會覺得陌生，今期刋出的「毒龍帮」是他最新之作，內容把一個妄圖稱霸武林的毒龍帮會怎樣掀起一番血雨腥風，荼毒江湖的事件描寫得淋漓盡緻，但，江湖上一班仁人俠士絕不袖手旁觀。羣起護道，于是……下期有更精彩演出。還有東方英的「九重天」和馮嘉的「魔鬼的衣箱」下期同時推出，幸勿錯過。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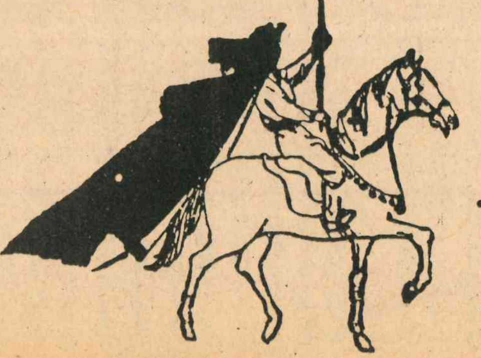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	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一○二號
台灣發行所：環怡出版社
電話：5110086



武俠世界

第856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

清理門戶

馬雲·文
盧令·圖



禍從天隆

航機就快要在荷蘭阿姆斯特丹的史利堡機場降落，空中小姐一再用軟語鶯聲提醒機上乘客綁緊安全帶。

呂偉良，林愛莉和阿生等三俠懷着興奮的心情，進入這個世界知名的低地國家。

這個總面積只有一萬二千六百方哩的西歐古國，位於北海的東南方，它的東面是德國，南面是比利時，西北兩面俱臨北海。

由於一般地勢均比水平綫爲低，所以人民長期與水戰鬥！

想起荷蘭，人們都會想起它的獨有標誌——風車。風車據說除了灌漑之外，還有排水的作用，其實更令人容易想起荷蘭的，應該是

僑胞遭殃

吃早餐的時候，因爲早餐常喝的牛奶，絕大部份出自荷蘭。

荷蘭既然許多地區均位於水平綫以下，所以人們不斷築堤，以防海水入侵。香港爲了增加陸地，可以「移山塡海」，但荷蘭却沒有那麼多的山泥，如果要增加陸地，唯一的方法就是先築堤，再將海水抽乾。

荷蘭另一個特色，就是女人所戴的帽，以及船型鞋。彷彿英文大草「A」字的帽子，左右翹起，人們一見了它，就自然想起了荷蘭。

人們似乎較少注意到「船型鞋」，其實那是爲了防潮防水的船型木屐。這種設計絕對與地區性的特殊環境有關。

身旁有個小圓窗的機位是最受人歡迎的機位，一行三個座位之中，只可能有個靠窗的座位，阿生當時就佔有其中一個。

阿生希望看看航機降落前一刹那間的特殊景色。可能是視覺問題，阿生在觀感上並未覺得海水比陸地高，也許是潮退的關係吧！

但據他身旁的人告訴他，荷蘭不少地方的確地低於海，而且有些地方越來越低，海堤也就越築越高，人民長時期與海水搏鬥！

坐在阿生身旁的是個華僑商人，據說他在荷蘭經商，早年自香港移民阿姆斯特丹。這次公幹完畢，想不到在機上遇上了三俠！

呂林夫婦二人因爲機位「劃位」問題，坐在另外一列座位。

那位華僑商人年約四十，他自我介紹姓宗，叫宗明。他給了一張印有電話和辦事處的咭片給阿生，據說他經營的是出入口和飲食業生意。

阿生就因爲身旁坐了一個同聲同氣的人，旅途上減少勢所難免的寂寞。因爲宗明很健談，阿生未到目的地，已經相當了解阿姆斯特丹華僑社會中的一些概況。

根據宗明說：本來住在荷蘭境內的華人不多，但年來由於英美各國對移民的嚴格限制，不少僑胞退而思其次，紛紛跑到荷蘭來！

中國人最懂得如何適應環境，所以目前幾乎世界上每一角落都有我們中國人。英、美、加等國一些大城市，甚至還有聞名世界的「唐人街」！

但是在另一方面，中國人可能太聰明了，往往却招人妒忌，於是一些東南亞小國近年又頻頻發生「排華」浪潮！

從那些排華國家的不成理由的藉口可以看得出，中國人刻苦耐勞，懂得利用機會，更擅於積聚財富，以致他們的潛力驚人。就是由於樹大招風，才令到這些國家的政府覺得是一種隱憂！不得不採取行動，實行剷草除根！

其實中國人也分多種，最低限度目前流浪海外的僑胞們，就沒有太大的野心。他們只求安安定定的生活。有些人甚至對地方上作出令人驚奇的貢獻！

例如倫敦有個地區，那兒有個彈穴是二次世界大戰的遺跡。二十多年以來，一直沒有人理會這口寬達二英畝的爛地，讓它變成垃圾池，髒得令人作嘔！

但年前有位姓鄭的僑胞，路過此地，他並不像其他英國紳士一樣地掩鼻繞道而過，反而獃在那兒發怔！

原來他是一位舞台設計家，他現在正想着如何把這巨大的荒地變爲花園！

這位僑胞終於獲得倫敦市政廳的協助，將巨大的彈穴變成小西湖似的魚池，多彩多姿的魚苗都是由日本運來的。因爲他的想法感動了日本駐英大使，自願助他一臂之力；不但自日運來魚種，還有樹苗、花種等等。目前這兒已成爲美輪美奐的花園。

從以上這小小事情可以看出，中國人是很有頭腦的民族！他們不但擅於適應環境，也懂得如何創造美麗的環境！

當然，樹大有枯枝，族大有乞兒！也有些中國人在國外幹出了不少丟臉的事，例如年來大鬧美國的年青黑社會組織，就令美國警方頭痛不已。同時亦令到老一輩的僑胞十分難堪！

根據美國警方公佈，那輩年青人都是來自香港的移民。由此看來，這責任到底應該由誰來負？香港政府的現行教育政策是否有修改的必要？實在大有研究的價值！

航機終於降落了！

這是阿姆斯特丹南郊的史利堡機場，距離市區有十多里路。

三俠此來是爲了旅遊，他們在這裏並無相熟的親友，所以肯定沒有人前來接機。

就當他們剛離開機場的時候，阿生突然發覺那邊有個人行動鬼祟，一張報紙竟然橫搭在手臂之上。那傢伙戴上了一副黑眼鏡，棕色的鬈髮，身裁相當的高大。也許因此，份外容易引起阿生的注意。

這可能是他「職業上的敏感」，當他開始注意到那棕髮男子的時候，那人的手腕正在移動，這也令到阿生可以清楚見到，他手臂上的報紙，是要來遮掩住那支手槍的！

那黑油油的槍管，在報紙掩飾之下，仍然閃閃生光。阿生已無暇分析，急忙對呂林二人發出緊急警告，三個人就往斜裏奔出！

聽不到太响亮的槍聲，但却可以看得見火光一冒，子彈顯然已經發射了！

三俠剛才是隨着人潮步出機場大堂的，所

以他們三個人即使離開了原來的位置，那兒仍然有人！

三俠即使及時避開了，那些人卻不可能個個來得及躲避的！

於是有人慘叫一聲，倒了下去！

人羣立即引起一陣哄動！

呂偉良和林愛莉夫婦二人只是給阿生一聲警告之後，及時跑開！他們一時之間還想不到究竟發生了一些什麼事。

儘管他們還未弄清楚到底發生什麼事，但以他們三個人的默契，以及反應的敏捷，亦足以令到目擊其事的人大表驚奇！

那個開槍的槍手可能也感到無限震驚，所以一擊不中之後，立即遁去！

阿生事後雖然在人叢中搜索，也無法可以再找到那傢伙。

那邊人們紛紛圍攏住一個傷者！他的肩膊上中了一槍，傷口不斷在冒血！

機場警衞員這時才聞訊趕來查究。事實上許多人至今仍然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三俠相繼回到現場，發覺傷者竟然也是一個中國人，他就是阿生在航機上認識的中年僑胞宗明。

阿生內心感到抱歉，因爲他限於時間，只能及時推開了呂林二人，未有顧得及宗明；而當時他們是一齊與其他乘客出閘的！

宗明被扶到警衞室急救，阿生本來可以不必理會，自行離去，但他心有不甘，終於也留下來，同時向警方表明身份。

警方既然知道阿生是個國際特警的身份，同時又在剛步出機場時遇到襲擊，儘管他沒有受傷，也對此事非常之重視。

十字車開抵現場，宗明被送往醫院去！

阿生和呂林二人自然要接受警方的連串問話，同時也通知了當地的國際特警辦事處。

警方對此事看法是：阿生等人在別處惹了麻煩，仇家請了職業槍手在此「候駕光臨」！

荷蘭是國際特警的成員國之一，所以阿姆斯特丹也有國際特警秘密辦事處——這是國際特警的傳統習慣，因爲它與「國際刑警」有別，旣屬秘密組織，辦事處也只有當地警方才知道它的所在。

阿生此來並非公幹，所以他並不打算與該辦事處連絡；可惜人算不如天算，到頭來還是要跟他的異國同僚連絡上了。

在警局裏，阿生認識了國際特警荷蘭分區的行動隊長占姆士。

占姆士年約三十許，曾在巴黎總部受訓及服務，那樣兒使人一看就知道是個精明能幹的人。他也聽過阿生的大名了，所以他和阿生一見面，就用一種好奇的目光瞪住阿生。

阿生抱歉地說道：「對不起，我此番本來只是爲了渡假旅行，故事前並無知會閣下和貴處長。」

占姆士在獲得當地警方的通知時，已聽過了阿生的名字；這名字正是他常常在內部通訊中見到的「英雄人物」——這是國際特警巴黎總部爲了獎勵部屬，而給阿生冠上的稱號。

「是的，我和我的上司正奇怪閣下爲什麼不知會我們接機！」占姆士很客氣地說。「假如當時我們在機場接機，今天的事也許不會發生。」

阿生苦笑聳聳肩：「旣然沒有公事在身，又何必勞煩大家呢！」

「請問，你可記得槍手的樣兒？」占姆士問道。

阿生道：「雖然只是一刹那間的印象，倒也記得多少……」

阿生曾被警方邀請到拼圖室去，把那個棕色鬈髮的男子輪廓，用拼圖方法拼了出來！

現在警方已將圖片用影印方法，迅速印成了許多副本。一名警官把兩份遞到阿生和占姆士的面前，因爲，他剛才也有聽到占姆士的問話。

圖片是剛好送入來的，阿生看了一遍，道：「差不多了，問題是當時他戴上了黑眼鏡，否則面部輪廓可能更清楚。」

占姆士道：「只有一個槍手？」

阿生道：「當時我只見到他，有沒有同黨，很難確定。因爲當時的情況相當混亂！」

「以前你見過他嗎？」占姆士問。

「從未見過。」阿生說。

占姆士回頭問那位警官：「請問你們警方有沒有此人的資料？」

「已經把副本交到偵探部去了，相信很快就有消息。」那位警官說。

「如果有消息，請快通知我。謝謝你。」

占姆士又對阿生道：「根據總部最新的通訊，聽說你們會到鐵幕國家的蘇聯去。」

「是的。」阿生說。「在蘇聯，我們會冒死揭開『人造人類』的秘密。因爲蘇聯領導人覺得：要奴役人民容易，只要加強武力控制，動輒拉去槍斃，那就行了。但是，要控制他們的思想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如果他們人造人類的計劃能成功，將來大可以依足他們的須要，大量製造百依百順的新人類，最低限度可以保證他們不會造反。」

占姆士和那位警官幾乎異口同聲地問會不會是來自鐵幕的槍手？

「很難說，」阿生道：「蘇聯KGB組織的厲害處相信你也知道，我眞不敢小睹它！」

占姆士問阿生：「你們可曾訂下了酒店房間？」

「還沒有。」阿生說。「赫爾辛基的朋友告訴我們，這裏的酒店訂房並不困難。」

「那要看有沒有美國客輪開到。」占姆士很內行地說，「不過即使你找不到地方，只要找着我們，總會有辦法的。」

後來占姆士又向阿生解釋，荷蘭與美國之間有定期航綫，荷美客輪公司的巨輪定期來往二國之間，所以到荷蘭的美國遊客很多。

飛機遊客有限，如果是客輪，往往儎來的遊客數以千計。

占姆士順口介紹了幾間著名的一流酒店給阿生選擇，例如DPB酒店、維多利亞酒店、亞瑪脫酒店以及美國酒店等等。

但是阿生並不急於要往到酒店裏去，他說：「我還有人在餐室等我，我得先去看看他們，然後還要到醫院去！」

「到醫院去幹什麼？」占姆士出奇地問。

阿生道：「看看那位受傷的朋友！」

警官向占姆士說出，那受傷的華僑叫宗明，四十餘歲，是當地一位頗有地位的商人。據說，他的傷勢並不嚴重云。

至於阿生說警官餐室中有人等他，指的自然是呂林二人。

他們早已向警方作供完畢，阿生因爲是目擊證人，所以要拼圖認人等等，所須時間較長，因此二人先到餐室去喝咖啡。警局中的警官因爲知道阿生是一名國際特警，所以對呂林二人亦份外客氣。

現在阿生與占姆士到了餐室，呂林二人正由一名警官陪同在那兒喝咖啡。阿生表示要先到醫院去看看受傷的宗明。

但林愛莉爲了安頓好手頭上的行李，先要去找一間酒店。

於是占姆士用車子儎三俠到美國大酒店去。這是由荷蘭旅遊協會介紹的一流觀光酒店之一；凡是屬於荷蘭國內遊客常到的城市，旅遊協會都挑選幾間設備較佳的中上級酒店，予以

介紹。

通常到荷蘭觀光的城市，包括首都海牙，最大城市阿姆斯特丹，第二大城鹿特丹，以及著名的渡假海灘史超芬賓根等等。

荷蘭一般消費不貴，但小賬往往卻在百份之十五至二十以上。若照英美及香港習慣付予百份之十比較起來似乎太多了。

如果在酒店餐室中吃餐，小賬更高達百份之三十五，即使日常坐的士，小賬也在百份十五之間。這當然是硬性規定的。

安頓好行李之後，三俠趕往醫院看宗明。占姆士亦陪同前往。

宗明正接受當地警方的一連串問話，這時剛告一段落。由於占姆士的關係，在場戒備的警員才准他們進入病房。

爲什麼這裏醫院戒備如此森嚴？三俠看見這情形也覺得有些出奇！

宗明的家人在病房內顯得忐忑不安！

呂偉良留意到一個十八九歲左右的青年人，他的樣子很似宗明，可能是他兒子吧？——呂偉良當時就曾經這樣想。

宗明對三俠表示感謝。

阿生看見他傷勢不重，內心反而覺得好過了一些。他認爲對方的目標在於自己，結果那槍手卻意外地傷了宗明。

那麼，宗明只是個「替死鬼」而已，他是個無辜者！

就是爲了這點良心上的理由，阿生才會急於跑來看看這位僑胞！

但是現在看見警方這陣勢，三俠反而感到有些迷惑了！

宗明顯然是個無辜者，他爲什麼會受到警方的嚴密保護？

難道是警方認爲歹徒的目標根本就是宗明麼？

那一邊，占姆士正與一些警方人員站在露台外細談，他們講的是荷蘭語，同時亦由於距離關係，三俠聽不見，也聽不懂。

荷蘭語只有部份發音跟英語接近，聽慣了的人，也許會領悟得到其中意思；相反，反而一些不懂講英語的荷蘭人，卻會聽得懂英語的意思。

三俠沒有去理會占姆士他們說些什麼，只走到病床之前問候宗明的傷勢！

宗明左臂被子彈穿過，幸好只是傷了肌肉，未傷及骨骼。

當時兇徒是用報紙掩護着握槍的手，所以阿生看不清楚那是何種口徑的手槍。現在宗明告訴阿生；根據警方說，那是零點二二口徑的手槍，彈頭已從機場大堂上找回。

「你們眞有心！」宗明苦笑着說，「其實你們不必難過，所謂生死有命，富貴在天，這些事情往往在冥冥中有個主宰！」

阿生問：「你有什麼仇家嗎？」

阿生所以這樣問，是給現場環境所影响；他可以看得出，警方這麼緊張，決不會是想像中那麼簡單的事。換句話說，警方相信兇徒本來就是要殺宗明，而非阿生。

但宗明卻苦笑搖頭：「我是個做生意的人，那有什麼仇家？我想，歹徒極有可能認錯了人，可惜警方並不像我這麼想，他們嚕囌了大半天，眞煩死我了！」

阿生剛才祗是忖測，想不到警方果眞是有這種想法。

他回頭瞥了呂林二人一眼，呂偉良和林愛莉當然也會意了。

呂偉良道：「聽說我們僑胞在海外營商的本領十分高強，因而開罪了許多外國人，有這種可能嗎？」

宗明依舊苦笑道：「那是不可能的，荷蘭也是個自由世界，一切商業競爭，都是自由平等的，聰明人不可能出此一着！」

阿生讓呂偉良跟宗明細談，他乘機跑到那青年人的身邊去。

那青年人是宗明的長子宗約翰。

很意外，他不大喜歡說話，更不想跟阿生打交道。阿生碰了一鼻子灰，只好跑回病床邊來！宗明表示很疲倦，想休息。這也難怪的，傷口流血不少，加上送入醫院急救之後，一直要應付警方的問話。

三俠和警方人員等一併撤出房外，房內只留下了宗明和他的家屬們！

一些花籃代表着慰問者向宗明致意，紛紛送到房門口。

從花籃之多，可以猜測得到宗明的地位，縱非有勢，亦必是有財之人。

荷蘭盛產洋水仙，分別有藍、紫、紅、黃、白等五色，每年春夏二季，香遍田野。由於出產大宗，所以自然而然又成爲出口生意之一。甚至香港也有荷蘭的鮮花空運而來。

洋水仙又名風信子，分變單托「瓣」，荷蘭人最愛此花，所以每年四月第一個星期日，特別舉辦「水仙花大會」，舉國上下，齊齊慶祝一番，的確是一件够詩意的事！

離開了醫院，阿生忍不住問占姆士：「警方對此案有什麼看法？」

占姆士道：「他們認爲有跡象顯示，兇徒的目標就是他，並非你！」

阿生故意怔了一怔：「這有什麼根據？」

「警方當然有他們的根據！」占姆士又說：「現在我想先問你，你們是同一班機到埗的，聽說你跟他在機上認識，是不？」

「是的。」阿生道。

「他在機上有什麼對你說？」占姆士問。

「很普通，我只知道他來自香港，做出入口生意，在阿姆斯特丹，也有經營飲食業。這也看不出有何不對！」

「是的。但警方的想法自有其根據。」占姆士道：「最明顯的一點，大概是數月前發生的一件事。當時宗明經營的一間飯店曾經發生過一次爆炸。」

「有這種事？」阿生呆了一呆！

「事後警方查問過宗明和他店內的人，他們竟然守口如瓶！」

「他經營的食物店發生爆炸，這表示了什麼？」阿生喃喃自語道。

正常的忖測，自然是受到別人的破壞，例如黑社會！

「這兒的黑社會情況如何？」

「年來非常活躍！」占姆士道：「尤其是這兒逐漸代替了馬賽的地位之後，這兒更加常見黑社會惡鬥！」

馬賽是法國的一個城市，以前是歐洲毒品集散中心！但年來因爲土耳其禁毒頗著成效，較爲接近土耳其的馬賽，已非昔日可比！

今日的阿姆斯特丹逐漸成爲歐洲海洛英的集散中心，這一點作爲一名國際特警的阿生，他是十分明白的。但這一次他只是旅遊，而非爲了辦公事，所以一時也忘記了。

馬賽昔日成爲歐洲毒品中心時，黑社會也盛極一時！這可能是「有非法財路」的地方，就有黑社會活躍的緣故！

然則，這次機場突襲事件的背後，到底牽涉了一些什麼？

阿生又問：「這兒活動的黑社會人物，有沒有我們中國人在內？」

「當然有！」占姆士答得爽快，「近年來這兒的移民逐漸增加，尤其是阿姆斯特丹這地方，你們的同胞可不少！」

「那麼，宗明會不會也跟黑社會有關？」

阿生瞪住占姆士問。

「警方現在也這樣懷疑！」占姆士束眉道：「但凡事要講證據，警方在沒有證據之前，他們是不敢隨便指控一個人的。」

阿生又喃喃自語道：「然則，這次的槍擊事件，並不單純啊！」

「是的，警方當然希望兇徒的對象是你！這也不能怪他們，因為如果槍殺對象是你的話，一切也簡單得多！」占姆士輕輕嘆了一口氣，又說：「但根據剛才他們在醫院中對我說兇徒槍殺的對象，十之八九是宗明！」

「兇徒為什麼要殺他？」阿生順口問！

「這也是警方要追查的原因之一，即如他的食物店何故發生爆炸一樣。」占姆士聳聳肩，作了一個無可奈何的表情，「可惜宗明和他的家人們，都採取不合作的態度！」

「這麼說來，我們估錯了宗明此人的身份！」阿生有些後悔地說。

占姆士側過頭來問：「你當初以為他是什麼人？」

「正當商人！」阿生說。

「表面的確如此，警方也看不出有什麼不妥的地方。」占姆士說道：「但是，經過了這兩次事件之後，相信任何人也有一種懷疑的態度！」

「是的！」阿生沉吟着！

當時他們正由醫院步向停車場方面，占姆士和阿生併肩兒走得較前，呂林夫婦二人走得較後，他們正在走向占姆士的汽車裏去！

占姆士要盡地主之誼，為三俠洗塵！他們回到了汽車裏去之後，占姆士就說：「請三位暫時忘記了此事，我們先找個地方吃一頓晚餐，別違反了旅途愉快的原則！」

三俠事實也有點餓了，於是車內這四個人暫時不談槍擊的事，卻大談食經！

占姆士一邊開車，一邊介紹市內一些著名的食店。例如著名的麗都，維夫與維多利亞等等大餐廳，都是一流的。

但阿生卻說：「為什麼不去中國人開設的飯店，吃吃中國菜？」

占姆士似乎很了解阿生的心裏正在想什麼，他笑道：「你不過想去看看宗明開設的，曾經發生過爆炸的飯店吧！其實，你要去可以改天再去，今天發生了事，警探可能去過了，店伴必然提高警惕，相信你不容易令他們說出真相！！」

阿生唯有苦笑聳肩，他的心事給占姆士說穿了。

三俠旅遊不自今天始，他們有了經驗，尤其是關乎吃方面，他們從不堅持要吃「家鄉菜」，因為他們覺得那是十分愚蠢的事！

旅遊的目的是為了增廣見聞，如果天天住在同一環境，吃着同一菜色，那又何必花錢去旅遊呢？

因此，他們每至一處陌生地方，即使明知那些東西不可口，也得嚐試一下，阿生的見解自然也是一樣，今天他忽然提議要吃中國菜，明顯地是為了看看宗明的店子是怎麼樣的。

現在阿生的心事既然給占姆士說穿了，也不再堅持己見！

占姆士帶三俠到一間相當華麗的餐室，介紹一些可口的菜色給他們吃！

由於這兒近海，所以北海的海鮮最引人入勝，例如著名的鰻魚，還有大蟹明蝦等等，烹調之法都是另創一格的。

三俠吃慣了羌蔥蒜頭爆過的蝦蟹，現在試試這些用洋蔥洋酒爆的，又是別有一番滋味。

阿生心裏仍然忘不了當日機場遇襲的事，姑勿論兇徒的目標是他還是宗明，這件事顯得極不尋常。

因此，阿生在吃晚餐的時候，忍不住又喃喃自語地，沉吟道：「真奇怪！他為什麼要選擇機場出口處下手呢？那並非是一處理想的地點！」

當然，呂林二人和在座的占姆士都十分明白阿生說的是什麼事，以及他內心的想法。

呂偉良答他：「不！那是最好的下手地方，因為機場大堂人擠，他要逃走比較容易。而且，他決不能等到你或宗明步出機場以外，因為外面汽車上等待的人之中，可能有槍！那麼！他將遭到反擊，那豈非十分危險麼？」

占姆士也同意了呂偉良的見解，他說：「是的，機場大堂人擠，容易掩飾他的舉槍動作，要不是你夠機敏的話，他應該輕而易舉地得手。因為機場出口處接機的人多，人頭湧湧的，不會有人像你那樣敏感！眼見情勢不對，立即採取行動。照我的見解，如果對方的目標在乎宗明，也必然因為你的行動而受到影響！」

阿生問：「何以見得？」

占姆士道：「這是不難想像得到的，當一名槍手準備射殺一個人時，他身旁的人突然瞪住他，同時還立即採取行動；如果你是這名槍手，請問你有什麼反應？心慌意亂是勢所難免的！對嗎？」

阿生表示同意地點點頭！

「試問一個心慌意亂的人，瞄準力是否必有影響？」占姆士說，「所以，他在當時那一刹那間，是將子彈射歪了！」

呂偉良補充說：「同時由於阿生的行動，幾個人的位置迅速移動，而那槍手又不肯白白放過機會，於是惟有爭取時間發射，結果子彈射了出去，而這邊人仍在移動，所以失準乃勢所難免的事！」

林愛莉在旁插咀道：「因此之故，無論槍手的目標在你，還是在宗明，以當時的情形皆難以瞄準，這也是可以想像得到的事。」

「嗯！」阿生想了想，苦笑搖頭，道：「如果兇徒的目標在乎我，倒還有多少道理，但如果在乎宗明，那又是為了什麼？我真的不明白！」

「算了，反正事情已告一段落。以後的事就讓我們和本市警方去理吧！」占姆士舉起酒杯，頻頻向三俠邀飲！

可惜三俠都不是酒徒，加上這種荷蘭名釀酒精份量高達百份之四十度，他們只可淺嚐，不敢喝得太多。

據占姆士解釋，這種白色甜酒叫「珍妃花」，此乃音譯，聽起來的確夠香艷，但是，喝在口裏卻十分潑辣。不過無論如何，荷蘭人據說非常喜歡它。

離開餐室時，占姆士已帶有幾分醉意，儘管他表示沒有醉，三俠卻看得出。還好他總算能開車送三人回酒店！

占姆士獨自走了，他這時候應該回家休息去的。因為今天的表面看來，國際特警並無責任，要忙的倒是警方。

三俠分居兩間房，他們相約先行各自回房洗個澡，回頭再到外面去逛逛！

時間還早，除非天氣十分惡劣，否則任何遊客一定不會放過當地的夜生活，三俠自不例外！

但是，他們今天才抵埗，到什點地方比較好玩呢？他們不知道。

本來占姆士是理想的嚮導，但是三俠覺得他喝得太多，心理上有點不信任。另一方面因為他是一名國際特警隊長，只怕在這兒一定有不少人也認識他！那對三俠來說，自然是不大好！

現在他們已先後由自己的房間出來，在酒店大堂的沙發上相會。

林愛莉在櫃枱上取過一份遊客指南，這是可以「按圖索驥」的東西，但阿生卻說：「何必什麼指南，跟我走好了！」

林愛莉出奇地問：「你有什麼好去處？」

「這是晚上，當然是去夜總會，聽聽歌，看看表演！」阿生說。

林愛莉不服氣地說：「你也是剛到埗的，怎麼知道有什麼好去處？」

「相信我吧！」阿生這時已將一輛剛在他們面前停下來的街車車門拉開，示意呂林二人登車。

呂林二人無可奈何，只好上了街車。

阿生關好了車門，立刻吩咐司機把車子開往一處地方！

呂偉良和林愛莉也明知阿生這傢伙鬼靈精，就是不知道他什麼時候學會了講荷蘭話，剛才他就是用荷蘭語對司機吩咐的。

妙就妙在街車司機聽了之後，頻頻地點頭，證明阿生沒有說錯。

林愛莉忍不住問阿生：「你現在帶我們到什麼地方去？」

「一間十分豪華的夜總會！」阿生笑道，「聽說那兒有一流的歌星和樂隊。」

「你怎麼知道？」林愛莉問。

阿生扮了一個鬼臉道：「是接綫生小姐在電話中告訴我的！」

林愛莉這才恍然大悟！原來阿生在他自己的房間裏，利用內綫電話向總機的接綫小姐查問。那麼，大概也不必再追問下去了，那幾句荷蘭話，自然也是那位接綫小姐在電話中教他的。

街車不久就停下來，這果然是一間場面相當的夜總會！

一個穿制服，戴上了白手套的門僮，走過來替他們拉開車門！

阿生付了車資，也付了小賬，但司機還開口再討一些錢。這時阿生才想起占姆士所講的，這地方的小賬百份率很重！

他當然照付了，即使給賞錢給門僮，也不能太寒酸！

也許那些「旅遊專家」說得對，要出門玩得開開心心，小賬不能少！這句話大概放諸於天下皆準！

於是，由進入夜總會門口開始，以至三人被帶到一張小圓桌之前；由衣帽間的女管理員，以至侍應領班，每一個曾經接觸過三俠的人，都可以拿到小賬！

這裏的氣氛甚佳，樂隊演奏的都是名曲，絕非吵吵鬧鬧的流行曲。

放眼看看在座的人客，大都是紳士淑女。

三俠叫了幾杯用果汁拌上的甜酒，決定在此享受一個詩意的晚上！

不久，穿上黑色晚禮服，白色襯衣的司儀先生，在一陣急促鼓聲過後，登上台去向賓客宣佈：現在他要向大家介紹一個很特別的歌唱節目，就是一位來自香港的著名女歌星。她將分別以英、法、日、國語等，演唱名曲！

燈光突然熄滅，全場頓然變成黑暗世界！

一陣陣急促而興奮的鼓聲，一陣陣現場貴賓的拍手聲拱托之下，一條光柱投到舞台中央，罩住了一個豐滿迷人的中國女郎！

她，就是司儀口中的香港女歌星何艷麗！

何艷麗看來最少也有三十開外，但身裁十分豐滿，穿得也非常暴露，可能就是因為這樣，先聲奪人地，首先獲得一些歐美男仕們的喝采聲和掌聲助威！

歌唱得好與不好是另一回事，但她能在這種場合，用數國言語唱出數種不同歌曲，也算她有志氣。最低限度還沒有人喝過倒采！

正當舉座賓客沉醉在歌聲中之際，突然「砰」的一聲槍響，嚇得衆人嘩然！

三俠反應敏捷，急忙回頭一看，槍聲已接二連三地響起！

人聲在驚叫，也可以清楚聽到有人在慘叫，這表示有人中了槍！而且看情形絕對不止一個，也許是幾個！

現場情況一片混亂！

男女賓客爭相走避！

三俠企圖衝向出口處，無奈現場燈光昏暗，人們互相擠碰，要從人堆中擠出去，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槍聲由裏面移向外面，子彈横飛之中，玻璃碎片紛飛！

夜總會內內外外不少裝修被毀！

沒有人知道發生了何事！只知道必然有人受傷，更可能有人死去！

外面有人在駁火，但只是短暫的，很快便告沉寂下來！

三俠拚命衝出街外，他們並非害怕什麼，只是不想捲進漩渦裏去！

警車聲自四方八面響起來，他們急忙躲到黑暗角落去！

阿生甚至担心有槍手在街上向他們伏擊，所以步步為營！

阿生的担心當然是有理由的，因為他們所到之處，幾乎都有事發生；這當然不是開玩笑，有可能他們三個人就是目標！

但是，現在他們三人並未受傷，只是夜總會之內不知死了多少人，以及傷了若干？

他們不敢留下來，那並非表示他們不希望與當地警方合作，只是此時此地，只怕他們有心無力，徒然惹麻煩而已！

他們找不到街車，只好到處拐彎，希望走到一些大街，大街相信一定會有街車經過的。

但是，在阿姆斯特丹這地方，他們的確是人生路不熟！因此大有越行越遠之感！

街上是有汽車掠過的，但不是街車，他們又怎能截停它？

突然有一輛車子在他們身邊停了下來，他們以為必是過路的街車，但事實上，只是一輛私家車。車內只坐了一個人，而且還是一個中國人！

他們有一種「他鄉遇故知」的感受，尤其是在此時此地的環境底下！這簡直是他們三人求之不得的事！

那人很陌生，三俠從未見過他！

他探首車窗向三俠問道：「三位可是想找街車？」

「是的，但我們找不到！」阿生聳肩攤手，表示無可奈何！

他用手一邊推開車門，一邊說道：「請上車吧！讓我來送三位一程！」

三俠也不再客氣，坐上車去！

車門關上，那人自我介紹道：「在下叫金大桐，看情形三位一定是我的同胞，而且是遊客，我有沒有猜錯？」

「你都猜對了，金先生。」呂偉良說，「你是華僑？」

「對！我是移民到荷蘭來的，現在阿姆斯特丹做些小生意！」金大桐一邊開車一邊說。

「這是我們居住那間美國酒店的地址。」阿生把一張咭片遞了過去，「請你送我們回酒店。」

金大桐只瞥了一眼，沒有接過咭片，笑了笑道：「我來了荷蘭好幾年，我知道美國酒店在那裏。不過現在時候還早，難得有機會讓在下盡一點地主之誼，讓我們找個地方宵夜，談談好嗎？」

三俠你眼望我眼，顯得毫無默契。

呂林二人覺得他們所到之處，似乎必有事

發生，不是迷信，但也有了戒心！

但阿生卻希望找個機會接近一些熟悉這兒環境的僑胞問問情況，現在他覺得是個大好機會，自然不肯放過！

阿生坐在金大桐身旁，呂林夫婦二人則坐在後面。

阿生回頭看看呂林二人沒有什麼表示，便接納了金大桐的邀請。

金大桐把他們載到一處中國酒家，霓虹光管彎成「宵夜」二個中文字，在附近一帶顯得比較奪目而且突出！

金大桐停好了車，帶三人進入那間規模不太大，但設備極具中國古風的酒家，立即有穿上長衫馬褂侍者過來招呼！

這種服裝也許在外國人眼中十分新奇有趣，但三俠看上去卻有些不倫不類！

金大桐似乎是這兒熟客，一名侍者領班將他們帶到後面去！

後面有幾間陳設了酸枝枱椅，用雕花屛風間隔的房間。金大桐等人被引進了其中一間。領班順手把珠串簾子放下來！

「喝酒嗎？」金大桐含笑問三俠。

呂偉良道：「別客氣了，今天實在喝得太多，最好喝茶！」

金大桐介紹着說：「這裏的清粥很可口，不如炒幾個小菜吃清粥宵夜吧！」

阿生老實不客氣地說：「清粥最好配咸酸菜，豆乾與咸蛋、花生等，清清景景，總好過煎煎炒炒！」

「眞是同道中人！」金大桐笑了笑：「這才是正宗中國口味的宵夜白粥！」他又回頭問呂林夫婦二人：「兩位有什麼意見？」

呂偉良和林愛莉表示沒有意見，於是吩咐侍者領班下去！

「三位什麼時候到的？」金大桐問。

「今天才到。」阿生說，「想不到立刻就有這麼多意外發生——」

呂林二人向阿生打個眼色，大概是怪阿生說話太過坦白！

豈料金大桐卻道：「是的，你們來得不合時，今天好像是阿姆斯特丹的黑色日子，也是我們華僑的最不幸日子！」

阿生忍不住問：「這是什麼意思？」

「三位也許不大淸楚，今天發生的不幸事件，都與我們僑胞扯上了關係。」金大桐道，「今晚據我所知，至今為止最低限度也有間中我們僑胞開設的酒家夜總會受襲！」

三俠自然而然會想起不久之前他們才離開的一間夜總會。那間夜總會叫「銀樹夜總會」，但事前他們並未想到它的老板會是中國人。

阿生問道：「銀樹夜總會，也是僑胞開設的？」

「是的。」金大桐道，「還有好幾間酒吧、餐室今晚也出了事！」

「這是否表示有人在跟僑胞們作對？」阿生又問。

「很難說！」金大桐嘆氣道，「但表面看來，確實如此！」

侍者捧來一大壺香片茶，大概這兒一切格局都以香港爲藍本。

香港的酒家茶樓，不論你早晚進來光顧，一壺清茶總不會少！

「你說今晚還有些中國人開設的酒吧餐室都出了事？」阿生忽然吃驚起來，「那麼，我們現在這一間，可是中國人開的？」

「是的，這也是僑胞開的。」金大桐半開玩笑地問：「你怕？」

「不！只是覺得——」阿生頓了頓，「也許是心理上的問題——」

話猶未完，外面突然「嘩啦」連聲！

斗室之內的這四個人，精神也爲之緊張起來！

但是，他們很快就知道，外面根本沒有事發生，只是一名女侍者不小心絆倒了，以致托盤上的碗碗碟碟跌得粉碎而已！

四人從一名進來的侍者口中知道了眞相之後，不禁相顧失笑！

金大桐這時才對三俠說道：「據我所知，這間店子有武裝警衛，想來此搗亂的人，相信不易得手！」

「僑胞們可能開罪了一些什麼人？」林愛莉想當然地問。

金大桐苦笑道：「前些日子曾有人要收保護費，但我們僑胞開會討論過，決定不付，這可能是這次一連串事件的伏綫！」

「保護費？」阿生問道：「是本地黑社會的所爲麼？」

「是的，這兒的黑社會相當活躍！」金大桐又說：「相信各位也聽過了『黑手黨』這名堂吧？」

「源自意大利的黑社會組織。」阿生說，「難道這裏也有他們的勢力？」

「是的。」金大桐已深深嘆了一口氣！「他們這些年來，正是無孔不入，無惡不作！」

三俠也知道以意大利移民爲主的「黑手黨」，勢力龐大，但想不到這些事件竟與他們有關。

黑手黨最活躍的地方，當然是美國。但年來黑手黨的勢力遍及歐洲。想不到荷蘭這個最大的城市也有他們的勢力。

呂偉良、林愛莉和阿生等三俠，這次到荷蘭旅遊，目的只想看看這個正在不斷擴展、建設中的國家，勢難想到第一天便發生這麼多不愉快的事。

荷蘭可以說是一個沒有領土野心的國家，那麼它如何「擴展」領土？

說起來這就是最吸引三俠的地方。

表面上看來，荷蘭這個歐洲小國最不受人注意，也最少新聞發生。它不但與世無爭，跟「隣國」的關係也相處得很好！

但是，荷蘭本身的領土不但正在不斷擴展，人民生活也正在不斷改善；一切可資利用的土地，都在作有計劃的建設。

今天荷蘭的領土可能不足二萬方里，但明天可能達到三萬方里——！

原來荷蘭的土地主要來自海洋，而並非想像中的「侵畧別國領土」！

嚴格來說，荷蘭是由許多海島組成的，但他們不斷的將島與島之間連貫起來，利用海堤將大海隔絕，然後將「鹹水湖」變成「淡水湖」——那是利用山澗的水滙集，加上相當時日之後，湖中之水變淡所致！

假如附近有山坭可加利用的，這些「湖」便會逐漸變成陸地！

因此，荷蘭的「領土擴展」，根本無須侵畧別的國家。

預計到了二十世紀末期，荷蘭將擁有三萬三千方里的領土，人口達到一千八百萬，是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國家。

大約一九四一年，荷蘭政府已有先見之明組成一個環境設計局。

該局的主要任務就是：詳細規劃荷蘭全國各地的環境設計。保證人民能夠在二十一世紀享受到最高的生活水準。這就是他們的工作目標！

假如有人說：最好的居住環境，就是沒有空氣染汚；馬路上沒有汽車更妙，因爲這樣可以讓孩子們自由自在地奔跑。

但是，在工業發達的今天，那簡直是「痴人說夢」的神話！

然而上述「神話」般的環境，今天已在荷蘭若干地方出現了！

一些由環境局設計的小鎭，住宅面對一片靑葱的公園，汽車只可以在地下的隧道行駛。

直至到了郊外才可以「重見天日」——駛上公路去！

三俠這番到來，目的就是要看看這「神仙境界」！可惜眼界未開，卻差些兒送掉了性命。這的確不是始料所及的事！

金大桐似乎很了解這兒黑社會迫害胞僑們的情形，說了很多關於黑手黨橫行的事，令到一向具有正義感的三俠，聽得激奮不已！

呂偉良一邊聽一邊想，他問金大桐：「黑手黨可是常常勒索僑胞們開設的商店？」

「是的。保護費不能少給，也不能遲給！」金大桐說，「當然更不能報警，否則後果就難說了！」

「像今天這樣子，是由於短付了保護費麼？」阿生問。

「可能是的。」金大桐道，「前些時，幾位僑領商量過對策，決定悄悄報警之外，還秘密組成自衞隊對抗這股黑勢力，想不到他們就是這樣惹禍上身！」

「那幾位僑領之中，是否包括了宗明先生在內？」呂偉良問。

「是的，明叔是我們僑胞之中最受敬重的僑領，他今天受了傷！」金大桐忽然又問：「三位認識他麼？」

「不錯，今天我們剛好與他一同乘搭那班機來此！」阿生道。

「哦！」金大桐恍然大悟地點點頭，「那你們應該更加淸楚了！」

呂偉良又問：「這裏的僑胞夠團結麼？」

「也許孫中山先生說得對，中國人像盆散沙，必須把他們團結起來！」金大桐道，「這裏的僑胞步驟絕不一致！有人付了保護費，有人不付；也有人欲付不能——少付了！」

阿生道：「今天我們到醫院探望過宗明先生，發覺一批警探正在向他們問話。照你所知，宗先生會不會有什麼仇家？」

「仇家？」金大桐苦笑搖頭：「我想沒有的，他是一等好人，做的又是正經生意。加上他平時爲人豪爽，常常協助我輩僑胞，解決各方面的困難。所以，如果一定要說他有仇人，那麼，這仇人大概是黑手黨的人！」

「嗯！」林愛莉忽然又插咀問：「今天晚上受襲的店子，可是他做老板的？」

「目前還未淸楚，只是消息傳來，至今爲止，最少有五六間店子受到破壞！」金大桐說，「其中包括有夜總會、飲食店和酒店。」

「在此之前，有沒有發生過這種事？」呂偉良問。

「沒有！」金大桐說，「所以我剛才說：今天是我們僑胞的黑色日子！」

阿生還想問一些什麼，突然有人入來——那是一名侍者領班！

他走到金大桐身邊，彎腰附耳，不知跟金大桐說了一些什麼。

只見金大桐抱歉地，對三俠說道：「對不起，我要出去聽個電話！」

金大桐隨領班退了出去！林愛莉低聲說道：「此人似乎有些來頭！」

「他可能也是僑領之一！」呂偉良道，「最低限度這裏的人很尊敬他，說不定他就是這兒的老闆！」

「眞人不露相，我也有這種想法！」阿生說，「看情形我們又要惹麻煩了！」

「爲什麼？」林愛莉問。

阿生道：「難道要我們眼看荷蘭的華僑被人迫害，也袖手旁觀麼？」

呂偉良也說：「是的，如果金大桐剛才所講屬實，我們決不能袖手旁觀。」

林愛莉若有所觸地嘆了一口氣道：「其實，今天在機場裏我已預料得到，一聲槍响之後，我們又要身不由主地，墮入了漩渦之中！」

金大桐回來了，他面色不大好看！

阿生忍不住問：「有些什麼不對嗎？金先生。」

這時候，侍者已將餸粥的小菜送上，另一名侍者手中的托盆上則盛了四大碗白粥。

金大桐乘機輕輕掠過，招呼三俠嚐試一下這種「家鄉宵夜」的風味！

三俠總覺得事情有些不對勁。金大桐明明是聽完了電話之後神色不對，爲什麼卻不肯直言？各人越談越少，直至到那頓宵夜吃完了，三俠忍不住又追問下去！

金大桐這時才說道：「本來這些事與三位無關，而且，我也實在不想你們吃得不開胃，所以我眞不想說下去！但是你們……」

呂偉良道：「你儘管說好了，是不是又發生了不幸的事？」

「是的，又有一間華僑開設的商店被黑手黨徒縱火焚燬！」金大桐說。

阿生非常生氣地說：「本市警方到底幹什麼的？」

「警方力量有限，尤其是今天晚上！」金大桐道，「他們顧得東來失了西！看情形，今天晚上可能還有僑胞要遭不幸！」

林愛莉問：「僑胞們是否集中在某一地區？例如唐人街之類！」

「不！這裏不像美國三藩市，僑胞們的居住地和開設的商店，並不限制於某一地區！」金大桐道，「也許就是因爲這樣，才令到警方難以照顧。」

阿生問道：「照你估計，黑手黨下一個目標在什麼地方？」

「很難說的！」金大桐道，「說不定下一個目標就在這裏！」

話猶未完，外面突然又傳來了「嘩啦」連聲！

金大桐吃驚地由座中跳將起來，三俠也聽得淸楚，這一次不會是跌碎了碗碟，而是夾雜了陣陣槍聲與玻璃粉碎聲！

再加上人聲的驚叫，外面已經亂作一團！

金大桐不顧一切地衝了出去！三俠心感不妙，亦尾隨其後！

街上槍聲卜卜，彷彿正在發生一場槍戰！

各人衝到餐室前面，果然有些華人槍手正在負隅頑抗！

這兒是餐室，也是酒家，更是酒吧！以其說中國人聰明，倒不如說他們懂得做生意吧；因爲僑胞們都知道外國人的心理，他們既喜歡一試中國菜，又忘不了固有的生活習慣！

外國人的生活習慣總忘不了酒或咖啡，所以許多中國人開設的酒家，除了可以吃到中國菜之外，也可以叫杯咖啡、茶或酒！

現在酒架上一塌糊塗，子彈粉碎了一切！

阿生企圖冒死衝到街外一看究竟，但是，林愛莉一手把他拖住！

「別傻氣！」林愛莉道，「子彈是沒有眼睛的。」

外面的壓力減少了，室內的槍手紛紛出擊！阿生再也按捺不住，擺脫林愛莉的糾纏，撲到街上去！

一輛車子已開到了街口，數名華籍槍手亡命地追過去！

但無論如何，子彈都射空了，最低限度那車子未停下來！

警車聲在怒吼！

數名華籍槍手紛紛奔避，他們似乎不想警

方發現他們在此開槍！

三俠被金大桐開車儎走，總算及時離開了現場。

三俠都感到莫名其妙！

金大桐非常緊張，他全神貫注地開車！直至到了幾條街位以外，阿生才忍不住問金大桐：「爲什麼我們要走？」

金大桐道：「你以爲警方會放過我們嗎？不要忘記，我們是外地人，今晚的事，非同小可！」

林愛莉道：「又是黑社會的傑作？」

「還用問麼？當然又是黑手黨！」金大桐一邊開車一邊說道。

呂偉良問：「那班餐室中的槍手呢？」

「你是指那班華籍槍手嗎？」金大桐道，「他們是我們僑胞自己組織的自衞隊！」

阿生不禁又問道：「警方可會知道有這回事？」

「當然不知道。」金大桐道，「但我們在無可奈何之中，只有如此。因爲警方無力防範這類事件，我們却不能坐而待斃！」

林愛莉道：「這也不是辦法，爲什麼不派人跟警方談談？」

「沒有用的，什麼都談過了！」金大桐說，「目前的情勢，唯有以牙還牙，可惜我們的力量實在有限！」

「也許我有辦法幫幫你們！」阿生說。

金大桐喜出望外地道：「眞的？那就最好不過了！」

阿生道：「但我想先知道此事眞相！」

「眞相？眞相不是很簡單嗎？對方肯定是黑手黨的人！」金大桐道。

「我以爲你們應該先向警方報案，然後再試用其他辦法！」阿生道。

「沒有用的，我們何止一次？但警方根本就無能爲力！」金大桐嘆氣道，「相信你們也知道自由社會有個缺點，就是凡事都講證據。在法庭上沒有足够證據，明知是某一組織的所爲，也是枉然！何況我們只知道黑手黨，却又無法可以證實是某人的所爲，那更加渺茫了。如果你是警方，請問你會如何處理？」

「嗯……」三俠都爲之啞然！

金大桐將車子開回美國酒店門前，與三俠告別。臨別時他又說：「請三位不要坐視！我們這裏的僑胞們，眼前是被人趕絕了！」

三俠下了車，與金大桐道過晚安！然後返回酒店休息去！

阿生並沒有立即返回自己的房間去，他們三個人集中在呂林夫婦的酒店房間內，共商對策！

想不到就在這時候，有人拍門！

阿生走去開門，進來的並非侍役，却是幾名便衣警探！

他們向三俠表白了身份，然後表示要帶各人到警局問話！

阿生覺得事態似乎相當嚴重，雖然對方沒有說明白是什麼事，但在這兒人地生疏，爲安全計，阿生撥電通知了占姆士，然後才跟警探們走！

負創失踪　下落不明

一名警官問三俠：「請問三位，半小時至一小時之前，你們在何處？」

「到底發生什麼事？」阿生反問那位警官，「閣下可知道在下也是一名特警？請你最好不要把我看作犯人好嗎？」

「對不起，事態實在嚴重！」警官說，「一間華人開設的餐室，不久之前發生槍戰事件，有人受傷，也有人目擊三位在現場，可有這回事？」

阿生出奇地問：「誰告訴你的？」

「請你先答我是與否！」警官道。

阿生回頭望望呂林二人。

呂偉良道：「是的，當時我們確實在現場，警官先生。」

「那你們爲什麼逃走？」警官問。

「我們沒有逃走！」阿生說。「只是不想捲入漩渦！」

警官道：「閣下既然是一名國際特警，應該知道事發後必須留在現場，等警方人員到來調查！」

「是的，我也知道做錯了！」阿生說，「但當時我們在危急中離開現場，根本不知道竟然會有人向你密告。」

呂偉良也說：「事實上我們三人當時只在那兒宵夜，對一切並不清楚！」

林愛莉補充說：「我們只是遊客身份，沒有理由獃在那兒吃子彈的！」

「老實說，我們正懷疑三位不是遊客的身份。」警官不客氣地盯實他們，「我們有報告，知道三位曾在別的地方鬧過事，所以，最好你們還是坦白點告訴我，這次到阿姆斯特丹來的目的何在？」

阿生心裏有氣，却又不知從何說起！

呂偉良担心阿生年少氣盛，在這陌生的地方開罪了當地的警方，當然不是一件好事！因此，呂偉良就想代阿生答話！

但是呂偉良還未開口，突然有人高聲喝了過來：「不要答他！」

三俠與那位警官都爲之一怔！

有二名男子正由那邊過來，其中一個是他們三俠認識的，另一個手提公事包的却從未見過！

三俠所認識的人，正是不久之前才與他們告辭的金大桐！

那手挽公事包的人，却是他請來的律師！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律師向警官宣讀法例，表示三俠是他的當事人！

金大桐却過來安慰三俠，叫他們不要怕，律師將担保他們離去！

三俠根本就沒有怕，他們不知道金大桐何故會如此這般！

阿生眞想告訴他：國際特警占姆士就快來了。只要占姆士一到，一切事情即可解決，又何必勞動到要請律師呢？

但是，國際特警是秘密的，除非迫不得已，他不能自動向局外人透露自己的身份。

所以，阿生只有看事情的發展如何，再行定奪！

正當那位警官與律師爭辯時，警官枱頭的電話響了！

警官接聽，原來是占姆士打來的。那傢伙酒喝得太多，現在還是半清醒狀態，剛才接了阿生在酒店打出的求救電話，一心要趕來警局裏，豈料一起床又頭痛如割，所以唯有致電這位警官，在電話交代了一番！

還好占姆士在電話中要求這位相熟的警官保密，不要向外人宣洩阿生特警的身份。所以在場的人，只看見警官支吾一番之後，便將電話掛斷了。連阿生也不知道那是占姆士撥來的電話！

結果，律師的保釋手續，當然是更加順利了！

三俠於是又再度坐上金大桐的汽車裏去！

律師開着他自己的車子走了，三俠只見金大桐一再多謝他！

金大桐又要送三俠返回酒店中去休息，但呂偉良却問他：「金先生，你怎麼知道我們被

警方傳訊？」

金大桐道：「我剛回到家中，忽然想起有件事忘記了告訴三位，於是打電話到酒店去，接綫生說，你們剛被警方請走，我心感不妙，因爲我們僑胞之中，曾有人被警方迫供，苦打成招！於是，我迅速致電我的律師，決定有理沒理，先將三位保出之後再說，以免你們皮肉受苦！」

三俠心裏固然明白，警方無論如何，也不敢向他們用刑！

但是，他們却又不能够提及國際特警這來頭！

無論怎樣也好，他們總覺得金大桐是出自一番好意的！

呂偉良又問：「剛才你說，忘記了告訴我們一件事，到底是什麼事？」

金大桐道：「爲了三位的安全計，以後請勿再到醫院去探望宗明先生。」

「爲什麼？」阿生問。

金大桐道：「黑手黨企圖殺死他，三位既是過路客，何必惹麻煩？」

「金先生，這是宗明先生的主意麼？」呂偉良又問。

金大桐道：「不！只是我的一番好意，爲了保持三位旅途愉快，這裏的事還是讓我們自己來理好了！」

「不！」阿生立刻就說：「黑手黨如此兇殘，我們是不會袖手旁觀的。」

呂偉良也說：「是的，黑手黨太可惡了！請你將一切有關他們的資料向我們提供，我們會設法助你們一臂之力！」

「何必呢？」金大桐嘆氣說，「黑手黨徒兇殘成性，我正想勸三位早日離開荷蘭呢！」

呂偉良道：「我們不是怕事的人，惡人我們見得多了，但從來不會怕！」

林愛莉也說：「是的，你儘管放心，我們三個決非貪生怕死的人。如果黑手黨決意跟我們的僑胞作對，我們也決不會坐視！」

阿生道：「你們那班槍手，是否已經躲了起來？」

「是的，這是迫不得已的事。」金大桐道，「他們如果被警方抓住，後果難以想像。但是，假如沒有這班人向黑手黨還以顏色，他們更加不會把我們僑胞看在眼內。這種矛盾似乎是無可避免的。」

阿生又問道：「那班華籍槍手到底是些什麼人？」

「都是我們僑胞中年青一輩組成的子弟兵。」金大桐道：「槍械都是我們僑胞們集資購買的。」

呂偉良道：「你們似乎對警方完全失去了信心！」

「主要還是因爲這是外國人的地方。」金大桐道，「警方對我們華僑有歧見！」

林愛莉道：「警方對華人有歧見？」

「是的，傳你們去問話便是一個明顯的例子。」金大桐嘆氣說，「這也沒有辦法，這到底是人家的地方。我們只是寄人籬下！」

三俠也是十分富有民族意識的人，但是呂偉良覺得警方要傳他們問話，並非表示歧視，而是在一次意外事件發生之後的例行公事。因爲他們要找綫索，分析槍戰的來龍去脉。

問題却是：誰向警方告密？

照計警方沒有理由知道他們當時在現場上，必是有人目睹他們三人與金大桐到該處宵夜，或者看見他們事後離開那裏，然後才會對警方辦案的人員提供這點綫索。

三俠今天第一次到達荷蘭國土，除了金大桐之外，就只認識宗明與占姆士等極少數人，到底還有誰認識他們三人？

一日一晚之間先後在他們三人出現的地方發生了三次槍擊事件，這也難怪警方懷疑的。

雖然事後根據金大桐說：當晚許多華僑商店被襲，由此看來又不似爲三俠所引起。但此事在三俠心目中，也留下難以忘懷的印象。

金大桐把三俠送返酒店時，已經是凌晨時份！

由於當天發生的事太湊巧，使到三俠不得不小心防範。他們由進入房間開始，便作了種種假想，包括房內可能被人安置一觸即發的爆炸器等等。

但是，事實上並沒有這種事情發生，一切只不過是假想而已。

因爲時候不早，三俠各自就寢！

翌日早上，阿生還未醒來，便接到占姆士的道歉電話。

占姆士抱歉他昨天晚上未能趕到警局裏去，他這時候才問阿生發生了什麼事！

阿生覺得這位「行家」似乎太過喜歡杯中物，假如他常常如此，對公事必有影响！

阿生順水推舟地約他喝咖啡、吃早餐，順便向他打聽一下！

大約半小時後，阿生和占姆士在咖啡室裏會面。

可能是由於昨天一連串的事件影响了心理，阿生時刻提防着現場上可能又再爆發一場槍戰！

但是，早上的咖啡室顯得一派平靜，甚至人客也不多一個。

阿生向占姆士打聽着當地黑社會的情況，知道黑手黨的惡勢力果然厲害！但對華僑商店被襲擊的事，占姆士却有不同的見解。

占姆士道：「請你不要太過信任你們自己中國人，他們也不是好東西！」

「這話是什麼意思？」阿生問。

「據我所知，中國人社會裏，同樣存在有一股黑勢力！」占姆士道，「我剛與警方連絡過，他們對於昨天發生的一連串事件，認爲是兩派黑社會火併的結果！」

阿生正想追問下去，呂林二人却在這時候由外面入來！

阿生曾留言酒店侍役，如果他師父找他，就說他在這裏跟朋友喝咖啡；想不到他師父兩夫婦這麼快就起床！

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的神色緊張，他們一邊走過來，還未與占姆士打過招呼，已經一邊對阿生說：「我剛接到金大桐的電話，醫院中出了事，他要求我們趕快去一次！」

阿生和占姆士同時一怔，他們幾乎異口同聲地問：「醫院裏發生了什麼事？」

「宗明失踪了！」呂偉良道，「他可能被黑手黨的人擄去！」

阿生悻悻然道：「黑手黨的人眞是太可惡了！」

占姆士召來侍者，結賬離去！

三俠坐着占姆士的車子，趕往醫院！

醫院內內外外，佈置了警探和武裝警員們，如臨大敵似的！

金大桐帶了幾個人由那邊過來，老遠就跟三俠打招呼！

與金大桐在一起的人，包括了當地的僑領們，以及宗明的子女。

經金大桐從中介紹過之後，三俠才知道宗明除了兒子之外，還有個女兒。

宗明的女兒比兒子的年紀稍大，她叫宗珍妮，二十歲左右的年紀。而宗明的兒子宗約翰，大約只有十八歲左右而已。

金大桐和幾位僑領們顯得焦灼萬分，宗氏姊弟却眼眶紅潤，他們顯然哭過了！

「警方正在調查，但我担心他凶多吉少！」

」金大桐滿面愁容地說。

宗約翰昨天一直不想說話，這時却抖聲哀求三俠拔刀相助，希望能及時搶救回他父親的性命；而宗珍妮什麼都沒有說，梨花帶雨地哭起來！

三俠心裏難過，却又不知怎麼說才好。因爲這是他們最怕看的場面！

呂偉良在聽取幾位僑領的意見！

林愛莉安慰着宗珍妮！

阿生與占姆士擠進警方人員那邊去，看看現場中的實情！

醫院方面是今天早上才發覺宗明失踪的，病房內顯得有點凌亂，看情形當時可能經過一番掙扎！至於綁架者如何進來，醫院中人不得而知，但肯定後來他們越窗而出！

偵探們在現場偵查！

阿生和占姆士向一些警官探索，因爲他們知道昨日警方曾派人在這裏看守住宗明。

警官告訴阿生：昨晚醫院中仍有探員把守，但事前並未發覺有所異動。由宗明病房透至護士值日室的喚人鈴，也從未響過！

阿生覺得宗明可能在熟睡中被人偷入房內，先行將他制服，所以他來不及按鈴。

那麼，歹徒最少也多至三人以上，然後才可以把宗明弄出醫院去！

宗明病房的窗外是花園。花園滿是草坪，所以警方要找脚印也是十分困難的事。

花園的圍牆很矮，任何人要越過這裏都是非常容易的事！

但是，奇怪的是：當時醫院外面停了一輛警車，車上駐有二名武裝警員。除非他們說謊，否則，昨天晚上至今晨之間，他們最低限度應該發現有可疑人物以及汽車出現！

然而，那二名警員也異口同聲地說一無所覺。

若憑此點推測，宗明極有可能被人擊昏，然後才抬離現場！否則，他稍爲掙扎，亦足以引起那二名警員的注意。

在另一方面看，對方亦可算得本領高强，神通廣大！

但是，他們爲什麼要綁架宗明？

假如他們想要殺他，那應該是輕而易擧的事！

對方爲什麼不殺他？

既然對方要活活將宗明擄去，必有他們的目的，例如勒索金錢等等。

但是，根據宗明的妻兒說，他們事前事後從未接到這類索欵的電話或函件。

不過，假如歹徒果眞有此企圖的話，他們亦無須如此焦急。因爲人已經到了手，他們大可以伺機與宗明的家人秘密連絡。

因此，警方仍然未敢否定勒索的可能性。

警方非常留意歹徒下一步的行動！他們已經告誡過宗明的家人，必須與警方作緊密的連系！

三俠覺得荷蘭警方做事似乎太過馬虎，醫院內外既然有人看守，如何可以讓綁架的歹徒來去自如？那簡直是笑話！

呂偉良在跟各僑領談過話之後，覺得宗明的生意做得很大，這也可能是招致歹徒覬覦的主要原因之一。

太過有錢當然絕非一種罪過，但無可否認，對自己的安全多少總有問題，尤其是在人家的地方，危險性就更大！

無論如何，這件事已令到三俠再也不能呆等！

他們回到占姆士的汽車上，却沒有立即離去。

阿生對占姆士說道：「可以助我一臂之力嗎？」

占姆士道：「你想我怎樣做？」

「事情發展至此，相信你也看得明白。」阿生說，「現在，就是我們行動的時候了！隊長。」

「我以爲這種事還是交由警方去理！」占姆士道。

阿生道：「我並非不信任他們，只是我不想看見再發生更不幸的事！」

「然則你想我如何幫你？」占姆士問。

阿生道：「借給我一支手槍，支持我們的行動！」

「你眞的要……」占姆士還沒有說完。

「沒有人可以阻止我，包括警方在內！」

阿生說得堅決！

「那麼，好吧！」占姆士道，「你是我們的人，我們可以當作公事來辦！但是你得跟我回辦事處去一次，我們必須向處長交代！」

「好的。反正我也應該向你的上司作禮貌上的拜訪，現在我們就去吧！」阿生說。

× × ×

阿姆斯特丹的華僑們人心惶惶，因爲他們不知道黑社會何時向他們下毒手！

僑領們要求警方保護，有些則飛到外國去了！

一場大屠殺彷彿即將來臨！

沒有人知道後果嚴重至若何程度，但必然是十分可怕的！

任何人如果處於這種環境底下，都恨不得迅速地離去，尤其是呂偉良等三俠，他們沒有義務一定要留下來！

他們只是過境的遊客，他們隨時都可以離開阿市的！

但是，他們終於留下來了，而且還沒有定下離開的日期！

許多僑胞還沒有曉得這三個人的來頭，所以他們儘管決心揷手對付黑手黨，也無法安定僑胞們那恐懼之心！

事實上三俠並非神仙，他們只是看不過眼才揷手這件事；他們自覺無能爲力去保護僑胞們的生命與財產！

但是，他們却本着俠義爲懷的大無畏精神，自願去爲僑胞們盡一分力！

現在三俠決定分頭進行。

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去找宗明的兒子宗約翰去了；阿生却在占姆士的引領下，來到一間地下賭場中來！

根據占姆士說，這應該是黑手黨控制的地方！

阿生戴上假髮罩，金絲大眼鏡，也有小鬍子，看上去不像中國人，却像嬉皮士。

占姆士也是差不多的打扮，他們一搖三擺的摸入去博彩！

這地下賭場的規模頗大，裏面甚至有酒吧和表演的舞台！

阿生在各處巡視了一遍之後，跟占姆士打了一個眼色，然後走向一處攤檔！

這攤檔是擲花旗骰的！

中國骰有三粒，但花旗骰則只有兩粒。

阿生十足一個典型的賭徒！

他一口氣贏了幾手，看情形還會繼續贏下去！

那個管理員固然看得口瞪目呆，就是旁觀者也采聲四起！

突然間，那邊有個大漢過來，握住阿生的手腕！

阿生早知有此一着，他笑了笑，道：「怎麼？懷疑我出老千麼？」

「是的，你不要動！」那大漢一隻手仍然緊緊捉住阿生的手，另一隻手則指住阿生掌心握住的二粒花旗骰子。說道：「我要檢查一

下！」

阿生手心那二粒花旗骰還沒有擲出去，旁觀者自然都替他緊張。因爲如果阿生眞的是在此出老千的話，相信一定沒有命離開這裏。

只見阿生不慌不忙，輕輕一笑道：「骰子是你們的物件，縱然有問題亦與我無關！」

話雖如此，但懂得賭花旗骰的人都心裏明白，如果悄悄換下一副鉛心骰，一定可以運用自如，逢賭必勝的！

那大漢分明是賭場的巡場，他捉住阿生的手不放，命令阿生把手掌攤開！因爲那二粒可能出問題的花旗骰，就在掌心握住！

掌心未放開，二人已經在角力。巡場也感覺得到，阿生並非等閒之輩。最低限度他就沒有力量强行將阿生的手掌攤開。

阿生好像是存心引起更多人的注意，所以他遲遲未將手掌攤開。

圍觀的人越來越多，連總巡場也來了！

阿生揚聲道：「我眞不知道你們准人輸，不准人贏，否則我才不會摸入來！」

總巡場道：「別胡說！你有本事贏儘管贏，多多我們也賠得起！但是你如果給我們發覺出術，嘿！你有得瞧的！」

捉住阿生一隻手的大漢道：「總管，我看他十九是出千！」

攤檔管理員也說：「是的，照計他沒有理由手手都贏，簡直像假的一樣。」

阿生態度輕鬆地說：「幸運之神要降臨我身上，我也沒有辦法！」

「別嚕囌了！」總巡場道，「快攤大你的手掌！讓我們檢查一下！」

「慢着！」阿生沒有攤開手掌，他說：「如果證明我沒有出千，你們又如何？」

「我們願意向你道歉！」總巡場道。

「好吧！我就讓你看看！」阿生說。

說完，阿生的手掌立刻就在衆目睽睽之下攤開！

就在這一刹那間，所有目擊的人都發出了一陣陣的驚叫聲！

總巡場、巡場和管理員都呆若木鷄！

他們彷彿觸了電一樣，眼睛瞪住阿生攤開了的手掌，咀巴閤不攏！

什麼事情令到這班人如此驚奇？

原來阿生那隻攤開了的手掌之內，根本見不到那二粒花旗骰！

有的只是一堆粉狀的紅色塑膠粉而已！

兩粒花旗骰竟然給阿生運勁揑碎，這在外國人的眼中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難怪他們爲之驚奇不已。尤其是事前沒有人看得出阿生在運勁！

阿生鼓腮一吹，手掌上的塑膠粉粒紛紛飛走，只留下一些較大粒的，但那決非鉛粒。

阿生拉過總巡場的手，把其餘的膠粒傾入他的掌中。

阿生對他說：「請你仔細看看，這些是不是你想像中的鉛粒？」

那些當然不是鉛粒，任何人也可以看得出！總巡場是內行人，心裏更加明白！

他驚愕之餘，抱歉地說：「對不起，這是一場誤會！」

阿生聳肩一笑，說道：「現在你們可滿意了吧？」

「是的，請你原諒！」總巡場如此彬彬有禮，顯然是與阿生故意露了一手有關。

他們三個人交換了一個眼色，分頭勸開圍觀的人羣！

阿生在這一刹那間，已經留心到那邊有個人一直注視着他！

那個人當然不是占姆士。

占姆士剛才混在人叢中佯作看熱閙，現在已經離去了！

阿生把贏來的籌碼拿去換鈔票，一邊却在暗中留心那人的動靜！

果然，那人就在此時朝着阿生走過來。他說：「兄弟，可以談幾句麼？」

阿生滿不在乎地說：「是不是看中了我？」說着，阿生順手給了一張二十盾面額的鈔票，又說道：「拿去吧！不要客氣！」

二十盾荷幣，大約等於美金五元左右，照計阿生出手已經不錯。

但是，那人仍然不離去！

他低聲對阿生道：「你很大方，但我不是乞丐，請跟我過來這邊談談好嗎？」

阿生心裏有數，表面却故作驚奇地瞪住他：「什麼事？」

那人沒有答他，朝後面走去！

阿生稍作思索，立即跟了過去！

後面有間房，那中年男子站在門前做了一個手勢，示意阿生入去！

阿生終於也走了入去！

房間裏有數名大漢，個個粗眉大眼，一看就知道不是好人！但阿生瞧也沒有瞧他們一眼，只留心着那中年人的表情。

那中年人冷然一笑，說道：「閣下高姓大名？」

「原來在這裏贏了錢，都要登記姓名麼？」阿生笑了。

「不！你有本事，可以贏下去，我們決不是那種小家種！」中年人又打量着阿生說：「但是，我對你仍然有懷疑！」

這時候，外面剛有個人入來，他就是那個總巡場。

阿生指住他說：「你的人不是已經弄清楚了嗎？」

總巡場道：「是的，那二粒骰子沒有可疑之處，經理。」

原來這中年男子就是賭場中的經理，怪不得阿生發覺他一直注意着自己！

那位經理瞪住阿生笑了笑，道：「你是一位高手，我一看就知道了。」

「你太過獎！」阿生說。

「但是，正因爲你太聰明，手法乾淨俐落，才顯出我們的人太低能！」那位賭場經理道：「那兩粒被你用掌心揑碎的骰子，不錯，的確是屬於我們賭場中的物件。但是，在有人出面制止你之前一刹那間，你已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將二粒骰子又再換了一次，可惜我的人太笨，根本看不出！」

總巡場怔了一怔！因爲剛才他上司的一番說話，無疑等於重重地摑了他一巴掌！

中年經理面色一沉，打了一個眼色，室內數名彪形大漢立即向阿生包圍！他們要將阿生搜身！

阿生正待掙扎，立即又被人用刀指住！

房門已經關上了，如果作困獸之鬥，阿生一定十分吃虧！

那位經理將阿生在外面給他的一張二十元(盾)荷幣，往上一扔，紙幣立時飛上天花板去！

說時遲那時快，只見經理搶前一步，奪去一名大漢手中之刀，迅速往天花板一擲，「擦」的一聲，刀子並未墮回地上！

各人仰首上望，只見尖刀仍在搖擺，但却穩穩揷在天花板之上，深入逾寸！

刀鋒之下壓住那張鈔票！不偏不倚，就在鈔票的中央！

阿生不由自主地怔了一怔！

毫無疑問，這位經理先生有意在阿生面前先露一手！

阿生呆了一呆之後，聳肩苦笑道：「好吧

！我就讓你們搜個明白！」

阿生於是一動也不動的，呆站在那裏，讓大漢們搜身！

但是，搜遍了阿生全身，也搜不到那兩粒骰子。

除了鈔票之外，便只有手帕！甚至阿生的國際特警證件，也不在身上。

他當然非常失望！但一切疑念却在這刹那之間消失了！

阿生苦笑一下，聳聳肩，攤攤手，道：「現在我大概可以走了吧？」

經理無話可說，只好讓阿生走！

阿生掠過一名大漢身旁，朝門外走去！

這時另一名大漢已拉開了房門，等阿生出去。但阿生沒有走出去！他出其不意地，回轉身來，神經質地吆喝一聲！

室內每一個人都給阿生嚇呆了，因爲他不知如何弄到一把尖刀，握在手中！

阿生當時正半彎着膝，半轉身向後，那姿勢實在美妙得很！

正當各人驚愕之際，阿生手中之刀經已擲出，正飛向丈許以外的一幅牆上！

牆上掛有一幅瑪麗蓮夢露的裸體畫像，尖刀正好擲畫像的咀巴！

阿生站直了身體，笑道：「對不起，我只不過想將刀子還給你們！」

刀子是怎麼樣來的？室內每一個人都感到非常迷惑！

細看一下，釘在牆上的，和插在天花板上的刀子，兩者完全一樣！

也就是說：兩把刀都是屬於打手們的物件。只不過阿生到底何時抓到手？如何抓來的？這裏幾個人竟然一無所覺！

要不是阿生有此一着，他們還在夢中呢！

現在阿生說了一聲「再見」之後便想走，但是，那位經理却叫住他！

阿生回過頭來問：「什麼事？」

「請你留步！」經理道，「我有話要跟你說！」

阿生站了下來，苦笑道：「如果你要再搜，我唯有做脫衣男郎了！」

「不！我不會再將你搜身！」經理擺手示意，叫人將房門重新關上！

「你果然好本領！」經理瞪住阿生道，「你幹什麼工作的？」

阿生把手一攤：「如果我有職業，又何必來這裏博彩撞運氣？」

「那麼你的意思是──」

「坦白說，我是騙了你們！」阿生從口袋取出一叠鈔票，遞給那位經理：「請你收回這些錢吧！經理先生。」

「好傢伙！」經理沒有接過鈔票，垂下頭來，步向總巡塲那邊！

當他抬起頭來的時候，手也揚起了。於是「劈拍」兩聲，朝準總巡塲的面頰力摑了兩巴掌！跟住破口大罵。

總巡塲莫名其妙，却又不敢反駁！

經理盯住總巡塲，道：「聽淸楚了沒有？連他自己也承認了，你身爲巡塲，不但看不出，還叫我丟面子！」

阿生剛才的話，總巡塲當然聽到，但是他還是不明白！

經理突然走向其中一名打手面前，攤開了手，問道：「你的刀子？」

那打手往腰間一摸，刀盒子空空的，刀子早已不知去了何處！

打手面色靑一陣、白一片！

他望望牆上那幅裸像，若有所思！

阿生甞些兒忍不住笑了！

經理對那打手說道：「你想知道刀子何在麼？」

打手指指貼在牆上的裸像：「經理，大概就是那一把！」

「不！」經理用手一指他的口袋：「就在這裏！」

那打手呆了！

他身旁幾個同事也呆了！

那打手的刀子明明在不知不覺中給阿生抓去，剛才阿生臨別時故意露了一手，所用的刀子正是他施展空空妙手抓來的！

這些刀子的欵式一樣，都是組織方面一批購入，分配給打手們應用的，他們當然認得，但是，經理爲什麼指刀子在他的袋中？

打手在猶疑，但經理一定要他探手入口袋中將刀子取出來！

那名打手只好照做了！

豈料當那打手伸手進入他的口袋裏的時候，他登時口定目呆！

沒有誰曉得他到底發現了一些什麼。

當然，阿生最明白此事如何發生，所以他笑了！

「拿出來看看吧！蠢才！」那中年經理命令着那名打手！

打手將他的手由口袋中拿出來，掌心盛放着兩粒花旗骰！

打手所以如此驚惶，是有他的理由的。

他担心經理誤會他是阿生的「內應」！

這位「經理」到底是什麼人？他是黑社會中的一名大頭目，而一名打手只能算得是一名小嘍囉而已，他有什麼辦法不吃驚呢？

但是，他的担心很快就證明是多餘的，因爲那位經理這時已回過頭來，對阿生說道：「你果眞厲害，竟然能够在衆目睽睽之下，偷天換日！」

阿生聳肩苦笑，扮了一個鬼臉！

「有種！」經理接着又說道：「這兩粒骰子──」

他只說到這裏，阿生已過去將打手手中兩粒骰子取了過來！

這種用塑膠製成的骰子，質地相當堅硬！即使將它放入咀中，用牙去咬，也未必可以咬得爛！但是，阿生却可以運用指力將它一一揑碎！

阿生將碎膠盛放在掌中，示意經理道：「這就是你想像中的老千骰子了！」

經理固然看到，室內每一個人都可以看得清楚，碎膠之中，夾雜有兩粒指頭般細小的鉛粒。當然，這些小鉛球就是夾在骰子中的。

經理瞪住阿生道：「你本來可以過關的，爲什麼你要回頭露一手，然後又自我揭穿了這件事？」

阿生苦笑一聲道：「我担心這些鈔票用得不耐久，下次再捲土重來時，未必像今次這麼順利！」

「你很聰明！」經理揮揮手，示意各人退下，只留下阿生！

他親自倒了一杯酒給阿生。

阿生也不客氣！因爲這一切幾乎是他想像得到的！

他趁住打手接近他身旁時，不但把二粒「老千骰子」放入對方口袋中，也取去了對方的刀子，以應不時之須！

直至到阿生發覺眼前這位經理可以利用時，他又把握時機，故意露一手，自我揭破，讓對方大大地驚奇一下！

這就是阿生聰明的地方！他擅於覩人於微，也懂得利用機會！

相反，如果那位經理是個老粗，阿生的戰畧又會改變！

到了那時候，只怕那把利刀現在並非插在

裸像之上，而是這經理的身上！

阿生暗自慶幸他的計劃逐步完成，於是輕輕呷了一口酒！

他雖然不懂得欣賞，但酒味很醇，很易入喉！

經理問他：「過去你做過什麼工作？」

「嗯……」阿生猶疑地說，「是不是一定要我回答你？」

「當然！」經理瞪住他，「如果你希望我給你一份工作的話。」

「做過私人保鏢，也做過黑社會打手。」阿生扯謊道。

「最近呢？」

「由牢中出來！」

「什麼地方？」

「波恩！」

「你說：德國？」

「是的，西德。」

那位經理沉吟着！

阿生道：「放心好了，我並非越獄，亦非通緝犯，我是期滿出獄的！」

「好吧！你就留在我這裏！」那位經理終於說道，「老實說吧，我很欣賞你！」

「謝謝你！經理。」阿生立刻由沙發椅上站了起來！

× × ×

呂偉良和林愛莉夫婦二到了宗家之後，發覺宗家的人對他們十分冷淡，最低限度跟在醫院外面時不同！

宗明是富有人家，這幢花園洋房之內，竟然有個相當大的游泳池！

宗約翰表示一切已交由警方去處理，宗珍妮也不想說話；這情形，與在醫院外面時完全兩樣。

不過，呂林夫婦二人却明白到事主的心情，因爲他們不是第一次面對這種事！

既然宗氏姊弟不理睬呂林二人，夫婦倆只好跟宗太太談話。

宗太太似乎較爲明白事理，她只勸二人不要「惹禍上身」！

但呂林二人告訴她：他們決心要理這件事，沒有人可以阻止的。現在他們要知道匪徒有沒有消息給宗家家人。

宗太太搖搖頭道：「還沒有！」

「警方怎麼說？」林愛莉問。

「先等歹徒的消息，他們以爲歹徒必有電話來！」宗太太說。

「你的意思是──」林愛莉還未講完。

「嗯──」宗太太打個手勢，然後低聲道：「警方不但要竊聽我們的電話，還要竊聽室內一切談話，二位小心！」

呂林二人到了這時才明白，原來如此，怪不得宗氏姊弟不敢多講半句了！

呂偉良離開宗家，他覺得留下去也沒有什麼意思；林愛莉走得較後。她以爲宗珍妮會追出來跟她談兩句，但沒有！

他們自討沒趣！

離開宗家時，看見附近街上有些車子停在路旁，車內有人！

呂林二人心裏明白，那大概是警方派來保護宗家的人的！

呂偉良嘆口氣，說道：「看來他們非常信任警方！」

「是的。」林愛莉說，「現在我們要到什麼地方去？」

「找金大桐去！」

「阿生不知道怎樣了？」

「他有占姆士從中協助，一切應該都順利吧！」

「我眞希望他能及時找到宗明！」

呂偉良道：「希望儘管希望，只怕並不容易！」

「爲什麼？」

「人家是有備而來！沒有相當代價，怎麼會輕易放人？」

「是的！」林愛莉又嘆着氣道：「你以爲這是怎麼一回事？」

「你指那方面？」

「綁架宗明這件事！」

「希望只是爲了錢！」呂偉良說，「但對方遲遲未開出盤口，似乎很危險！」

「是的，我也十分担心！」

「假如對方並非爲了錢，又是爲了什麼？奇怪！」呂偉良喃喃自語地說。

「我總覺這件事並非像我你所想像中那麼簡單！」

「我也開始有了這種感覺！」

「首先是有人要開槍殺死他，但在機場中，阿生間接救了他一命。然後又有人偷偷擄走他。這裏面到底包含了一些什麼？」

「是的，其實，對方如果是仇家，大可以一槍了結他，何必浪費人力，千辛萬苦將他綁走？」

「唯一的理由，只可能是爲了勒索一筆金錢！」

「但是，機場中的偷襲，又如何解釋？」

「也許，棕髮槍手要殺的是我們，因爲至今爲止，槍手的目的未明，一切只不過是我們假想而已！」

「不！雖然槍手還未找到，但我們抵埗後，一切事情的發展，表示出槍手要殺的人是宗明！」

「嗯！那麼，也許後來他們組織方面，改變了主意，由取去宗明的生命，而變爲取他的錢！」

「然則，他們只是自討苦吃！」

「爲什麼？」

「因爲計劃的改變，往往會破綻百出，有經驗的黑人物決不會愚蠢到這個地步！」

夫婦二人邊行邊談，突然之間有輛汽車在他們身旁停下來！

呂林二人往車內望過去，裏面坐着的人正是占姆士，但不見阿生。

占姆士本來是跟阿生在一起的，現在不見了阿生，呂林二人心裏當然不安！

「兩位想到何處去？」占姆士由車內問了出來，「須要我送你們嗎？」

呂偉良覺得站在街上談話不方便，與林愛莉登上了占姆士的汽車。

占姆士開車掠過一些警探汽車旁邊時，車內警探頻頻與他揮手招呼，看來占姆士跟當地警方的關係搞得不錯。

也許就是爲了這點關係，所以警探們沒有阻止呂林二人進入宗家訪問，因爲二人曾經不止一次地，與占姆士出現於警局，辦案的警員自然都認得他們。

占姆士一邊開車一邊問：「該送二位到何處去？」

「我們想去找金大桐。」呂偉良又問：「阿生怎麼樣了？」

「一切順利，已經混入黑手黨之內。」占姆士道：「想不到閣下的高足不但有勇，同時亦有謀，我在場目睹一切，覺得他不愧是個演戲天才！」

林愛莉担心地問：「他只有一個人？」

「是的。不過你放心，我已經派人從旁監視，必要時可以跟他取得連絡。」占姆士說道，「我担心你們這邊不知怎樣，所以走過來看看。」

呂偉良道：「宗明家人不想多說，也許這

是警方的主意，因爲警方在他們家中安裝了竊聽器，連電話也偷聽。」

「是的，據我所知，警方非常注意這件事。」占姆士道。

呂偉良問：「對於這件事，有何高見？」

占姆士沉吟道：「綁架勒索案我見得多了，但從未見過如此奇妙的。若以慣見的手法是先綁架事主，如果勒索不遂，這才開槍殺人。對嗎？但是，現在却反其道而行，先在機場來一個下馬威，然後才動手綁架。」

林愛莉道：「換句話說，你也相信機場的伏擊，並非針對阿生？」

「是的，不但我們國際特警同意了這點，連警方亦認爲槍手的目標是宗明。」占姆士說道。

林愛莉道：「警方有更大的理由支持這種想法麼？換句話說：宗明只是個富商而已，爲什麼會招來殺身橫禍？」

占姆士想了想，很愼重地反問：「你們以爲宗明有仇家麼？」

林愛莉道：「我們是外來的，對宗明認識不深，不敢下結論。但憑常理忖測，歹徒對付有錢的人，只會要他的錢，不會要他的命，除非他一毛不拔，才會觸怒對方！」

「是的，在這方面，我們的想法一致！」占姆士道：「目前我們還有些事情留待證實，然後才可以下個結論！」

「是什麼事？」林愛莉問。

占姆士道：「對不起，還是留待證實了再說吧！」

「你不說我不會勉强你。」林愛莉道：「但是，我們正在向同一目標進發，如果你想知道我們的想法，也該信任我們！」

「我並非不信任你們。」占姆士說，「剛才我所提及要證實的事，與一些走私販毒案件有關，但未證實之前，如果講了出去，我們隨時有被控誣謗別人聲譽的可能。」

林愛莉道：「我們會守秘密的，你大可以放心。同時我不妨告訴你，我們的民族意識雖然强，却習慣了幫理不幫親，絕不會偏袒中國人！所以，你想到的也不妨說，我們如果能坦坦白白，澈澈底底的交換意見的話，相信此事的偵查，會更快有結果！」

占姆士支吾一會，終於說道：「你們也大概聽過了，荷蘭已逐漸成爲歐洲的毒品集散中心。同時也一定知道，走私販毒的集團之中，有不少是來自香港的華人！」

「是的。」林愛莉道：「我們也知道宗明是來自香港的。自從機場槍擊事件發生之後，警方立刻集中注意力在宗明身上，我已感到有些懷疑了！想不到現在又聽到你這麼說。」

占姆士道：「不怕老實告訴你，我們正在研究一部秘密拍攝的記錄影片。」

「那是關於什麼的？」林愛莉問。

「毒販交易的過程。」占姆士道：「其中一個華人可能是宗明的人。可惜拍時光綫不足，影片一再看過，仍難肯定，落網的毒販，又不肯吐實。」

「你們懷疑是宗明的那個人，叫什麼名字？」林愛莉問。

「余大爲。」占姆士道：「一家酒吧裏的酒保，酒吧老板正是宗明。」

林愛莉問道：「爲什麼你不派人去跟踪偵查？」

占姆士道：「目前我們不但跟踪余大爲，連那間酒吧也列入監視範圍之內，但是，至今仍無結果。再過兩天仍無可疑之處，我們會省回人力，向其他方面着手！」

「那間酒吧叫什麼？」林愛莉問。

占姆士道：「ＡＢＣ酒吧，附近有不少華人居住的。」

汽車在大華酒樓門前停下來！

占姆士似乎對於中國人的一切都相當了解。他對呂林二人說：「這間酒樓的中國菜不錯，是金大桐做老板的，你們這時候進去，大概可以找到他的。」

呂林二人謝過占姆士，下了車，進入大華酒樓去。

果然，只要說出金大桐的名字，一名侍者便帶他們到後面賬房去。

金大桐很熱情地招呼二人坐了下來，侍者奉上了香茶。

「兩位有什麼指教？」金大桐面上雖然擠出了一點笑容，但却無法隱藏內心的焦慮。

呂偉良問道：「關於宗明先生，你有什麼消息？」

「一點也沒有？」金大桐輕輕嘆氣道：「相信警方也不會有什麼結果，因爲黑手黨的勢力實在太大！」

林愛莉問道：「今天有沒有華人的商店被襲？」

「暫時還沒有消息。」金大桐道：「但是，我們已互有默契，明知單靠警方保護是沒有用的，所以我們守望相助！」

「很高興能夠見到中國人如此團結。」呂偉良道。

林愛莉道：「我眞不明白，黑手黨爲什麼要跟我們中國人作對？」

「很難說！」金大桐道：「他們一定以爲我們中國人太過善良，容易欺侮！」

「其中會不會涉及利益衝突？」林愛莉又問。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金大桐道。

林愛莉道：「例如宗明先生與別人合作做生意，利益上發生了衝突，所以人家請黑手黨來對付他！有此可能嗎？」

「不！絕不可能！」金大桐道：「這件事絕非個人事件，你也看得出的，他們要對付所有華人商店，而非限於宗明一個人！」

林愛莉問：「關於宗明，你知得多少？」

金大桐道：「很正派，極得我們僑胞尊重，人人叫他明叔。」

「是的，我似乎也聽你說過了。」林愛莉道：「但有些人表面一套，背後又是另一套。你以爲他會不會做了一些見不得光的事？」

金大桐當堂怔住！

他很愼重地，束眉沉思片刻，搖搖頭道：「我相信不會！」

林愛莉道：「你可知道我指的是那一方面的事麼？」

「當然知道。」金大桐道：「例如走私、販毒等等，對嗎？」

「嗯！」林愛莉點點頭。

金大桐搖頭：「別把問題想得太遠，假如二位對這裏的僑胞還關心的話，還是想個辦法，讓我們共同對付外國人吧！」

林愛莉道：「黑手黨在這裏，主要靠什麼收入？」

「我也不大清楚，但收保護費是其中之一，我們也經常要付給！」金大桐道：「不過經過昨晚的事件之後，我們要改變態度了！」

「準備以後不再付麼？」林愛莉問。

「是的。」金大桐道：「必要時，我們還要以牙還牙！」

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交換了一個眼色，道：「有什麼計劃？」

金大桐道：「我們雖然沒有整體計劃，但加强連系與自衞，却是剛決定下來的。所以我不妨忠告三位，如果沒有必要，最好是早日離開這裏，免遭池魚之殃。因爲經過這次事件之

後，我担心他們更加憎恨中國人。」

「首先謝謝你提醒我們。」呂偉良說：「昨天你不是很希望我們能幫幫你們嗎？」

「是的，但是想深一層，我們實在不該連累三位。」金大桐道：「你還是繼續旅遊去吧！我們移民來此之後，已是落地生根，好歹總得挨下去。但三位可不同了，對這件事根本可以不聞不問，置身事外！」

「可以當然是可以的，但問題是我們並不習慣袖手旁觀！」林愛莉說：「所以我們一定要查個水落石出！」

金大桐想說話之際，電話响了！

當他聽完了那個電話之後，表示有事外出，呂林二人也只好告辭了！

臨別時他曾問及阿生，但呂林二人並未說出阿生的眞正行踪。只說阿生獨自探友去了！

× × ×

一連串的爆炸聲，震撼了整個阿姆斯特丹市！

沒有人知道爆炸的起因，警方的軍火專家紛紛奉命出動！

由於爆炸幾乎在同一時間發生，使到警方疲於奔命！

救傷車以及警車，穿梭似的，東奔西竄，彷彿世界末日來臨了！

國際特警駐在阿市的辦事處，罕有地接到當地警方的正式要求，由於警方人手不足，希望國際特警方面派人協助處理一些緊急事務！

情況非常之混亂，碼頭、貨倉、酒吧以及一些地下賭窟，紛紛發生令人莫名其妙的慘烈爆炸事件。有些現場上血肉橫飛，令人慘不忍睹！

呂偉良和林愛莉夫婦二人，趕往一處現場觀看，但見該處烽烟四起，彷彿經過了一場大空襲似的，死傷者正由担架床抬出！

「太殘酷了！」

「簡直無法無天！」

「這樣下去，市民的生命財產，如何獲得保障？」

「聽說不久之前，別處也發生這種可怕的事！」

「到底誰幹的？」

「還用說麼，一定是黑社會的人！」

「嘿……」

馬路上圍觀熱鬧的人羣之中，坊衆你一言，我一語地，正在議論紛紜！

呂林二人混在人叢中只有聽，沒有講。

電視和報紙的記者，忙碌地想找個警方的人訪問一下，但警方的人比他們更忙，他們唯有轉而向坊衆訪問。

根據目睹的人說：最初是「隆」然一聲巨响，然後是一陣混亂，隨即見火光熊熊！

似乎沒有人知道事件的起因，祇知道那是龍蛇混集的地方！

呂林二人第一件想到的事，就是那可能是華僑聚居的地方！

然則，這次一定死傷了不少僑胞！

呂偉良正在胡思亂想之際，有人扯了他一把：「你瞧！」

拉他的手臂的人是他妻子林愛莉。

林愛莉玉指所指的，是一輛汽車。

那汽車之內坐了一個人，那是他們夫婦二人都不會陌生的。

車中人正在利用車上的無綫電話，向他的上司報告現場的情形。

此人就是占姆士。

占姆士奉命帶人到事發現場調查，初步有了結果，所以利用無綫電話向他上司回報！

呂林夫婦二人正想找個人問問，所以併肩兒走了過來！

占姆士剛講完那個電話，推開車門，招呼呂林二人坐進來！

「須要國際特警出動，必然事不尋常！」呂偉良說。

占姆士道：「何止我們國際特警，連後備警察也奉命歸隊！」

林愛莉問：「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占姆士道：「目前還不大清楚，但根據我們國際特警方面與本市警方的分析，認爲這可能是黑社會大決鬥！」

「現場是個什麼地方？」林愛莉問。

「一間下層人物聚集的酒吧！」占姆士說道。

呂偉良立刻就問道：「是不是中國人開設的？」

「不！」占姆士瞪住呂偉良笑了笑：「這一次你可猜錯了！」

林愛莉接口問：「是不是別處也發生同樣的爆炸？」

「是的，不足半小時之內，六七單之多。」占姆士嘆着氣，搖搖頭：「這分明是一次十分有計劃的行動，絕非偶然的。」

呂偉良問：「其他地方又是什麼地方？」

「一間是差不多廢置的貨倉，一間廢鐵廠，一間是地下賭窟以及——」占姆士突然頓住，因爲他發覺車外有人向他招呼！

那是一位穿制服的警官。

「對不起，請等一等！」占姆士立刻推開車門，跳下車去！

他能够留下呂林二人在車內，正好表示他對二人的信任。

但是這反而令呂林二人有點忐忑不安！他們担心車中的無綫電話會突然之間响起來，到時眞不知是否應該接聽！

還好不久之後，占姆士又重新回到了他汽車裏來！

他對呂林二人道：「剛才那位警官告訴我，軍火專家初步判斷，爆炸是由計時炸彈造成的！」

「計時炸彈？」林愛莉喃喃自語般說：「是的，只有利用數枚計時炸彈，才可以在半小時之內，令到數處地方先後爆炸！」

「還有一點令你們驚奇的，你們猜猜是什麼？」占姆士故作神秘地說。

林愛莉道：「莫非現場發現有中國人的屍體？」

「不！」占姆士道：「你們似乎只關心中國人！」

呂偉良道：「你說現場是下層人物聚集的酒吧，會不會是黑手黨開設的？」

「對了！你猜對了！」占姆士道：「假如讓我們進一步證實其他數宗爆炸案的現場，都跟黑手黨扯上關係的話，這件事差不多可以下結論，就是有人要向黑手黨施殘酷的報復！」

車內的無綫電話响了起來！

占姆士接聽，講的是荷蘭話。

車外也有人朝這邊走過來，他是一名國際特警，占姆士的下屬！

占姆士放下了聽筒，回頭又向站在車旁的下屬吩咐了幾句，他的下屬，又回到出事現場去！

占姆士一邊開動馬達，一邊對呂林二人道：「我現在要到另一處出事現場去，你兩位如果有興趣，我們一齊去吧！」

「好的！如果不阻碍你辦公事的話。」呂偉良說道。

占姆士道：「當然不阻！」

他把車子開向東！

救傷車和十字車仍然源源不絕地開到現場來！

呂偉良問占姆士：「阿生有消息嗎？」

占姆士道：「我們只知道他初步獲得黑手黨高層的信任！」

林愛莉担心地說：「阿生是化裝混入去的，會不會出毛病？」

「不會的！」占姆士道：「他的鬍子只要數天不剃，也够長了。唯一只有那個假髮罩。但我相信他會小心處理的！」

「我的意思是：萬一他被人發覺是個中國人，就很難解釋！」林愛莉說。

「中國人並無特色，只要他不用中國名字，他可能似個印尼或菲律賓人，甚至是馬泰人。」占姆士又說，「其實我們比二位更加担心，萬一他出了錯，總部一定追究！」

呂偉良也知道阿生是個機靈鬼，問題是黑手黨亦非弱者。

担心是難免，但事到如今，一切也只好聽其自然了！

占姆士把車子開到另一個爆炸現場，那兒街上架了鐵馬，不准汽車通過！

占姆士和呂林二人只好棄車步入現場附近。由於占姆士的關係，呂林夫婦二人並未遭到留難，在場戒備的警員，讓他們順利通過！

現場上也是一片混亂，看來和他們剛才所見的差不多。

也是由於爆炸而引起一場大火！

國際特警也有派人到這兒來協助當地警方進行偵查工作。所以占姆士進入現場之後，立即有他的同僚過來招呼！

占姆士聽了一連串的報告之後，回頭對呂林二人說：「又是黑手黨控制的地方！」

呂林夫婦二人互望了一眼，什麼話都沒有說。

占姆士後來又道：「奇怪！昨天是你們中國人的不祥日，今天却輪到了黑手黨！」

「中國人有句俗語叫做『世界輪流轉』，用在這裏倒也適當！」呂偉良說：「相信不用再查下去，其他地方的情形，也必然是一樣的了。」

「是的，我相信差不多都是大同小異，正因爲這樣才令人驚奇！」占姆士道：「黑手黨的手段已經够毒辣，到底還有誰比他們更毒、更辣？」

林愛莉道：「你和警方不是都同意這連串事件可能涉及一場黑社會大決鬥麼？然則，又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

占姆士道：「黑手黨勢力如此龐大，到底誰敢與他們扚手瓜？」

「中國人又有句老話叫做『一山還有一山高，強中自有強中手』，此中道理，相信你總不難理解吧？」呂偉良說。

這時候有人過來把占姆士叫過去，可能是正在現場上調查的高級警官要找他！

「失陪了！」占姆士臨行時，又回過頭來跟呂林夫婦二人說：「你們可知道我的想法？我覺得中國黑社會比起黑手黨還要厲害呢！」

說着，他跟隨着一名警員，進入了現場內部裏去了！

那兒被警方用繩子圍住，連記者也不准再進一步接近。

呂偉良對林愛莉道：「你可明白他剛才那番話的用意？」

林愛莉道：「這是想當然的事！黑手黨昨天與中國僑胞爲難，誰都會以爲他們今天開始對黑手黨的地盤展開反擊！」

「你以爲有此可能麼？」

「爲什麼你會這樣問我？」

「我想知道你的看法！」

「我不相信華僑們會做出這種事情來！」

林愛莉又說：「這是盲目的破壞和屠殺，似乎太過不够人道！」

「但是，假如換上我和你，當被人迫到走投無路時，又將如之何？」

「你說誰被人迫到走投無路？」

「再想深一層，你就會明白了！」

林愛莉認眞地想了想，道：「你難道是指：宗明？」

「是的，看情形大有可能！」

「他一個人的力量實在有限，而且我們無法證明他自行失踪，也許他眞眞正正落入黑手黨人的手中呢！」

「不！他絕不可能只有一個人！」呂偉良道：「我早就有這種感覺，他不是被人綁架，是自行由醫院中逃出！」

「何以見得？」

「簡單得很！首先，警方在醫院內內外外佈防，目的既是爲了保護他，黑手黨人不會不知道的，他不會笨到選擇這環境和這時候下手去擄人。萬一失手的話，豈非等於承認機場伏擊的事與他們有關麼？」

「嗯！倒有些道理。」

呂偉良又分析道：「其次就是醫院內外的警方人員當晚竟一無所覺，這並不表示他們低能，只是由於宗明既是自行逃出，要避過警方人員的注意，乃是件輕而易舉的事。所以，他不但毫無掙扎，連叫也未叫過一聲，正是這個道理。」

林愛莉道：「他爲什麼要這樣做？」

「他可能在醫院中已想到了答案，知道黑手黨人與他爲難，他可不能就在那兒等死！」

呂偉良道：「他大概也了解到黑手黨的手段，所以他連警方也不再相信，實行以攻爲守！」

「然則，占姆士的懷疑絕非無根據的！」

「是的，這確實是一場黑社會大決鬥——中西二派黑人物的決鬥啊！」

「也就是說：宗明也是一名黑人物！」

「大有可能！」呂偉良又說：「看來占姆士他們還有許多事情要做的。」

「是什麼事情？」

「例如通過國際特警總部，起清宗明此人的過去底子，由他的原居地查起差不多了。同時要與正在黑手黨中臥底的阿生連絡，黑手黨人可能比任何人都更加清楚這件事！」

呂偉良和林愛莉夫婦二人你一言我一語的，站在路旁談了一會兒，不久，占姆士又面出來了！

占姆士似乎很忙，他帶了助手離開了現場，一邊招呼呂林二人，一邊朝住他汽車停放的地方走過去！

呂偉良向占姆士問道：「你現在要到什麼地方去？」

占姆士道：「現在是我們採取行動的時候了。但是我担心你對這件事會不感興趣。」

「爲什麼？」呂偉良問道。

「因爲我們現在就要去搜捕一些可疑的中國人！」占姆士說。

「中國人？」呂偉良怔了一怔：「你怎麼知道我沒有興趣？」

「我只是隨便說說笑！」占姆士道，「事實上，這件事情的結果可能大大出乎我們意料之外！」

這時各人已步至占姆士的汽車旁邊，他的助手已將車門拉開。

占姆士一邊攢進車廂，一邊問呂林二人：「你們也來看看嗎？」

呂林二人也跟了進去！

呂偉良甚至告訴占姆士：「這件事其實一點也不意外！」

占姆士一邊吩咐助手開車，一邊說道：「你們大概也想到其中內幕了？」

「是的，我想你一定也想到你心目中的『中國黑手黨』首領是誰。」呂偉良道，「然則，宗明大概也不是被擄！對嗎？」

「原來你也早已懷疑到這點了！」占姆士道，「不錯，我的想法正是如此，宗明表面是個富商，其實他有可能是中國黑手黨首領！」

「其實，實情如何，我你只是忖測而已！」呂偉良又問：「你現在打算去拘捕誰？」

「你應該不難想像得到的，第一個就是ABC酒吧那個酒保。」占姆士說。

呂偉良道：「就是你講過的余大爲？」

「對了！」占姆士道：「當初我們看過那些秘密拍攝的毒品交易記錄片，也只是存疑，但現在似乎無須再懷疑了！」

「你以爲找到酒保余大爲，就可以找到宗明麼？」呂偉良問。

占姆士道：「最低限度這應該是一條綫索吧？你以爲是嗎？」

呂偉良笑了笑，道：「我以爲未必！」

占姆士道：「難道你另有高見？」

呂偉良道：「高見則不敢，不過憑常理忖測，假如余大爲眞如想像中那麼重要的話，他決不會再讓你找到他！」

「嗯！」占姆士道：「早些時我不是告訴過你麼，我們曾派人監視他！」

「那我只有祝你一切順利了。」呂偉良只好輕輕一笑！

助手把車子停下來！

「ABC」酒吧就在前面數間舖位以外。

這時有個人走近占姆士的汽車旁邊，呂林二人有些愕然，但占姆士却若無其事地，一邊瞪住ABC酒吧那邊，一邊問車外那人。

原來那是國際特警，由占姆士命他在此監視余大爲的。

占姆士對呂林二人得意洋洋地說：「剛才也許你們聽不懂，但我不妨坦白告訴你，余大爲現在還在酒吧裏面，我們當然是可以手到拿來！」

呂偉良笑道：「如果他這麼輕易讓你抓住，他一定是無關重要的人！」

「你怎會這麼說？」占姆士道，「能够出面交易的人，必然是個可以信任的人，必然也是個知得頗多的人！」

「假如眞像你想得這麼簡單，當然最好不過了。」呂偉良道，「不過，我總覺得這件事絕非如此簡單！」

占姆士拍拍呂偉良的肩膊道：「朋友，等着瞧好了，就快有答案！」

說着，占姆士下了汽車，留下助手陪伴住呂林二人。呂林二人沒有落車。

占姆士吩咐一名特警跟他入內，另一名留在外面監視。

這二名特警原是較早時派到酒吧外面，負責監視一切的。

現在占姆士帶同一名特警入到酒吧之內，走到酒櫃之前。

但是，他們見不到酒保余大爲！

酒櫃後面站了二名酒保，但沒一個是余大爲！

對於余大爲此人，他們不會陌生的。國際特警在監視的過程中，不但偷偷拍下了他的硬照，也偷拍了一些記錄片，以便派去監視余大爲的特警們，不致弄錯了對象；另一個作用就是再仔細研究分析一些曾與余大爲接觸過的人的身份。

因此，二名酒保還未過來向這二名「人客」打過招呼，占姆士已經忍不住首先發問：「余大爲在這裏嗎？」

一名酒保氣定神閒地答他：「你是誰？找余大爲？」

「這是我的證件！」占姆士覺得事情緊急，不能再兜圈子！「我是國際特警，快些告訴我，余大爲在什麼地方？」

「先生，他辭職了！」酒保說。

「什麼時候的事？」占姆士一邊又回頭望他的手下！

酒保道：「就是不久之前，他一再說有人跟踪他，經理懷疑他神經有毛病，叫他最好辭職回家休息一個時期！」

那名特警已經會意，他立刻衝到後面去。因爲他根本未見到余大爲離去，希望還來得及在後面可以找到他！

後面剛好有個中年華人走出來，跟那名特警撞個滿懷！

特警站穩了脚，又往裏面衝進去，那中年華人却揚聲叫住他！

占姆士尾隨而入，跟着入來的還有當值的酒保。

酒保向那中年人介紹占姆士，說他是什麼特警；中年人打量着占姆士說：「你們是不是來搜私酒的？有手令麼？」

占姆士給他提醒了，因爲事實上他並無手令，自然無權入屋搜查！

占姆士只好陪上笑臉道：「請你合作，余大爲是個危險人物，他在裏面嗎？」

「不！他走了！」中年人儘管不高興，但終於也說了。

「走了？」占姆士道：「什麼時候？」

「十數分鐘之前！」中年人道：「那神經有毛病的小子，連前門也不敢走，整天嚕嚕囌囌說什麼有人跟踪監視他；我看他一定是看得偵探小說太多，中了毒！」

占姆士不待他說完，已迅速穿過天井，走向後門！

另一名特警已首先撲到這裏，他什麼也見不到，於是向占姆士打了個手勢！

占姆士心有不息，跟那名特警分頭在附近搜了一遍，仍無所獲！

二人回到酒吧來！

中年人滿臉不高興地說：「你們到底想怎麼樣？你可知道這樣會影響我們營業？」

占姆士道：「我可否見見這裏的經理？」

「我就是這兒的經理。」中年人道，「是否要抓我充數？」

「不！我只想問你一些問題。」占姆士道，「這裏的老闆是誰？」

「那有什麼關係？」中年人說。「我們一向守法，我也不想答你。」

占姆士道：「難道一定要我請你回警局去嗎？」

「嗯！」中年人瞪他一眼，「好吧，告訴你又何妨，這兒是宗老闆的資本。」

「宗明，是嗎？」占姆士問。

「是的。」中年人道，「但我老闆被人綁架，現在這裏一切由我全權處理。」

「好一個全權處理！」說這話的並非占姆士，而是另外一個人！

他是剛由外面入來的。

他後面還跟了一些人。

那些人都穿上了制服，使人一看就知道他們的身份！

他們都是當地警局裏的人！

「這裏是不是由你全權處理的？」剛才說話的也是此人，此人是一位警官。

中年人呆了一呆！隨即又鎮靜地說：「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我們要搜查這裏，你要不要看看手令紙？」那位警官把一份文件交出來，「這張就是了！」

然後他又向跟在後面的人打了一個手勢，

搜查行動立即展開！

中年華人自然不敢再反抗！

那位警官對他展開了連串的問話，占姆士一直在旁看着！

他們都知道同樣的行動在其他地方展開，那些地方全是一些華人商店……以及一些僑胞的住宅了……

絕處逢生　險中制勝

阿生自從賭場一役之後，被黑手黨一名大頭目看中了！

他被安排在賭場中做一名打手！

他表現得很安份，很滿足，似乎沒有人知道他的身份！

他已經不止一次地，與占姆士派來的人連絡上了；那些人都扮成賭客，混入賭場中去，向阿生傳遞命令！

另一方面，則由阿生將收集所得的資料送了出去。

他做得非常好，看來簡直是天衣無縫！

但是，阿生用盡了千方百計，總是沒有宗明的消息，更不要說他的踪跡了！

阿生心裏奇怪！難道黑手黨根本沒有綁架宗明麼？還是高層領導人須要絕對保密？阿生感到撲朔迷離！

阿生也沒有辦法，只好將實情傳達回去！

突然傳來消息，不少黑手黨人控制的地方發生爆炸！

這件事震撼了阿姆斯特丹市，更加令到每一個黑手黨人都為之震驚不已！

阿生趁機到處向「同黨」查問，關於黑手黨與別人的恩怨！

他是「新人」，照計這樣東查西問是不會惹人注意的。

但是，不知怎的，突然有人把阿生召去：

「老闆要見你！」

阿生心裏一凜！糟糕！可能是自己露出了破綻吧？

無論發生什麼事都好，事到如今，他也得硬住了頭皮！阿生就在數名槍手的嚴密監視底下，被帶了進去！

他要見的是他的頂頭上司——賭場的經理利比。他是黑手黨中一名大頭目。

阿生是由他親自收留下來的，他認為阿生有胆有色也有武功。阿生也因此而被其他打手妒忌。現在他們都露出冷冷的笑臉，瞪住阿生被人帶進了經理室去！

阿生心裏儘管吃驚，表面也得力持鎮靜！

他不斷在想：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進入經理室，利比的面色像平時一樣，他是習慣了喜怒不形於色的。

利比擺擺手，示意阿生坐下來！他很少這樣「客氣」，通常總是讓阿生站在一旁，聽他的吩咐。因此阿生心裏已經感到不妙！

再回頭看看，他的身後分別站了二名大漢，他們是利比的近身保鏢。經過這些日子以來的接觸，阿生不但曉得他們槍法奇準，而且武功也不錯。

所謂武功，是指這二名保鏢都學過空手道，習過拳擊！

阿生對於這一切並不担心，他要担心的，只是利比的面部反應！

利比開始抽烟，他抽的不是一般香烟，而是一種小雪茄。

阿生更感不妙，因為他目睹過利比如何懲罰下屬的慘酷過程。

阿生親眼見過：利比用小雪茄燃着了的部份，壓向一個人的額角！

那個人是賭場中的荷官，他與外人合謀，串同騙了賭場的錢。給巡場揭發了，拉入來見利比。利比當時也像現在一樣，擺手示意，叫他在對面的一把椅子上面坐了下來！

同樣的也是後面站了兩個「門神」似的大漢。

當利比以小雪茄灼向荷官額角時，荷官痛極反抗，立即給二名彪形大漢按下，要他坐回原位！

現在的情形也差不多了，所以阿生心裏暗叫這回不妙！

利比面部的肌肉在抽搐，他那雙賊眼死死盯實阿生不放！

阿生自問面對過不少強敵，但從未像現在這樣胆怯！

到底是那種凌厲的目光，還是那支燃點着了的小雪茄？抑或是後面那二名彪形大漢？阿生自覺難以解釋！

利比噴了一口烟，終於說話了：「你在這裏工作愉快嗎？」

「謝謝你，非常愉快！」阿生力持鎮定地說。

「好極了！」利比忽然站了起來，他姿態悠閒地離開了座位。

阿生乘機也站了起來，但立即被後面二名大漢用力在他左右肩膊同時一按，又被迫坐了下去！

除了混入來那一晚之外，阿生從未遭受過如此無禮對待！

他越來越覺得事態不妙，他的身份可能已經被識穿了！

怎麼辦？

反抗吧？只怕獨手難以遮天！何況除了後面二名大漢之外，門外可能還預備了一些槍手；利比既然因賞識阿生的武功而留用他，自然曉得此人不易對付。既然現在他要對付阿生，自然有充份準備，又豈會讓他反抗成功呢？

利比一隻手挾住小雪茄，一隻手揷進袋口中去！

他若有所思地問：「你似乎告訴過我，你是日本人，是不？」

阿生順其自然答道：「是的。波士。」

「你似乎又對我講過，你剛在西德坐完牢，服完刑出來，對吧？」

「不錯啊！」

「請你細想一下，有沒有什麼地方須要更正一下？」利比道，「這些雖然可能並不重要，但我實在很喜歡你，尤其是喜歡聽你講的故事！」

阿生至此差不多可以完全肯定下來：大禍經已臨頭了！

但是他仍然表現得一派冷靜，面無懼色！

他並非超人，只不過明知一切都已成定局；他是一名國際特警，自然曉得「越驚越亂」的道理，惟有保持高度的冷靜頭腦，才可以獲得一綫生機！

於是阿生莫名其妙地說：「波士，我不明白你這是什麼意思！」

「你不明白麼？」利比回轉身來，從架子上取過了一份舊報紙，擲給阿生：「你自己看看吧！」

阿生攤開舊報紙一看，好容易就發覺其中刋了一幅圖片！

圖片中赫然有阿生的樣兒在內！

阿生當然認得他自己，但實際上圖片中的阿生跟眼前的他已有頗大的分別。最低限度他現在是長髮留鬚，而且還架上了一副新潮大眼鏡，十足一名嬉皮士打扮！

舊報紙上刋登了當日機場槍擊的事件，新聞報導一名華人僑領受傷送院的經過情形。圖片是附在那段報導中的。

圖片是在醫院中拍攝的，說明中提及三俠的名字，指出圖中的阿生，就是機敏地及時救了宗明一命的三俠之一！

阿生約略地瞧了這段「舊聞」一遍，心情亦不問可知，只是沒有驚到出面而已！

「看過了嗎？中國人。」利比冷冷地。

阿生早已想到以亞洲人假扮歐洲人必然破綻百出，但是他也想到黑手黨耳目衆多，所以化了裝才混入來！

由於亞洲人都是差不多的膚色，唯一不同的只是熱帶的星馬泰菲與印尼等地的人，膚色較為黝黑一些而已！

所以，阿生曾對利比說過，他是在歐洲出生的日僑。想不到他現在才被「識破」！

到底毛病出在那裏？

阿生故作驚奇地問：「波士，請你開門見山的說個明白好嗎？我究竟有何不對？你簡直令我莫名其妙，如墮五里霧中！」

「好傢伙！」利比冷笑一聲，回頭盯實阿生說：「你眞會演戲，到了這時候還敢跟老子耍花槍！嘿！」

利比衝到阿生身旁，伸手將他的假髮罩扯了下來！阿生想制止也來不及。

利比怒吼着說道：「你現在還有什麼話好說？」

阿生若無其事地說：「波士，戴假髮有什麼不對呢？我眞不明白！」

利比吼道：「他媽的！你眼瞪瞪的，竟敢對我說謊！」

「我從未說謊！」

「報紙上刋登的，可是你？」

阿生心裏想：對方能以報紙為證，相信必有根據。即使極力否認，也沒有用處！

因此阿生說：「是的，這圖片中影的是我，但這又有什麼不對？」

「你是中國人？」利比問。

「不！記者根本未問過我半句，他們只憑忖測亂寫一通！」

「那麼，你可是那殺千刀的宗明的朋友？」利比問。

「宗明？」阿生故意一怔：「你是說，機場上受了槍傷的宗明？」

「是的，就是他！」

「我眞不知你從何說起，我與他只是在飛機上認識。步出機場時，我以為有人企圖殺我，所以我及時避開了。想不到兇手要殺的，竟然是他！」

「你怎麼知道是他？」

「報紙說的。」阿生又說：「我心裏覺得不好過，所以跑到醫院看看他，這又有什麼不對？」

「好會辯駁啊！」利比冷冷地說，「你為什麼到處查探宗明的下落？」

阿生很快就回答道：「我想升職！」

「你說什麼？」

「老實告訴你，我是不滿現狀的人。幹這一行，有機會就要把握！」

「他媽的！你到底在說什麼？」

阿生道：「外面雖然有人傳說我們綁架了宗明，但是，據說我們也在到處找尋宗明的下落，是嗎？我見過他，同時知道他十分富有，所以我也希望找到他，而且比別人更快找到他！你想想，如果我把他帶來見你，你會怎樣？一定把我升高一級，對不？」

「小子！你眞會說謊。你以為我相信嗎？其實我早已經替你預備好一副棺材了！」利比咬牙切齒地說，「現在我給你一個機會，就是要你從實答我，如有半句虛言，你也休想活着離開這裏！」

「嗯！」阿生眨着眼，其實，他又在動腦筋了！

「有什麼人在幕後主使你？」利比問。

「主使什麼？」阿生反問。

「主使你混入這裏！」

「桐油埕到底還是要儎桐油的，生活和現實問題在主使我！」

「你還敢咀硬？」

「我講的全是實情！」

利比面色一沉，道：「好一個全是實情！嘿！」

只見他向二名大漢遞了一個眼色。

二名大漢分別伸出手來，將阿生的肩膊按住！阿生當然明白到下一步是什麼！

果然，利比把手上的小雪茄吸了一口，令到末端的火燃得更熾烈，然後將火灼向阿生額上的眉心之間！

利比並非一舉灼去，而是逐分逐寸的推進，使到阿生在心理上增加負担！

任何人在這種情況底下，也忍不住要反抗，因為實在難以抵受得住這種心理上的威脅！

阿生雖然身經百戰，亦難以抵受得住！

他心理上早就作好了準備，所以他被二名大漢按着坐在椅子上的時候，悄悄讓雙肩聳高。由於阿生的氣力足以抵消二名大漢的手力，所以二名大漢根本未發覺有何異狀！

阿生為什麼要悄悄把雙肩聳高？原來這是別有用心的！

阿生練過各種武功，包括瑜珈、柔道等等奇門異術在內。他知道肌肉收縮的重要性，更明白留有餘地的用意何在！

阿生現在就是事先「留有餘地」，以作後用。

就當烟頭將近要灼到他的眉心時，阿生突然將雙肩一矮，這種收縮的動作，要不是早已「留有餘地」的話，身後二名大漢一定將他按得結結實實。但現在那二名大漢反而因此頓然失了重心似的，呆了一呆！

阿生就趁着這一刹那之間，身形後退，雙腿往前朝那辦公桌力蹴！於是連人帶椅，混作一團的，往後翻滾，連帶亦將二名大漢推倒地上！

因為阿生突然之間發難，事前毫無跡象可尋，所以利比也頓感手忙脚亂！

他現在唯一可以做的，就是迅速拔槍！

但是，阿生往後打了一個筋斗之後，早已順勢自一名大漢的懷中扒來了一支手槍；這種魔術般的手法，他已經不止一次地表演過了。

最初是擲花旗骰時，他用閃電手法換上一副「老千骰」！第二次是在這兒經理室，當時他「偷刀換骰」，令到利比和打手如墮五里霧中。

唯一不同的就是：上次施展了扒手的「空空妙手」絕技；這一次却是半扒半搶！

有槍在手，阿生當然不會任由利比為難的；何況他未動手之前，已想到這件事的發展過程，利比拔槍向他射擊，乃必然的事。

所以，阿生早也計過算過了，萬一他無法奪得手槍，便只有奪門而出。

不過，在這生死關頭，阿生很少失手的。他知道打手們都有手槍揷在腰間，尤其是這兩個，他們是利比的保鏢，更不例外！

阿生有了手槍，立刻先發制人，毫不猶疑，就先開了一槍！

「砰」然一聲槍响！子彈擦過利比握槍的手腕，只聽得他「喲」的叫了一聲，手中槍隨即墮地！

阿生身經百戰，對於這種場面當然懂得如何控制；他半點也不敢欺場。本來他要子彈穿過利比的手腕，讓他完全失去反抗的能力！但是手槍既已墮地，也就算了！

問題卻是在室內和室外，都還有其他的打手們！

尤其是被阿生利用反彈力雙雙撞倒的那兩個，阿生非常了解到他們下一步行動。那一定是學利比一樣，拔槍向阿生射擊！

因此之故，阿生一槍落空之後，隨即由地上飛躍而起！

阿生的腰力十分强，彷彿裝上了一副彈簧一樣，所以一名被他撞倒地上的打手剛坐起來，頭腦也還未完全清醒過來，已被阿生朝準下頷力踢一脚，登時昏迷倒下，重新趴在地上！

算是阿生幸運，剛剛被他踢倒的那名打手才是仍舊保有一支手槍的。換句話說，被他扒去了手槍的另一名打手，現在還保持清醒，只是無槍可用，却自腰間拔出了一柄尖刀！

但是，刀與槍的分歧太大，假如地位互易，也可望產生奇跡——那就是阿生持刀，打手握槍，彼此鬥快鬥準！結果極有可能是刀快過槍，因為阿生不但有這種經驗，而且快而準，尤其是在此生死關頭，阿生很少失手的！

但是現在持刀的是一名平凡得很的打手，阿生根本也不讓他有時間多想一下，便送了一枚子彈給他，讓他連人帶刀栽下去！

槍聲已驚動了外面的打手們，只是他們當初還以為利比向阿生「執行死刑」，所以沒有入來；但後來他們越想越不對勁，因為室內似乎曾經有人打鬥似的！

現在他們才握槍撲至門前！

他們不敢莽然闖進，因為利比最討厭人家不敲門便直入！

所以其中一名打手便敲門問道：「波士，發生了什麼事？」

裏面沒有反應！

三名持有手槍的打手已心感不妙，推門入內！

但是這時候，利比已被阿生用手槍制住！

「飯桶！嘿！全都是飯桶！」利比怒吼着叫！

「都放下你們的手槍，否則我先殺利比！」阿生站在利比身後，一管手槍指住利比的後腦，三名打手都看得十分清楚！

利比舉高了雙手，右手手腕仍在流血！

「關上門！」阿生發出了第二次命令：「不要通知外面的人，否則你三個傻瓜先死在我槍下！」

三名槍手一一照做了！

三枝手槍拋在地上，其中一人乖乖的過去，把門關上！阿生接掣把門鎖牢！

阿生混入這裏有好幾天了，他知道這兒的大致情形。

門外只有這三名槍手，要轉出走廊，接近賭場那邊，才可以找到更多人。

這間經理室裏的情形，阿生更加了若指掌！他知道剛才那二响槍聲，只有門外較接近的人才可以聽得到。

但是，剛才這三名槍手大有可能已通知了其他人！

因此，阿生要他們三人併肩兒高舉雙手，面對門板，拼湊成一幅「人牆屏風」，擋在門後，以防有人强行衝入！

然後，阿生慢慢後退！

後面是一系列木架。架子上有秘路電視的的傳真系統，只要扭開機掣，便可以看見賭場外面的大致情形。

現在，阿生就是利用一隻空着的手將它扭開了！

阿生的一舉一動，俱經過仔細考慮，他不但不能做錯，還要步步為營。因為現在他所面對的，是四隻老虎一般的黑人物。只要稍有差池，他就會死無葬身之地！

所以阿生眼睛一邊盯着他們，腳步也絕對配合了手部的動作！

阿生現在把電話拉了過來，讓他更接近利比站的地方！

原來阿生從電視螢幕上，發現了一張熟悉的面孔！

那是一名化裝成賭客混入的國際特警。阿生曾憑暗號口令跟他連絡過，將搜集的資料傳給占姆士。

此人叫拉賓，很年青。

阿生從其中一個角度的螢幕上見了他之後，便要利比在電話中傳達一項命令！

阿生手指緊扳機掣，態度認真，利比無法不依命行事！

於是他由內綫電話傳出口令，要巡場把一個正在下注輪盤的青年人召入經理室！

外面的巡場不知內裏，當然照做了！

傳真螢幕多達八個，賭場之內大部份的地方，均在監視下！所以阿生看得清楚，巡場曾與拉賓細談了幾句！

拉賓當初有些吃驚，但隨即朝那邊望了一眼，打出一個很特殊的手勢。一看就知道，拉賓正在通知他的夥伴。

原來派進來的國際特警還不止拉賓一個，但阿生為了集中精神對付室內這四個虎狼般的人物，不敢分心去留心其他螢幕上的反應。

不久，有人敲門！

阿生叫三個槍手改變了站立的位置，讓進來的人不能立即就見到他們！

阿生伸手到利比的辦公室旁，按動了一個電掣，「拍」的一聲，門上一個暗鎖打開，阿生揚聲叫外面的人入來！

巡場把拉賓帶入來，事前他絕難想像得到這兒的情形。他只以為利比在秘密電視中見到了拉賓可能「出老千」——利比常常利用這方法捕捉那些不忠實的賭徒！

豈料入內之後，巡場便心感不妙。他欲待退出，立即被阿生喝住！

拉賓也是一名受過訓練的國際特警，他當然知道應該怎樣做！何況還有阿生在旁提示着他呢。於是他先將門掩上！

然後他將地上幾支手槍收拾起來！

在這連串動作中，拉賓一方面已將一具火柴盒大小的通訊儀器打開，發出了强烈的訊號；直至有了反應，他才召人前來援助！

占姆士一直都有派人在賭場內外監視一切，他們的主要任務就是保護阿生，以及將阿生傳出來的消息轉回去！

現在這班人既然收到了拉賓的通知，立即就採取行動！

他們一邊利用汽車上的無綫電通訊設備，通知占姆士。一邊開進賭場裏來！

其實拉賓被滯進來之前，他已通知了他的同僚！

他的同僚也利用儀器把緊急訊號傳了出去，以防萬一。因此，潛伏在賭場之內的國際特警們，早已作好準備！

他們一接到訊號，便互相交換着眼色，先後竄到懷械槍手的身旁附近，直至到外面的同伴入來時，他們便立即行動。

由於計劃周詳，行動劃一，所以賭場內的打手，槍手們頓然手忙腳亂！

幸而當時賭場內的賭客不多，秩序還不致過份混亂！

繼國際特警之後，又有一批武裝警員衝了入來，大局立即就被控制！

武裝警員是應國際特警的通知，及時趕到現場的

國際特警與當地警方之間，一直保持着緊密的連絡。所以一旦有事，警方的行動表現得十分之有默契！

國際特警一組人員衝入了經理室，阿生看見他們才悄悄鬆了口氣！

毫無疑問，阿生又一次創下奇蹟，大獲全勝！

× × ×

這彷彿是個「三司會審」的場面。

阿生、占姆士以及一名警官，三個人正包圍着剛落網的黑社會頭目利比。

阿生付出生命代價，換取這場勝仗，實際上也只算成功了一半；留下一半就等待利比的合作。

若以當地的法律，利比毫無疑問，他可以一言不發，也可以找律師。

但是任何地方的警方都有他們自己的一套。例如有些警方喜歡以拳頭對付犯人，有些喜歡恫嚇，更有些喜歡揷賍等等。

無論是那一種旁門左道的方式，只要不用在良善市民的身上，而只限於壞人，其出發點都是好的。因為壞人欺善怕惡，又豈能怪警方手段毒辣？

現在那位警官聲色俱厲地警告利比：「你有權閉上你的狗咀，但老子也有權可以將你活活打死，只要栽你一個抗拒合法拘捕，或者是在合法拘捕中突然發難襲擊警方人員，這就够了！」

利比似乎已被人嚇慣了，他冷冷地說道：「別多嚕囌了！我不是初出道的，我要找我的律師。」

占姆士對警官道：「他要找律師，你以為如何？警官。」

警官道：「他有權的，但先要答我幾個問題。」

「我一個也不答你，別說幾個了！」利比態度傲慢地說。

「聽見了嗎？」警官突然縱聲大笑！「他說不答啊！」

當笑聲停止下來的時候，「蓬蓬蓬」一連串的拳擊，連續朝利比的胸部、腹部撞去！

利比雙手被扣上了手鐐——這照計也是違法的，犯人只可以在押解途中加上手鐐。除非警方有理由相信犯人隨時會施用暴力才可以例外。

但是現在，施用暴力的竟然是警方！

利比沒有還擊，他知道還擊只有給警官製造更可怕的藉口！

警官還未滿足，一手抓住利比的頭髮，就想把他的頭撞向牆上！

阿生担心鬧出人命，極力把警官勸開了！

利比吐了一口涎沫，盯了警官一眼，表示他的極度憤恨！

阿生儘管絕不同情利比，也不慣用這種手段去追供！

利比的手腕是給阿生的神槍擊傷的，警方甚至威脅着讓他流血致死，如果他不講實話的話。但是，阿生覺得這太不人道，還是先讓他敷了槳！



阿生以槍脅迫利比打電話通知賭場總巡場，召另一名化裝為賭客的特警到來。

阿生也有道理可講，他不是個鐵石心腸的人，除非對方太不講理。

利比很佩服這小子，認為他有胆有色，有勇亦有謀。假如他不是「演戲」，而是真的屬於他們這個黑組織的話，利比認為阿生有資格爬上更高的地位。

可惜，阿生成為黑人物，只是刹那間的事！最低限度在利比的感覺中如此。

現在利比瞪住阿生，他的目光中沒有仇恨，却充滿了感激；因為要不是阿生，他還要繼續受皮肉之苦！

阿生道：「利比先生，對不起，這是公事，我只能帮你帮到這裏！」

警官生氣地說：「這種人，只有你才有耐性跟他婆婆媽媽。」

阿生道：「算了，讓他冷靜地想想再說。他現在腦筋一定很亂！」

「嗯！你倒也仁慈！」警官道，「其實國際特警大可以將他秘密囚禁起來，懶得跟他多說！」

「好吧！警官。」占姆士終於插咀說道：「你就把這個人交給我們處理，那你一切都可以推得一乾二淨了！」

警官想了想，問道：「你們準備如何處置他？」

「必要時，我們將他秘密運往巴黎總部。」占姆士裝腔作勢地說。

「巴黎總部？」利比吃驚地反問：「你們到底是什麼人？」

「國際特警，你應該聽過這名字的。」占姆士道，「它不同國際刑警。國際刑警是由當地警察兼任的，但我們是獨立性的組織。」

警官補充道：「他們可以不依常規行事，只要為成員國的利益設想。」

占姆士道：「其實，除非迫不得已，我們

也不希望太過費時失事！」

「好了！」利比終於說道，「算我爲了這位小兄弟，給回你們一點面子。到底你們想知道一些什麼？」

人要面，樹要皮，想不到像利比這種人，也死要討回一點面子。他指的「小兄弟」自然是指阿生。事實上他的內心也實在感激他！

占姆士問：「宗明可是你們抓去的？」

阿生道：「這點不必問了，我知道黑手黨人也正在要找宗明。」

占姆士道：「你們爲什麼要找他？」

利比道：「從連日來的新聞報導看，你們不論是警方或者國際特警，都似乎知得太少。大概你們只知道宗明很有錢而已！」

「不！我們也正在——」警官想說下去，但給阿生用眼色制止！

阿生跟呂偉良闖蕩江湖，已有不少日子，他深懂江湖人物的自大心理；尤其是像眼前這個利比這種頭目，更難應付！

就像不久之前，他可以挨打也不招半句供。但回頭却因爲阿生的感動，而令他自動說下去。

這種心理只有曾經闖蕩過江湖的人，才可以明白。

阿生制止住警官之後，示意利比繼續說下去！

利比於是又說道：「宗明本來就是我們的人！」

「什麼？」占姆士，警官和阿生等三個人，幾乎異口同聲地驚叫着問：「宗明也是黑手黨徒？」

「是的，所以不是開罪你們，事實你們發夢也想不到，對嗎？」利比道。

占姆士喃喃自語地道：「原來你們這次是窩裏反！」

警官道：「我們早已想到你們派人在機場謀殺的對象是宗明，而不是他！」警官指指阿生，又再問利比道：「你們組織何故要殺死宗明？」

「我們要進行淸理門戶！」利比道，「這種事局外人很難明白的！」

「淸理門戶？」阿生反問道：「是不是宗明出賣了黑手黨？」

「不！他只是企圖脫離我們的控制，自成一黨，這是違反黨規的！」利比又說，「所以這次他回來，我們就要給他顏色看！」

阿生這才恍然大悟！

他在混入去的時候，也曾對一些黑手黨人查問此事，無奈他們個個守口如瓶！

現在利比說穿了，原來黑手黨人奉命不談此事。大概他們也知道機場行刺失手之後，明知警方一定會追查下去！

阿生道：「宗明加入黑手黨有多久？」

「只不過是三兩年間的事，但他的財富，也是這三兩年間聚積得最多！」利比說，「如果沒有我們支持，他至今仍然是個外強中乾的傢伙，怎麼會開了這許多店子？」

占姆士會意地問：「他做的賺錢生意，大概都是見不得光的，對嗎？」

「你總算猜得對了！」利比道，「他最初只不過是個手上有些資金的移民，後來與我們合作，由香港運毒來此銷售，頓然搖身一變，成爲中國僑胞之中最富有的。」

阿生開始明白了，利比大概不會無端寃枉好人，宗明要不是自知有事，又怎麼會悄悄由醫院中溜逃呢？

呂偉良其實早就懷疑，「綁架者」怎會有道種通天本領，竟能瞞過醫院內內外外的警方耳目，而昂然進入醫院去擄人！

占姆士又問利比：「那麼，三番向華人商店襲擊的，當然又是你們的傑作？」

「是的！」利比毫不隱瞞，「組織方面因爲殺不到宗明，只好向他的商店發洩，但是，想不到……」

「想不到他却反噬你們一口，是不？」占姆士道，「大概你也曉得本市曾發生過一些什麼事情了！」

利比道：「那傢伙想不到手段如此狠毒，一口氣用了六個計時炸彈！」

阿生眞想替宗明說：彼此彼此！

但阿生沒有說出口，以免人家誤會他帮着中國人！

阿生只說道：「你們已肯定六枚計時炸彈都是宗明放置的？」

「是的。」利比道，「除了他之外，試問還有誰有此胆量？」

「他一個人如何做這許多事？」阿生說。

利比道：「誰說他只得一個人？他有一帮人，我們稱他們爲中國帮！」

警官很有興趣地問：「中國帮大約有多少人？」

「我不大淸楚，但數目肯定不少。」利比說，「宗明在華僑社會中，極得人敬重，不少華僑子弟由他担保移民來此，他們就自然而然地，成爲中國帮的一員，由宗明隨意指揮。」

占姆士恍然大悟地說：「原來宗明是個販毒大頭目，當初我們在一些華人身上緝得毒品，只以爲是零星的案件。原來幕後主使者，都是宗明！」

利比苦笑一下，道：「可惜你們知得太遲，他已經失了踪！」

其實警方和國際特警方面雖然知得太遲，但較早時他們已分頭出發，搜查過一些華人開設的餐室與商店。

警方和國際特警方面都表示同意了呂偉良的分析，那就是：宗明並非被人綁架，而是他本人自行由醫院中逃出！

警方在該次搜查行動中，可以說是一無所獲！

他們不但找不到要找的人，連毒品也找不到一小包！

唯一的收穫似乎就只有：在該次行動中，他們才知道，較早時被黑手黨人搗亂過的華人商店或餐室，都是由宗明或者他名下與人合夥開設的。當時警方也想不通。

現在聽了利比這麼說，大家當然明白了！

換句話說：這都是黑社會內鬨所產生的惡果！

黑手黨爲了「淸理門戶」，不惜大開殺戒。但是，這一回他們遇上了一個强有力的對手；這對手不但未爲他們「淸理」，還强頭地還以顏色！

看情形，好戲還在後頭呢！

× × ×

呂偉良和林愛莉夫婦二人剛與阿生通過電話。

阿生這些日子以來忙得不可開交，趁這天有空，約好呂林二人在一間餐室午膳！

呂林二人也明白到阿生身爲一名國際特警，遇上了這種情形是義不容辭的。何況事件的開始，他們還是「局內人」之一呢！

事件開始時，三俠不是正與宗明在機場內步出嗎？

可以說：由那一刹那間開始，三俠便注定要牽涉進這事件中來！

事件發展至此，不但還沒有了結，而且演變得越來越複雜！

由「行刺」案開始，發展成爲「綁架」案，後來又疑爲自行「失踪」案，最後才發覺原來是黑社會內鬨！

呂林二人到了目前這階段，他們本來可以自由自在地旅遊去了。甚至他們可以暫時離開阿生，先往荷蘭其他城市，即如海牙、鹿特丹等地方觀光一下。回頭等阿生辦完了公事，再與阿生會合。

但是，他們夫婦並非如此自私的人，何況他們都視阿生如兄弟呢，自然不忍獨自留下他而去！

因此，他們還是留在阿姆斯特丹，看看有什麼可以帮帮阿生的！

現在呂林二人離開了酒店，一輛街車立刻由那邊路旁開了過來！

「先生、太太，要車嗎？」司機很有禮貌地問。

呂偉良拉開車門，讓他妻子先上車。然後他們吩咐司機，將車子開往約好的餐室去！

夫婦二人後來才發覺那司機原來是個中國人！

呂偉良正好乘機探問一下關於這兒華人社會與宗明的一切。

呂偉良已從阿生口中，知道此案的一切進展情形。但宗明至今仍然下落不明！

其實由那天探望宗明家人時，得不到結果開始，呂偉良已經覺得可疑之處甚多。

例如宗明兒女和妻子，在醫院外面跟一班僑胞談及宗明「被綁架」時，不但表現出一派憂心忡忡，還口口聲聲要求呂林等人從中協助，冀能救回宗明。

但是，當呂林二人再往宗府拜訪時，宗家的人對他們冷冷淡淡，迥然有異。雖然後來宗太太表示警方在他家中佈下竊聽網。不過這並不能釋去呂偉良心中的疑團！

後來再發生了一連串的爆炸事件，都是黑手黨所控制的地方發生，這就更加使呂偉良感覺得到此事絕不尋常！

果然，事情並不像他們先前所想像得到那麼簡單，由落網的黑手黨大頭目利比的口中，警方最少已證實了宗明正在向黑手黨實行「造反」。

呂偉良問那司機認不認識宗明？

街車司機笑道：「在我們華僑之中，試問有誰不認識明叔？」

「但是，連日來的新聞，你也看過了吧？」呂偉良道。

司機苦笑搖頭：「那眞難說，我也不知道應該怎樣說才好。其實明叔無論在任何一個角度看，他都是一等一的好人！」

「好人？」林愛莉忍不住說道：「難道你懷疑報紙電視的報導麼？他們都說穿了宗明的過去歷史！」

「唉！」司機嘆氣道，「外國人總是喜歡誣衊我們中國人的，你也知道！」

「誣衊？」林愛莉道，「難道這不是事實麼？」

「當然不是！」司機道，「明叔根本沒有販毒，你們要找證據麼？」

「找什麼證據？」林愛莉開始感覺得有些不對勁！

「我現在就帶你們去看看好了！」司機在加油！

呂偉良望向車外，不由得大吃了一驚！

原來，街車在風馳電掣中，開進了一座大厦內！

街車開入來之後，那度門立即關上！

毫無疑問，這一切都是非常有計劃的，可惜呂林二人又棋差一着！

街車剛停下來，左右兩旁出現了超過十名以上的槍手。

他們都是中國年青人，手上分別握有各式各樣的槍械，除了手槍之外，還有自動步槍以及手提機槍等。

他們分左右二旁排列，注意力均集中在這街車之上。

街車司機首先落了車，拉開車門道：「明叔有請二位！」

「明叔？」呂林夫婦二人怔了一怔：「你是說：宗明？」

「對了。」司機答得也爽快，「我是奉明叔之命，請二位到這兒來的，請原諒事前未有說個明白！」

呂偉良有點啼笑皆非，却又無可奈何。

下了車，那些槍手竟然立正！嘿！想不到呂偉良和林愛莉夫婦二人彷彿做了什麼大人物一樣，檢閱起儀仗隊來了！

那一邊，有個中年人昂然走過來，老遠就揮手招呼呂林二人。

他，正是宗明！

宗明的一條手臂還紮了綳帶，但看來他精神還算不錯。

他很熱情地招呼二人入內，彼此之間就像久不見面的老朋友一樣。

呂偉良往屋子四周打量了一遍，發覺這兒十分的廣寬，像一間車房，更似是一間大貨倉，但看不見有何特色。

「對不起！」宗明一邊陪二人走進去，一邊又抱歉地說：「累你們受驚了！」

呂偉良問：「你別來無恙吧？」

「還好！你們眞有我心！」宗明道，「你們一定很忙！」

「是的。」呂偉良說，「我們千方百計想救你出險，想不到你根本未被黑社會綁走，我們實在忙得寃枉！」

「哈哈！」宗明得意地笑了！「眞對不起！這件事，我要慢慢向你解釋！」

林愛莉道：「我想你也不必浪費時間，你的一切，我們早已知道了。」

「你們一定信了警方的話，那就錯了！」宗明道：「報紙上的報導，完全是錯的。我只是不甘受外國人控制，才領導子弟兵起而反抗，根本沒有販毒和走私！」

「那你爲什麼不向警方表白？」林愛莉問道。

「你以爲警方會相信？」宗明道，「自從我們移民荷蘭之後，一直受到黑社會的壓迫。最初我們向警方投訴，但却換來幾枚炸彈，毀了不少僑胞的財物。黑人物認爲我們報警等於跟他們作對，要我們按月交保護費之外，還要我們協助他們販毒！」

呂偉良問：「你們有報警麼？」

「報警是沒有用的，警方根本不能保護我們的生命財產。」宗明嘆氣道：「所以，我們只有議決組織子弟兵，進行自衛！」

「但這是犯法的！」呂偉良道。

「是的，我們又何嘗不知道！」宗明道，「這就是法律是否公平的問題。歐洲人在此犯罪，要證據十足才可以入罪，但我們中國人受盡欺凌，納了稅却得不到合理的維護。」

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都是民族觀念十分重的，聽了宗明這番說話，心裏自感不平。

不過，林愛莉的性格還有些衝動，但呂偉良這老江湖却頭腦冷靜，他覺得宗明剛才這番說話，既不能不信，也不能盡信。

宗明帶領住二人，轉彎抹角地走了一陣，原來裏面大得出奇，彎彎曲曲的，彷彿走進了八陣圖一般。

後面跟了數名彪形大漢，亦步亦趨的，他們肯定有槍。

呂偉良問道：「這兒是什麼地方？」

「我們的根據地。」宗明說，「今天請二位到這兒來，除了解釋淸楚之外，還要請二位

幫個忙，相信一定不成問題的。」

「什麼事？」林愛莉心裏已感到有點不妙，呂偉良只是覺得驚奇不已。

「何必着急？」宗明又問：「你們那位兄弟在何處？」

「不怕對你說，我們約好午膳的。」呂偉良坦白說了。

「噢！在什麼地方。」宗明問。

「一間餐室。」

「中國菜館？」

「不！西人開的？」

「那麼，等會兒打個電話給他吧！」宗明又說：「午飯在我們這兒吃好了，反正我們有事商量，大可以一邊吃，一邊談談！」

呂林二人交換了一個眼色，滿腹疑團地，跟隨住宗明走進了一間大房！

這是一間辦公室的佈置，唯一的分別只是那壁牆上掛了一些槍械。

此外，最惹人注目的，就是那幅阿姆斯特丹的街道詳圖。

室內有沙發，宗明招呼二人坐下來，但呂偉良沒有坐下，站在地圖前面，仔細地觀察着圖中一些記號。

呂偉良發覺圖中畫上了一些紅色的「×」符號。

巧合的是：「×」符號所在之處，好像就是曾經發生過爆炸的地方。

呂偉良心裏明白：宗明一直在領導着「中國幫」與黑手黨作對。

假如眞如宗明本人所說，受盡委屈才迫得出此一着，倒還値得同情。但是，宗明的說話是否可靠？實在値得懷疑！

無論如何，宗明至今爲止，對他們仍無惡意，所以呂偉良實在也不想觸怒他。

但是，他到底有什麼須要呂林二人幫忙？

這時候，宗明已查到了那間餐室的電話號碼，他親自爲呂偉良接通電話去找阿生。

宗明對呂偉良道：「你不妨坦白對他說，你在一處地方跟我有事商量，但請他忍耐一下，千萬不可報告警方。」

呂偉良只好依言在電話中如此這般的，對阿生說了。

阿生立刻追問：「那兒是什麼地方？」

呂偉良道：「我不知道，阿生，你自己先吃午餐，別焦急，回頭我會設法找你。」

阿生沒有辦法，呂偉良也在宗明的示意下，掛斷了電話。

呂偉良非常明白，在這種情形底下，只有兩種結果：一是與對方保持一點友誼，這將獲得他的若干尊重。

否則呢，相信對方一定不會再客客氣氣了，只有反目無情，那又何必呢？

而事實上，呂偉良對這兒的環境還是非常之陌生，如果企圖出賣宗明，那是吃力不討好的事。

任何人處此兩種形勢下，假如細心地加以衡量一下的話，將會有個理智的抉擇。

現在宗明顯得相當的滿意，親自爲呂林二人過去倒酒。

看來宗明一切生活習慣難免有些西化，這間房之內也設了一個小小的酒吧！

他走進了酒吧之內，爲二人調酒。

所謂調酒，是指只用部份純酒，滲以菓汁，糖漿等物，或者再加冰，這樣比喝純酒更加有情趣。而且對呂林二人這種不喜歡酒的人，是比較適合他們的。

用這點推想一下宗明此人，是個十分懂得迎合別人的人。

然則，他爲什麼會爲黑人物追殺？

最好的解釋就是：彼此可能有了利益上的衝突，以致反顏相向。

宗明由他辦公桌上的內綫電話吩咐出去，叫人準備三個人的午膳！

看情形，這兒一切齊全，根本無須外求。這也難怪宗明稱這兒是「基地」了。

午膳時，宗明開始一邊說一邊吃的，對呂林夫婦二人說道：「剛才我已說了不少我們的苦衷，以及眼前的形勢，相信二位總可以明白了。現在我想二位坦白告訴我，是否願意加入我們？」

「你以爲我們有這種資格嗎？」呂偉良半開玩笑地問。

「絕對有！」宗明又說：「這是一項十分有意義的事情！」

「我却有不同的看法！」呂偉良兩杯到肚，說話時變得坦白得多了。

「你有何高見？」宗明問。

呂偉良道：「這兒雖然是別人的地方，但照我看，你們仍然無須出此一着。也就是說：你應該停止一切對抗行動！」

「什麼？」宗明不高興地說：「你在勸我投降？」

「投降？投降給誰呢？」呂偉良道，「我的意思只是勸你別令當地政府有所誤解，將一切交法律解決！」

「我不是說過了嗎？」宗明道，「他們與黑手黨同是歐洲人，有種族歧視。」

呂偉良道：「請恕我坦白，這只不過是你的藉口而已，事實上你另有隱衷，是嗎？」

宗明怔了一怔：「你以爲我有何隱衷？」

「我知道，年來有些人發了大財，可惜這些財富是埋沒了良心的，我本人憎恨販毒，這是最大的罪惡。如果讓我選擇的話，我寧願選擇走私，最低限度走私只不過騙了關稅，還不致於害人！」

「你確是個值得別人尊敬的人，所以我一直很尊重你！」

「謝謝你！」

「讓我們開門見山的，再說清楚吧，你二位是否願意加入我們？」

呂偉良反問道：「你叫我們『加入』，然則，這是個什麼組織？」

「海外華僑對抗黑社會的惡勢力！」

「除此之外呢？」

宗明怔了一怔，反問道：「你以爲還有其他麼？」

「我只不過順口一問！」

「你很聰明！」宗明笑了笑，「在同機飛來阿姆斯特丹市時，我已十分欣賞你那位徒弟阿生，他機智過人，有勇有謀，實實在在是個十分難得的人才！」

「你過獎了！」

宗明又說：「阿生間接救過我一命，無論如何，我很感激他！」

「事情已經過去，不提也罷！」呂偉良的腦海中一直在盤算着，如何能令對方講眞話。

「我們都是中國人！」宗明道：「尤其是今天大家同在人家的地方上，更加應該互相照應，緊密地携手合作。」

「是的！也許你說對了！」呂偉良靈機一觸，道：「我這次旅遊世界各地，目的亦不外乎找個落葉歸根之地！」

「照計荷蘭的居住環境是不錯的。」宗明看似閒談，其實他滿肚密圈。

「但是，目前的情況似乎太亂。」

「所以我們不得不向外國人的惡勢力宣戰！」宗明說。「有你老兄加入，混亂期必然會大大地縮短許多！」

「你太過獎，也太重視我了。其實，以我一個跛子，能做些什麼？」

「其實應該說是你太過客氣！」

「是哩！剛才你說，叫我幫幫你，到底怎麼一回事？」

「我知道令高足最近做了一件令人高興的事，他現在手中有個黑手黨的大頭目利比，是嗎？」

呂偉良心裏驚奇，宗明的消息果眞靈通，因爲阿生大破秘密賭場的事，至今警方還未將它公開，一切仍在由警方與國際特警之間，展開秘密聆訊之中，他如何會知道此事？

宗明見呂偉良默默無言，又說：「利比是個重要人物，我希望得到他，你有辦法幫幫小弟嗎？」

呂偉良又是一怔。

宗明轉彎抹角的，總算說出了他的眞正企圖來了。

呂偉良苦笑道：「這件事，恐怕在下亦無能爲力！」

「何必推得如此乾淨？我還未說完呢！」宗明道，「阿生是你高足，只要閣下開句聲，事情可以做得很完美！而你們所得的代價，一定不會太低！」

林愛莉忍不住說：「你們要利比，是否想利用他，作爲與黑手黨談判的皇牌？」

宗明瞥了林愛莉一眼，道：「你猜得對了，正是如此！」

呂偉良道：「你怎會知道此事的？」

「此事不但震撼了整個荷蘭地區的黑手黨，也震撼了整個黑色世界。誰不知道，那個不曉？」宗明說。

呂偉良乘機說道：「然則，閣下承認也是黑手黨之一？」

「你怎麼會這樣想？」

「剛才你不是說，此事只有黑人物才知道麼？」呂偉良笑了笑。

宗明道：「就算我是你想像中的中國黑手黨首領又何妨，反正我有心要替中國人出一口氣！」

呂偉良笑道：「你倒坦白得可愛！不過，我以爲這不算得爲中國人爭氣，說得直率一些，反而丟了中國人的面子！」

宗明的面色當堂爲之一沉。

林愛莉正怪她丈夫在此時此地，不應該說話失去控制。

呂偉良很少這樣不愼的，他畢竟也是個老江湖，也許只是由於剛才酒喝得太多了！

宗明面上的表情千變萬化，剛才不高興，但瞬即又裝出了一副笑臉，道：「你以爲如何才不算丟了中國人的面子？」

呂偉良道：「暴力解決不了問題的，照我愚見，荷蘭警方足以信賴！」

「你說了大半天，似乎只想我束手就擒！」宗明頓然之間，又是怒容滿面，紅了一陣，又白了一塊，看得林愛莉暗自吃驚。

呂偉良却氣定神閒地說：「我只是以事論事，事實上今天這個世界，糾紛太過多，彼此都須要過一些安定的日子。打打殺殺固然解決不了問題，就是賺錢的方法也有許多！」

「你這麼說，是什麼意思？」宗明似乎聽出了絃外之音。

呂偉良若無其事地說：「我是指黑手黨開賭販毒的勾當，這種害人害己的事，在任何社會制度下，都難以容忍！」

宗明想了想，定了定神，又說：「是的，聽說令高足破了黑手黨一處秘密賭檔，他的確神通廣大，我也佩服得很。」

呂偉良和林愛莉也聽得出他的口氣，他顯然已識穿了阿生的國際特警身份。

宗明又說：「呂老兄，到底你肯不肯助小弟一臂之力？」

呂偉良道：「只怕我有心無力！」

「難道你忍心就這樣看着我失敗麼？」宗明盡他最後一分努力，企圖說服呂偉良。

林愛莉忽然變得十分的冷靜，她只是不想丈夫闖禍。

她覺得在這種環境底下，最好還是虛以委蛇，免招麻煩。

但是，她還來不及制止，呂偉良又說道：「你打算如何利用利比？」

「我準備與黑手黨展開秘密談判。」宗明說道，「手上如果多了一張皇牌，就增加一分力量。」

林愛莉立刻插咀道：「如果閣下認爲利比如此有用，我們不妨想想辦法！」

「那好極了。」宗明道，「回頭我會再安排你們與阿生通一次電話！」

林愛莉說道：「不！只怕在電話談得不清楚，還是先讓我們走吧！還是見面談談比較詳細！」

林愛莉自以爲很聰明，但老於經驗的呂偉良，早已想到了此事可能發生的後果。

果然，宗明又說道：「二位何必急急離去？我還有話商量！」

呂偉良暗笑林愛莉太過天眞，其實由一開始，他便已想到他們不會輕易被人放走，現在宗明越來越明顯了。

他把呂林二人帶回他的辦公室。

不久，有個人入來，他竟然是金大桐。

宗明指指呂林二人道：「相信不必我來介紹了，你們應該認識的吧！」

呂偉良和金大桐同時點了點頭。

呂林二人至此亦有點恍然大悟，原來他們蛇鼠一窩。

當然，他們表面上還得裝成若無其事的樣子。凡是處於這種不尋常的場合，如果表示自己越知得多，就越容易招禍。

——這是呂偉良的經驗。

所以，他們只好暫時裝傻了！

林愛莉不知道以後還將會發生一些什麼事情，但現在她已悄悄地思量，假如有機會的話，如何逃離這兒呢？

呂偉良也在想，只不過他想得比較實際。

他知道要逃出這裏不易，起碼人家是「有備而來」，如何能讓他們輕易逃脫？所以，他想着如何知得更多。

金大桐進來，是爲了向宗明報告一些事情，當時呂林二人坐在會客小廳這邊的沙發上，享受着清香撲鼻的香茶。

宗明的辦公桌離此足有三丈，他坐在那邊跟金大桐不知談些什麼，但看他們的表情，就知道事情可能危急。

宗明最後作了一些重要指示，而金大桐也匆匆地離去了。

這時，宗明才過來招呼呂林二人：「金先生是另一位僑領，他曾聘律師担保你們，記得嗎？」

「是的。」呂偉良道，「相信那必然又是閣下的主意。」

「嗯！」宗明笑了笑，「誰的主意不是一樣麼，反正大家同是中國人，我們須要互助互愛！」

「我被你這種『互助互愛』的精神感動了！」呂偉良笑了笑。

「別開玩笑了，我知道老兄並非一個容易感動的人！」宗明道，「不過，事到如今，一切已到了決定性的階段！」

呂偉良知道大概要攤牌了。

宗明果然又說：「我剛得到消息，黑手黨總部已秘密派了大批人馬來此！」

「黑手黨總部在何處？」呂偉良問。

「以前是美國，現在是意大利。」宗明道，「現在不但是我你之間要攤牌，我們中國幫與黑手黨之間，也面臨攤牌的階段，不如就讓我們坦坦白白地談談好嗎？」

呂偉良道：「好極了，你想我怎樣？」

「本來一開始我便希望三位加入我們！」宗明笑笑說。

「所以你命令金大桐極力討我們好感，是不？」呂偉良道。

「是的，後來我以為我被『綁架』之後，必然會引起三俠的同情。」宗明說。

「可惜你功虧一簣！」呂偉良笑道，「你是主角，你演技十足，你身旁的人是配角，結果他們是破綻百出！」

林愛莉担心觸怒宗明，忙道：「不過，我們還是努力設法救你，所以阿生深入虎穴，探索閣下的踪跡！」

「謝謝你們！」宗明道，「你們可知道這時候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阿生？隔了這麼久，我想他已離開那間餐室！」

「是的。」呂偉良看看腕錶，「相信這時候，他應該在警局之內，也許正在盤問着利比那傢伙。據說利比很頑固，什麼也不肯說。」

「其實我知得可能比他更多！」宗明道，「你快找找阿生！」

呂偉良道：「如果找到他又怎麼樣？」

「叫他只聽你講，不要在警方面前回話。」宗明道。

「你想我對他講些什麼？」呂偉良開始表現得較為合作。

主要還是由於他看得出林愛莉的焦急之情，他不想愛妻過份為他們的安全而担心，同時香茶也足以令到呂偉良體內的酒精逐漸消失。

另一方面，宗明也開始表現出一派焦灼之情，也許真的到了「攤牌階段」，呂偉良担心一個「熱鍋上的螞蟻」突然之間會變成「失了常性的毒蜘蛛」，萬一給咬了一口就危險。

像林愛莉這類女性很難令她改變原來的衝動個性的，她能夠突然之間變得如此小心翼翼地表現出她的理智，主要還是為了她太過愛她的丈夫，不想她丈夫有生命的危險。

呂偉良既然及時發覺了，態度上的改變，便是十分自然的事。

宗明現在又對呂偉良說：「你不妨伴說你的處境很危險，叫他無論如何，設法把利比交給我們，這也是唯一的辦法。」

「如果他真的有辦法，又如何與你連絡？」呂偉良故意問。

宗明道：「我自會有辦法叫人跟他連絡，你放心好了。」

林愛莉又妙想天開地說：「不如讓我們親自跟他商量一下。」

「不！」宗明露出了猙獰的面孔，「為了保證這項計劃的成功，二位只好屈就了。」

呂偉良早已看得出此乃必然之事，所以反而一點也不會感到意外。

林愛莉杏眼圓睜道：「你要軟禁我們？」

「別這樣說，我只為你們的安全設想。」宗明道：「黑手黨對我們華人將展開一連串的血腥暗殺行動！你們如果留在這裏，起碼會安全得多了」

呂偉良道：「我也同意你這說法！」

「那麼，現在先找阿生，傳達我的意見，叫他小心點！」宗明語氣雙關地說。

「好吧！」呂偉良走向電話機之旁！

他果然打電話到警局去找阿生，宗明在旁監視着！

阿生正在警局中，他在支吾地跟呂偉良在電話裏交談！

這一邊，宗明看見呂偉良依足他的意思去做，十分滿意！

掛了綫之後，宗明才對呂林二人道：「現在要請二位跟我走！」

「那兒去？」呂偉良問。

「等會兒你自會明白！」宗明走了。

呂偉良和林愛莉在二名槍手的監視下，也只好跟着走出房外去！

黑帮內閧　鬼哭神號

阿生正在跟占姆士和一批警方人員開動一部錄音機！

聲帶中播出了剛才呂偉良和阿生的談話。

阿生由餐室中接聽了呂偉良的一次電話之後，便感到事情不妙！於是他連那一頓午餐也沒有吃，便匆匆找占姆士商量。

占姆士立刻與警方連絡！

經過了一番會商之後，阿生認為呂偉良可能再有電話到一些地方找他，例如酒店，警局以及國際特警辦事處等等。

於是他們一邊吩咐酒店和特警辦事處，假如有人找阿生，就說他去了警局！

另一方面，他又在警局中安排一切，包括電話秘密錄音，以及用第一時間向電話機追查電話來源等等。

果然呂偉良有電話撥到警局裏來，同時在師徒二人的談話中，也知道了一些端倪。

於是，警方立刻展開了一次大規模的圍捕行動！

警方的圍捕行動還未開始，黑手黨的報復行動却搶在前頭！

不少華人商店被人突襲！

呂偉良的電話錄音曾暗示這次不幸將會令許多人死亡，想不到警方明明知道了，也來不及防止！

阿生又焦急，又痛恨！

他想起不少中國人可能在這些突襲事件中被殺，心裏就不舒服！

阿生終於把救援呂林二人的行動，拜託了占姆士，他竟然出乎意外地，加入了警探的隊伍中，參加追捕黑手黨的行動！

阿生的國際特警的身份既然為警方所承認，警方自然沒有理由拒絕跟他合作！

初步消息指出，一些華人商店被襲，一些僑胞被槍殺！

殺手們東奔西竄，沒有人知道他們的行踪。不過，有一點却是不難可以想像到的，就是黑手黨的殺手們，一定會再出沒於一些華人所在地，包括了商店與住宅！

華人在荷蘭開設最多的是餐室，如果開門營業，一定不多不少也有一些顧客在內。黑手黨假如向這些餐室動手，首先遭殃的，未必就是中國人，必然有不少歐洲食客。

因此，阿生覺得黑手黨如果還有理性的話，實不應向華人開的餐室動手！

但無論如何，荷蘭警方已經紛紛出動，他們分頭到一些有中國人居住的街道戒備。

阿生在一輛配備了無綫電通訊設備的警探汽車中。

車內坐了一位探目和數名探員，阿生不知道他們的目的地何在，但總可以想像得到，一定是華人所在地！

阿生覺得他不參加救援他師父的行動，似乎對呂林二人不起。但是，他知道占姆士很有辦法，尤其是經過賭場「內外夾攻」一役之後，最少也證明占姆士是個人才！

阿生覺得制止黑手黨徒展開對華人的大屠殺，比什麼事情都更加重要。

於是他問他身旁的探目：「我們要到何處去？」

探目道：「先去宗明的住所，黑手黨可能要殺他的家人！」

阿生認為探目說得一點不錯，黑手黨的殺手們如果奉命報復，首先會殺宗氏的家人。

根據利比的口供透露：宗明本來也是黑手黨人，但他不甘被制肘，才會引起這一次黑手黨的可怕的清理門戶行動！

阿生不知道宗明會不會殺害呂林二人，但最低限度他們也知道如何保護自己。但是，宗明的家人就未必懂得逃開黑手黨徒的追殺！

汽車開入一條街道，突然連串槍聲傳來，令到阿生和車內數名警探也為之吃驚不少！

阿生道：「我們可能來遲了！」

「是的，佐治，快向總部報告！」探目一邊吩咐車上的同僚，一邊拔槍！

阿生也向國際特警方面領用了一支自衛手槍，這時，他也拔槍在手，與那名探目雙雙下車去！

槍戰在宗宅門前附近發生，那兒本來有警探把守，看情形他們已陷於重圍！

阿生沿住路旁推進，突然發覺路邊有個傷者正在呻吟！

阿生担心自己不會講荷語，揮手招呼那探目過來！

探目扶起傷者，發覺他是派駐宗宅戶外的一名探員！

他氣喘喘地說出：較早時黑手黨徒持械企圖殺進宗家，為宅外警探所阻，雙方因此而發生這場槍戰！

探目問他：「為什麼不通知總部？」

傷者道：「他們早已知道我們有人守在這裏，一名槍手伺機閃到車旁，先開槍殺了我們一個人，然後射毀無綫電話機！」

探目利用隨身携來的無綫電對講機，叫人過來把傷者抬走！

他和阿生冒死衝至宗家家門附近，這時車聲已紛紛自四方八面響起！

槍戰仍在進行，但黑手黨徒十分機靈，明知警方救兵已至，紛紛撤入宗宅之內，這情形令到阿生吃驚不已！

毫無疑問，宗明的妻子兒女們，看來勢將變成人質！

大批警方人員開到現場，將宗明的住所重重包圍！

現場上有人死傷，到處可見鮮血斑斑，彈痕纍纍！

宗宅此時已見重門深鎖，頓然之間，這一帶又是一片死寂！

警方自然會考慮到宅內的人的安全問題，所以警員奉命不准開槍，只是將這豪華住宅包圍。

不等十字車開到現場，警車已先行將一些受傷探員送去醫院急救！

現場上也有二名受傷的黑手黨徒，但警員只是就地監視他們，並未把他們送去急救。看來似乎有些那個，但也難怪警方！

警官開始用擴音器呼籲宅內的黑手黨徒投降，但無反應！

一批穿上了避彈衣的警員，試行進攻，立刻遭到槍擊！於是又匆匆後退！

阿生覺得這場面越僵持得久，就越難解決。他並非代人焦急，只是覺得宗明無論怎錯，亦與他的家人無關！

於是，阿生開始計劃如何偷襲宗宅內的殺手們！

他竄到一處圍牆下！

那些圍牆並不高，一抬頭就可以看見花園中的情形。

有點出乎阿生的意料之外，花園內竟然鬼影也不見一個。

這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有經驗的黑手黨徒，應該想到這是一個缺口，最少也要派出一個人在此把守才對！

但阿生看過了，的確沒有！

曾與阿生併肩作戰的探目在後面出現，他叫阿生小心，屋頂上可能有槍手埋伏！

阿生道：「這麼靜，似乎有點反常！」

但探目似乎經驗老到，他說：「他們是老狐狸，一定是為了盡量節省火力，以免彈絕被擒！」

阿生自覺經驗也不淺，他說：「你掩護我，我要入去看看！」

「不！太危險了，兄弟。」探目道：「何必如此犧牲！」

但阿生不聽他勸，終於爬進了圍墻之內！

阿生的動作好快，看得那探目呆得一陣！

阿生一翻滾，竄到了一處假山後面！

就在這一刹那間，阿生的心似乎定了下來，因為他聽不到槍聲！

這是反常現象！

阿生身經百戰，這種險他也不是第一次冒，通常總是：只要有人見到他出現，必引來一陣亂槍掃射！

但現在竟會連一聲槍响也聽不到！

為什麼？

阿生壯着胆子冒出頭來，他這種「大胆作風」看得外面的探目心驚胆戰！

探目已叫另一名探員通知屋前的警方人員，以防他們胡亂開槍傷及阿生！

一批手持長程來福槍的警探，已竄登左隣右里的屋頂！

這一帶的住宅大多數只高二層，很少有天台的，只有屋頂！

一位手持望遠鏡的警官認得那是阿生，他立卽破口大罵！

警官罵道：「那瘋小子！他真的是活得不耐煩了！簡直送死！」

但是身在險境的阿生，却開始充滿了信心，他認為自己不但沒有危險，而且可能又創下了另一次奇蹟！

因為他聽不到槍聲，也沒有人吆喝！

為什麼？

阿生由暗自高興，而變得莫名其妙！

一個人如果過度莫名其妙，就會產生不寒而慄的心理反應！阿生現在的情形，剛好就是如此！

他一直朝主要建築物邁進！

他繞過游泳池，步上草坪，竟然見不到一個人影！

阿生越是表現得大胆，宅外監視的警方人員就越加替他担心！

警方覺得阿生真是個不知死活的瘋子，即使他穿上裝甲，也怕抵受不住一枚子彈迎頭擊來！

何況與阿生同來的人，都曉得這「中國瘋子」根本就未穿任何避彈衣！

尤其是最接近阿生的一名探目，這時他伏在圍牆之外，手心不斷滲汗。

誰也會想像得到：如果黑手黨殺手們覺得阿生既成「甕中之鼈」，又何必急於殺他？

因此，他們只想像到等會兒如何把阿生送入醫院去急救！

阿生一步步邁向玻璃門那邊——那是將室內與室外隔開的門，玻璃的反映，與游泳池的水，互相輝映！

阿生最初給光綫的反映弄得糊塗，所以看不見室內的情形。

但是現在，他可以由玻璃門中看見了室內的傢具！

奇怪！怎麼毫無動靜？

阿生趁未入屋之前，先回頭向外面的警方人員打個手勢示意！

警方人員難以置信地，仍有人在罵他是個「瘋子」！

但是阿生根本聽不到！

阿生開始進入屋內。

室內果然沒有人，殺手們可能躲到後面或地牢去了！

阿生沒有深入，匆匆退出花園之外！

這時候，室外陽光普照，戶外的警方人員都可見到阿生安然無事，所以他們也大胆起來，不再俯伏一隅！

有人揚聲問裏面的情況！

阿生答了。

警方聽說沒有人，也覺得驚奇；但如果有人的話，阿生還有命才奇怪！

不過，不少參加槍戰的探員，力證黑手黨徒確已竄入屋內去了！

宗明這住宅是花園大洋房，並未與隣居連在一起！

因此，殺手們照計不可能偷入隣居去。否則，居高臨下監視的警員，一定見到的！

主要住宅的建築物建在中央，四周是可以見到的空曠地方或泳池，所以逃到隣居去的可能性較少！

一批警員奉命由正門開入！

但是，鐵門推開，立即引起一陣槍聲，嚇得各人急急後退！

這情形不但嚇呆了戶外的警方人員，也嚇呆了阿生！

他在槍聲響起時，立即俯伏地上，握槍戒備！

但是，因爲他在院子之內，一切看得清楚，他見不到人！

在莫名其妙之中，阿生步步爲營地，走到大門後面！

戶外的警方人員和阿生都是同一心理，以爲有人埋伏在門後，伺機開槍射擊，所以阿生握住手槍，在戒備中摸到門後去！

在高處用望遠鏡監視的警官，只能由現有角度見到阿生，却見不到鐵門後面的情形；只知道那兒有一叢林。

但在院子裏的阿生，却可以看得清楚，他突然笑了！

「那中國瘋子！他竟然還有心情笑呢！」高處的警官詛咒着！

阿生當然有理由笑！

他見不到一個人影，却看見了一支自動步槍綁在門後！

只要有人推門，繩子立即牽動步槍的機掣，槍聲就是由此發出的！

阿生過去把繩子解開，開門讓大批警員入來，這時再沒有人叫他瘋子了！

大批警員一湧而入，在嚴密戒備中大舉搜索了一番！

不但令人感到意外，簡直莫名其妙！

屋內不但見不到黑手黨的槍手們，連宗明的家人也不見一個。

奇怪！他們何時失踪的？

高級警官追問負責保護宗家家人的探員，探員們力證未見過一個人離去！

派在宗家負起保護之責的探員有五六人之多，他們不可能一一說謊的。因此，阿生又陷於苦苦沉思之中。

阿生道：「宅內可能有秘密隧道通到外面，大家分頭小心搜搜看！」

警官們也認爲大有可能。

事實證明阿生不但不是瘋子，還十分精明，事實果然有一條地下隧道。

警方本來在宅內和電話都裝了竊聽儀器，但車上的竊聽裝置連同無綫電話機等一併被擊毀，所以後來的宅內情形警方難以知得到，這是值得諒解的。

但是，在此之前，警方怎麼一點也未有發覺？

由此可見，宗明的家人處處小心，半點破綻也未洩露出來！

隧道入口處在一個衣櫃之內，這時櫃門半開！

警方派人持手電筒入內，但只走了丈許左右，便給一度鐵門隔阻！

警員用力撞擊鐵門，但門十分堅固！

阿生担心宗明爲了家人的安全撤退，而在門後設有機關——那可能是十分危險的裝置，所以忠告警方切勿輕舉妄動！

阿生一邊親自施展了他的開鎖絕技，一邊叫人召來消防隊員！

在場的人都會想到一個問題，那就是：宗家家人可以由此逃去不奇，黑手黨徒又如何會逃得無影無踪！

答案似乎只有一個，就是他們也由這條隧道逃去！

但是這度鐵門何時關上？

如果宗明爲家人安全，他一定教家人撤退後將鐵門關上，那麼後來追殺他們的殺手們，便難以入內！

只要這忖測正確，黑手黨徒便根本無法進入，然則他們又去了何處？

阿生全心全力去開那度鐵門的鎖，他發覺那是自動鎖，但要開掉它也不難。問題是當他開了之後的危險性如何？

阿生已經得心應手，只是不敢立即將門推開！

另一批探員在其他地方追踪隧道可能的「出口處」！但無結果！

阿生突然嗅到一陣異味，忙把鐵門關上！

「什麼事？」在旁協助他的警官問。

阿生道：「是煤氣！嗅到了嗎？」

警官聳聳鼻，忙退了出去！

守在外面的人都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大家急急後退！

等到消防人員開到現場，才由戴上了防毒面具的消防員入內察看！

阿生和一位警官也戴了防毒面具，跟隨消防員入內！

鐵門後面果然充滿了煤氣，幸好阿生早已在發覺可疑時，嚴禁烟火，否則，必然引起連串的爆炸！

各人走不上數步，强光探射燈照耀下，見到一些人！

這些人都死了！

消息傳了出去，立刻又由警方召來十字車和黑箱運屍車。

阿生等人繼續深入偵查，發覺又是另一度鐵門阻在前面！

換句話說：隧道內其中一段二丈許的前後，就有兩度鐵門！

兩度鐵門之間的空間，都有煤氣瀰漫，這兒焗死了將近十個人！

警員和消防人員合力將屍體拖出洞口以外，阿生又去開第二度鐵門！

屍體共有九具，個個都有手槍或來福槍在手中！

沒有人知道他們是怎樣死去的。

不過，有一點令人難明，爲什麼他們會被困於二度鐵門之間？

大批探員開到了現場，消防員奉命利用抽氣機將洞內空氣清潔！以便探員們能進入現場偵查。

阿生終於又把第二度鐵門開了！

這門後再也不見有煤氣洩出，但非常狹窄，阿生等人小心翼翼地前進！

隧道通到另外一條街道的一幢屋子裏去，探員們在戒備中冒出頭來！

他們必須防止有人開槍，但結果外面還是一片平靜！

這是一間空屋！

警方在此找不到一個人！

但可以肯定：宗家家人是由這兒逃出的，出口處有血漬，也有足印。

因爲隧道內又黑又濕，婦孺輩在此匆匆撤出時，必然是萬分狼狽，可能有人因此而跌倒受了傷！

阿生等人由隧道內撤回現場。

在現場偵查的警探發現了一些巧妙的自動機關——那是安裝在第一度門後面與第二度門之前。

第一度鐵門本來往上扯高，緊貼於隧道之頂，任何人進入這裏，走在崎嶇的地道上必先注意地上，往往疏忽了頂上！

設計者就是利用這點心理，讓進入這兒的人上當！

機關的開關掣，則安裝在第二度鐵門這一邊！

當進入隧道的追踪者，於通過了第一度鐵門，抵達第二度鐵門時，發覺第二度鐵門關上，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伸手試行推開第二度鐵門！

巧妙之處亦在這裏：當有人伸手推開第二度鐵門時，本來緊貼於隧道之頂的第一度鐵門，立即鏗鏘一聲落下，自動鎖亦隨即鎖上了，與地上的匙孔緊閉！

與此同時，一個自動掣亦被帶動扭開了，放出煤氣，將被困於兩度鐵門中央的人，活活地焗死！

這是十分殘忍的設計，但事實上，那九名殺手就是這樣上當的。

他們當時奉命入屋追殺宗明的家人，這批由黑手黨以高價收買回來的亡命之徒，爲了達到目的，拚死闖了入來！

但入屋後發覺一個人也沒有，他們也想到「可能屋內有隧道」這問題，於是先由一名有經驗的殺手，把一支自動步槍安置在鐵門之後，以阻警方追殺入來！

然後他們紛紛分頭搜查，終於也給他們找到了隧道入口！

於是各人亮了手電筒入內，以後的情形便一如前面所述！

一批警犬奉召開到現場，憑犬隻的靈敏嗅覺展開追踪！

但是，警犬由隧道進到出口處的空屋之後，再由空屋追到了門外街上，便停止下來！這表示牠們已失去了目標！

警探們忽然覺得他們像傻瓜，怎麼他們總想不到？宗家家人由空屋出來之後，當然是有汽車接應，所以警犬便無所施其技！

因爲街上常常有汽車開過，汽油的氣味足以將一切弄得混亂！

事情發展至此，宗明的巧妙設計，似乎令到他再勝了一個回合！

但是，除了這九名殺手之外，黑手黨還有更多更兇的殺手，他們這時可能正在其他地方展開屠殺華人的行動！

阿生一想到這裏，就覺得心寒！

他由一名警官處查到占姆士他們的行踪，於是匆匆趕往現場！

現場是一間十分龐大的貨倉！

根據電話機樓的提供，呂偉良就是由這兒打電話給阿生的。

警方包圍了這裏！

占姆士爲了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的性命，握在宗明手上，不能不小心翼翼！

後來他們在戒備中進入那間貨倉，發覺裏面大得出奇！

裏面四通八達的，幾乎佔去了大半條的街位。

但是，出乎意外地，他們不費一槍一彈，便可以順利進入！

裏面空無一人！

警方與電話機樓一再連絡過了，他們證實那個打到警局去的電話，是由這兒打出的！

呂偉良等人雖然不在這貨倉之內，但一切陳設依舊，包括那辦公室，那餐室，那會客室，那電話等等俱在！

警探惟有派人來此掃指紋，以便仔細核對一下。他派人到其他華人商店追查，看看有沒有宗明的下落。

阿生聽了占姆士的報告之後，既担心，又失望！他不知道宗明把呂林二人如何處置！

阿生左思右想，最後想到了金大桐，於是立刻去找他幫幫忙！

阿生以爲金大桐會知道一些關於宗明的消息，却未想到他們是同黨，因爲呂偉良不敢在電話中提及此事！

金大桐在他的店內，阿生見到他也覺得出奇！

阿生道：「想不到你還在這裏！我以爲你早跑掉了！」

金大桐笑了笑：「我爲什麼要跑掉？」

「黑手黨對華人的大屠殺，不是經已展開了嗎？」阿生道。

金大桐說：「希望他們不要殺錯良民！」

阿生剛才入來之前，也見到街上軍警林立，他以爲金大桐因此而不必担心！

金大桐若無其事地問道：「你找我有何貴幹？」

「有宗明先生的消息嗎？」阿生問道。

金大桐「嗯」了一聲，沉思着說：「奇怪！你找他麼？」

「是的，我師父、師母都給他抓去了！」阿生訴苦着說。

「眞的？」金大桐裝蒜地問：「什麼時候發生的？」

阿生道：「今天午間。」

「那太不公道！」金大桐裝作同情地說，「你們又不是黑手黨，明叔爲什麼會如此不講理？」

「天曉得！」阿生說道，「你可知道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他？」

「嗯！讓我想想——」金大桐煞有介事地，翻開日記小册子。

一會兒，他又說：「你試試這個電話，但我不敢保證一定可以找到他！」

阿生試撥了那個電話號碼，奇怪！接聽的正是宗明！

阿生幾乎不必自我介紹，宗明已認出了他的聲音。

宗明在電話中說：「你這瘋子！你竟敢帶人圍捕我！嘿！你大概不必理會你師父師母這兩條性命了！」

阿生解釋道：「要怪只能怪你不好，不能怪我！」

「爲什麼？」

「因爲你打電話到警局找我，警方生疑我也不知，結果你讓他們查出了電話的來源，這又有什麼好說？」

「嗯！現在我沒有時間對你多說了，利比在那裏？」

「在警局！」

「你如何把他交給我？」

「我已經有了打算，但我必須知道我師父師母是否安全！」

「他們絕對安全，但如果你敢再要花樣，我會不客氣了！」

阿生道：「可否叫他們聽聽電話？」

「當然可以，我現在就派人去把他叫來！」宗明說。

「趁這空檔，讓我們談談。」阿生說，「我會利用國際特警的關係，找個藉口，把利比由警局帶出！但是，我們如何交易？」

「你什麼時候可以將利比弄出來？」宗明問道。

「今天晚上。」

「說出你的路綫吧！我會派人沿途去接應你！」

阿生苦笑道：「你也知道我在這兒人生路不熟，但占姆士是國際特警行動隊長，他很信任我，我想我必能將他說服。」

宗明疑惑地問：「你眞的肯帮我？」

「坦白說，我並非帮你，只是帮我師父師母，我不想他們受驚！利比那傢伙有什麼重要？你最好把他殺了！」

「我才不會殺他！他是黑手黨的大頭目之一，你這次帮我也等於帮了中國人！」

阿生心裏想：以宗明這種人來代表「中國人」，似乎侮辱了皇帝子孫！

但是為了呂林二人的安全，阿生也只好把戲繼續演下去！

宗明這時又在那邊說：「等一等，你師父來了！」

呂偉良的聲音果然在那邊傳出：「阿生，你在何處？」

武林高手龍虎門

希華

由於李小龍已經凋謝，現時功夫方面，後繼無人，國際功夫比賽大會，三年一期，轉瞬即到，明年三月一日開始在美國長堤舉辦，主持人「哈里奥」以及全美健身院的院長「祖韋特」，召集羣雄，共商大計，決心在這一次大會認眞考驗中國人功夫的成就，該會已發函到台灣及香港的武林中人，盼望他們派人參加，旅費及在美的食宿費用等俱由該大會安持，本港練武的人，欣然相告，有幾個武術明星正在積極備戰中，據圈中人士傳出消息，明年新曆二月十五日，將有六名選手由本港前赴加州報到，每人可獲旅費及食宿費共美金二萬元，即每人可得港幣十萬元左右，如果有人贏得冠軍，他必然名利雙收，為中國功夫放一異彩，不過，這一場比賽是很危險的，說不定有人喪生，原因是出賽的選手不戴拳術手套，而且可以飛脚去踢任何一處。

上述的消息反映出一項頗為重要的事情，一方面因為中國功夫震驚全世界，傳說練過鐵沙掌的人可以用手插入人腹使他的腸肚也流出來，另一方面，傳說功夫有些絕招能够一招致人於死，因此之故，歐美的拳擊界人士不服氣，渴望眞正展開生死之間的搏擊，然後有這一場龍虎門的局面出現，並非純然是西洋拳對抗中國功夫，屆時日本空手道，泰國脚以及羅馬摔角

阿生道：「我在金先生那裏，你和師母怎樣啦？」

「我們還好！」呂偉良道，「只要你和宗先生合作，相信一切難關將成過去！」

「你放心，我已有了計劃。」阿生道，「你等着好了！」

電話聽筒隨即又被宗明奪了過去！

宗明對阿生說：「告訴我，你大概在什麼時候把利比由警局押出來？」

「我先得跟占姆士連絡好！」阿生道，「回頭我們再用電話連絡好嗎？」

「不！回頭我已經不在這裏！」

「為什麼？」

「你大概也知道，黑手黨由外面聘來的殺手已紛紛開到！」

「你怕他們殺你？」

「我還有我的家人和我的手下們須要照顧，所以我不想這麼早死。我要跟他們鬥到底，直至勝利為止！」

「我佩服你這種精神！」阿生道，「但你令到你的家人如此奔波，我覺得太殘忍了。他們與我非親非故，但為了搶救他們，我明知警方正拔隊去圍捕你們，我也沒有同行，一則免你誤會，二則就是覺得你的家人太無辜！所以我才希望能及時把他們自黑手黨徒手上救出來。但是，想不到到達府上時……」

「謝謝你這一番好意！」宗明道，「我早知有今日的，所以一切我早已安排妥當！」

「是的，你的安排太巧妙！」阿生又說，「但是，婦孺之輩，在慌忙中撤退，萬一誤觸機關，豈非死得不明不白？」

「不可能出錯的，你放心！」宗明又問：「你有沒有看過我的精心設計？」

「有，當然有！」

「第一度鐵門一直打開，當隧道從未有人使用過時，第二度鐵門也一直打開，直至到我的家人使用它的時候，也就是人都逃入隧道，越過了第二度鐵門時，才把第二度鐵門反鎖。此時開始，機關才發生作用。」

「我明白了，當黑手黨的追踪者追入隧道時，發覺第二度門緊閉，必會伸手力推，於是觸動了機關，令到第一度鐵門落下來。」

「對了！」宗明道，「於是追殺我家人的殺手們，便被困於兩度鐵門之間，由自動掣噴出的煤氣，便會把他們活活焗死！」

「巧妙極了！」阿生道，「你想知道這次死了若干名黑手黨的殺手？」

「多少名？」

「一共是九個。」

「好極了！」宗明得意洋洋地說，「總算我沒有白費工夫！」

「現在還是回頭談談我們的事吧！」阿生說，「回頭我們如何連絡？」

「嗯！讓我想想看！」宗明想了一陣，又問：「你如何與金大桐連絡的？」

「我來找他要你的消息！意外地，他搜出了你這個電話號碼。」

「這是我以前常到的地方。」宗明道，「這樣吧，今晚你再設法與金大桐連絡，我會想辦法由他那兒獲得你押解利比的消息。但我警告你，別出賣老金，更不可耍花招！」

「你儘管放心好了！我師父的性命比任何東西都更為重要，我又怎麼會出賣你呢？」

宗明似乎很滿意！

阿生想再與呂偉良談談，但是被宗明拒絕了！

電話掛斷之後，阿生也恍然大悟！

他眞想不到：金大桐原來也會演戲，而且演得太好了！

好得連阿生也看不出半點兒破綻。要不是

甚至黑人用牙齒咬咽喉的奇異戰術，紛紛出現，聚一爐而共冶，沒有一個武林高手認為自己有把握取勝，原因是選手不知道將來的對手是誰，要用那一招去破他。

另有一種困難，可能不在事前考慮，以前李小龍奪取空手搏鬥的世界錦標之際，並非高手林立，不過聊備一格而已，自從李小龍喪生之後，各國的高手都以中國功夫作為搏鬥對象，研究毒招，務求把它壓倒，特別是日本的空手道專家更加興奮，故此，現時一般武林高手可能碰着的對手比較李小龍時期所遇的高手，必然厲害得多，本港的選手至今仍然沒有人眞正能够繼承李小龍的寶座，即使李小龍能够活到現在，仍不能够一戰成功，何況他年前已經逝世呢？故此本港的武林中人對此次國際功夫比賽大會的邀請賽是驚懼交集的，有些打武的明星已經揚言放棄，不願參加，事實上參加此次生死之搏的龍虎門可能要闖五關才進入決賽階段，最後一戰，亦有可能兩敗俱傷，萬一打傷了他，那就一生沒法拍戲了，即使打盲了一隻眼睛已經喪失做明星的資格，故此他們不敢貿然參加。

現時這一種功夫比賽大會雖然是創舉，（它比較以前任何一屆的搏鬥比賽嚴重得多，故此稱做創舉）預料有許多人參加，並有些人在場慘死，不過，該會的首腦份子認為此舉可以證實中國功夫的威力是否猛烈，少許的犧牲，亦在所不計。至於「中國」功夫，却肯定的可以揚名於世，原因是，贏那些選手的人所用的絕招，不會是用拳掌或脚，他的動作，亦與中國功夫相似，且又進稱「世界功夫冠軍」，對於嗜武人士，有一種狂熱，亦即可以使功夫揚威於世，即使中國人不能够奪取錦標，亦足自豪。

拳王奇利擊倒了傅利沙之後，曾經萌退休之想，可是，他的經理人又有新花樣推出了，正式通知拳門場，如此稱述：「拳王奇利的西洋拳的比賽方式奪取冠軍錦標，且在衞冕戰多次獲勝，現時想證明他是任何一種方式搏鬥的冠軍，預算跟明年誕生之國際功夫比賽冠軍相鬥，到時奇利不戴拳術手套，與羣雄角逐，且有極大的自信心，盼望貴會早作準備」。

不管怎樣，此次「中國功夫比賽大會」必然是一宗賺錢生意，因為它可以賣世界性的電視版權以及電影版權，如果將來一個冠軍答應拳王奇利的挑戰，展開另外一場龍虎門，又有另外一種收入，相信這兩宗進賬可達美金三億元，在如此大利的誘惑下，相信主持人一定會把它弄得有聲有色。

直到目前為止，對於功夫的看法，不但歐美拳術界感到迷惑，甚至本地的武林高手也是覺得有些困惑的，根本上生與死之間搏鬥跟自由搏鬥截然不同，確無把握取勝，這是事實，假如目前仍有洪熙官或黃飛鴻之類的傑出人物，參加大賽，取勝機會濃厚得多，並非說現代的武功已經退化，而是說現代人士生活繁忙，無法像古人那麼閉門苦練，故此武功方面的成就亦比不上古代武林高手那麼精湛，中國功夫的卓著成就乃是打穴，並非呆打，要是拋開了中國功夫最精微的貢獻，而是用硬拳硬馬搏鬥，那就有失原意，萬一本地選手參戰而又打輸，就輸在這個地方。

宗明在電話中叫阿生與金大桐作進一步連絡，阿生還以為金大桐只是個「局外人」。

但是現在……

金大桐由那邊走過來，問道：「找到明叔麼？」

「找到了。」阿生說，「回頭他要我再跟你連絡！」

「好的，我一直留在這裏等你好了！」金大桐裝蒜地說。

阿生也懶得識穿他，一聲「再見」，便走出街外！

街上軍警林立，路口設有鐵馬，彷彿戰時一樣！

阿生因為怕引起宗明和他手下的誤會，所以來者未有告知任何人。

但是，當阿生返回到特警辦事處時，占姆士竟然問他：「你有把握穩得警方答允我們的要求麼？」

「你說什麼？」阿生好不出奇地問。

占姆士道：「別裝蒜了，我們不但知道你做過一些什麼，還知道整個談話內容。」

「你跟踪我？」阿生問。

占姆士坦然說道：「何止跟踪你，還派人接駁金大桐店子裏的電話街綫，你跟宗明的談話，全被我們的人錄了音。我們的車子剛先你一步回到這裏。」

「那我也不必隱瞞了。」阿生反問道：「你打算如何帮帮我？」

「你不是對宗明說，你已經有了計劃嗎？」占姆士說。

阿生道：「我不能不這樣安撫他！事實上我根本沒有把握！」

占姆士沉吟道：「你的辦法本來不錯，只怕警方不會答允我們！」

「是的，我也這樣想。」阿生又問：「你既然知道我跟宗明通電話，為什麼你不通知機樓查電話由何處打出？」

「這裏的機樓只聽命於本市警方，但我不想驚動他們。」占姆士又說：「而且有過貨倉的經驗，我担心查到那兒去的時候，宗明又帶住其他人走去別處！」

「是的，他在電話中也有提及，今晚又會在另外一處出現！」

「眞是狡兔三窟！」

「我說他神通廣大！」

占姆士想了想，道：「我雖然偷偷派人去監視金大桐，但我相信他不會直接與宗明見面。為了呂先生伉儷的安全，我還是先跟處長談談，希望通過他的壓力可以令警方答允我們的請求！」

阿生千多謝萬多謝！

事實上也只有國際特警荷蘭辦事處處長出面，才可能令警方答允將利比交給他們處理！

但是，如果一切順利的話，又到阿生和占姆士他們担心了！

因為他們決不能眞的利用黑手黨高級頭目之一的利比，去交換呂林二人的自由，只能以此為餌，令宗明上當而已！

因此，就在占姆士與他上司詳細商量之際，阿生開始計劃這次前所未有的行動！

儘管阿生是個鬼靈精，但是，要設計令到呂林二人安全，而利比又不致被宗明殺害，恐怕並不容易！

× × ×

黃昏時份，警局的停車場上，停了一輛裝甲卡車！

這車子是用來押解人犯的！但外面絕未加上任何標誌！

不過即使如此，它卻一直受到一些人的注意！他們是宗明的人，只有他們和警方少數人

才知道次的行動！

此外，當然還有阿生和占姆士這班國際特警。

宗明的手下在一處高樓之上，用望遠鏡一直監視着這兒的動靜！

阿生和占姆士心情十分緊張，因為特警處長太過相信他們，才會迫使警方把利比交出。萬一出了亂子，他，就無法向處長交代！

亂子不一定出在宗明的「中國幫」，最担心的還是黑手黨這方面。

因為利比是黑手黨的高級負責人之一，掌管阿姆斯特丹方面的非法事務，自然知得太多。黑手黨人即使不設法救他出去，也大有可能把他殺死，以免將來在法庭上成為主要人證之一！

自從利比落網後，阿姆斯特丹、海牙、鹿特丹以及渡假勝地的史芬寧根等，各處的黑手黨首腦們，都紛紛避開風頭，到外國去了！

將來除非利比不肯指證，否則，這班人勢必成為警方網中之魚！

警方還要繼續問利比的口供，無奈特警處長的壓力，令到他，不得不暫時把利比交給阿生！

阿生現在就和占姆士悄悄地，將利比押上那裝甲車之上！

一批國際特警，早已喬裝成各式人等，開車沿途保護！

車子開出警局停車場時，宗明派在高處監視的人，已將消息傳給宗明知道。

阿生身邊有一具無綫電對講機，是金大桐交給他的。機上的頻率，據說與宗明手上使用者一樣。

因此，阿生現在就打開了機掣，以便宗明隨時跟他連絡。

但是，裝甲車開了兩條街，對講機仍無反應！

直至到車子停在一處紅綠燈位之前，對講機才响了起來！

阿生扳下收聽掣，聽到宗明說：「你做得很好，把車子往左駛吧！」

阿生通知了他身邊的特警司機。

車子往左駛，宗明又透過對講機道：「你可以在路旁停下來！」

司機停了車！

但附近一片沉寂。

他們以為有汽車開出，最少也應該有一輛，但一輛也沒有。

阿生有點担心！

他透過對講機問宗明：「你怎麼樣了？」

宗明道：「好了，現在你可以把利比帶下車來了！」

「但是，我師父師母他們呢？」

「你放心，我不是個喜歡食言的人！」宗明說道。

「為什麼我見不到你？」阿生又問：「你在那裏？」

宗明笑道：「我當然不能太過信任你，你只要把利比押下車，沿住堤邊慢慢走，我自然有人出來接應！」

阿生和占姆士聞言立即放眼望向河上，這才恍然大悟！

那邊河畔有一艘快艇，但沒有燈火！

這段路上既然見不到第二輛車子，自然那快艇最可疑！

阿生大叫上當，他心裏想：宗明果真狡滑，因為國際特警，只預備了汽車追踪他，並未有準備快艇！

每一名負有追踪任務的喬裝國際特警，手上都有二具對講機——其一是特警與特警之間互相連絡的；第二具只供收聽，頻率較到與阿生和宗明的一樣。因為他們要隨時知道阿生和宗明的交易情形。

阿生既然知道宗明的計劃是利用「水遁」，他希望拖延一些時間，以便知道情況的國際特警，有時間設法由水路兜截！

但是，宗明卻在催促阿生把人帶下車去，否則就取銷是次「交易」！

占姆士看看四周沒有可疑人物或車輛出現，只好打眼色給阿生，叫他把利比帶下車去！

阿生押住扣上手鐐的利比，沿住河畔堤岸走過去！

快艇果然亮了燈！

阿生可以清楚見到有人登岸，第一個是一名持槍男子，第二、第三個是呂林二人，阿生滲身彩認出是他們！

艇上甲板，也出現了人影，大概就是宗明他們！

一支強光手電筒，朝利比面上掃過來，宗明在對講機中滿意地說道：「果然是我須要的人！」

宗明又利用對講機命令他的人將呂林二人押過去！

豈料就當手電筒熄了的一刹那間，利比突然縱身躍入水中！

阿生大吃一驚！

他沒有時間多作考慮，只能高呼一聲：「快些伏下！」

阿生迅速開了一槍！

押解呂林二人的一名槍手被阿生殺個措手不及！登時倒在血泊之中！

呂林二人在昏暗中見到利比投河，自然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立刻翻身滾向馬路一旁！

快艇上有人開槍，分別向呂林二人與阿生射擊！

同時也有人朝水中開槍射擊利比！

大批特警開車衝過來馳援！他們的車子都在隣近街道上伺機而動！

宗明知道不妙，下令開艇逃走！

特警們只能俯伏岸邊開槍射擊，另一方面派人落河救起利比！

占姆士令人開了裝甲車過來，將呂林二人接上車去！

呂偉良還好未有受傷，林愛莉也只是皮外擦傷了少許！

但是，利比可慘了，他一時忘了形，忘記雙手扣上手鐐！

扣上手鐐如何游泳？

利比只是覺得落入宗明手中實無生還希望，所以才迫得不顧一切，先逃入水中。因為他留在岸上，也有被射殺的可能。

還好特警們搶救及時，雖然利比喝了半肚子的水！

呂林二人雖然平安歸來，但是宗明和他的重要助手金大桐等人，包括他的家人在內，已不知所踪！

他已證實是黑人物之一，一切正如利比所供的一樣。所以，警方要找他，黑手黨也要找他，可惜他已逃得無影無踪。阿生只好把利比交還警方！

警方通令追緝宗明歸案，但是，有辦法抓到他嗎？

也許有的，但我們至今還不知道！假如我能夠知道以後的發展的話，一定會告訴我的讀者！

（全文完）

預告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追殺密令」 馬雲著

不日刊出，敬請留意

遊俠傳奇故事／朱羽·文 盧令·圖

沙漠風雲（三）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不惜屈身為丁月泉保鏢以掩飾原來身份的關正飛，因為丁月泉的未婚妻齊寒梅被人偷去一串珍珠項鍊，關正飛職責所在，迫得出面向神偷大金牙索討，他看到大金牙自外回來，立即攔住去路，要他璧還珠鍊，大金牙趁機揭穿關正飛掩飾身份的目的，然後把珠鍊交回給他，同時要求參與他們的大買賣，關正飛以茲事體大，須考慮後才答覆，約大金牙晚上在河畔再晤，正在此際，颼的一聲，一柄飛刀疾若浪星似地射向大金牙的背後，大金牙手一抬把飛刀接住，他沒去追暗算的人，只低頭覷看手中飛刀——

盤馬跑詭道 彎弓射大鵰

大金牙看了半晌，竟然把那把飛刀揣了起來。

他站在那兒又楞了半晌這才向廂房走去。

經過蔡非那間上房時，大金牙發現了一些古怪的事：房門關着，窗子卻開着，蔡非睡得像條死豬，刀囊解下來掛在椅子背上，這豈不是「開門揖盜」？

大金牙算計了一下，如果他要穿窗而入，竊取掛在椅子背上的刀囊，那只要在眨眼之間就可以辦到。問題是，實際情況並非如此簡單，他懷疑蔡非一定佈下了陷阱。

於是，大金牙不敢動妄念，立刻離開，回到自己房裏。

房裏有人等他，是誰都想不到的齊寒梅。

大金牙一隻腳在門檻裏，一隻腳在門檻外，楞了半晌，最後還是跨了進去，不過，他卻決定將房門開着。

「關上。」齊寒梅卻又下了一道使他訝異的命令。

不過，大金牙還是照着她的話作了。

「坐下！」聽口氣，就好像她是這間屋子的女主人。

大金牙驚在心頭，面上卻沒有表露什麼，他很沉靜地坐下，似乎很樂意服從她所下達的任何命令。

「柳石！」齊寒梅輕輕地問：「你是否覺得意外？」

「是的，很意外，首先我想知道你是怎麼進來的。」

「窗子。」看來她很喜歡說簡短的語句。

「哦！一個大家閨秀竟懂得江湖門檻。」

「柳石！我不喜歡囉嗦，作朋友？還是要作敵人？」

大金牙反問：「作朋友又怎麼樣？作敵人又怎麼樣？」

「作朋友你好我也好，作敵人，我不在乎，而你……」

「我知道答案，如果與妳為敵，我就會死，對不對？」

「對！」她說得很用力。「我立刻就要你回答。」

「想要我作朋友需要條件，要我死也需要條件。」

「柳石！我不想嚇你，要你死很簡單。」

「就憑關正飛和唐一峯那兩個半吊子？」

「錯了。他們只是受托來保護丁少爺的，

與我無干。」

「妳的意思是說，妳手下還有武力？」

「我當然另有武力，那就是我自己。」

「齊小姐！這可眞是想不到，那麼，你到塞外來的目的又是什麼呢？這可得先說明才行啊！」

「我一旦說出之後只怕你連選擇的餘地都沒有了。」

「沒關係，在沒有選擇餘地的時候我是識時務者。」

「好！我一點一點地說，你慢慢地聽。」

「好！我不但慢慢聽而且還會仔細聽。」

「明天。」齊寒梅一開口只說這兩個字。令人意外的是：大金牙竟然會意地點了點頭。

「哈朗王公。」現在她又說出了一個蒙古王族的顯要。

「嗯！」大金牙點點頭：「再往下說。」

「除非你是個白痴，否則就不必再往下說了。」

「好！不說就不說，不過，你的意思總該表明。」

「你跟我。」齊寒梅的話始終很模糊。

「就只有你跟我，再沒有別人？」

「這種事是人愈多愈不好，你不明白？」

「可是，兩個人的力量你不嫌太單薄？」

「我對我自己很有信心，對你也同樣有信心。」

「齊姑娘！」大金牙的口氣非常凝重：「妳可知道，在這曹家老店中，與你我懷有同樣目的的有多少人？」

「哦？」齊寒梅神色眞像寒梅那樣冷傲。

「蔡非、韓棠，還有關正飛和唐一峯。」

「他們也是！」齊寒梅驚訝時，她那雙眼睛顯得格外明亮。「這倒有些令人感到意外，確實嗎？」

「大金牙的消息絕對確實。」

「那麼，你對明天的事知道多少？」

「齊姑娘！我只要說出四個字——瞭若指掌。」

「你很會吹牛，不過我很喜歡吹牛說大話的人。」

「齊姑娘！我要問一個問題：事後如何處理？」

「我六你四。」齊寒梅的語氣很肯定。

「公平嗎？」大金牙的反問等於是表示了異議。

「絕對公平。」她的語氣始終乾淨俐落。

「不過，我很想知道，爲什麼要你六、我四？」

「因爲我比你有用，換句話說，我比你出力要多。」

「怎見得？」大金牙並沒有輕易接受。

「因爲哈朗王公喜歡漂亮的女人，尤其是漢女。」

「如此說來，妳自以爲很漂亮？」

「我常常照鏡子。」她的話很含蓄，却充滿了自傲。

「不過，鏡子有時候也喜歡奉承面對它的人。」

「少說廢話！你到底答不答應？」

「妳剛才就說過了，我沒選擇的餘地。」

「儘管如此，我還是要你親口答應。」

「好！我答應，不過，一個附帶條件。」

「說吧！」她突然笑了，很嬌、很媚。

大金牙的呼吸突然急促起來，語氣也有些混濁不清：「齊姑娘！希望你給我一個機會，讓我證實你的確是一個漂亮的女人。至於事後如何分法，隨你的便。」

「會有機會的，不過，你必須注意兩件事：一，你必須辦妥這件事；二，你必須活着。希望你牢牢記住。」

「齊姑娘！我們是不是應該談談細節？」

「當然。深夜，哈爾紅河河畔。」

齊寒梅走了，留下了一陣香風，使大金牙沉醉在遐思裏。世上最迷人的東西在一個男人的眼裏來說，那必然是美人與財富。

大金牙的迷醉立刻被一個不速客打破了。

「怎麼？大金牙！」這個人是韓棠。「你想人財兩得？倒看不出，你這小子勾搭娘兒們的功夫還高人一等哩！」

「韓爺！」大金牙裝迷糊。「你在說些什麼呀？」

「別裝糊塗！我看見那位齊姑娘從你房裏走出去。」

大金牙稍稍鬆了一口氣，至少韓棠還沒有聽到他們的談話。不過，他還是不放心地加以試探：「她見到你了？」

「沒有。我剛要過來找你，一見她，我又退了回去。」

「韓爺！她是來追查那條珍珠項鍊的。」

「哦！她憑什麼找你要？無憑無據的。」

「她那兩個武師知我的底牌，眞晦氣！」

「她爲甚麼不教武師來，偏要自己來？」

「這娘兒們可眞不簡單，他怕弄崩了，我來了抵死不認賬，所以她冲我來軟的。沒轍兒，只好還了她。」

「大金牙，想不到你也遇上對手啦！」

大金牙笑笑，不再多說了。其實，他是說個牛天廢話，結果他是證實了一件事——韓棠方才並沒有偷聽到他跟齊寒梅的談話。

「大金牙！我眞不明白，剛才你爲什麼不下手？」

「韓爺！你說的是蔡非的刀囊？」

「當然啦！除了這樣東西，我對甚麼都沒興趣。」

「韓爺！你是外行，跟你說了也沒用。」

「這是什麼話呀？」韓棠瞪起了眼珠子。

「那不能下手，那是蔡非挖的坑，他在等我跳。」

「大金牙！我眞太高估你了，你就那麼膽小嗎？」

「韓爺！我闖道兒這麼多年，從來就沒有陣上失風，馬前失蹄的事。爲甚麼？因爲我事事小心謹愼。」

「算了吧！膽小就膽小，什麼謹愼不謹愼的。」

「韓爺！這件事你讓我從容去辦，包管辦成。」

「大金牙！這……總得有個時限，是不是？」

大金牙想了一想，才回答：「今兒夜裏怎麼樣？」

「好！一言爲定，明兒天亮之前我等你的消息。」

韓棠剛一轉身，大金牙隨即就露出一臉冷笑。

× × ×

夜又來臨，情歌又起，河畔又成了幽會盛地。大金牙和齊寒梅當然也在其中，不過，他們不能算是一對情侶。

「大金牙！姓韓的一個勁找你幹什麼？」

「他呀！他要我去偷蔡非身上的刀囊。」

「哦！」齊寒梅楞了一楞。「他要那玩藝兒幹什麼？」

「齊姑娘！妳是很聰明的人嘛！這還不明白嗎？韓棠怕蔡非的飛刀，先偷了他的刀囊就不再怕他了呀！」

「哦！蔡非的飛刀就那麼厲害嗎？」

「齊姑娘！那是一點兒都不假，道上有名的。」

「那麼，韓棠竟是如此膽小怕事嗎？」

「這……嘿嘿！我可就不敢說啦！」

「大金牙！你是怎麼回覆他的？」

「我說，明天天亮以前一定將蔡非的刀囊偷到手。其實呢？我眞沒有把握，眞是一點點把握也沒有。」

「如果你不爲韓棠辦妥這件事，又會有什麼後果？」

「他說，他要揭露我的底牌。」

「你怕？」齊寒梅偏着頭問，那模樣兒眞嬌。

「最少我要裝出很害怕的樣子呀！」

「柳石！最了解你底牌的人恐怕要算我了，是不是？其實，你怕誰呀？」

「我怕妳。」

「哦？眞的嗎？」

「不然，我怎會答應與妳合作呢？」

「柳石，咱們好像該談點正格的啦！」

「妳說，我聽。」

「根據你的消息，王公明天便會到，是不是？」

「不錯。」

「他帶了多少護衞？」

「妳聽着：大車七輛，駱駝十二隻，馬四十餘匹，十個蒙古包，妳可以猜想得出，王公帶了多少人。」

「柳石！我問的是王公帶了多少護衞。」

「那並不重要。」

「這是什麼話？」

「小姐！我們並不是要跟他們打架。」

「可是……？」

「難道你認爲只要消滅了護衞，我們就可以順利得手嗎？」

「柳石！你不必用教訓口吻跟我說話。」

「對不起！小姐！我不是故意的。」

「把你心裏所想的事情都給我說出來。」

「如果我們要估計對方的武力，哈朗王公本身的力量，就等於是一支百攻不破的堅強衞隊。」

「哦？你不是在故意爲他吹噓吧？」

「絕不。」

「好！往下說。」

「他有兩個女兒，一個名叫格芝，一個名叫奴奴，她們二人合起來又是一支百攻不破的堅强衞隊。」

「如此說來，我們將要面對三支堅强的衞隊。」

「不錯。」

「那麼，我們的機會豈不是非常渺小？」

「如果我們想豪奪，那是絕無機會。」

「巧取呢？」

「巧取自然有更多的成功機會啦！」

「辦法呢？」

「齊大小姐！妳不是說過了麼？哈朗專愛漢人美女，而妳又是美女中的美女，巧取之計自然是在你的身上啊！」

「哼！你那張嘴巴倒是挺會奉承人的。」

「我只會奉承漂亮而又聰明的女人。」

「好啦！別老是油腔滑舌了，我告訴你，明天傍晚，王公的車隊已經到了，是不是？」

「是的。」

「他們的蒙古包一定搭建在大草原上，是不是？」

「是的。」

「頭一件事，你先確定哈朗王公住在那一個包裏。」

「嗯！然後呢？」

「然後我們到大草原上騎馬，在哈朗王公的蒙古包前掉下馬來。」

「嗯！好計，先結識這位王公。」

「你喬裝我的馬伕，隨後趕到。」

「怎麼樣呢？」

「這還用問嗎？你一定有機會進蒙古包，憑你的經驗當然可以立刻看出我們所要的東西放在什麼地方啦！」

「然後就俟機下手去偷，對嗎？」

「不對。」

「哦？」大金牙現在引人注意的不是他那兩枚大金牙，而是他那雙瞪得溜圓的大眼睛。「不對！我的齊大小姐！妳要這麼說，我可眞不明白，不下手去偷，那……？」

「柳石，你自誇神偷，看起來你並不够『神』。」

「哦！齊大小姐！你這麼說，我又要討教啦！」

「偷的要訣不在如何找機會下手，而是得手後如何安全逃走，你可知道我們想要的那些東西有多重？」

「這……？」大金牙搖搖頭。「這倒不曾想到。」

「告訴你，總共將近二百來斤重。」

「齊大小姐呀！妳的消息可靠嗎？」

「若是不可靠，我跑到塞外來幹什麼？」

「好！算我說的不對，現在我聽聽妳的主意。」

「我還沒有主意，老實說，我的主意都是臨時想出來的。你只要憑藉你的經驗看出那批東西放在什麼地方，然後告訴我，就行了。」齊寒梅的口氣就好像自己是個主人。

「齊大小姐！我的工作就這麼簡單嗎？」

「柳石！這只是你的第一步工作。」

「還有第二步？那第二步又是作什麼？」

「當你第一步工作作完之後，我才告訴你第二步。」

「那麼，今晚上要談的已經談完了囉？」

「完了。」齊寒梅從草地上站了起來。「你要回曹家老店嗎？」

「不回曹家老店難道還有別的地方去？」

「當然有，那要看你想不想去。」

她的話不但神秘，也曖昧，令大金牙產生了遐思。

齊寒梅似乎一點也不在乎大金牙心裏頭如何想，偏着頭再問：「柳石！要不要跟我走一趟？」

「行！我跟你去見識見識也好。」

「跟我來！」她走向她的坐騎，矯捷地跨上馬背，看樣子，她不但學過騎術，還練過武功。

不過有一件事却很奇怪，從開頭到現在，大金牙有一句話終於沒有問——妳這位千金小姐怎麼也想發這筆橫財呢？難道他不用問，就已經知道答案了嗎？

兩人，兩騎，飛快地通過了大草原，牧火遠了，營火也遠了，齊寒梅在前領路，還沒有鬆韁停蹄的跡象。

突然，大金牙又看到了一堆營火，在營火的旁邊，是座孤伶伶的蒙古包，這地方是不適宜搭建蒙古包的呀！

有人迎上來，接過他們的馬韁，齊寒梅帶着大金牙往蒙古包走去，包外還有人排列兩行迎接着。

包內眞是富麗堂皇，大金牙曾經進過蒙古包，却從來不曾見過陳設如此富麗的，地上舖着長毛土耳其地毯，當中一張小桌子，上面排滿了美酒，美菓，烤肉。

有兩個非常漂亮的蒙古姑娘侍候着，她們有禮貌地向齊寒梅行禮，齊寒梅向她們低語了幾句，其中一個掀起一道帳幔，齊寒梅立刻隱入帳幔之中，不見了。

大金牙這才發覺，帳幔將蒙古包一分爲二。她進去幹什麼呢？小歇？還是要會見另一個神秘的人。

兩個蒙古姑娘走過來很熱情地說：「齊姑娘吩咐過，要我們陪你喝酒，來！請坐呀！」

大金牙發現她們的漢話說得非常流暢，他坐下來，享受殷勤的欵待，什麼都不問，他知道問了也是白問。

那兩個蒙古姑娘像火一般地熱，大金牙很快就醉了，一半是醉酒，一半是醉於美色。世上的男人誰又不沉醉這兩樣東西？

× × ×

丁月泉過來敲門，女侍在問：「誰呀？」

「是我，丁少爺。小姐睡了嗎？」

「哦！小姐有些不舒服，已經睡了。」

「要緊嗎？要不要到隔壁藥舖子請個大夫來瞧瞧。」

「不用啦！小姐只是有點水土不服。」

丁月泉走向那塊空地，他原想邀齊寒梅踏步賞月，現在他多少有點失意，悵惘的感覺。

「哦！丁少爺，」有人在他背後打招呼。丁月泉回頭一看，是韓棠，連忙笑着回問：「哦！是韓兄！怎麼還沒有睡呀？」

「早哩！瞧！這麼好的月色，去睡多可惜呀！」

「嗯！」提起月色丁月泉又感到悵惘了。

「丁少爺！聽說那位齊姑娘是你未過門的妻子。」

「是……的。她一定要跟我來，其實，這種地方根本就不適宜千金小姐，如今身子不舒服躺在床上啦！」

「哦！丁少爺跟齊姑娘是通家世交麼？」

「哦！不，他們是近幾年才搬來落籍。」

「哦！令岳父的大名是如何稱呼呀？」

「齊寶齋。噯！韓兄因何動問呢？」

「哦！是這麼回事，早年家父認識一個姓齊的好友，他也有一個寶貝千金，長得和齊姑娘很相像，所以……」

「哦！那可巧哩！是不是她呢？」

「不是。家父那位好友名叫齊鈕飛。」

「齊鈕飛？這個名字倒有些英雄氣概。」

「他本來就是江湖人物，很有名氣哩！」

「韓兄好像也是個江湖人物，我沒有看錯吧？」

「嘿嘿！」韓棠一笑帶過，既未承認，也未有否認。「對了！齊姑娘小時候是否練過武功？」

「武功？」丁月泉笑了。「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的，那有可能？韓兄怎會有此一問？」

「丁少爺！不瞞你說，我也曾練過幾天武功，功夫雖不高，却會看人，看齊姑娘走路的架勢，是練過武的。」

「韓兄！如你敢跟我打賭，你準定輸。」

「哦！丁少爺！你是如此有把握嗎？」

「韓兄！這件事我是太有把握了。」

「你既然這麼說，咱們就賭上一賭。」

「好！我跟你賭了，你說怎麼賭法？」

「丁少爺！我說齊寒梅姑娘會武功。」

「韓兄！我說她不會，不會就是不會。」

「丁少爺！如果我輸了，我就將我那匹賽馬送給你。如果你輸了呢？」

「說吧！你要什麼，我就給什麼。」

「我要你那兩個化錢僱來的武師。」

「好！」丁月泉不經考慮就一口答應。「就這麼一言爲定。韓兄，我倒想問問，你如何證實她會武功？」

「立刻就可以證實。」韓棠說得很輕鬆，很肯定。

「立刻？」

「你去看看，齊姑娘她在不在房裏。」

「當然在。」

「我說不在。」

「哦？那麼，她上那兒去了呢？」

「齊姑娘騎馬到大草原去蹓躂了。」

「韓兄！我快要笑出來了，她連馬毛都不敢摸一下，她還會騎馬？告訴你，她感染風寒睡下了。」

「丁少爺！何必爭呢？你去看看不就明白了嗎？」

「好！你跟我一起來，我要你輸得心服口服。」

丁月泉前頭走，韓棠後面跟，又來到齊寒梅住宿的房前，丁月泉舉手敲門，房裏傳來了喝問聲：「誰呀？」

「我，丁少爺！我定要進來看看姑娘。」

「哦！姑娘剛剛下了床，少爺就進來吧！」門打開，女侍站在門邊，齊寒梅坐在燈前，手裏捧着一杯水。

丁月泉笑了，而韓棠却楞了。他的確親眼看見齊寒梅從曹家老店後門走出來，走了老遠，那兒拴着一匹馬，她就跨上了那匹馬，飛馳電掣地狂奔而去。她是什麼時候回來的呢？莫非就在剛才和丁月泉談話的那一瞬間？

「月泉！」齊寒梅笑着說：「招呼客人進來坐呀！」

「韓兄請進。」丁月泉臉上浮現着得意的笑容。

韓棠大步進房，冲着齊寒梅一抱拳：「齊姑娘！令尊近來可好嗎？」

「哦！」齊寒梅顯得有些意外。「你認識家父？」

「鼎鼎大名的齊鈕飛，怎會不認識？」

「你弄錯了吧！家父名叫寶齋，不叫什麼鈕飛。」

「哼！寶齋，鈕飛，還不是一個人。」

「月泉！」齊寒梅以詫異的目光望着丁月泉。「這位是……？」

「在下姓韓，名棠，跟令尊還有過一段來往。」

「你一定是弄錯了，家父名寶齋，絕不叫什麼齊鈕飛．而且，我也不曾聽家父提起過你的大名。」

「韓兄！」丁月泉發現氣氛有點不對，忙笑着轉圜：「別太認眞，只是說着玩的，你就是輸了我也不會要你那匹價值連城的賽馬。」

「齊姑娘！」韓棠扳着臉問：「妳剛才去了什麼地方？」

「剛才？剛才我在床上躺着休息呀！」

「妳瞞得了丁月泉，瞞不了我，妳剛才去過大草原，還去過哈爾紅河，你心頭明白，我絕沒有說錯。」

「月泉！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呀？」

「韓兄！你一定是弄錯了，來！到我房裏來，我請你喝一杯。寒梅不會半點武功，你別把他嚇壞啦！」

齊寒梅哭了，哭得很傷心。韓棠多少有點後悔，他發覺自己太過莽撞，如今眞不知道該如何下台。

來到了丁月泉房裏，韓棠臉上的紅潮沒有消退，雖然丁月泉表現得那樣友善，那樣容忍，但他心裏却很不是滋味：那種感覺和在大街上認錯了人一樣尷尬。

然而韓棠的感受比這更複雜，他的確沒有認錯人。即使認錯了方才他也絕對沒有看錯，對方因何要矢口否認？這豈不是更進一步地證實了他沒有認錯人嗎？

「來！韓兄！喝一杯。」丁月泉笑容可掬地將酒送到他面前。「我敢再跟你打一次賭，你一定是弄錯了。」

「丁少爺！」韓棠沒有去碰酒杯。「如果

你是知情而故作不知，那就算我多此一舉，如果你不知情，我一定要提醒你，齊姑娘的確是昔日江洋大盜齊鈕飛的女兒。」

「韓兄！」丁月泉竟然絲毫沒有吃驚。「你若是見過齊寶齋老先生，你就一定不會這樣說，來！喝酒。」

韓棠依然沒有舉杯，他一直在觀察對方的神色。現在，他得到了一個新的結論——丁月泉一定知道齊寒梅的家世，不然，他絕不可能如此談笑風生。

於是他站起來告辭，冷冷地說：「或許我是弄錯了，圈子裏那匹賽馬是你的了，我會關照馬伕子。」

「噯！噯！韓兄！你何必如此認眞……」

丁月泉在後面呼叫，而他已走得很遠了。

事有湊巧，當韓棠走到房門口時，剛好大金牙回來，韓棠先深深吸了一口氣，然後說：「大金牙！進來。」

說也奇怪，大金牙對韓棠總是非常服貼，吭都沒有吭一聲，就乖乖地跟進了韓棠住宿的上房。

「去那兒啦？」韓棠的語氣很輕淡。

「我跟店裏借了一匹馬，到大草原上去蹓蹓。」

「好興緻！」韓棠的語氣轉冷了。

「怎麼啦？韓爺！有什麼不對勁？」

韓棠沒有再說話，從小腿肚上拔出了一把刀，順手在桌上拿起一個水梨開始削皮，以冷冷的目光望着大金牙。

「你答應我的事情一拖再拖，竟然還有興緻騎着馬去逛大草原。大草原還有酒舖子嗎？不然你怎麼醉醺醺的？」

「這……嘿嘿！晚飯的時多喝了幾杯。」

「你休想撒謊，晚飯的時候你根本就沒有喝酒。」

「嘿嘿！韓爺！這喝與不喝又有多大關係呢？」

「大有關係。這證明你去大草原進過一座蒙古包。」

「就算眞有這麼回事，也沒有什麼大不了呀！」

「那就證明你和蒙古人有來往，他們是不隨便請漢人進蒙古包的；更不會輕易請一個漢人喝酒。」

「韓爺！就算是眞的跟蒙人來往也不要緊呀！」

「不要緊？」削好的水梨放進了桌上的盤子，短刀還在他的手上，而且一步步向大金牙逼近。「你再說一遍如何？」

「韓爺！拿開手上這把刀，好嗎？怪嚇人的。」

「大金牙！這把刀不是用來嚇人，是用來殺人的。」

「韓爺！別逗！」大金牙連連往後閃躲。「你不會殺我吧！我還要活着給你辦事，對不對？」

「哼！」韓棠從鼻孔裏噴出來一股冷氣。「我實在太低估你啦！三年前你是一個賊，如今你已經不是一個毛賊了，你變成了盜，一個橫行無忌的江洋大盜。」

「韓爺！你小聲一點，行不行？隔牆有耳呀！」

「你少跟我來這一套，說吧！這回遠行塞外，是爲了作筆什麼樣的買賣？你還連絡了多少路的人馬？」

「韓爺！別逗啦！憑我大金牙，配麼？只不過想來趕廟會，湊熱鬧，混水摸魚，撈點算點，我才不作大頭夢。」

「大金牙！我看你是不見棺材不掉淚，不到黃河心不死。」韓棠厲言厲色，手中的短刀也抵上了大金牙的咽喉。

「韓爺！」大金牙驚的眼淚都快要落下來了。

「你叫我祖宗也不行。快老老實實回我的話。」

「韓爺！我剛才不是已經回過了麼？」

「那是騙小孩子的，休想騙我。」

「韓爺！你要是眞怕我當江洋大盜，可就太抬舉我了。瞧我這副窩囊相，當個毛賊都還有點勉强哩！」

老實說，韓棠只不過有點懷疑，並沒有眞憑實據，而且他作夢也沒有想到齊寒梅跟大金牙有什麼勾搭。唬了半天，大金牙除了哀告求饒之外，連句大話都不敢說，這種人還算什麼對手。一念及此，他手中的短刀就撤了回來。

這時候，大金牙的額頭上已經是滾汗如珠了。

「多謝啦！韓爺。」大金牙連連地打躬作揖。

「大金牙！我的事，你不至於忘掉吧？」

「不會，不會，今兒夜裏我一定找機會下手。」

「好！你去吧！不過，有句話你可千萬要記住。事兒辦成了，咱們是朋友；辦不成，咱們就是寃家。」

「放心！放心！我一定給你辦成。」

「什麼時候見？」韓棠又釘上一句。

「明兒一大早，我親自送到你房裏來。」

「好！我等着；可別讓我空等。」

回到自己的房裏，大金牙和衣往床上一躺，壓根兒就把韓棠所給予的不愉快忘記了，腦子裏盡是愉快的事。

那兩個蒙古妞兒，那醇醇的美酒，那沉醉的滋味，齊寒梅的許諾……大金牙發現了一個道理：人生在世，想什麼就能得到什麼，並非絕對不可能。但是，必須有一個條件——那就是自己必須具備絕對的權力。

他一生中都不曾有過這種機會，現在，這種機會來了，他必須切實把握住；他自信絕對可以緊握不放。

他翻一個身，面向床裏，決心痛痛快快睡一覺，韓棠交代的事，管它娘，明早一見面，垮拉着臉，低聲下氣說幾句話，他姓韓的又能把我怎麼樣？哼！

手舒坦地伸出去，好像碰到了一樣東西。這樣東西似乎具有一股强烈的震撼力，震得他從床上跳了下來。因爲那正是他千方百計想要去偷的刀囊。

蔡非的刀囊怎麼會在我的床上？太奇怪了呀？

他立刻取火燃上了燈，細看，那的確是蔡非的刀囊，而且，囊中還揷着七把明幌幌的小刀。

這是怎麼回事？大金牙連連自問。對了！齊寒梅曾表示過，這算不了什麼難事，莫非是她替自己解決了這個難題？嗯！一定是她。

但她爲什麼要這樣作呢？難道她沒有想到這樣作等於是帮了韓棠的忙，而韓棠這個人值得如此相助嗎？

大金牙想了許多問題，但他只決定了一件事——立刻將刀囊送到韓棠那兒去，他手裏絕不能捏着一枚燙山芋。

千萬別碰上蔡非，不然，麻煩可就大了。

走道上沒人，大金牙看了個仔細，這才跨出房門，韓棠就住在隔壁，三步就到了門前，他在敲門的時候，頭上在不停地冒汗。心弦緊繃着幾乎快要斷了。

韓棠很快地開了門，大金牙一閃身走了進去。

「韓爺！東西偷到了，東西偷到了呀！」

韓棠顯然大感意外，他看看刀囊，又看看大金牙的神色，最後才去檢查囊中的刀，臉上開始浮現笑容。

「大金牙！你是怎麼得手的呀？」

「他開着窗戶睡，刀囊就掛在椅子背上，他大概料準了沒有人膽敢在太歲頭上動土，我偏要試試。韓爺！用的是毛賊手法——長竿釣大魚，你明白嗎？」

「你是說，用竹竿伸進窗去鈎出來的？」

「沒錯。就是用這種最平常的方法，蔡非大概沒想到。也許他在房門口佈下了陷阱，却沒有用上。」

「嗯！辦得好！大金牙！你說我該怎麼謝你？」

「用不着啦！韓爺！言謝就太見外啦！」

「好！以後咱們就是朋友，剛才的事，眞不好意思。」

「沒關係！韓爺！這點小事，我不會放在心上的。」

「好啦！」韓棠伸手在大金牙肩頭上拍拍。「去睡吧！就算蔡非發現之後將曹家老店鬧翻了天，也別理他。」

「我知道，不過，你可千萬不能對別人說啊！」

「說什麼？說刀囊是你偷的？我會那麼驢嗎？」

「不會，不會，韓爺當然不會呀！」

「好了，去睡吧！明兒一大早起來等着看好戲。」

嗯！好戲！大金牙回到房裏，躺在床上，還在想這個問題。江湖道上的好戲還不就是殺人，越貨！

大金牙很快就睡着了，他不會爲這個刀囊而緊張，風浪經過太多，這一點小事又算得了什麼。

× × ×

又是大晴天；塞外四月，晴天不算稀奇。可是在廟會期間，大夥兒對晴，都特別渴望，太陽也就成了寵物。

曹家老店的每一個客人都起得很早，唯獨一個人例外，那就是蔡非，他躺在那兒連身子都沒有翻一下。

昨晚，大金牙沒有將刀囊的事帶進夢中，但是一覺醒來，他又難免想起，他更想知道蔡非有什麼反應。

很可惜的是，蔡非睡得很沉，看樣子不到晌午起不了身；他壓根兒還不知道刀囊已經不翼而飛。

韓棠今天變得很神氣，他甚至跟大金牙見面連招呼都不打一個，哼！大金牙心裏在冷笑，燙山芋在你手裏，看你往那兒扔，捏着蔡非的刀囊就好像捏着一把自刎的刀。

在店堂裏進早餐的時候，大金牙遇上了練有方。他心裏不禁感到奇怪，這小子怎麼沒去蹓他的野馬呀？

「噯！小兄弟！沒去大草原蹓馬呀？」大金牙嚷着問。

「唉！別提啦！」練有方搖搖頭，聳聳肩，一副莫可奈何的神情。「再蹓下去，我一身骨頭都散啦！」

「照你這麼說，你是打算放棄囉？」

「放棄是肯定不會的，不過，今兒我得歇歇。」

「小兄弟！看樣子，你是存心到來奪綵頭的。」

「話可不能那麼說，不過，人總得有個目標。譬如說我吧，來塞外幹什麼呀？賽馬。賽馬就是爲了要奪綵呀！」

「對！對！小兄弟年紀很輕，說話倒很有豪氣。」

「你誇獎啦！對了！還沒請教你貴姓大名呢？」

「我姓柳，單名一個石字，眞是不成器得很。」

「柳石？是石頭的石呢？還是七八九十的十？」

「石頭的石，我這個名字很怪是不是？」

練有方將他面前的燒餅，茶搬到大金牙這張桌子上來，壓低了聲音說：「提起了你的名字使我想到一個人。」

「誰？」

「柳十郎！鼎鼎大名的神偷柳十郎。」

「哦？」大金牙想笑，却沒有笑出來。

「柳兄能不能帮我找到這個人？」

「你找他幹什麼？」

「我有一件事，一直都辦不成，如果找到這個人，那就不費吹灰之力了。」

「哦？什麼事呢？」

「對不起！這件事不能隨便對外人說。」

「小兄弟！這個柳十郎我認識。」

「眞的嗎？」

「小兄弟！我是不會騙你的，我眞的認識他。」

「他在那兒？」

「他在那兒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不在這裏。」

練有方白了他一眼，彷彿在說，你說的都是廢話嘛！

「不過，你的事情我也許可以帮點忙。」

「帮不上。」

「我說帮得上。」

練有方開始以一種很奇特的目光打量大金牙，彷彿在觀看一件稀奇古怪的東西。

看了半晌，他才說出一句話：「除非你會偷。」

「不會。」大金牙還不敢輕易揭底。

「如果你不會偷，你就絕對帮不上忙。」

「你需要偷什麼？」

「偷一樣很寶貴的東西。」

「你說說看，也許這件東西我可以用別的方法得到。」

「不行，除了偷，沒有別的方法。」

大金牙幾乎有點冒火了，也差點想承認自己就是那個神偷。但他畢竟還是克制了那股衝動，冷冷地說：「難怪你要騎那匹野馬參加大賽，因爲你是一個怪人。世界上的事情絕不可能只有一個辦法才可以完成。到一個地方去，不一定只有一條路，此路不通，可以走別的路呀！」

練有方輕鬆地笑了笑：「看你火成這副樣子。」

「我怎能不光火呢？因爲你實在太固執了呀！」

「好吧！我屈服，你說你帮得上忙？」

「是的。我自信可以作許多別人無法作的事，首先你要告訴我，你要柳十郎爲你去偷什麼？」

「去偷一條命；一條仇人的性命。」

大金牙差點要大笑，但他咬牙忍住。

「性命也可以偷得到，這倒眞是頭一次聽說。」

「這個人的性命除了偷之外別無他法，有人說過，就是閻王爺想要他的命，都沒有法子辦到。」

「哦？我倒很想知道這個人是誰。」

「蔡非。」

「蔡非？」

「嚇了你一跳嗎？」

「你剛才好像說過，他是你的仇人？」

「不錯。」

「什麼仇？」

「弒兄之仇。」

「嘿嘿！難怪你的行囊中藏着一件……」

大金牙突然發現自己說溜了嘴，想制止已經來不及了。

「我的行囊中藏着一件血衣，你爲什麼不說下去了呢？」

「嘿嘿！」大金牙只好報以乾笑。

「唉！我眞是太笨了，柳石不就是柳十嗎？你搜過我的行囊是嗎？你應該看得出我一無所有，沒什麼好偷的。」

「嘿嘿！」大金牙仍然只有乾笑的份兒。

「柳十郎！我總算找到你了，咱們來談談買賣吧！」

「首先我想知道你怎麼能證明他是你要找的仇家。」

「我當然知道。」

「這樣回答不够，必須給我憑據看。」

「有無憑據與你都無關，你只需要去偷就是了。」

「有區別。」

「有何區別？」

「無仇，索價高；有仇，索價就低。」

「你這個神偷好像還很講義氣。」

「盜也有道。」

「好個盜也有道，你儘管開價好了。」

「別忘了你是個身無長物的窮小子。」

「買馬的時候我很窮，買仇人的性命我就很富。」

「那我可就不客氣了，黃金百兩。」

「不貴。」

「成交了？」

「成交。絕不還價。」練有方說得斬釘截鐵。

「拿來。」大金牙伸出了他的手。

「全部？」

「一半，這是規矩，我從不破壞規矩。」

練有方二話都沒有說，就從腰中掏出了一個紅紙包，但他並沒有立刻交給大金牙，却先問道：「何時交貨？」

「你說。」

「立刻。」

「你在開玩笑，要不然，就是你在說外行話。」

「柳十郎！這就是『偷』與『殺』不同的地方，『殺』要等待機會，『偷』是隨時可下手。」

「爲什麼一定要立刻，難道等片刻都不行嗎？」

「柳十郎！我是僱主，按規矩你不應該問理由。」

「小練！我認爲你這一百兩黃金化得很寃枉。」

「爲什麼呢？」

「因爲蔡非現在是毫無防衛的能力，任何人都可以輕易取走他的性命。」

「柳十郎！我幾乎懷疑你是他的黨羽，故意引誘我前去送死。」

「眞的。」

「我不信。」

「我說出道理之後，你就會相信了。」

「說說看吧！」

「因爲他已經丟掉了刀囊，沒有刀囊的蔡非就好像是沒有脚的螃蟹。」

「我要大笑。」

「你該大笑，因爲你不需要化這一百兩黃金，也可以報得弒兄之仇。」

「我笑你幼稚，笑你的懵懂無知。」

「練有方，說出你的理由來聽聽。」

「你根本不知道蔡非的刀囊是從來不離身的。」

「即使從不離身，我也能偷到手。」

「當眞嗎？」練有方的臉上浮現喜悅的神采。

「絕不騙你。」

「其實你應該騙我，那樣你就可以白賺百兩黃金。」

「小練！說句良心話，你是個很可愛的年輕人，我不忍心欺騙你。」

「又是盜也有道？」

「也許吧！」

練有方將紅紙包放進了腰中，站了起來。

「那裏去？」大金牙一把拉住了他。

「去報仇呀！」

「坐下。」

練有方很聽話，果眞又坐了下來。

「你現在還不能去，坐坐多忍耐片刻又何妨？」

「柳十郎！你到底是怎麼回事啊？」

「我雖然偷到了蔡非的刀囊，却不敢相信這是眞的，我甚至懷疑這是蔡非在玩花樣引人入陷。在曹家老店中，還有別人想要蔡非的命，你何不讓別人走在前面？」

「誰？」

「韓棠。」

「哦！從外表看，他眞像是一個好人。」

「你也不像是一個趕來尋仇的人呀！」

練有方想了一想，才喃喃自語地說：「我是應該等。」

「絕對應該等，衝動的人都容易失敗。」

「柳十郎！我實在很佩服你，你似乎懂得很多。」

「因爲我偷了許多做人的道理和作事的經驗。」

練有方還想說什麼，却突然閉上了嘴，原來這個時候蔡非也到店堂裏來了。

大金牙非常注意蔡非的行動，但他並沒有看出任何異狀。刀囊丟失，蔡非不可能懵然無知，但他並無絲毫驚慌之色，這不是怪事嗎？

練有方壓低了嗓門說：「我猜你一定在吹牛。」

大金牙笑了笑道：「連我自己都有這種想法。」

「你是否吹牛，立刻就會分曉了。」

「你要一試嗎？」

「別人要試。」

「誰？」

「韓棠。」

韓棠正向店堂走來，當他經過蔡非身旁時，他的身子歪了一下，大金牙看得很清楚，韓棠的一隻手，碰觸到蔡非的腰部，這是一種手法。

大金牙立刻去觀察韓棠的反應；反應是明顯的驚訝。

韓棠在大金牙這副座頭上坐了下來。

「怎麼樣？」大金牙很輕，很輕地問。

「怎麼樣？我差點上了你的大當。」

「哦？」

「我看你是存心要我去送命，待會兒再找你算賬。」

「韓爺，你這樣說是不公平的，我……」

練有方似乎無意夾在他們中間，輕輕說了聲失陪，站起來走了。

「韓爺！」大金牙苦着臉說：「這……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嘛？」

「你還在裝迷糊？刀囊還在他身上，你明白嗎？」

「這……這……你沒有弄錯吧？」

「弄錯？」韓棠的眼內幾乎要冒火。「絕

不可能。」

「難道，他會有兩副刀囊嗎？」

「大金牙！這件事你要負責，如果我不謹愼一點，我就自找難堪了。」

「韓爺！你要我負責？你說，我該怎麼負責？」

「大金牙！你還得給我辦一件事。」

「哎呀！韓爺！你還要我辦什麼事，你就吩咐吧！」

「把那副刀囊拿去還給姓蔡的。」

「哦！」大金牙楞了一楞，才回答：「好吧！我偷偷送到他房裏去。」

「不！我的意思是當面送還給他。」

「韓爺！你就別拿我的性命開玩笑，好不好？」

「怕什麼？你就說你檢到的好啦！」

「人家不會信呀！刀囊原是掛在椅子背上的，難道會自己飛到我手裏來。韓爺！你不是逼我走死路嗎？」

「大金牙！」韓棠扳着臉說：「我難得跟你囉嗦，現在就去辦這件事，我要看看蔡非到底在玩什麼花樣。」

「現在就現在吧，東西在那裏呀？」

「在我房裏的衣櫃中，門沒有上鎖，趕快去拿。」

大金牙不是木頭人，也不是個小賊，但他在韓棠面前始終露出一副聽任擺佈的可憐相，想必有他的陰謀。

然而鋒芒畢露的韓棠卻像一點也未覺察。

大金牙離去之後，韓棠很仔細地注意蔡非；對方吃得很有勁，好像幾天沒有吃過東西似的。

過了一會兒，大金牙去而復回，手裏拿着那副刀囊。

他很機伶，一進店堂就大聲嚷嚷：「喂！這是那位丟的？喂！這是那位……？有主兒嗎？喂……」

終於，蔡非離座而起，一把扣住了大金牙的手腕。

「噯噯噯！你輕點行不行？擰痛我啦！」

「這是那裏來的？」蔡非沉聲發問。

「是我在後院中檢到的，是你丟的嗎？」

「不錯，」蔡非一把將刀囊奪了過去，然後冷冷地說：「多謝啦！」

韓棠目光銳利地在注意這件事情的發展。

結果却出乎他的意料，蔡非拿回刀囊之後，又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大吃大喝了；這似乎不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大金牙只得又回到座位上來了。

但是，緊接下去的一個變化却是任何人都沒有想到的；蔡非迅速地在他們的座頭上坐下，塡補了練有方的空位。

「這位老兄貴姓？」蔡非冲着韓棠問。

「幹什麼？」韓棠不客氣地翻起了白眼。

「問你姓什麼？」蔡非也不客氣了。

「我姓韓。」

「韓棠！對不對？我是久仰你的大名。」

「哦！」

「請問：你因何要偸去我的刀囊？」

「什麼？」韓棠一驚，是眞的一驚。

「不要裝糊塗。你昨夜趁我入睡，偸去了我的刀囊，剛才你故意身子一歪，在我腰上摸了一把，發現我的刀囊還在，於是你立刻教這位老兄把刀囊拿來還我，你這套把戲騙得了誰呀？嗯？」

韓棠很鎭定地問大金牙：「喂！你說說看，眞是這麼回事嗎？」

「我……我……」大金牙支支吾吾地回不出話來。

「姓韓的！用不着要他來掩飾，我看得出來，他在你面前是個可憐蟲，你教他怎麼樣他就得怎麼樣。」

「你老兄太自作聰明了。」韓棠很是沉得住氣。

「別打岔！我只問你一句話：你偸我的刀囊的目的何在？」

「對不起！我失陪了。」韓棠站起來就要走。

蔡非一伸手，顯然想抓住韓棠，當然，像韓棠這種人物不會沒有防備，身子一幌就閃了過去。

這一出手，是絕不可能中途停止的，蔡非騰身而起，全力前撲，不過，他的目的還是在「抓」。

韓棠現在却不是閃避了，一回身，右手全力推出，五指箕張，用的也是「抓」功，不過，他抓的却是對方的面門，若是被他一抓正着，那就會面目全非。

這一來，蔡非也開始施展硬手了，兩人的意氣之爭，立刻轉變成一場生死之鬥，當然，雙方也許都存了心。

「停手！停手呀！」大聲呼叫的是女掌櫃長喜。

她呼聲一起，人也趕到，剛好橫身在兩人之間。

「對不起！曹家老店就這麼點規矩，住店的客人不許打架。如果你們一定要打，就請你們立刻搬出去。」

措辭很客氣，語氣却非常强硬。

「女掌櫃！」韓棠說：「是他先動手打人的。」

「不錯，是我先動手的，但我只是想抓住他。」

「蔡爺！」長喜說：「抓人也是不可以的呀！」

「女掌櫃！我是在抓賊呀！」蔡非氣勢洶洶地說：「難道我抓賊都不可以嗎？妳倒說說看。」

「哦！」長喜雖然心頭早已有了底，仍難免楞了一楞。「你說他是賊？那麼，他偸了你什麼東西？」

「刀囊。」蔡非往桌上一指，那副刀囊還放在桌上。

長喜看看韓棠，韓棠一句話都沒有說。

大金牙走了過來，他似乎有心打圓場：「這位爺們！你要是這麼說，可就不對啦！這副刀囊是我在院子裏檢到的，我好心拿來問問大夥兒，看是誰丟的。你反說是這位韓爺偸去的，沒道理！你這個人實在沒道理呀！」

「大金牙！」蔡非氣咻咻地說：「你少在這裏耍嘴皮子！怎麼回事，我心頭可清楚，你站一邊去！」

「是！是！」大金牙好像對誰都怕，連忙站開了。

「蔡爺！」長喜似乎除了想緩和眼前的情勢之外，並沒有別的企圖。「東西在你這兒，也沒有什麼損失。再說，這位柳爺剛才說，東西是在院子裏檢到的，同住一家客棧，也是五百年前修來的緣份，何必嘔氣呢？」

「不！我一定要追問他偸我這個刀囊的目的何在？」

韓棠始終不開口，他甚至是不想爲自己辯白。

長喜瞟他一眼，他也沒有任何反應。

「蔡爺！」長喜有些在暗恨韓棠了，但她站在客棧主人的立場又不便把這股恨意表示出來，只得繼續爲他打圓場：「這捉賊要拿贓，你憑什麼硬指人家是賊呢？再說，店有店規，家有家法，曹家老店規矩是不許旅客打架滋事的。」

「女掌櫃！我住店，守店規，不許打架我就不動手，不過，請妳評個理，作個公道，這總可以吧？」

「好吧！」長喜不得不點頭了。「你要我怎麼評理？」

「問問他，爲什麼偸我這副刀囊？」

「韓爺！」長喜轉頭問道：「你總該開口了吧？」

「我還要說什麼？」韓棠冷冷地回答：「他是條瘋狗，一條亂咬人的瘋狗，我根本就懶得理他。」

「什麼！你罵人？」蔡非磨拳擦掌又想動手。

長喜一閃身，讓開了，冷冷地說：「二位！你們看着辦，如果一定要在咱們店裏吵鬧不休，妨害別人的安寧，那就對不住，兩個山字打疊，請出，我這個是說一不二的！了不起我不賺你們兩個人的房飯錢。」

長喜扭身走進了櫃枱，說也奇怪，韓棠和蔡非兩個人竟然各自回座，沒有再繼續纏鬧下去。

韓棠若無其事地叫了一碗麵條，蔡非那邊呢？還沒有等到韓棠叫的麵條上桌，就匆匆吃完早餐，走了。

「韓爺！」大金牙可敢開腔了：「你剛才怎麼一句話也不說呢？好多客人都瞧着你，好像你眞是個賊。」

「大金牙！你很聰明，你倒是替我合計合計看，姓蔡的要這一招是什麼意思，其實，他不必來這一手。」

「這……這我可就不明白啦！而且……而且……韓爺！你剛才一直不開口，我也不明白是什麼緣故。」

「如果你不明白，你就是一頭驢啦！」

「韓爺！我本來就够驢的，你說給我聽聽吧！」

「大金牙！其實，他並吃不準那刀囊是不是我偸的，我不開口，就是讓他知道，刀囊的確是我偸的。」

「那……那又有什麼意義呢？」

「大金牙！我是不想把你扯在裏面呀！」

「眞的麼？那我可就要千謝萬謝啦！」

「不過，冲着他剛才那兩句話，又好像對你的底細很清楚，這樣一來，可就瞞不住他啦！你還是要小心點。」

「韓爺！有件事我想來想去，還是不瞞你爲妙。」

「哦！什麼事？」

「說實在的，蔡非那副刀囊並不是我去偸的。」

「哦！不是你偸的？難道是另一個？」

「對啦！是另一個人。」

「是誰？」

「我也不知道呀！我回房的時候刀囊就在我床上。」

「噯！大金牙！你怎麼不早說呀？」

大金牙道：「韓爺！我想邀功呀！你又逼得我那麼緊……」

「別再提啦！」韓棠垂頭喪氣地說：「算我倒楣。」

「韓爺！說正格的，你當眞怕姓蔡的？」

韓棠似乎在想什麼心事，一時沒有回答。

「唉！」大金牙嘆了一口氣，自言自語地說：「其實，姓蔡的在道上惡名昭彰，誰不怕他？不過，據我看來，這個人並不可怕。」

「哦！」韓棠回過神來了。「你說他不可怕？」

「嗯！」

「爲什麼？」

「姓蔡的有勇無謀，有什麼了不起？」

「錯了。大金牙！你大錯而特錯。」

「錯了！就說今天這樁事情吧……」

「這正是他的謀略，狠狠的一條毒計。」

「哦！」大金牙翻着白眼。「韓爺！我可不明白。」

「你當然不明白，連我都不明白。」

「你也不明白？那你怎麼會知道是一條毒計？」

「哼！我對姓蔡的摸得很透，他不是一個飛揚浮躁的人，他剛剛的行爲活像一個草包。爲什麼？你說。」

「我說？」大金牙又摸頭搔腦了。「我不知道呀！」

「哼！他一定有什麼用意。也許不是作給我們看的，但我敢打賭他是在演戲，我一直猜想其中的道理……」

「想出來了嗎？」

「現在還沒有想到，不過，早晚我會想到的。」

「韓爺！憑良心說，你的人不錯，雖然你有時候對我兇了點，我還是情願跟你跑腿幹活兒。」說到這裏，大金牙左右一張望，然後壓低了聲音：「韓爺！有一個消息，我可不能不告訴你。」

「哦！什麼消息？」

「練有方。就是那個騎野馬的小伙子。」

「怎麼樣？」

「他是來尋仇的。剛才他親口對我這麼說的。」

「哦！仇家是誰？」

「蔡非！」

「他？」

「嗯！」

「現在仇家就在眼前，他爲什麼還不動手呢？」

「他說，蔡非太厲害，連閻王爺想要他的性命都恐怕辦不到。他說，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偸。」

「大金牙！」韓棠詫異地問：「你在說些什麼呀？」

「他說他願意化一百兩黃金，請我去偸蔡非的性命。」

「這……大金牙！這小子他明明是在耍你嘛！」

「不會吧！」

「不會？我說大金牙，姓練的小子是名門之後，一定身具過人武功，深仇大恨他自己不動手，反過來求你這個作賊的，這道理說得通嗎？」

「可是……可是他明明是這樣說的呀！」

「看來，這小子和姓蔡的一樣，也喜歡玩花招。」

「花招？」大金牙低頭呻吟，一副想不通的樣子。

「大金牙！」韓棠很嚴肅地說：「我可要跟你說句正格的，要嘛！你立刻撤腿走人，離開這藏龍臥虎的曹家老店；要嘛！你就乖乖地跟我聯成一氣。否則，你早晚總會出漏子，倒上個大楣。」

「韓爺！你倒說說看，我有那點不聽你的呀？」

「好！我問你，你這回跑到塞外來，到底是爲了什麼？可不許胡亂搪塞，我要聽實實在在的話。」

「韓爺！我說過多少遍啦！還不是想撈幾文。」

「當眞？」

「我要騙你，我就絕子絕孫絕八代。」

「大金牙！你雖然是幹的那一行，倒是個肝膽相照的朋友，你假使想撈兩文，我就讓你

多撈一點。」

「眞的嗎?韓爺!那我就先謝啦!」

「不過，你得好好爲我辦件事。」

大金牙成了有求必應的菩薩，連忙說：「韓爺，你儘管吩咐吧!」

「今兒個天快黑的時候，你到大草原去一趟。」

「幹什麼呀?」

「那時候有一個蒙古王公的車隊要到，你仔細地點算一下，有幾輛大車，幾匹馬，多少護衛……」

「韓爺!您放心，這麼點小事我還辦不成嗎?」

韓棠向大金牙打了個手勢，兩個人就這樣散了，韓棠出了大門，大金牙則回到後院。一過拱門，就見到了蔡非。大金牙絲毫不吃驚，似乎早在他意料之中。

「蔡爺!」大金牙還笑嘻嘻地打招呼。

「柳石!你的底我清楚得很。」蔡非的臉色很冷，話聲也很冷：「我要宰你就像宰一隻鷄。」

「蔡爺!你可是一點兒也沒有吹牛。」

「我問一句，你答一句，我可是要聽老實的。」

「當然，當然。」

「那副刀囊是誰偷去的?」

「不是我。」

「我知道不是你。」

「蔡爺您知道?」

「我當然知道，姓韓的要你來偷，你一直不敢下手——到底是誰偷的?」

「我也不知道。」

「當眞不知道?」

「蔡爺，我那敢騙你呀!」

「不過，這刀囊却是你交給姓韓的。」

「不錯。」

「那麼，你又是從那兒得到的呢?」

「我昨晚回房去睡覺的時候，刀囊在我床上。」

「柳十郎!我相信你說的是眞話，這件事除了你跟姓韓的之外，還有什麼人知道呢?」

大金牙心頭暗暗一動，他曾經向齊寒梅提過來呀!

可是，這件事怎麼能告訴蔡非呢?自己跟齊寒梅還有大計劃，倘若一說穿了豈不是就要砸鍋嗎?

「怎麼啦?柳十郎!你要我等多久呀?」

「嘿嘿!蔡爺，我這裏在細思細想呀!」

「只不過一天一夜的事，你就忘記了?」

「當然不會忘，」大金牙咧嘴一笑。「沒向別人提過，眞的，您想想這種事怎麼能隨便對別人說呀!」

「哦!」蔡非皺起了眉頭。「這不就怪了嗎?」

「是呀!」

「大金牙!姓韓的有沒有告訴你，他爲什麼一定要偷我的刀囊?」

「他說，他怕你，所以一定要偷走你的刀囊……」

「胡扯。」

「胡扯?不會吧?他可是說得正里正經的哩!」

「他根本就用不着怕我，你以爲姓韓的是好人?」

「哦?」大金牙瞪着雙眼，不敢隨便接碴兒。

「韓棠在武功上的根基不錯，拳掌刀劍都是第一流的，他會怕誰?再說，他跟我姓蔡的又沒有樑子。」

「蔡爺!你這麼說，他可不這麼說哩!」

「他怎麼說?」

「他說，他說，他跟你有血海深仇。」

「胡扯!這簡直是睜着眼睛說瞎話嘛!」

「這可就怪了!他說得斬釘截鐵的呀!」

「我跟誰有仇沒仇，自己還會不清楚?」

大金牙小心謹愼，絕不敢輕易接口。

「柳十郎!」

「蔡爺!」

「你的買賣怎麼樣?發了利市沒有?」

大金牙說：「不瞞你蔡爺，這曹家老店住的都是大爺，都是狠字號的，我敢動嗎?」

「柳十郎，你就是有機會動，也動不了多少?這麼着，你跟我辦點事，要化銷，儘管跟我伸手。」

「蔡爺，這……這眞是多不好意思!」

「沒那話，你替我辦事，就應拿我錢。」

「那我就謝啦，蔡爺你要我辦什麼事?」

「偷一樣東西。」

「我說蔡爺，怎麼這裏每個人都讓我去偷呢?」

「那是你的本行活兒呀!」

「好吧!您要我去偷什麼?」

「韓棠的身上帶着一封密函，放在那兒我可不知道，你得找機會去搜一搜。」

「這……?」

「吹!」蔡非塞了一塊金錠在大金牙手裏。「拿着，這是前金，辦妥了，還有後金，包管後金比前金還要多。」

蔡非說完掉頭走了，只留下大金牙在那兒發楞。

（未完）

奇招絕技

馬潤芝拳擊宮井

雲山・文

清代末葉，就已經有許多王公大臣喜歡練習太極拳，因這種拳術可以健身長壽。根本上王公大臣不必練習拳脚自衞，故此，太極拳盛極一時。雖然外家拳當中仍有白鶴，查拳以及迷踪藝三種，相當普遍，但以內家拳這方面說，太極拳却是特別出色的，後來淸廷覆滅，太極拳仍然盛極一時，在北京天津等地，有許多派拳擊的好手，到了晚年兼練太極，再又因爲機關公署的文員，或者外交官方面，都喜歡練習一些拳脚，練習太極拳的門人更多。

當時陸宗虞是第一流的外交官，不但他本人練習太極拳，而且在外交署創立太極拳班，聘請馬潤芝教授，至於馬潤芝乃是楊家太極拳最出色的好手，不過，他的外貌平庸，看來好像書生的模樣，普通人看不出他的本領。

那時有一個日本人叫做「宮井」，在北京設立一間柔道的武館，旨在宣傳，除了教柔道之外，還想中國人多多的學習，借着教授爲名，宣傳日本的厲害，雖然他在表面竭力說是「中日親善」，但在他的柔道武館之內，所發表的言論就另有一套，竭力把日本人的柔道身價抬高，同時指出中國的拳術徒擁虛名，並無實質，那是不堪一擊的。

不管他怎樣說，投身武館學習柔道的人，幾乎全是日本人，偶然有中國人到那裏學習，不過三幾個月就自動退出，宮井細心研究，知道中國人不肯學柔道的原因，就是懷疑柔道打不過中國拳，他認爲柔道確是有力量戰勝中國內家拳，以及外家拳的，故此他很不開心，由於陸宗虞是外交官，他是一間武術館的館長，兩人偶然見面，談及拳術，陸宗虞聽見他的言論，過份抬高柔道，還說中國的任何一派拳術遠遠的比不上它，他說這番話已經是存心挑戰，跟指導太極拳的馬潤芝談及此事，就向馬潤芝提出警告，叫他認眞小心，怎料馬潤芝聽了一笑置之。那時在外交公署中，由馬潤芝教授的職員，第一期高級太極訓練班畢業，馬潤芝在陸宗虞的面前提出一項建議，希望在那些高級訓練班的職員畢業時舉行盛會，表演太極拳，使嘉賓知道他們的體格滑强，且又能够自衞，提高政府機關各處職員想學太極的興趣。

陸宗虞欣然點頭，於是發帖通知他的朋友，希望各界人士參加高級太極拳訓練班的畢業典禮。

他的身份是外交官，不但在本國結識了許多朋友，就算外國方面也認識許多人，凡是外交大使，船務買辦，洋行經理，都在邀請之列，宮井也得到一張請帖。

宮井平時既然輕視太極拳，至於後輩學習這種拳術的人，更加不在他的眼內，本來不想參加，但因彼此都是有點地位的人，不能不賞臉，因此，親自前往參加盛會。當晚在北京外交署中，嘉賓云集，陸宗虞是大會主席，登台致辭，大意說是國宗

民必須重視健康，那個國家然後能够興盛，想達到强身自衞的目的，不妨學中國武功，能够達到强種健身却病延年的一種拳術，就是太極拳。說順了咀，他就根據歷史上所說的話去報道，認爲日本最盛行的柔道，仍是由太極拳變化出來的，明朝我們中國的武術家陳元斌曾經搭船到東京，在那裏經商，流傳到日本人手上，於去是，變成現時日本的柔道。

陸宗虞這樣說，雖有事實根據，但給日本的柔道武術館的館長聽了進耳，却立刻發生反感，過了一會，司儀的人登台宣佈秩序，邀請中外嘉賓自由演講，宮井認爲時機已到，就毅然登台演講，說出日本的柔道，歷史極爲悠久，學校也列入必修的課程，希望提倡武士道精神，日俄時期，根據紅十字會報告已死亡的人數當中，死於白刄的佔了十份之七，至於死在槍炮之下的俄國人只佔十份之三，可見貼身戰鬥之際，日本柔道佔盡上風。

宮井這番話說了出來，在座的嘉賓立刻傾向於他那一邊，可是，馬潤芝在座聽了，却很不滿，過了一會，便是謝詞，這個節目是由馬潤芝負責的，他致謝的時候，對於剛才宮井說過的話有所解釋，用事實反駁，在致謝詞中的大意說，陳元斌把中國的太極拳傳授到日本去，因此變成柔道，那是有根據的，因爲現在日本的柔道仍然恭奉陳元斌的神位稱做祖師，此外，東京亦有陳氏紀念堂，以及陳元斌的墳墓，那是鐵證，無可否認，宮井先生却認爲柔道是日本人首創，但又說不出何人所創，那就太過離譜了，至於太極拳與柔道的分界，那是很顯明，柔道注重外形，太極拳却不然，首先是講究健身，其次然後談到自衞，練習太極拳的人，有些人很是肥胖，但却能够打鬥，另外一些人骨瘦如柴，一年四季都沒有病，打起來有如生龍活虎，好像鋼條，宮井先生認爲練習太極拳的人，無法跟別人打鬥，遠比不上柔道，關於這點，我更加反感，聞說宮井先生是柔道的柔高手，我很願意站在表演立場和宮井先生研究一下，使賓客看了熱鬧些。

宮井所述，只是替柔道辯護，那時馬潤芝所說的一番話，就不止辯護這麼簡單了，還有意挑戰，根本上宮井就希望找機會把太極拳的高手打低，那時他聽到這番話，眉飛色舞，立刻欣然點頭，笑着提出建議，認爲稍停片刻，即可在外交署學員表演太極拳之後，加插一幕中日拳術的研究，未知馬潤芝先生是否同意。

馬潤芝認爲必勝，然後斗胆挑戰，負責人陸宗虞不必問過馬潤芝，也知道他有把握用太極拳擊倒柔道，故此，宮井先生剛剛提出中日拳賽的建議，他就立刻叫司儀的人宣佈，學員表演太極之後，滑加一項中日拳術友誼賽，作爲研究性質。

在場的賓客知道此事，非常興奮，不管是中國人抑或日本人，一致同意，希望滑加見識，開一開眼界。

事實上日本的柔道也是以柔制剛，跟太極拳的拳技相似，再者，太極拳從來沒有正式交手，如果眞的交手，是否使用太極拳的招式去接戰呢?如果眞的接戰，是否有把握打敗對方呢?這些問題，浮在每一個嘉賓的心上，故此，各方面都想看看這一場龍虎鬥。

各學員表演太極拳之後，輪到馬潤芝和宮井登台了，兩人分別登台之際，都有人鼓掌替他們捧場，當然是中國人捧馬潤芝，日本人捧宮井的，跟着公正人就宣佈兩人交手。當時馬潤芝垂手而立，並無架式，站在表演台的一角，而且笑着對宮井說，任由他進攻。

宮井在表演台的另一角，見他的態度如此輕鬆，更加憤激，剛剛動手就飛撲過去，雙手握住馬潤芝左手，想把他一拖，然後轉身使馬潤芝整個人由頭上飛過去，很沉重的跌了一交，殊不料馬潤芝雖然雙手下垂，實在是太極拳的「起式」，仍是有變化的，他突然覺得左手給對方握着，便整個軀體往下一沉，而且稍爲轉側，施展太極拳的一招「進步搬攔捶」，向對方肋骨打去，宮井雙手握住對方的左手時，不提防對方整個身體往下一沉，更不提防對方就此轉過半邊馬步，然後發招，因爲他兩隻手用來握住馬潤芝的左手，兩邊肋骨空虛，對方在非常近的距離進馬發拳，無可挽救，吃了這一拳，立刻狂叫一聲，倒在地上，雙手掩着左邊腰骨，看來肋骨受傷了，台下一陣喧嘩，所有人都稱讚馬潤芝的太極果然有用，一招獲勝，馬潤芝先向觀衆鞠躬，然後走向宮井那邊，把他扶起來。

宮井面目無光，勉强點頭，便即轉身離去，盡量走得穩定一點，使別人看不出他受了傷。發生此事之後，北京所有人都知道太極拳除了健身長壽之外，還可發招打擊强敵，學習它的人更多了。

三期完俠義

南宮吟雲・文
盧令・圖

毒龍帮（上）

毒龍攪風雨　武林驚刦殺

暗藍的夜空，
的朦朧月色。
時間子夜——
以險稱最的西嶽蓮華峯頂，這時像幽靈般出現幾條行踪譎秘的人影。
是五個人，每個人的頭上都罩着一隻黑布頭套，僅露出兩粒精芒如電的眸子，身上穿着一件極爲寬大的黑袍，根本分不出他們是男是女，是肥是瘦。
他們見面，誰也沒有開口說話，只各人攤開手掌，亮出一塊色澤如墨，作長方型，上面孖影着兩支交叉銀劍的牌子。
互驗過證物，即圍在一起，席地而坐。
片刻沉默後，其中一人低聲唸道：
「義劍護江湖，」
依次接上。
「行仁總不虛。」
「烏雲掩皓月。」
「風過現蟾蜍。」
最後一人重複一句：
「風過現蟾蜍。」
聲音低得僅他們五個人可糢糊聽清。
再次對過連絡暗語，其中一人探懷取出一封密函，互驗過封口火漆，才將密函封口撕了開來。
「朔日子正，襲黃家堡。」
函內僅寥寥八個字，而且字跡潦草，幾難辨認。
密函看完，却揑在掌中，一搓一揚，頓化成一片紙粉，隨風散去，不落絲毫痕跡。
他們經過半個多時辰的討論，似已獲致結果。
但因山高風勁，加以他們將說話的聲音壓得極低，內容爲何，自非局外人所知了。
幽靈般的來，鬼魅般的去，這五個人的行動，確够詭譎隱秘了，然而……
在相隔他們坐處數丈的一塊巨石後面，却有雙灼灼的目光，正嚴密地注視着他們的一切舉動。

× ×

這已是朔日後的第七天。
仍然是子夜。
朦朧的月色。
暗藍的夜空。
地點却是在太白山麓，飛龍堡的大廳之中了。
大廳中，燈火輝煌，人影幢幢。
飛龍堡是「毒龍帮」的總壇所在地。
也是「毒龍帮」帮主「紫髯叟」尹豪的司令台。
到場的都是「毒龍帮」的精英，除了帮主外，還有兩大護法，六大壇主，十八位香主，以及由鄰近各舵趕來的十數位正副舵主，眞是濟濟一堂，羣雄畢集。
廳中的氣氛，顯得無比的沉悶，每個人的臉上，都流露出內心的不安。
顯然地，這是「毒龍帮」一次極不尋常的集會。
帮主尹豪輕輕咳了一聲，兩道毒蛇般的目光環掃了一瞥，然後沉聲道：「諸位，老夫相信在座的每一位都有這種感覺，『毒龍帮』未組成前，咱們在江湖上行道，因爲無門無派，

人單勢孤，也受盡那班自詡爲名門正派的欺凌，而走告無門，只有忍氣吞聲……」
略歇，語聲激動的又道：「老夫也曾迭受他們的歧視和欺凌，正因身受其苦，才猛然醒悟，只有團結，才是力量，這便是老夫創組『毒龍帮』的宗旨。如今，咱們『毒龍帮』的勢力，已伸入長江上下游，而且，幾個過去氣燄不可一世，專找藉口欺壓咱們的門派，已在咱們雷霆萬鈞的襲擊下冰消瓦解，這固然洩去咱們不少積忿，但咱們絕不能以此爲滿足，因爲，咱們『毒龍帮』的終極目的，是欲席捲武林，君臨武林，使整個武林，全都在咱們的腳下顫抖……」
這番激昂，而且極具煽動性的話，頓時掃盡了在座每個人臉上的陰霾。
他稍爲歇了口氣，臉上的神色也剎時變得陰沉可怖，連說話的語氣也變得陰森森地道：「可是，咱們『毒龍帮』最近却遭受到自創帮以來最大挫折，襲擊黃家堡的行動不但澈底失敗，而且執行這次行動的兩舵高手，以及數十名幹練兄弟，竟均被人張網以待，無一生還，這是證明咱們內部已發生了問題，毋論如何，得查個水落石出不可！」
這番話，却又使在座之人面面相覷，臉上剛散去的陰霾，重又凝聚攏來。
「帮主，這一切都是屬下的錯誤，致貽誤戎機，如說咱們內部有敵人的奸細，屬下的嫌疑也最重，請帮主按帮規，予屬下以應得之處分吧。」
一個豐神俊朗，身着白綢長衫的中年人緩緩站了起來，面色凝重的說。
「哈哈哈，」尹豪突然大笑道：「呂護法，你『毒手書生』呂無極的惡名，在一般自命俠義道的心目中，是萬惡不赦的，假如你有問題，則咱們『毒龍帮』就沒有一個値得信賴的人了！不錯，偷襲黃家堡的計劃是你主持的，但經過老夫的核准，而且那計劃的內容老夫曾詳細披閱過，可說是天衣無縫，應該是萬無一失，怎會料到有內奸洩密，如說你應負責任，老夫也難辭其咎……」
「帮主，」呂無極神色極爲嚴肅地道：「不管爲何，屬下應負責任，否則，帮主以後何以馭人！」
尹豪確爲呂無極這番話感到猶豫了，沉吟了好大一會，才斷然地說道：「好！暫時摘去護法之職，不過，還得戴罪立功，以便將功折罪！」
呂無極躬身道：「謝帮主慈悲。」
「本帮決不容有奸細混入，」尹豪疾言厲色的道：「無極，這件事，老夫就交給你辦，無論如何，要把洩密的賊子查出來，老夫非讓他遍歷『分筋錯骨』，『蛇齧搜魂』的苦楚不可！」
「帮主，」呂無極低聲道：「屬下已是戴罪解職之人，何況屬下本身也有嫌疑，這恐怕不大合適。」
「無極，這不要緊的，」尹豪和顏悅色地道：「帮中弟兄都很瞭解你，况且這件事是老夫交你處理的……」
說着，自左手無名指上，脫下一隻非金非玉的斑指，親手爲呂無極套在手指上，又說道：「這斑指是老夫的信物，就算你是代表老夫好了！」
呂無極又躬身道：「承帮主如此推心置腹，屬下敢不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尹豪似是突然想起某件事情，目光一掠，「咦」了一聲道：「滕香主怎未參加今夜的會議？」
呂無極道：「是屬下派他出去了。」
尹豪沒有再追問下去，却嘆口氣道：「滕香主確是位難得的人才，爲了昌隆帮運，經常不辭辛勞地在外奔波，搜集敵人的情報，實在厥功至偉！咱們襲擊黃家堡的前兩天，滕香主曾在華山蓮華峯頂，發現五個行踪詭秘的武林人物聚會，他兼程趕回來，稟告老夫，只因老夫一時疏忽，並未在意，致有黃家堡之失，如今回想起來，老夫感到萬分慚愧，也感到非常難過！」
大廳中一片默然。
良久。
尹豪又道：「以後凡有行動，諸位應多多警惕，以免重蹈覆轍！」
集會結束了，廳中羣豪，個個心懷鬼胎散去，但其中却有一個人在心裏竊竊冷笑。

× ×

飛龍堡佔地極廣，堡中樓閣連雲，極盡富麗堂皇之能事，即使那些凉亭水榭，假山荷池，也莫不匠心獨運，設計得極爲雅緻。
帮主「紫髯叟」尹豪的書房，便是建築在荷池的中央，型式如亭如閣，美奐美輪，門額上題着「引風軒」三個素草金字。
時際深秋，荷池中雖盡是些枯根敗葉，但活水源頭，水清魚現，憑窗觀魚，倒也別具情調。
這時天尙未明，但引風軒兩壁的矮花格子窗，都已高高支起。
裏面是間小廳，佈置得樸實無華，幾盞琉璃角燈的光綫，柔和得使人如在夢境。
靠窗擺着一張半圓型的桌子，桌上擺着幾色很精緻的菜餚，這時帮主「紫髯叟」尹豪和他的心腹智囊「毒手書生」呂無極，正在憑窗對望。
「無極，」尹豪雙目凝視着杯中的碧綠佳釀，緩緩地說：「你可聽說過『三絕神君』東門梟其人？」
「哦，屬下雖未見過，對他的底細却很清楚。」
「噢？說說看，他是怎樣的一個人？」
「據屬下所知，東門梟一直稱霸關外，從未踏入關內一步。他武功奇高，尤以『無風指』，『天魔掌』，和一百零八根飛魚刺，合稱三絕，在關外，從未遇過敵手，性情雖然褊窄，心眼兒倒還率直，否則，長白派老早就解體了……」
「嗯，你對他倒是知道得很清楚，評語也很中肯。」
「帮主怎會突然提及此人？」
「因爲他找上老夫的麻煩了。」
「噢？」
「因爲他近年來突發雄心，想圖霸中原，因此覬覦本帮的勢力，意欲來個鵲巢鳩佔！」尹豪的兩道濃眉揚了揚，冷冷地說道：「目前，他向老夫下書邀鬥，而且擺明的說『勝者主帮，敗者臣服』……」
「帮主已答應他了？」
「老夫能示怯嗎！」
「日期和地點呢？」
「小陽春日，仰天坪。」
「帮主有必勝把握？」
「沒有。」
「帮主不會沒有企圖吧？」
「無極，老夫的心事是瞞不過你的。」尹豪笑道：「老實說，老夫很欣賞東門梟這個人，很想將他羅致到『毒龍帮』來，你七竅玲瓏，不會沒有主意吧？」
呂無極目注窗外夜空，沉思少頃，突然面現喜色，在桌上輕輕拍了一掌，自語道：「有了，非如此不足震懾他，也非如此不足以攏絡他！」
尹豪急道：「老弟，到底想到了甚麼好主

豈？看你那副得意忘形的樣子。」

尹豪突然稱呼呂無極「老弟」，這對尹豪而言，在幫中是從無前例的，呂無極的內心，也不禁震動了一下。

於是他將想得的主意，指天劃地的詳細爲尹豪說了一遍。

尹豪聽聽不住點頭，臉上也極自然的流露出由衷的讚佩，但呂無極說完他的計劃，尹豪卻出人意外的搖搖頭道：「這不大妥當，老夫雖寄身草莽，卻不願以譎詐算計人，何況老夫還想將他收歸已用！」

「幫主的坦蕩胸懷，屬下萬分敬服。」呂無極正色道：「不過，自古成大事者，恆不拘小節，況這並無損幫主的清名令譽！」

「好！且讓老夫仔細致慮致慮。」尹豪含笑舉杯道：「天已微曦，該憩息了。」

× ×

風清。

月白。

露重。

夜寒。

華山落雁峯旁的仰天坪，這時卻有個軀幹修偉，身着古銅色長袍的紫髯老人，正背負着雙手，欣賞月夜的山色烟嵐？他，正是來赴「三絕神君」東門梟約會的「紫髯叟」尹豪。

驀地——

遠處傳來一聲厲嘯，響徹羣山。

尹豪久候東門梟不至，心裏本已有點焦急，這時聽到厲嘯，知係東門梟所發，意在炫露內功，想先聲奪人，於是，他神色間愈見從容，而且信口朗吟道：「仰天坪仰視，鏡天無一毫，泰華與秋色，氣勢兩相高！」

吟聲甫歇，忽聽身後有人桀桀笑道：「好個『泰華與秋色，氣勢兩相高。』尹幫主雖是竄改前人名句，但和咱們今夜的約會，倒頗切題呢！」

尹豪微笑着轉過身去，目光一抬，見丈許處站着一個身材頎長的中年人，也正自目光烱烱，向他仔細打量。

四目交投，中年人含笑抱拳道：「尊駕可就是名震江湖的『毒龍幫』尹幫主？」

尹豪也抱拳笑道：「老夫尹豪。閣下想必是『三絕神君』東門梟東門兄了？」

東門梟道：「正是在下，在下因事牽纏，致晚到一步，有勞尹幫主久候，不當之處，就此謝過。」

尹豪正色道：「不！是老夫久欽東門兄俠名，渴恩早瞻豐采，太性急了點，所以來早了些兒。」

「多蒙抬愛，盛情心領。」東門梟面色倏沉，頓如籠上一層秋霧，聲音也冷得像自冰窖子裏吹出來的寒風，陰惻惻地道：「尹幫主按時赴約，想已同意了在下要求？」

尹豪仍是笑意盎然地道：「東門兄既然看得起尹某，而且劃出道來了，老夫不同意行嗎？嗯？」

東門梟臉上的肌肉跳動了一下，冷聲道：「尹幫主既然如此豪爽，在下也不能太小家子氣，現在咱們增加一項口頭約定，東門梟如敗，任憑尹幫主處置，即使斧鉞加身，也絕不皺一下眉頭！」

尹豪笑道：「東門兄言重了，咱們只是切磋武學，可並無一天二地之恨！三江四海之仇啊，假如老夫眞能僥倖贏得一招半式，只希望東門兄能答應屈就敝幫副幫主一職，老夫就心滿意足了。」

畧頓又道：「久聞東門兄以『無風指』，『天魔掌』和一百零八根飛魚刺威震關外，使老夫好生景慕，東門兄是否有意逐一賜敎？」

東門梟陰惻惻地道：「傳言嘗多失實，尹幫主可別上當。再說，一招一式的打下去，沒個千兒八百招的，恐難分出勝負，也實在乏味得很……」

尹豪心中一陣波動，暗自忖道：「呂無極果眞料事如神，而且，看透了這小子的五臟六腑了！」

於是便按照呂無極所授錦囊妙計，逐步試探。

「東門兄是想較量較量暗青子？」

東門梟突然縱聲笑道：「在下本有這個意思，經尹幫主這一點明，在下倒不好意思佔這個便宜了。」

尹豪哈哈笑道：「東門兄千萬不要介意，這非老夫故意使詐，其實物競天擇，優勝劣敗，是極自然的道理，東門兄既有意一較暗青子，老夫不甘菲薄，一定捨命奉陪，同時也可借這機會，一開眼界！」

「不行！」東門梟的語氣斬釘截鐵，毫無廻旋餘地：「在下希望勝得光明磊落，輸得心服口服！」

尹豪頓時感到一陣內疚，臉上熱辣辣的發燒，好在是在夜晚，雖然月色甚朗，但兩下相距丈外，不易爲對方所覺察。

其實，他此時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而已。

「東門兄確是條光明磊落的漢子，使老夫好生敬佩。」他違心地道：「近年來，老夫也暗下苦功，練得一種不成氣候的玩意，想向東門兄請領敎益。」

東門梟道：「久聞尹幫主的量天尺和紫雲梭，稱爲武林雙絕，不知尹幫主賜敎的是那一種呢？」

尹豪笑道：「東門兄猜錯了，老夫說的是『流霞指』，一種失傳百年的武學，東門兄是方家，不會拒絕吧？」

東門梟楞住了，他想不通尹豪的用意何在，因爲尹豪偏偏挑選較量「指」功，況且「流霞指」這名詞也很陌生，莫非……莫非有詐？

他心念電轉間，尹豪已在笑着道：「東門兄怎不說話，莫非認爲老夫不屑你這位大方家賜敎？」

東門梟暗忖：「較量的功夫既已由你指定，我就決定較量的方法，這樣倒看你這老狐狸如何使詐。」

主意既決，便慨然道：「尹幫主既決定以較量指上功夫，來決定勝負誰屬，在下自然同意，不過……」

「東門兄還有甚麼意見？」

「在下建議就以三指定輸贏！」

尹豪佯作一愕，說道：「噢？何謂三指定輸贏？」

「咱們面對面相距十步，各承受對方三指，以胸前各穴爲限，以沒倒地者爲勝方，尹幫主以爲如何？」

尹豪道：「這樣很好！老夫就先接東門兄三指。」

「不！這樣太不公平，咱們應該是同時出手。」

尹豪處處表示大方，東門梟也步步進入陷阱。

兩人背靠背站好，東門梟道：「咱們各前行五步，即轉身發指。」

尹豪輕輕地「嗯」了一聲。

一步，兩步……五步。

兩人同時轉身發指。東門梟練的「無風指」，自然無聲無息，想不到尹豪點出去的三指，竟也如出一轍。

東門梟的「無風指」，是他三絕中最霸道的一種絕學，發指時不止無聲無息，使人防不勝防，其强勁的指鋒，足能洞穿二寸厚的堅韌

木板，十步距離，威力雖已減少許多，但也絕非人的血肉之軀所能承受。

然而——

尹豪結結實實的挨了三指，僅只皺了皺眉，臉上流露出一絲痛苦之色，卻挺立如故，並未倒下。

而東門梟只承受尹豪一指，臉上卻是一片駭異神色，手指着尹豪道：「你，你……」聲音逐漸微弱，未說出下文，人已委頓不堪的倒了下去。

這種結果，本就是尹豪的預謀，不值得驚奇，然而當預期的結果擺在他的眼前，他卻反而楞住了。

良久——

尹豪終於長長地噓了口氣，走過去將昏迷不省的東門梟，抗在肩上，迅即的離開了仰天坪。

× ×

天方破曉，一輛豪華馬車，駛進了華陰縣城。

車把式是個濃眉巨目，滿臉絡腮鬍子的中年漢子。

蹄聲得得，車聲轔轔，響在這座古城寧靜早晨的街道上，顯得分外的刺耳。

馬車終於停在一家店名「悅來」的客棧門口。

客棧的大門雖仍緊閤着，但一班須要早行的商旅，業已起來整裝盥洗。

車把式跳下馬車，揑緊拳頭在大門上重重擂了三下，裏面的伙計已大聲應道：「嗬，來啦來啦！」

大門，呀的開了，一個中年店伙，攔門而立。

車把式豎起大拇指，往馬車一指，低聲吩咐店伙記道：「車上有病人，最好能騰出整間跨院。」

伙計也翹起大拇指，也壓低聲音道：「東跨院正好空着，小的先去準備茶水，並給幫主張羅吃的……」

「很好。記住，不要太張揚！」

東跨院是個獨立的院子，裏面有三個相連的房間。

東門梟仍然知覺未復，卻是由尹豪和車把式兩人連扶帶抱的攙進了東跨院，安置在左側房間內。

「崔虎，你去外面瞧着，不准任何人進這院子！」尹豪望着橫躺榻上的東門梟，愼重其事的吩咐車把式。

「三絕神君」東門梟雙目微閤，神態安詳，似在熟睡的。

尹豪得意地笑了笑，隨即取出一顆烏光發亮，大如鴿卵的鐵質圓球，並迅速地爲東門梟解開了胸衣，只見他左乳上方約一寸六分處的「膺窗穴」上，有針尖般大一個小紅點，色澤很淡，如非注意，很不易發覺，尹豪便將烏黑圓球輕按在小紅點上。

約莫經過盞茶光景，尹豪方始拿起圓球，凝眸一看，見上面緊吸着一根比髮還細的黑煞絲。

尹豪將圓球收入囊中，因恐東門梟體內沾有餘毒，便餵了他一顆丸藥，並順手點了「黑甜穴」。

這裏一切就緒，尹豪才回到自己的房間，先脫去古銅色長袍，露出裏面毫光耀眼的天蠶絲馬甲。

天蠶絲馬甲爲武林一寶，能禦鋒利的刀劍，難怪尹豪有恃無恐，硬受東門梟三指凌厲的的「無風指」了！

午刻，東門梟才悠悠醒轉過來，尹豪卻靜靜的守候在他的身傍。

「東門兄，好睡啊！」

東門梟虎地坐了起來，迷惑地道：「咱們這是在甚麼地方？」

「華陰縣城內的悅來客棧，」尹豪臉上有着一絲喜悅的歉意，低聲道：「老夫指上功力尙淺，一時無法控制，唐突之處，還請東門兄多多包涵！」

東門梟臉色陰晴不定，顯然他內心正起着劇烈的衝突。

尹豪並不打擾他的思維，只靜靜的坐着等待事情的變化。

良久，良久——

東門梟雙眉一挑，自榻上一躍而下，抱拳長揖道：「屬下東門梟，參見幫主，自今以後，願獻身『毒龍幫』，恪守幫規，服膺幫主諭示！」

尹豪也忙站了起來，相對一揖，笑道：「『毒龍幫』能邀得東門兄參加，前途正未可限量！」

隨即大聲叫道：「崔虎。」

崔虎應聲而入，躬身稟道：「幫主有何諭命？」

尹豪含笑道：「快參見副幫主！」

崔虎向東門梟深深一揖道：「崔虎參見副幫主。」

東門梟欠身還禮道：「不敢！崔兄請不必多禮。」

尹豪哈哈笑道：「崔虎，趕緊套車，咱們今天得趕回飛龍堡，大大的慶祝一番！」

× × ×

終南山的午心谷中，有一片很大的莊院，雖然這莊院內的房子很古老，每一戶人家都是男耕女織，機杼相聞，完全一派農村景象，但無論男女老幼，每個人的身手，都顯得異常矯捷。

原來這片莊院，是終南派的重地——歸農莊。

凡是住在這農莊的，都是終南派門下的弟子，所以，無分男女老幼，都有一身很好的武功。

這天，歸農莊的氣氛。顯然較平日有點異樣。

不止田裏看不到工作的人，連從無間斷的機杼聲，今天也破例的停頓了。

因爲今天自晨至午，陸陸續續的來了很多陌生的客人，莊中的男女，都各派有職司；部份負責接待賓客事宜，但大部份的人都被暗中派遣出去，担任明樁暗卡，以防敵人的偷襲。

終南派負責籌備這次俠義的集會，確是盡了全力，表面上，歸農莊中一片詳和，其實是外弛內緊，暗中如臨大敵。

參加這次集會的俠義道人物，雖是有二十餘人，但都在西北武林道上極負時譽。

午刻，由終南派掌門人「神杖翁」駱君甫設宴洗塵，筵席間，談到「毒龍幫」的膨脹勢力，和瘋狂殺戮行爲，每個人的臉上，都流露出誓滅此朝食的堅毅神色。

宴會散後，畧事休息，而進入會議大廳。

成馬蹄型的議事席，都坐滿了人，也許是心情沉重的關係，所以每個人的神色，都顯得很嚴肅。

會議開始後，先由身爲地主的終南派掌門人駱君甫致詞，他大畧的說明當今西北武林道的形勢，和「毒龍幫」如同失去人性的瘋狂殺戮行爲，並舉出了幾位俠義道被殺戮的事實，最後結論是：在「毒龍幫」的恐怖壓力下，俠義道如再不團結起來，將會被逐一消滅，或迫使臣服……

這番雖話雖然極爲沉痛，但也極具煽動力量。

當時卽有很多人附和，將俠義道的力量集中起來，以組織對組織，和「毒龍帮」週旋到底。

「日月雙環」葉帆，陳詞更是慷慨激昂，他呼籲捐棄門戶之見，獨善其身的做法，只是給予「毒龍帮」蠶食的機會，他並大聲疾呼，毀家保家，拚命保命！

在場之人，雖然大多不齒葉帆的過去，但對他這慷慨陳詞，卻報以熱烈掌聲。

會議自午未初開始，一直延續到戌正，提出的意見很多，卻始終無法達成協議。

不能達成協議的原因很簡單，因爲參加這次集會之人，十之八九都是一方之雄，名位之爭，是個解不開的死結！

會議終於沒結果的結束了，滿懷希望來參加會議的人，也一個一個的悄悄離去了，歸農山莊又回復了它往日的平靜。

× × ×

「三絕神君」東門梟就任「毒龍帮」副帮主的當天，飛龍堡內懸燈結綵，大張筵席。

晚間，帮主尹豪又在引風軒歡宴新任副帮主，奉命作陪的有暫被摘去護法之職的「毒手書生」呂無極，另一位護法「九頭獅子」倪通，以及內三壇外三壇的六位壇主，他們是——

「奪命金丸」甄鶚，內三壇掌黃旗。

「黑豹子」高嵐，內三壇掌紅旗。

「搜魂手」賈奉忱，內三壇掌藍旗。

「桃花娘子」季嫣嫣，外三壇掌紫旗。

「火鴿子」邵雲亭，外三壇掌綠旗。

「赤練蛇」白彪，外三壇掌黑旗。

席間，尹豪先將東門梟在關外的囂張跋扈行爲，大加稱讚一番後，話鋒一轉，便談到「毒龍帮」的成就。

正當他談到興高彩烈之際，一位中年壯漢掀簾而入，先一一行了參見之禮，然後走到尹豪身側，躬着腰低聲道：「稟帮主，七號信鴿捎回了機密。」

「噢！」尹豪目光一亮，側過頭去：「機密呢？」

中年壯漢雙手呈上一根兩頭經過蠟封的小竹管，尹豪接過，微用力一捏，竹管破裂，裏面有個小紙團。

他攤開紙團，略一過目，便縱聲笑道：「這眞是天奪其魄！哈………」

笑了一會，見全桌之人都滿目迷惘的望着他，才得意洋洋地說道：「這七號信鴿，是老夫在那班自命俠義道的中間，所埋下的一枚棊子，因此，他們的一舉一動，老夫都能瞭如指掌……」

東門梟道：「帮主雄才大略，睿智天聰，屬下能追附驥尾，確是萬千榮幸！」

東門梟萬丈雄心，深藏不露，這一記馬屁，雖未必使尹豪暈暈忽忽，卻也極爲受用，笑道：「三國時，劉備得到孔明的輔佐，說是『如魚得水』，老夫能得東門兄的合作，又何獨不然！嗯！哈哈哈！」

笑聲一收，隨卽舉杯道：「來！大家爲咱們『毒龍帮』的絢爛前途乾一杯！」

大家乾杯後，尹豪的話題卻突然轉到漢中府的「一劍堡」。

七號信鴿捎回來的機密，內容如何？大家本很關切，但尹豪既不再提，誰也不敢多問。

「東門兄，」尹豪握着空杯，以一種挑撥式的語氣向東門梟道：「你可曾聽說過『一字劍』曹昇其人？」

東門梟淡淡一笑道：「屬下在關外時，曾聽人提及，此人劍術超羣，一趟『一字劍』法所向無敵，只是關山迢迢，無緣見識，嘗引以爲憾！」

尹豪冷冷一笑道：「此人原是武當派的俗家弟子，因行爲失檢，被逐出門牆，後來從一個怪人處，剽竊到一套並不完整的『一字劍』法，因而聲名雀起，且嘗自詡爲『武林第一劍』，而將住處命名『一劍堡』，儼然爲西北劍派領袖，對一班無門無派，在綠林中討生活的朋友，極爲仇視，其實戳穿了，他只是披着一件僞裝俠義道的外衣，骨子裏卻幹着獨行盜的勾當……」

「噢！帮主雄才大略，爲草莽朋友主張正義，」東門梟別具用心地道：「臥榻之側，怎會容忍這種僞君子鼾睡呢？」

尹豪道：「老夫早就有意淸側，只因有所顧忌，所以遲遲沒有採取行動。」

「哦？帮主有什麼顧忌？」

尹豪笑笑道：「因爲一劍堡的勢力很雄厚，雖不能和本帮相提並論，但欲想消滅它，卻也頗費週章。再說，本帮也正在大事擴張階段，老夫一人也無法兼顧，所以……」

東門梟已明白尹豪心意，不待他話完，便接口道：「帮主，屬下多蒙厚愛，無尺寸之功，卽昇以副帮主高位，這雖是帮主的慈悲，但屬下總覺捫心難安……」

尹豪仰天笑，道：「東門兄是否有意一展雄才？」

東門梟說道：「屬下確是想向帮主討令，如不能踏平一劍堡，卽從此埋名隱姓，退出江湖！」

尹豪哈哈笑道：「壯哉斯言！」

隨向一旁侍候的漢子道：「取大觥來，老夫要好好敬副帮主三大觥！」

尹豪敬過三大觥酒後，又顯得很懇切的向東門梟問道：「東門兄大概對一劍堡的勢力尙不甚瞭解吧？」

東門梟點點頭道：「正是。」

「嗯，知己知彼，才能百戰不殆！無極對一劍堡的情形最瞭解了。」尹豪轉向呂無極道：「無極，你好好協助副帮主，希望不要使老夫失望！」

呂無極狀至恭謹的道：「屬下戴罪之身，承帮主慈悲，不加重責，敢不竭誠効命！」

尹豪頷首道：「望你好自爲之，能够將功折罪。」

東門梟這時向呂無極抱拳道：「以後務請呂兄多多指教！」

呂無極離座躬身道：「屬下隨時聽候副座差遣！」

散席之後，東門梟又將呂無極邀至他的住處。

那是掩映在翠林中的一座精舍，東門梟雖無女眷，但尹豪仍然派了幾名極標緻的年輕使女，供他使喚。

兩人在客堂落座後，卽有使女獻上香茗。

東門梟看似不太用心機，其實城府很深，他知道呂無極剛被摘去護法職位，便想加以攏絡，所以處處表現得很謙虛。

當然，他在對付一劍堡這件任務上，更希望能表現得有聲有色，以贏取帮中弟兄的尊敬，所以，對一劍堡的一切，詢問得非常詳細，而呂無極也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於是這位「毒龍帮」的副帮主，便有了個瓦解一劍堡的腹案。

× × ×

褒城一曰褒中，因縣在褒谷之中而得名。

晉王朝曾將褒中改爲苞中，後魏時且一度於此置褒中郡，直到唐貞觀三年，才定名爲褒城縣，相沿迄今。

褒斜道，是由漢中通往蜀中的一條棧道，因爲這條棧道的南口曰褒，北口曰斜，所以總稱褒斜。

褒斜谷長四百餘里，是梁州到長安的必經

孔道。

褒城縣的縣城不大，而且地瘠民貧。

近日來，褒城的幾家客棧，生意突然鼎盛起來，幾大批往蜀中的布商，都在這座山谷小城歇脚。

一劍堡就在這褒城縣北的箕山山麓，站在北門城樓遙眺，便可很淸楚的看到一大片雖不巍峨，但卻異常堅固的房舍。

堡主「一字劍」曹昇，年約五十許，生的疏眉朗目，面如冠玉，頷下一撮短鬚，根根見肉，確稱得上是位美男子，只是他那一臉冷漠，使人有難以親近之感。

這日凌晨，曹昇尙留戀在第七妾的溫柔鄉中，一個眉言目語的俏麗婢女，輕輕推開房門走了進來。

「什麼人？」曹昇在西紗帳裏，冷冷地喝問道。

「爺，是婢子桃花。」

「………」

「爺，杜總管有很緊急的事求見。」

「人呢？」

「在大廳。」

「………」

婢女桃花深知這位主人的脾氣，在他早餐時，卽使發生天大的事情，也很難使他很快的離開餐桌。

於是，她又輕輕帶關房門，退了出來。

房內，卻爆發出一串淫蕩的笑聲……

總管杜同，是個四十剛出頭的麻面漢子，所以得了個「滿天星」的綽號。

杜同在大廳裏來回不停地踱着，臉上一副萬分焦急的樣子。

「總管，」婢女桃花噘着咀道：「婢子可是代你稟報了，不過堡主現正在……」

「早餐？」

桃花「噗噗」聲笑道：「原來總管也知道了……」

杜同不待桃花話完，已匆匆離開了大廳。

這時，卻有一長列篷車，浩浩蕩蕩向一劍堡而來。

車上載着大綑小綑的布匹，也儎滿了人。

篷車到了一劍堡門前的廣場，車上的人都跳下車來，而且每個人也結紮停當，腰中懸着一根黑黝黝的噴筒，懷中抱着一柄雪亮的鬼頭刀。

一劍堡方面，也由總管杜同召集了幾名武師，和數十名門下弟子，排列在廣場中等候。

布商方面是個身材頎長的中年人爲首，他身穿一件天藍色絲質夾袍，福字履，臉上神色極爲冷峻。

「尊駕可是一劍堡總管杜同？」中年人指着「滿天星」杜同冷冷地問。

「不錯，在下正是杜同。」杜同皮笑肉不笑地道：「朋友一大早來勢洶洶，不知有何貴幹？」

「嘿！想會會名傾西北武林的一劍堡曹堡主。」

「噢？請恕在下眼拙，還沒有請教朋友你尊姓大名呢？」

「東門梟。」

杜同心裏暗驚，麻臉卻仍是皮笑肉不笑地連聲「噢噢」道：「久仰久仰，原來是威震關外的『三絕神君』東門大俠……」

「現在已是毒龍帮的副帮主！」

杜同臉色忽變，冷笑道：「想不到威震關外的『三絕神君』，竟然投靠毒龍帮，助紂爲虐！」

東門梟雙目中寒芒一閃，眉宇間突然罩上一股殺氣，冷哼一聲道：「杜同，你敢再對本座出言不遜，嘿，本座就要讓你嚐嚐『蛇啖搜魂』的滋味！」

站在杜同右側的，是個斷眉鼠目的乾癟老者，桀桀笑道：「老夫久聞毒龍帮高手如雲，很想見識見識，是否名符其實？」

這話簡直是對毒龍帮高手的一種蔑視，登時惱了隨東門梟來的一羣高手，皆怒形於色。

「赤練蛇」白彪，是毒龍帮外三壇的黑旗壇壇主，在內外六位壇主中，以他的年紀最輕，僅三十左右，但性子也最暴燥，聞言怒喝道：「老狗！滾出來，白老子就讓你見識一下，看是否名實相符！」

乾癟老者——「鬼叟」于均，面色深沉的走了出來，冷聲道：「小子，你知道你是站在什麼地方說話？」

白彪閃身而出，冷笑道：「區區一座一劍堡，頃刻間便要被老子們踏爲平地！」

「鬼叟」于均冷冷地道：「知道就好，小子，你今天是死定了！」

長劍展處，劃出一道耀眼銀虹，向白彪刺去。

白彪閃身橫飄數尺，就這瞬間的工夫，他已滌下圍在腰間的盤蝟軟劍。

盤蝟劍長二尺七寸，寬僅兩指，色作暗藍，是武林中有名的一柄毒劍。

「鬼叟」于均兩支斷眉一皺，冷聲道：「小子，你那可是盤蝟劍？」

白彪扣指一彈劍葉，冷笑道：「不錯，看不出你這老狗還有點見識。」

「小子，你知『毒娘子』是什麼淵源？」

白彪陰惻惻地道：「老狗，別攀交情了。『毒娘子』算個什麼東西！你方才攻了白老子一劍，現在也接白老子一劍試試！」

右腕微抖，一柄軟搭搭的軟劍，突然挺得筆直，一招「分花拂柳」，軟劍帶起一片藍光，以快得目不暇接的速度，分襲于均左右雙肩，和胸前數處大穴。

一劍堡隱有兩個江湖高手，都是兩手沾滿血腥的人物，名雖爲堡中武師，其實曹昇敬如上賓。

「鬼叟」于均，卽是其中之一，另一個吳大勇，綽號「插翅豹」，過去江湖上也是獨來獨往的巨盜，因爲積案纍纍，不止官府偵騎四出，欲緝他歸案，就是一班俠義道，也視他如仇讎，江湖雖大，幾無他容身之所，這才投奔到一劍堡來託庇養晦。

「赤練蛇」白彪雖然劍毒招譎，但「鬼叟」于均也是武林中的一等高手，尤其是一身小巧功夫，滑溜得像泥鰍，兩人搭上手，就是二十個回合，誰也沒有佔到絲毫上風。

「插翅豹」吳大勇見于均久戰白彪不下，探手腰間，取下一支熟銅鬼手，喝道：「那位下場陪吳某玩幾招？」

東門梟冷哼一聲，這時一個瘦骨嶙峋的中年漢子，轉向東門梟躬身道：「屬下請令，門門這個姓吳的！」

東門梟頷首道：「邵壇主千萬留神姓吳的那支鬼手，裏面藏有九九八十一支豹尾毒針其毒無比。」

請令下場的是毒龍帮外三壇的綠旗壇壇主——「火鴿子」邵雲亭，聞言道：「謝謝副帮主的指點。」

話完，迎向「插翅豹」吳大勇走去。

吳大勇大聲道：「小子，亮兵刃吧！」

邵雲亭冷冷一笑，取出一支金桿烏毫閻王筆，不再答話，身形一晃，一筆向吳大勇咽喉點去。

起手就走中宮進招，這是種輕敵的打法，吳大勇冷哼一聲，身子微側，熟銅鬼手猛向閻王筆砸去。

邵雲亭一縮手中閻王筆，身形一繞，又到

了吳大勇的正面，閻王筆一抬，仍然是踏中宮進招，直點對方咽喉。

這一來，吳大勇只被逗得火冒三千丈，熟銅鬼手猛往上一崩，怒喝道：「小子，拿命來吧！」

趁着邵雲亭撤招收筆的瞬間，鬼手直指對方前胸，左手拇指一壓機簧，只聽「嗤嗤」之聲不絕，一蓬暗藍色光華，罩遍了邵雲亭前胸所有穴道，端的歹毒已極！

邵雲亭呵呵笑道：「只怕未必！」

閻王筆護胸一攪，只見面盆大一片暗藍光華，登時收成一點，原來數十根豹尾毒針，都緊緊沾在閻王筆的烏毫上。

吳大勇一見豹尾毒針不能收功，更是怒不可遏，熟銅鬼手一掄道：「吳老子今天跟你拚了！」

一招「鬼手抓魂」熟銅鬼手斜劈而去。

邵雲亭朗聲一笑，往斜刺裏縱開，吳大勇正欲追踪而上，驀聽一聲大喝道：「住手！」

聲音雖然不宏量，但似有無上權威，吳大勇已鐵青着臉，提着熟銅鬼手歸入原來位置，連正打得難解難分的于均和白彪一對，也都停止了搶攻，各歸原位。

東門梟抬目望去，見一個修眉朗目，態度飄逸的中年人正站在大門外的石堦上，雙目中寒光如電，神色極為冷峻。

他本就是眼高於頂，態度傲慢之人，怎受得對方那種冷峻神色，當下冷哼一聲，明知來的是一劍堡堡主「一字劍」曹昇，却故意向站在身旁的內三壇紅旗壇壇主「黑豹子」高嵐大聲問道：「高壇主，那個大吼『住手』的傢伙，是何許人物？」

高嵐是認識「一字劍」曹昇的，這時却迎合着道：「陌生得很，看氣派好像不凡，可能是他們一劍堡的堡主。」

「一字劍」曹昇已緩步走下台堦，鐵青着臉戟指東門梟獰聲道：「東門梟，在關外由得你耀武揚威，一劍堡可不容你撒野！」

東門梟冷笑道：「噢？聽你的口氣，倒像是一劍堡的堡主…………」

曹昇怒喝道：「東門梟，你敢再調坎曹某，哼！曹某就要你濺血五步，橫屍當場！」

東門梟陰森森地，笑道：「姓曹的，別發狠，老子今天就是來掏你龜窩子！」

突然手一揚，大聲喝道：「上！」

於是，展開了一場慘絕人寰的混戰，也拉開了血洗一劍堡的序幕。

「三絕神君」東門梟半生稱霸關外，經過的打鬥，不下百次，都是憑藉着他的三種絕學——「無風指」，「天魔掌」和一百零八根飛魚刺取勝，其中僅有一次曾使用兵刃——鐵骨摺扇，那是對長白派掌門人「雪叟」勞一塵時，對方譏他不會使用兵刃，其實，東門梟在鐵骨摺扇上的造詣，並不遜於他成名的三種絕學，只是他不常使用，所以被人忽畧了。

「一字劍」曹昇雖是自詡為「武林第一劍」，但始終未為各劍派所反對，亦足見其在劍道的造詣，決非信口雌黃，無因而發。

所以，東門梟雖是眼高於頂，對曹昇却是懷着戒愼恐懼的心理，一點也不敢大意，竟然撤出了輕易不用的鐵骨摺扇。

兩人搭上手便對拆了五六十招，東門梟的鐵骨摺扇時闔時張，以詭譎取勝，而曹昇的青鋼長劍夭矯活潑，却以輕靈見長，誰也未曾佔到絲毫上風。

其餘三對，「黑豹子」高嵐和一劍堡總管「滿天星」杜同，也成了僵局，高嵐的三股托天义雖然尺寸長，份量重，使動起來虎虎生風，威力驚人，但杜同的一柄劍也非易與，趁虛搗隙，決捷無倫。

「赤練蛇」白彪和「鬼叟」于均，「火鴿子」邵雲亭和「插翅豹」吳大勇也勢均力敵，一時很難分出勝負。

但東門梟帶來的百名壯漢，都是「火神隊」的勇士，不但個個武功高強，而且也是使用火器的好手，一劍堡的數十名堡中弟子雖也受過嚴格訓練，間或也曾得到堡主曹昇的指點，但究難和火神隊勇士頡頏，所以一劍堡中弟子開始便落了下風，不到半個時辰，已是死傷纍纍。

眼看數十名堡中弟子前仆後繼，陷於浴血苦鬥，堡內突地响起一棒鑼音，幾名武師又率領着數十名堡中弟子衝了出來，加入戰鬥。

一劍堡中弟子驟得這批生力軍之助，士氣一振，尤其是幾名武師，更如虎入羊羣，眨眼間，火神隊勇士已被刺倒十幾個。

「火鴿子」邵雲亭眼見戰況逆轉，由自己一手訓練的火神隊勇士慘被殺戮，心裏又氣又急，就這心神微分之際，幾乎傷在吳大勇的熟銅鬼手之下。

高手過招，一着落了下風，便很不容易扳回平局，邵雲亭和吳大勇的武功，本就只在伯仲之間，邵雲亭驟失先機，便感處處受制，幸而——

東門梟適時撮口一聲厲嘯，這正是使用火器的訊號，神火隊勇士一手以鬼頭刀對敵，另一手取下腰間噴筒，啞簧連聲响處，一蓬蓬碧綠火燄，只燒得堡中弟子皮焦肉綻，慘嚎不絕，連那幾個武師，也未能倖免。

「一字劍」曹昇眼見堡中弟子被燒慘狀，已是急怒攻心，厲喝道：「好一羣狠毒的匪帮，曹老子和你們拚了！」

喝聲中，青鋼長劍突地劃個半弧，自不能出劍的方位迅速無倫地刺出一劍，突見劍尖上精芒暴漲，猛刺東門梟腰腹和側背。

這一劍確是陰狠凌厲，東門梟也不禁駭然色變，逼得猛施一個懶驢打滾，才逃過被腰斬之厄！

懶驢打滾是武林人最不屑使用的下流招式，東門梟為了保命，雖逃過腰斬之厄，但仍被劍尖在左腰部位劃破一道寸許長血口，登時血流如注。

曹昇殺機已起，豈容東門梟逃出劍下，笑聲中，劍勢更如奔雷激電，向東門梟跟踪追殺過去。

東門梟躲過險惡的一招，已緩過一口氣來，人已一個鯉魚打挺，彈身而起，悄沒聲息地一指向曹昇點去。

曹昇深知東門梟「無風指」的厲害，横劍一擋，只聽「噹」的一聲，震得劍葉顫動不停，足見「無風指」勁力之强。

東門梟受創後，更激發兇性，右手鐵骨摺扇大開大闔，更配合着左手的「天魔掌」和「無風指」着着搶攻，雖然創處血流如注，疼痛難當，但他却能硬咬牙齦忍受。

「黑豹子」高嵐久戰「滿天星」杜同不下，而且又見副帮主腰部受傷，心裏異常焦急，於是暗中做了個行險求勝的決定。

這時，杜同正好劍走輕靈，從一個意想不到的角度刺來一劍，高嵐却借着這個機會，故意顯出張惶失措的樣子，疾退七八尺，但他却趁機將一支火龍鏢暗藏掌心，俟杜同迫近不足五尺，才振腕發鏢，接着大聲喝道：「姓杜的，看鏢！」

由於兩下距離太近，火龍鏢出手即至，待杜同警覺應變，為時已晚，只聽「轟隆」一聲巨响，杜同已被炸得血肉橫飛，慘不忍覩！

火龍鏢是種極霸道的暗器，以碎鋼為體，內中塡滿强烈炸藥，鏢的尖端，裝有點火機鈕，一經碰撞，立即引爆炸藥，端的惡毒之極！

杜同之死，却使場中起一劇烈變化：曹昇和于均，吳大勇都驚愕的逼退對手，走向杜同血肉糢糊的殘破屍體，東門梟却面含殘酷笑意地做了個手勢。

曹昇面色鐵青，牙齒咬得「格支」作响，望着東門梟恨聲不絕地道：「東門梟，一劍堡與你們毒龍帮何恨何仇？竟用出這種卑鄙惡毒的手段！」

東門梟嘿嘿冷笑道：「問得好，毒龍帮和一劍堡並無仇恨，只因一劍堡成了毒龍帮的絆脚石，非踢掉不可！閣下該明白原因了吧。」

曹昇冷哼聲道：「毒龍帮算甚麼東西，也想稱尊武林？哼！有一劍堡在，你們就不用想趁心如願！」

東門梟桀桀笑道：「閣下說的很對，所以一劍堡非消滅不可！」

曹昇怒極狂笑，道：「東門梟，你好狂妄啊！」

東門梟冷冷地道：「閣下已是籠中鳥，釜中魚……」

目光一掃，這時已有半數神火隊勇士，都將神火噴筒指着曹昇、于均和吳大勇三人，只要有所舉動，數十支神火噴筒噴出的烈火，眞能將他們燒成焦炭。

曹昇當然也看到了，心裏閃電般轉念：只欲能將他們為首的幾個人纏住，就不怕他們的火攻了，然後再設法先脫身……

想到這裏，突然身形一閃，猛向東門梟撲去。

于均和吳大勇因未得到堡主的暗示，起步較遲，登時被數十蓬强烈火燄包沒，幾聲慘嚎過去，便聲息杳然。

曹昇見狀，已是胆裂魂飛，不過，他也是個城府極深之人，片刻的失神，很快便鎮定下來，面上罩着一層寒霜，手中劍向東門梟一指，獰聲道：「東門梟，你過去稱霸關外，應該是條鐵錚錚的漢子，現在曹某向你單獨搦戰，拳、掌、兵刃，任由你挑選…………」

人，沒有個不喜奉承的，東門梟自難例外，何況曹昇是當着東門梟的屬下指名挑戰，東門梟再鬼、再精，這個台可坍不起啊。

何況，他已在曹昇劍下受創，也很想扳回這個面子，畧加思忖，便冷冷地道：「很好！閣下的劍法已領教過了，果然盛名無虛，東門某人想向閣下討教幾招掌法，不知閣下是否願意賜教？」

曹昇心裏暗笑，口中却道：「曹某無不奉陪！」

天魔掌法是東門梟「三絕」中之一絕，可說出色當行，他相信能在百招內將對方敗在掌下，一洩適才被劍所傷之仇恨。登時欺身向前，一掌向曹昇劈去。

東門梟雖是隨意劈出一掌，但掌式虛幻空靈，玄奧莫測，足見並非浪得虛名。

曹昇雖是因劍成名，但拳、掌、指、脚功夫，亦均曾涉獵，且確曾下過一番苦功，不過因劍的成就，被掩去了光芒而已。

他深知東門梟的「天魔掌」法，是以幻變詭譎見長，他自然無法比擬，再說，他心裏也另有打算，所以採用平實的打法，每一招，不管是攻敵，或破招，都是沉沉穩穩的，先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然後再計其他。

東門梟繞着曹昇飛旋，幢幢掌影，交織成一張巨網，曹昇似是被罩在網中的一條魚。

以拙破巧，曹昇的這種平實打法，倒眞有效，東門梟雖使盡絕招却仍未佔到絲毫便宜。掌來掌往，轉眼已對拆五十餘招，東門梟雖未佔到上風，但他臉上却綻出了一絲得色。

原來曹昇每掌都貫注了內力，掌風激盪數尺之遠，逼得東門梟不敢欺近，但這種打法，也最耗精力，所以幾十招下來，已感內力無以為繼，不但掌風已由强轉弱，而且鬢角和鼻樑，都已冒出了汗珠。

東門梟暗忖：大概只需一掌硬拚，他不死也得重傷，便可洗刷方才一劍之恥了！

思忖間，又是十餘招過去，曹昇似是越來越不濟了？

東門梟臉上突然露出一絲獰厲之色。

驀地，東門梟掌式一變，脚踩弓箭步，暗地運足內力，一個雙撞掌猛向曹昇胸前撞去。

曹昇似是猝不及防，「啊喲」一聲，也運集全力迎去，兩股掌力相遇，發出「砰」的一聲巨响，曹昇的身子，宛如斷了綫的風箏般，被擂得凌空飛起，越過站在東門梟身後的白彪和邵雲亭的頭頂，翻翻滾滾，向三四丈以外落去，尚好落在一道矮牆外面。

東門梟嘿嘿一笑，突然覺出情形不對，向「火鴿子」邵雲亭「赤練蛇」白彪急急吩咐道：「兩位帶着所有弟兄血洗一劍堡！」

又轉向「黑豹子」高嵐道：「曹昇有詐，高壇主請隨本座來。」

話完，已縱身而起，向那道矮牆上落去。牆外是一道丈許寬的淺溪，淸流潺潺，對岸是一片稠密的黑松林，那裏還有「一字劍」曹昇的影子。

東門梟只氣得吹鬍子瞪眼，恨聲不絕地道：「好個狡猾的老匹夫，我倒不相信你眞能扔下家小一走了事。」

這時，那邊傳來一聲聲凄厲的慘嚎聲。只見烈燄交織，幾十個被困的武師和堡中弟子，在數十支噴筒的强烈火燄下，全被活活燒死，無一倖免。

奇怪的是，堡門外鬧坍了天，而堡內却靜寂如死域，沒有一絲動靜。

邵雲亭和白彪分率着八九十名弟兄進入幽內，竟然不見一個人影，不禁感到異常納悶，於是着人稟告副帮主。

東門梟絕不相信一劍堡內已空無一人，他推斷可能有地窖或複壁一類的建築，人都躲藏在那些地方，便吩咐搜尋時，應該特別仔細。

可是方出東門梟意料之外，經過個多時辰的搜查，竟是毫無所獲。

東門梟兇睛一轉，向「火鴿子」邵雲亭道：「燒！將一劍堡夷為平地！本座就不相信他們眞會土遁。」

片刻後，一劍堡偌大一片房舍，已是烈燄冲天，火蛇亂竄…………

× × ×

秋日，天高氣爽。

臨潼二俠莊的二位莊主，正在謝塵軒吹奏「天風引」降魔之曲。

二俠莊的二位莊主是一雙孿生兄弟，複姓公孫，年約五旬，一般面白長髯，身材頎長，相貌酷肖，惟一能分別的是老大的左耳輪，長着一顆殷紅的朱砂痣。

大莊主單名一個棠字，綽號「鐵笛子」，二莊主名棣，人稱「玉簫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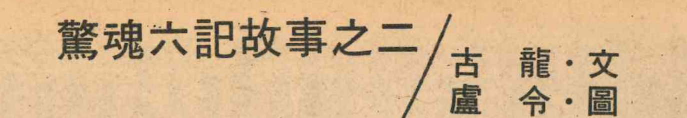
簫笛相和；簫音婉約，如一泓淸淺溪流，予人一種平和的感覺；但笛音激亢，似施威狂飈，摧房拔樹，天地變色。

一曲既罷，猶自餘音廻盪，久久不絕。

這時，一個三十許漢子走進軒中，躬身道：「稟莊主，外面有個文士裝束，自稱姓褚的年輕人求見。」

「鐵笛子」公孫棠望了乃弟一眼，連聲道：「快請！就說老夫兄弟在謝塵軒佇候！」

報事漢子離去後，公孫棠沉聲道：「老二，『珠璣秀士』褚明年紀輕輕的，不但文武兼資，聰明過人，尤其他那種任勞任怨精神，在他那年齡來說，確是難能可貴！」（未完）



吸血蛾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崔北海日夜受盡吸血蛾的困擾，食不安寢，不特在書齋中發現吸血蛾的踪跡，在愛妻的身上也發現吸血蛾，使得他疑竇叢生地，以為妻子便是蛾精化身，竟然不敢再與妻子同房，那晚，他在書齋中設下陷阱，用七條粗大燈蕊燃着火，取去燈罩，把燈盞置放在盛滿水的浴盤上，他希望這羣吸血蛾也和普通的飛蛾般，見火即撲，縱不被火燒死，但被灼傷翅膀，而跌落水中，便足置牠死命，果然，如他所料，大羣吸血蛾跌在水中，但出乎他意料的是有隻特大飛蛾正在拯救同伴，那蛾的一雙複眼有人眼般大小——

滿天皆魔影　一夕數驚魂

這雙複眼比其他的吸血蛾更紅，紅得就像是鮮血在火焰中燃燒，瑰麗而奪目！說不出的恐怖，說不出的迷人！

崔北海的目光一與這雙複眼接觸，亦不禁感覺恐怖。

這份恐怖的感覺卻很快就被另一種感覺取代。

是一種說不出的感覺，就連崔北海也不知道那到底是一種怎樣的感覺。

他只覺得自己的魂魄似乎正在離開自己的軀殼，神智已逐漸昏沉。

他的劍本已準備出手，可是這下子，他的手不覺已自鬆開。

劍已舉起了半尺，他的手一鬆，劍鋒就落下，落在他的小腿上。

是劍脊，並不是劍鋒，他的小腿雖沒有傷在這一劍之下，森冷的劍氣已如冰針刺入他的小腿，刺入他小腿骨髓的神經。

他打了一個寒噤，猛然清醒過來！

——是那雙眼在作怪！

他立時驚覺那是什麼回事。

——牠非獨會吸血，還會吸走我的魂魄，我一定要堅定自己的意志，絕對不能夠再給牠那雙眼迷惑。

他這樣告訴自己，雙眼雖然又與那隻吸血蛾的一雙複眼對望，意志却已如鐵石般堅定，神經亦已如鋼絲般堅韌！

練劍的人大都會同時練心。

他並不例外。

劍已又緊握在他的手中，他的目光剎那亦變的劍一樣銳利！

那隻奇大的吸血蛾彷彿亦覺察崔北海已經清醒，自己的眼睛已經不能再對崔北海發生作用，血光閃亮的那一雙複眼忽變的黯淡。

牠突然振翅，「霎」一下，疾轉向窗口那邊。

莫非牠亦已知道危險，準備飛走了？

也就在這刹那，崔北海人已從床上飛起！

「嗆」一聲，七星絕命劍抖的筆直，人劍合一化成一道飛虹，飛擊那吸血蛾！

劍鋒未到，凌厲的劍氣已激盪！

嗤嗤的兩條火蕊劍風中熄滅！

整個書齋一暗，一聲與人一樣的驚呼突然响起！

絕不是崔北海的聲音。

聲音尖而嬌，竟然是女人的聲音！

那來的女人？

書齋中就只有崔北海一個人，男人。

這女人的聲音竟就是從那隻奇大的吸血蛾的口中發出來！

崔北海一驚一怔，劍仍然刺出！

這一劍刺出，本就是有去無回之勢！

驚呼聲一起，那隻奇大的吸血蛾就魔鬼般通透，魔鬼般向窗口飛逝，魔鬼般消失！

崔北海一劍刺在虛無之中！

他的人却落在浴盤的邊緣之上！

火光照亮了他的人也照亮了他的劍！

劍尖上赫然閃着血光！

崔北海將劍移近眼前細看。

的確是血，豆大的一點鮮紅的鮮血正染點劍尖！

崔北海以指蘸血！

血竟仍有微溫！

那來的鮮血？

劍雖然刺入虛無之中，却也是那隻吸血蛾還未消失之前所在之處！

這一劍莫非已刺中那隻吸血蛾？這點血莫非就是那隻吸血蛾體內的血液？

蛾血怎會是紅色？蛾血又怎會溫暖？

莫非那隻吸血蛾眞的是一隻蛾精？一隻蛾妖？

那要是事實，必然是一隻女妖精！

方才牠發出的那一聲豈非就是女人的聲音？

崔北海站在浴盤的邊緣上，瞪着手指上的血，一面的驚恐之色。

指上的血已冷，崔北海體內的血亦開始發冷！

他無意低頭望一眼，心更寒，血更冷，冷得已像要冰結。

一盤的傷蛾，碧玉般舖滿了水面，魚鱗般起伏，正在垂死扎掙。

那種呻吟一樣的奇怪聲响已更強烈。

觸目驚心，入耳同樣恐怖。

崔北海幾乎已懷疑自己是置身地獄之內。

他的目光一轉，忽落在窗前的地上。

又是一滴血！

崔北海深深的吸了一口氣，身形又飛起，穿窗而出！

窗外有風，天上有月。

月明風裊。

崔北海越窗落地之時，月却正隱入雲中。

庭院隨而變的陰沉起來，溫暖的春風也彷彿變的森冷。

近窗的地上因為照着書齋內透出來的亮光，仍可以看得清楚。

地上也有一滴血。

崔北海那一劍刺的倒不輕。

那隻蛾妖精雖然魔鬼般隱沒，在牠的傷口滴下來的血液却暴露了牠的行踪。

追着地上的血漬也許就能够找到牠藏身的地方。

崔北海却已不能望的更遠。

月已完全隱入了雲中，庭院由陰沉轉成黑暗。

他突然回身躍入房中。

房中有燈火，他準備取過燈火才追下去。

身形一落下，他整個人就怔在那裏。浴盤仍然在盆中，銅缽上的火蕊也仍然在燃燒，盤附近地上的那些傷蛾却已一隻都不見。

盤內鋪滿了水面的吸血蛾亦已完全消失。

牠們已負傷，不能再展翅飛翔，怎能够離開？

崔北海一個箭步竄到木盤旁邊，瞪大了眼睛，往盤裏望去！

火蕊雖然熄滅了四條，還有三條在燃燒，仍照的光亮。

他看的非常清楚。

一隻蛾的確都已沒有，一盤的清水却變成了血水！

那些吸血蛾莫非就是化成血水？

崔北海一劍探入血水之中。

劍還未進入血水之中，那一盤血水經已完全幻滅。

幻滅的只是血，不是水。

盤中仍載滿了水，清水。

崔北海那一劍那裏還再探得下去。

他突然回顧窗前那邊。

那邊的地上本來有一滴鮮血，可是現在彷彿滲入地下，已完全消失。

他驚顧自己的手，他曾以手指蘸血，還感覺得到那點血的微溫，可是他那隻手指之上，現在那裏還有血？

這難道是幻覺？

這難道是魔血？

崔北海不知。

這種事連他都難以相信，却又不能不相信。

連他都難以相信的事情，說出來又有誰會相信？

他苦笑，也只有苦笑。

× × ×

三月十一日。晨。

東風又吹，落花如雨。

崔北海沒有站立在落花中。

他站立在迴廊上。

落花也有被東風吹入廊中，他却再沒有去接。

他怕落花上又伏着吸血蛾，當他接在手中時，又刺他的手，吸他的血。

他是在望着那些落花，心中却全無傷春之意。

甚麼感覺都沒有。

他的目光呆滯，心也已有些痳木。

恐懼、失眠，一連十天在這種情形之下，他還能够支持得住，沒有變成瘋子，已經是很難得的了。

他也沒有發覺易竹君的走來。

易竹君同樣也意料不到這個時候竟會在這條迴廊碰上崔北海，這條迴廊已遠離書齋。

這條迴廊曲曲折折，崔北海不是站立在當中，也沒有發出任何聲響。

她發覺崔北海時，已經來不及閃避的了。

一瞥見崔北海，她的面上就露出驚懼之色，那身子一縮，竟眞的企圖閃避。

只可惜崔北海雖然沒有看見她，走的那麼近，她的脚步聲已够响亮，已足以將崔北海驚醒。

崔北海緩緩回頭，呆滯的目光落在易竹君的身上，突然一凝，瞳孔同時暴縮。

「蛾……」

崔北海一個蛾字出口，話聲便中斷！

易竹君今天是穿了一襲翠綠的衣裳，翠綠如碧玉，就像是吸血蛾的蛾身、蛾翅那種顏色。

崔北海就像是驚弓之鳥，看見這種顏色，不其就想起吸血蛾。

他的手旋即握在劍上。

幸好他總算看清楚那是一個人，是他的妻子。

跟着出口的說話立即嚥回，却沒有其他任何說話，他只是怔怔的望着易竹君。

易竹君無說話，面上的驚懼之色却更濃，就像是遇上了一個瘋子。

一個人遇上了一個瘋子，那個瘋子又是目露殺機，手握利劍，當然最好就是趕快開溜。

易竹君沒有開溜，也不能開溜。

因爲她是這個瘋子的妻子。

兩個人就一如兩具沒有生命的木偶，既沒有說話，也沒有任何動作。

這那裏還像一對夫婦？

莫說是夫婦，連陌生人都不如。

兩個陌生人清晨相遇，有時也會打一個招呼，更不會遠遠看見，就企圖迴避。

崔北海不其心中一陣悲哀。

終於還是他首先開口，道：「這麼早你去那兒？」

易竹君囁嚅着道：「到荷塘那邊去散散心。」

崔北海道：「是爲了什麼？竟這樣煩惱？」

易竹君沒有作聲。

崔北海也不追問，歎了一口氣，道：「那邊的杏花柳絮已快飛盡，要看的確就得趁現在這個時候，去走走也好。」

他雖然說好，脚下並沒有移動半分，目光也沒有回轉，仍是望着易竹君。

他似乎完全沒有意思陪同易竹君到荷塘那邊。

易竹君仍不作聲，也沒有舉步。

崔北海又歎了一口氣，道：「你還等什麼？」

易竹君輕聲問道：「你不去？」

崔北海反問：「你希望我去？」

易竹君又不作聲，彷彿不知道怎樣回答。

崔北海悽然一笑，道：「我也想陪你去走一趟，只可惜我還有事等着要辦，去不得，還是你自己去好了。」

他笑得是這麼凄凉，眼中也充滿了悲哀。

他眞的去不得？眞的有事等着要辦？

易竹君沒有問，垂下頭，默默的舉起脚步。

崔北海亦是默默的瞪着眼，看着她從自己的身旁走過。

走出了半丈，易竹君的脚步便開始加快。

崔北海即時一聲：「竹君！」

這一聲叫得非常突然，語氣亦非常奇怪。

易竹君給他這一聲叫住了。

剛開始加快的脚步應聲停下，却沒有回頭。

崔北海一聲「竹君」出口，連隨放步追上去。

是不是他突然改變了主意，要陪易竹君到荷塘那邊散散心？

易竹君等着他追上來，面上並沒有絲毫歡愉之色，也沒有回頭。

崔北海一直走到易竹君的身旁，才停下脚步。

易竹君終於忍不住回頭，低聲問道：「什麼事？」

崔北海沒有應聲，一雙眼睜的老大，盯着易竹君的左手。

易竹君的雙手都深藏在衣袖之內，他盯着的其實也就是衣袖。

翠綠如碧玉的衣袖之上赫然有一片觸目的紅色，紅得就像是鮮血。

易竹君那瞬間亦發覺崔北海在盯着什麼，下意識一縮左手，崔北海比她更快，已將她這隻左手握住。

易竹君似乎被他握着痛處，一皺眉，面上露出了痛苦之色。

崔北海沒有看見，他的目光仍在那衣袖之上，忽問道：「你的左手怎樣了？」

易竹君混身一震，囁嚅着道：「沒有事。」

崔北海冷冷的道：「沒有事又怎會有血流出來，衣袖都染紅？」

「那莫非不是你自己的手臂流出來的血？」他再問這一句，却不由分說，自行將易竹君左手的衣袖拉起來。

易竹君的手臂晶瑩如玉，小臂上赫然纏着一條白布。

白布的一邊已變成了紅色，已被血濕透。

崔北海面色一寒，道：「這是什麼回事，怎會流這麼多的血？」

易竹君吞吞吐吐的道：「我方才裁衣，一下不小心，給剪刀傷了手臂。」

裁衣？剪刀？

她那把剪刀到底怎樣拿的？怎會將手臂傷得這麼厲害？

崔北海心意一動，道：「給我看看你到底傷成怎樣？」

也不等易竹君表示意見，他就將那條白布解開來。

果然傷得很厲害。

小臂上五六寸長，深看來也有兩三分的一道血口，血猶在滲出。

這怎會是剪刀弄出來的傷口？

崔北海細看一眼，當場就變了面色。

——是劍傷！

他心中大叫，一個字却都說不出來。

他深信自己的判斷絕對沒有錯誤。

應該沒有錯誤。

要知他到底也是一個用劍的高手，是否劍傷他應該可以分辨得出。

——她爲什麼要騙我？

崔北海的目光不覺移到易竹君面上。

易竹君一面驚懼之色。

她驚懼什麼？

崔北海怔怔的盯着易竹君，心中的恐懼絕不在易竹君之下。

——她不懂武功，也沒有理由無端用劍，怎會是自己用劍刺傷自己？

——不是她，又是誰？

——在這個地方，誰敢用劍傷害她？

——只有我！

——莫非昨夜出現於書齋的那隻奇大的吸血蛾就是她的化身？

——莫非昨夜我那一劍就是刺在她的手臂之上，劍上的血，地上的血，就是她的血？

——那些血又怎會一下子消失？莫非她變成吸血蛾時，體內的血亦變成妖血？

——這要是事實，她豈非眞的是一隻吸血蛾妖？一隻蛾精！

崔北海越想越驚。

——那麼說，我要保存自己的性命，豈非得將她殺死？

——她到底是我的妻子，叫我怎能如此忍心？

崔北海眼旁的肌肉不住的顫動，他看看自己的手，又看看易竹君的手，終於將自己的手鬆開，隨即歎了一口氣，道：「祇是用布包着是沒有用的，燒飯的劉婆子懂得刀傷，你找她看看，敷些藥，否則傷口發爛就糟了。」

易竹君點點頭，脫口道：「我已要去找她。」

崔北海淡笑問道：「你方才不是說要到荷塘那邊散散心？」

易竹君一怔，垂下頭。

崔北海却接道：「散心是小事，還是自己的身子要緊，不過那還不嚴重，劉婆子大概可以應付得來的。」

易竹君道：「嗯。」

崔北海揮揮手道：「那還不快去？」

易竹君倒是一個很服從的妻子，立即就退開。

目送她遠去，崔北海眼中的悲哀之色更濃。

娶着一個蛾精的化身，一個要吸自己的血的妻子，娶着一個欺騙自己，不忠的妻子，這兩件事都同樣可悲，若全都是事實，更就可悲的了。

又一陣東風，又一陣落花。

崔北海歎息在落花中。

花落明年還會重開。

破裂的感情，却往往終生難以彌補。

× × ×

三月十二。日

風雨故人來。

來的這個人却是與崔北海非親非故。

這個人是易竹君的表哥。

表哥這個稱呼據講未必只代表表哥，還代表情人。

很多女人據講都喜歡將自己的情人叫做表哥，因爲這非獨解決了稱呼上的問題而且出入也方便得多，不會太惹人說話。

易竹君這個表哥當然未必就是那種表哥。

這個表哥叫做郭璞，表面上看來似乎比易竹君還要年輕。

他不祇年輕，還英俊，英俊而瀟洒。

好像他這樣的年青，豈非就是年輕的女孩子心目中的對象？

崔北海却越看這個郭璞就越不順眼。

他忙了一個上午，將店務打點妥當，折回書齋內，方想好好的休息一下，易竹君就帶着她這個郭璞表哥來了。

他們竟然就是兩個人先來書齋。

總算他們還是有所先後。

易竹君走在前面，一個頭却不時回望，郭璞跟在後面，一雙眼似乎並沒有離開過易竹君窈窕的身子。

崔北海看見就有氣！

他居然忍得住氣，沒有發出來。

他還笑，笑着第一個打了個招呼，道：「這位小兄弟是那一位？」

易竹君連忙介紹道：「這位是我的表哥。」

崔北海「哦」了一聲，道：「原來是你的表哥，叫什麼名字？」

易竹君道：「郭璞。」

崔北海沉吟道：「我好像聽過這個名字。」

易竹君道：「其實你也應該見過他的了」

崔北海緩緩道：「是不是在你養母那裏？」

易竹君點點頭。

崔北海道：「怪不得總覺似曾相識，坐！」

他擺手請坐，表面上倒是客氣的很。

郭璞眞有些受寵若驚，趕緊在一旁椅子坐下來。

崔北海冷冷的看着他坐下，他口頭說的客氣，心裏其實只想一脚將這個表哥踢出門外。

他雖然窩心，還是將之留下來，因爲他很想知道易竹君爲什麼將這個表哥帶到自己面前？

他若無其事的接對郭璞道：「我已有三年沒有到易大媽那裏，所以就算見過面，最少也已是三年之前的事情，現在認不得也怪不得。」

郭璞道：「豈敢豈敢。」

崔北海隨即轉入話題，道：「只不知這次光臨有何貴幹？」

郭璞還未開口；易竹君已搶先替他回答：「我這個表哥本是名醫之後，自小就飽讀醫書，精通脈理，這兩年在城南懸壺，也活過不少人命。」

崔北海道：「哦？」

易竹君接道：「我看你這幾天心神恍惚，舉止失常，又盡在說些奇怪的說話，所以找他來給你看看。」

原來是這個原因。

聽易竹君這樣說話，竟似全不知情，竟當崔北海的腦袋有毛病，在發瘋。

——難道她並不是一隻吸血蛾的化身？並不是一個蛾精？

——難道這幾天她眞的沒有看見那些吸血蛾？

——難道她眞的這樣關心我？

崔北海心中冷漠，面上也浮起了一抹奇怪的笑容，既像是冷笑，又像是苦笑。

他笑道：「我心情雖然恍惚，舉止並沒有失常，說話也並不奇怪，根本就完全沒有毛病，無須找大夫診治。」

易竹君輕歎道：「諱疾忌醫，並不是一件好事。」

崔北海漫應道：「硬要說有病，我也只有一種病！」

易竹君不由的追問道：「什麼病？」

崔北海道：「心病。」

易竹君一怔，道：「心病？」

崔北海道：「就是心病。」

他霍地轉顧郭璞，道：「你可知心病如何方能痊癒？」

郭璞亦一怔。

他正想回答，崔北海已自說道：「別的病也許一定要找大夫才有辦法，心病却是不必的。」

郭璞點點頭，方待說什麼，崔北海的說話又接上：「醫治這種病其實也就只有一個辦法。」

他的目光忽變得迷濛，輕歎道：「心病還須心藥醫，要醫治心病，也就只有用心藥。」

他再聲輕歎，道：「心藥却比任何的一種藥還要難求。」

易竹君與郭璞呆呆的聽着，呆呆的望着。

崔北海的說話一收，兩人不約而同就相顧一眼，這一眼之中，彷彿包含着很多很多只有他們才明白的意思。

然後他們的目光齊轉向崔北海的面上，這一次，却滿是憐憫之色。

他們就像是在望着一個染上了重病的人。

崔北海看得出來，他笑笑，忽又道：「我的說話你們也許聽得懂，也許聽不懂，無論懂或不懂，我都不在乎。」

他又再轉向郭璞，突然伸出手，擱在几子上，道：「你既然飽讀醫書，精通脈理，不妨就替我診察一下，看我可是眞有病？」

郭璞瞟了一眼易竹君，道：「我這就看看。」

他欠身伸手，搭住了崔北海的手腕，面容便變得嚴肅，聚精會神的樣子，看來倒像個大夫，也像在認眞其事。

崔北海木無表情，心裏在暗笑。

他雖不是名醫之後，對於這方面也頗有心得，早在這之前，亦已自行檢查過兩次。

他深信自己絕對沒有病，却仍是由得易竹君郭璞兩人擺佈。

因爲他一心疑惑，想弄清楚兩人在打什麼主意，也想試試這郭璞到底是不是一個大夫。

好像這樣的一個英俊瀟洒的年青人，莫說是一個大夫，就說他懂得替人看病，也很難令人置信。

幾乎一開始，崔北海便已懷疑易竹君的說話。

不過人有時實在難以貌相。

這個郭璞居然眞的懂得脈理，而且實在有幾下子。

把過脈，郭璞再看看崔北海的面龐，眼神便變得奇怪起來。

崔北海一直就在盯着他，即時問道：「如何？我可是有病？」

郭璞搖搖頭，道：「脈搏十分正常，完全沒有生病的跡象，就只是有些睡眠不足。」

崔北海一怔，大笑道：「果然有幾下

子，老實說，我也懂得一點兒岐黃之術，是否有病自己也心中有數。」

郭璞苦笑道：「看來你如果有病，似乎眞的是只有一種必須心藥方能醫治的心病。」

崔北海笑聲一落，道：「本來就是眞的。」

郭璞道：「這我可就無能爲力了。」

崔北海淡淡地道：「心病本來就不必找什麼大夫，要找到了病源，即使是完全不懂岐黃之術的人，亦不難想出却病的方法，自我療治。」

郭璞道：「你找到病源沒有。」

崔北海點點頭道：「早就找到了。」

郭璞道：「却病的方法？」

崔北海道：「也有了。」

郭璞歎了一口氣，道：「我來的敢情多餘？」

他忽然笑了起來，笑接道：「不過這却是最好，省得我這個表妹日夜担心。」

他笑顧易竹君！

易竹君也笑笑，笑得却很勉强，那表情倒像寧可日夜担心，只怕崔北海不病。

——我若是眞的病倒，她只怕未必就會日夜担心。

崔北海心裏想，表面却又是一種表情，他又有了笑容，笑對郭璞道：「你來得倒也是時候。」

郭璞愕然道：「哦？」

崔北海道：「我正悶得發慌，剛想找一個人喝上幾杯。」

郭璞怔住在那裏。

崔北海連隨又問道：「你用過午膳沒有？」

郭璞道：「還沒有。」

崔北海又問道：「懂不懂喝酒？」

郭璞道：「幾杯倒可以奉陪。」

崔北海拍膝道：「好極了。」

他目光一轉，方待吩咐易竹君打點，易竹君已自趨前，道：「我去吩咐準備酒菜。」

這句話說完，她便帶笑退下。

看樣子她似乎很高興郭璞能够留在這裏。

她甚至高興得忘記了問崔北海應該將酒菜準備在什麼地方。

× × ×

酒菜準備在偏廳！

這是崔北海通常宴客的地方，易竹君總算還記得崔北海這個習慣。

她叫人做了六樣小菜。

六樣小菜五雲捧日般擺開，當中的一樣還用一個紗罩覆着。

崔北海目光閃動，連聲說出五樣小菜的名字，目光終於落在紗罩上，道：「這裏頭又是什麼。」

易竹君應聲揭開紗罩，道：「這是我親自下厨做的水晶蜜釀蝦球。」

翻花的蝦球，釀上水晶一樣透明的蜜糖，襯着碧綠的配菜，既像是水晶，也像是一顆顆的碧玉。

色香俱全，易竹君在這上面顯然已化了不少心機。

郭璞瞪着這一碟水晶蜜釀蝦球，露出了饞相。

看樣子，對於這一樣小菜，他似乎並不陌生，却又似已很久沒有嚐到。

崔北海却是一面詫異。

連聽他都沒有聽過這個名字，他更不知道易竹君還有這種本領。

他怔怔的望着易竹君，忽然道：「怎麼你還懂得做幾樣小菜？」

郭璞替易竹君回答：「她本來就是這方面的能手。」

他這個表哥知道的竟然比崔北海這個做丈夫的還要清楚。

崔北海這個做丈夫的心裏頭實在不是滋味，淡應道：「哦？」

郭璞又道：「這水晶蜜釀蝦球她做的猶其出色，我却已有三年沒有嚐到了。」

崔北海心裏頭更不是滋味，居然還笑得出來。

他淡淡道：「我從來都沒有嚐過。」

他儘管在笑，語氣已有些異樣，易竹君也聽出來了。

郭璞也不是呆子，他同樣聽得出來，再想想崔北海方才的說話，一面的笑意不由凝結。

崔北海笑接道：「這次大概是因爲你到來，她特別親自下厨弄來這碟小菜，哈，我倒是叨了你的光！」

他這句話出口，易竹君的面色亦不由變得難看起來。

郭璞趕緊陪笑道：「嫁入大富人家，誰還想到親自動手燒菜。」這次，想必是因爲我這個表哥到來，記起自己還有這種本領，才下厨去，大概是想試試，自己還能否做得來。」

他轉顧易竹君，道：「表妹，你可是這意思？」

易竹君當然點頭。

崔北海隨即笑道：「這就非試不可了，果眞做得好的話，以後可有你忙的。」

他笑的倒也開心。

易竹君郭璞聽他這樣說，一顆心才放下。

崔北海接又笑道：「都是自己人，還客氣什麼，來！趁熱吃！」

他第一個就不客氣，挾起一個蝦球放入嘴裏。

未入口已是香氣撲鼻，入口更香甜。

蜜糖本來就香甜可口。

食慾不由大增，一口咬下去。

「吱」一聲，這一口就像是咬在一隻老鼠的身上。

死老鼠！

一股血紅的濃汁從蝦球裏流出，流入了他的咽喉！

濃汁之中透着一種難言的惡臭，就像是死老鼠那種惡臭。

蝦不是這種味道，絕不是！

水晶般的蜜糖內到底是什麼東西？

崔北海實在不想在客人面前失儀，但也實在忍受不住。

那一股惡臭的濃汁才入咽喉，他整個胃就像已倒翻了。

「嘩」的他張口吐出了那個蝦球！

蝦球滾落在他面前的桌上，已幾乎被他咬開兩邊，他看得非常清楚，裏在蜜糖內的並不是一隻蝦，而是一隻蛾！碧玉般的翅，血紅的眼睛！

吸血蛾！

水晶蜜釀吸血蛾球！

那一隻吸血蛾也不知是給他活活咬死還是本來就是一隻死蛾，血從被咬開的蛾身中流出，染紅了水晶般的蜜糖外殼。

血紅色的血，帶着一種難言的惡臭。流入崔北海的咽喉中的也就是這種惡臭的蛾血！

崔北海不看猶可，一看整張臉就變成死白色。

他雙手扶住桌子，當場嘔起來。

腥臭的蛾血，嘔下了桌面。

連胃液也幾乎嘔出。

易竹君郭璞吃驚的望着崔北海。

他們的目光是先落在崔北海嘔吐出來的那個水晶蜜釀蝦球之上，却一帶而過。

在他們眼中，那似乎並不可怕。

是不是他們早就知道蜜糖之內的是什麼東西？

他們也並未下箸。

崔北海繼續嘔吐，嘔吐出來的只是苦水。

他的面色由死白轉成赤紅，身子也似乎因為嘔吐變得衰弱，已搖搖欲墮。

易竹君郭璞看在眼內，不約而同的一齊站起身子，急步上前去，伸手正要扶住崔北海，冷不防崔北海突然將頭抬起來，狠狠的瞪着他們。

給他這一瞪，易竹君郭璞伸出去的兩雙手不由都停在半空，人也怔住。

嘔吐已同時停下，崔北海咽喉的肌肉筋骨猶在不停的抽搐。

他的口仍然張大，口角掛滿了涎沫，一額的汗水，珠豆般紛落，面部的肌肉似乎已全都扭曲了起來，顯露出來的那種表情也不知是恐懼還是憤怒。

易竹君望着他，不覺脫口道：「你……你怎樣了？」

崔北海口角牽動，好容易才吐出一個字：「蛾……」

易竹君的面上露出了一種非常奇怪的神色，道：「什麼蛾？吸血蛾？」

崔北海立時半身一偏，戟指易竹君，啞聲道：「你那來這麼多吸血蛾？」

易竹君一聲輕歎，道：「你這次又在什麼地方見到吸血蛾了？」

崔北海那隻手指顫抖着，轉指向那碟水晶蜜釀蝦球，道：「你說這碟是什麼東西？」

易竹君一怔，道：「不就是水晶蜜釀蝦球？」

崔北海慘笑道：「蝦球蝦球，蜜糖內裹着的眞的是蝦球？」

易竹君輕歎一聲，道：「不是蝦球又是什麼？」

崔北海道：「蛾！吸血蛾！」

易竹君搖搖頭，沒有作聲。

崔北海接道：「水晶蜜釀吸血蛾球，你親自下廚弄這碟小菜，到底是準備給誰吃？」

易竹君又是搖頭，仍然不作聲。

郭璞一旁突然插口道：「何來什麼吸血蛾？」

崔北海怒道：「這難道不是……」

說話出口，他那隻手指亦向嘔吐在桌面上的那個蜜釀蝦球指去。

才指到一半，那隻手指就停在半空，語聲亦同時斷下。

那個蝦球內本來是一隻吸血蛾，現在竟變了一隻蝦，血紅腥臭的蛾血也變了金黃芬芳的蜂汁。

這刹那之間，他忽然亦發覺自己猶帶腥臭的口腔不知何時亦變的芬芳。

蜜汁的芬芳。

崔北海目定口呆！

也不知過了多久，他的目光才轉回易竹君郭璞兩人的面上。

他立時看到兩個非常可怕的「人」！

青綠如碧玉的面龐，赤紅如鮮血的眼睛，沒有眼瞳，整個眼球就像是一個蜂巢，就像是無數的篩孔結合在一起。

人怎會這個樣子？

妖怪！

崔北海心中驚呼。

這一聲驚呼還未出口，那兩個妖怪巳然消失，幻影般消失。

消失的其實只是那兩張妖臉。

那兩張妖臉其實也不是如何消失，只不過面龐不再青綠，眼睛不再赤紅，點漆一樣的眼瞳又再出現。

那兩張妖臉只是變回兩張人臉，易竹君郭璞的兩張人臉。

青綠如碧玉的臉龐，赤紅如鮮血的眼睛，簡直就是吸血蛾的化身！

——莫非他們兩個人都是蛾精？

崔北海混身的血液都幾乎凝結，木然望着易竹君郭璞。

易竹君郭璞一直就在盯着崔北海，一見他回頭，郭璞便問道：「吸血蛾在什麼地方？」

崔北海沒有回答，眼中又有了驚懼之色。

易竹君即時一聲歎息，轉顧郭璞道：「他就是這個樣子，好幾次突然說看見吸血蛾，依我看，你現在最好立即替他診察一下，也許現在就能夠找出病因。」

郭璞點頭道：「我正有這個意思。」

他兩步跨前，手方待伸出，崔北海猛可一聲怪叫：「不要接近我！」

好驚人的一聲怪叫。

郭璞幾乎沒有嚇死，勉強一笑道：「你現在還是給我看看的好。」

崔北海冷冷的道：「還有什麼好看？現在……現在我什麼都明白……」

易竹君郭璞對望一眼，彷彿不明白崔北海說話的意思。

「吸血戈，吸血蛾！我到底有何對不起你們？」崔北海喃喃自語，突然狂笑了起來。

他一面悲哀，笑聲中更無限的淒涼。

易竹君郭璞面面相覷。

兩人忽地都歎息起來。

易竹君歎息着道：「他這個毛病又來了。」

崔北海居然聽在耳裏，慘笑道：「是我的毛病又來了！」

這句話出口，他倏的轉身奔了出去。

× × ×

荷塘的水冷如冰。

崔北海雙手掬了滿滿的一捧水潑在面上，激動的情緒逐漸冷靜下來，一顆心却仍亂如春草。

——易竹君嫁給我的時候巳非完璧，我雖然因為實在喜歡，沒有當面揭破她，也沒有與易大媽計較，仍不免耿耿於懷，一心要找出那個先我奪去她的淸白的人。

——這個人，莫非就是她這個表哥郭璞？

——好像易竹君這麼可愛的女人，無論誰得到，都不會放手，郭璞之所以由得她嫁給我，想必是當時有所顧慮，不敢出面與我爭奪。

——這三年之前，也許他學來什麼妖術，所以走回來，要從我的手中將易竹君搶回去，那些吸血蛾的出現，也許就是出於他的驅使，一切可怕的怪事完全是他從中作怪亦未可知。

——也許他們本來就是兩個蛾精，郭璞是故意讓易竹君嫁給我，一待時機成熟便現出原形，吸我的血，要我的命！

——這如果是事實，他們的目的只怕不會這麼簡單，那除非我的血特別寶貴，是以他們才不惜在我的身上化費三年的時間。

——要不是，他們目的又何在？

崔北海越想心越亂。

——他們如果眞的是存心害我，就絕不能對他們客氣，無論是人抑或是蛾精，都非殺不可！

殺機一動，崔北海的手不覺就握在劍上！

——這只是我自己的推測，並沒有任何證據，再等多一天看看，說不定這一天之中讓我找到他們害我的證據，那時下手，方是道理。

心念再轉，崔北海才握緊的那隻手又放鬆。

他決定等多一天。

× × ×

三月十三。

今夜月仍缺，缺的却巳並不多。

滿院蟲聲半窗月。

書齋向月那邊窗戶的窗紙全都被月色染的蒼白，死白。

崔北海獨臥榻上，靜對蒼白死白的窗紙，面色亦顯得死白，蒼白。

他一臉倦容，眼睛仍睜大。

忙了整整的一天，他巳經找遍整個莊院，易竹君所有的東西他亦全都找機會暗中加以檢查。

他並沒有找到任何證據，也沒有發現任何可疑的東西，甚至一隻吸血蛾都沒有遇上。

——難道他們早巳知道我準備採取什麼行動，預先將所有有問題的東西全都藏起來？

——難道那些吸血蛾的巢穴並不是在這個莊院之內？

找了整整的一天，他都找不到一隻吸血蛾，可是，才臥下，那些吸血蛾便又來了。

成羣的吸血蛾，出現在書齋外，「雯雯」的撲翅之聲，靜夜中聽來，份外的刺耳，份外的恐怖。

那羣吸血蛾彷彿從月亮中飛來，月光照在窗紙上，牠們的投影亦落在窗紙上。

飛舞的蛾影直似羣鬼亂舞，由遠而近，由大而小！

月光巳經被蛾影舞碎，窗紙也似被舞碎了。

崔北海居然沉得住氣。

也不過片刻，「雯雯」的羣蛾撲翅之聲突然停止，蛾影亦同時靜止。

千百個蛾影全都靜伏在死白的窗紙之上。

窗紙，却沒有因此昏暗，反而變得碧綠。

月色竟照透蛾身。

崔北海死白的面色亦慘綠起來，他的身子即時從榻上飛出！

箭也似「颼」的飛出，飛落在窗前。

他瞪着那羣吸血蛾，一直到牠們完全靜止，才採取行動！

人猶在半空，他的雙手巳伸出，身形一落下，雙手就將其中的一扇窗戶劈開！

窗戶一劈開，他的右手便收回，嗆啷的拔劍出鞘！

他早巳準備那些吸血蛾在窗戶打開之時，撲進來向他襲擊。

大出他意料之外，一隻蛾都沒有撲進來。

在他打開窗戶的刹那，伏滿了窗紙的吸血蛾便巳消失。

夜霧淒迷的院子中却隱約閃爍着千百點鬼火一樣，慘綠色的光芒。

崔北海沒有追出，一面的悲憤。

他突然揮拳，痛擊在窗櫺之上。

整個窗櫺都被他擊碎，他心中的悲憤，却並未因此消散。

他雖然不知道那些吸血蛾連日如此出現，並不進一步採取行動，是吸血之前的習慣還是着意恐嚇，却知道再這樣下去，他不難就變成瘋子。

長時期活在恐懼之中，的確可以使一個人的神志完全崩潰。

幸好今天巳是三月十三，後天就是三月十五。

十五月圓之夜，據講蛾王就會出現。

蛾王出現的時候事情據講就會終結。

這種恐懼的生活最多還有兩天。

崔北海只希望這兩天之內自己還沒有變成瘋子。

事情的終結雖然也許就是他生命的終結，但無論如何，他都不必再恐懼。

恐懼本來就比死亡更難堪。

× × ×

三月十四。

又是夕陽小樓西。

崔北海徘徊在西院中，夕陽下。

也就在這時，一個僕人將杜笑天帶來了。

杜笑天一身副捕頭的裝束，滿面風塵僕僕。

崔北海一眼瞥見，大喜若狂，趕緊迎上去。

「杜兄，怎麼現在才來，可想死我了！」崔北海大力的拍着杜笑天的肩膀。

這一拍之下，竟拍起了一大蓬塵土。

崔北海不由一怔，一雙手停在半空。

杜笑天連隨偏身讓開，仰面大笑，道：「再這樣拍下去，連你也得變成灰頭土面的了。」

崔北海聞言一怔，詫聲道：「你打從那裏來的，怎麼竟像一條泥土裏鑽出來的臭蟲？」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蕭　逸・圖
盧　令・圖

鐵骨冰心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寇英傑擊斃小五龍後，郭老人約他翌日黃昏在渡口相會，寇英傑對這武功通玄的郭老人甚是崇仰，是以立卽兼程趕往約會地點，詎知抵達四郞城，驀聽鐵家門屬下傳說，郭老人似已被鐵家門掌門擊斃，但因鐵家掌門也受重傷，未見將郭老人屍體帶回，對這傳說，寇英傑心中存疑，決定冒險往鐵家門駐紮的金漆大船一探究竟，以證郭老人生死之謎，卽晚三更，寇英傑潛登船上，爲一守衞察覺，寇英傑擊斃守衞後，見樓船二樓燈光輝煌，四外則靜寂一片，月夜冷風，給人一種冷森森感覺——

臨危傳絕藝　保命拚眞元

寇英傑借着這些掩護，已經來到了畫廊！

他身子方一站定，頓時就聽見了那間大艙內有人正在說話，說話的聲音不算低，只是如非細心的去聽，却也不易聽得清楚！

寇英傑第一步工作是把身子伏下來，蛇形前進。

等到他身子欺近到當中大艙間邊上，才借着一根紅漆大柱的掩飾，徐徐的站起身子。

大艙間內顯然燈光很亮，但是這些强光，却是由正面敞開着的兩扇空花格門內洩出的，至於其它三面，雖有落地的空花格扇，却礙於艙內垂掛着的大幅厚緞的幔簾子，而無法得窺究竟！

這時候寇英傑已可淸楚的聽見裏面的談話聲音，似乎有男有女！

寇英傑再次的把身子俯下來，緊緊的把臉貼在艙面上，這麼一來，透過幔簾的下擺空隙，可就使得他窺淸了大艙內的一切——

那眞是驚奇的一瞬。

船艙內的一切陳設擺置，非但華麗，而且雅緻，稱得上是琳瑯滿目，目光所及擧凡一書一畫，一瓶一架，無不名貴華麗，而又精緻文雅，擺設的地方，更是恰到好處。

當然，這些並非是使寇英傑驚奇的原因。

眞正使得寇英傑驚奇的却是這間華麗的大艙內的幾個人，包括他所見過的鐵氏兄妹在內，這間大艙間內一共是四個人：——

前此，在馬車內爲寇英傑所見的那中年文仕也赫然在目。

除了這個中年文仕以外，另外還有一個在四旬左右，身着素裝，冷面如霜的女人！

鐵氏兄妹在寇英傑來說，已見過數面，倒是那個文仕裝束的鐵先生與這個冷面如霜的女人，是他所觀察的對像！

前此在馬車上，得見這個黑道魁首時，不過是驚鴻一瞥，只大約的看了一個輪廓，未得細看，這時才算看了一個仔細！

只見這個人年歲約在四十與五十之間，穿着一襲藍色緞子的長衣，白面、長眉、大耳、細目，下巴上留着一綹黑色短鬚，看上去確實相當的儒雅。

這人頭上戴着一頂十分舒適，外表亦極其隨便，式樣却甚美觀的便帽，在帽子前面正中，鑲着一塊閃爍着藍光的寶石結子！

這塊藍色寶石結子，和他戴在右手無名指上的一個戒指色澤如一，對襯得很調和，這些

映襯在他蒼白的皮膚上，益增富貴與華麗。

記得前次寇英傑看見他在馬車上的一瞬，給他的印像是神情亚茂，風度翩翩！然而這時看上去，他似乎已失去了內蘊的那種風采！

說得乾脆一點，現在的他，看上去很脆弱，很疲倦，白皙的面頰上絲毫不着笑容，倒是有三分的病容！

只見他整個身子，鬆弛的斜向椅背上，如非背後墊着一個綉枕，這種鬆弛的神態將更爲顯著！

這時只見他探着右手一隻袖子，露出一隻白皙的手腕擱在椅子上，正在接受那個素裝婦人一種特殊手法的推拿按摩！

至於那個素裝婦人，當然也在寇英傑注意之列！

那婦人梳着高雅的叠螺髮型，寬寬的額頭，柳眉，微呈三角菱形的一雙眸子，挺直的鼻樑，下面是薄薄的兩片嘴唇！

也許她也同於那個鐵姓黑道魁首一樣；她的實際年齡絕對不止這個歲數，只是看上去她只有三十七八，頂多四十歲的年歲！

這個年歲的婦人，雖已屬中年，却仍有一種遠非少女所及的成熟風韻；擧凡一顰一笑，或是深情的一瞥，都能給予人一種很深刻的領受！如果再具有相當姿色的話，還是相當有魅力的！

眼前這個婦人，老實說，是具有這般姿色的，只可惜，她那張素臉上，却顯不出絲毫笑容——

那種表情，好像是陳列在蠟人館的一樽蠟像，雖美麗却陷於死板！

但是，却並非做作，那是她天生具有的一種神態，也是別人所想不透，而無法模倣的！

總之，當你看見了她之後，再去看見那個鐵姓奇人，你會覺得他們兩個人很相配，豈止是相配，簡直是天生一對，地生一雙！

至於他們兩個人是否眞具有夫妻的關係，寇英傑却難以忖測！

寇英傑幾乎一眼已可斷定，那個藍衫鐵姓奇人正是那雙少年男女的父親，這是由他們外貌上看出相似之處，但是同樣的再以之來審視那個叠螺髮式的女人，寇英傑却難以窺出他們之間有任何相同之處！

大艙間裏懸吊着三盞光度極强的六角晶燈，另外在鐵姓奇人身側，左右各豎立着一盞高架的站燈，飽浸松脂的燈蕊，燃耀着青碧的火焰，光度原已甚强，再襯着那個雕刻着空花的水晶罩子，遠看過去，極爲酷似一雙光芒四射的明珠！

那個婦人左手捉住右手的衣袖，却分出一雙纖纖手指，上下來回的在藍衫人腕上經脈處移動着！

寇英傑忽然發覺到一種很奇怪的現像！

他看見每在那婦人雙指由上向下移動的時候，就在那藍衫人右手腕脈處，現出來兩道黑色的經脈，而在婦人二指移開之後，又恢復如常。

隨着那婦人的手指，那兩道黑色的經脈時隱時現，確實顯得很怪異！

至此，那姓鐵的藍衫人鼻子裏才開始發出了低沉的呻吟之聲。

他像是在忍受着一種極度的痛苦——這些可由他緊緊蹙着而不開展的一雙眉頭上看出！

如此數十下之後，藍衫人收回了右手，又換上左手！

那婦人一如前狀的照樣擺制着！

寇英傑注意到婦人雖然在外表上看過去，處理這種工作極爲輕鬆！——

漸漸的在她臉頰額面上，隱隱的巳沁出了汗珠！

鐵氏兄妹也都相繼離座，站立在藍衫人身邊，面現關懷的向父親注視着。

藍衫人忽然「哼」了一聲，點頭道：「好了，妳先歇一會兒吧！」

女人微微頷了一下頭，退後幾步，在一張椅子上坐下來，一面抬起手，用袖子輕輕抹着面上汗珠！

鐵小薇道：「爸——我來試試看！」

說着也想效同那婦人模樣如法泡製，可是藍衫人却搖頭阻止住她的動作！

鐵小薇道：「這種手法我也會，讓我試試看吧！」

藍衫人冷冷一笑道：「妳以爲這是好玩的麼！我知道妳的內功已有些成就，只是這種『霹靂指』功如果運施不當，非但對我無功，反過來却對妳本人有害！」

鐵小薇噘了一下嘴，眼睛向着那淡裝婦人看了一眼，不太樂意的道：「她都可以，我難道就不行？」

藍衫人道：「妳怎麼比得妳沈娘姨？不知深淺的丫頭！」

鐵小薇吃父親罵了一句，就不再吭氣了，只是由她臉上表情看起來，顯得很不服氣的樣子！

寇英傑這才知道那個中年婦人姓沈，聽藍衫人口氣似乎對她十分推重，武功可能不弱，而且她的身份，也多少透露出來了一些，既被稱爲「娘姨」，很可能是藍衫人身邊的一個偏房！

姓沈的婦人聽他們父女一番對白，臉上絲毫不着表情，好像根本與她無關的一副模樣！

藍衫人看着兒子鐵孟能道：「鷹先生回來沒有？」

鐵孟能道：「還沒有，他回來一定會來見你老人家的！」

藍衫人微微點了點頭，輕吁一聲道：「郭白雲莫非眞的還沒有死？——不——這是不可能的！」

寇英傑心中頓時一動，暗忖着他說的郭白雲，可能就是自己所認識的那個姓郭的老人，不禁更爲聚精會神的往下聆聽。

藍衫人細細的思索着道：「他被我的『乾元問心掌』打中左肋，臨去時又爲我的『彈指飛針』傷中後腦，這兩者只中其一，按說巳絕無活命之理，何況一齊命中——」

冷笑了一聲，他十分自信的笑了一下。

「所以，我判斷他，在半個時辰之內，一定會命喪黃泉！這應該是毫無疑問！」

「我看不一定！」

——說話的人，是那個姓沈的娘姨！

正因爲她一直都不會開口說話，是以她的話也就格外顯得有份量。

室內鐵氏父子女三人的目光，一齊都看向她。

藍衫人略似奇怪的道：「爲什麼？」

沈娘姨道：「總壇主所說固然不錯，但是那只是對付一般人適用，對於那個姓郭的老駱駝却不盡然！」

藍衫人沒有說話，可是眼神裏却有詢問的意思。

姓沈的婦人說話口音，頗似吳儂軟語，却又混雜着北地的官話在裏面，很有點蘇式京音，聽起來別具音韻之感！

這時只見她淡淡的道：「總壇主請想，這個人既然能以『無極音波功』震傷總座你的六神中樞，他本人必然巳練成了護體罡氣——」

藍衫人先是一怔，遂即表示同意的點了一下頭！

沈娘姨又道：「妾身雖然未曾親眼看見總壇主與他對手的現場情景，但是據總壇主事後

所說的情形看來，這個人竟然在總座一雙『鐵琵琶』手打中左肋時，身子並沒有倒下去，甚至於當場並沒有吐血！」

藍衫人道：「不錯，是這個樣子！」

沈娘姨道：「因此，妾身猜測這個姓郭的，他身上必然練有『紅蟒』或是『金魚』這一類的極上內功！」

藍衫人緩緩點了一下頭，含有讚許的眼光視向她，微微點頭道：「亮君，難得妳這麼細心，我居然沒有想到這一點，你說的這兩種內功，武林已經失傳很久了，一般人絕不可能練成，只是郭白雲這個老兒，卻應該是例外……很有可能！」

這時一旁的少年鐵孟能卻懷疑的道：「郭白雲如果眞有這種功力，那麼你老人家的『乾元問心掌』豈能傷他？」

藍衫人道：「你說的也不錯，不過爲父打他這一掌時，掌力之內已預先聚積了五行眞氣，郭老兒可能事先沒有防到有此一着，才會吃了暗虧！」

說到這裏，他苦笑了一下。

「你們都不是外人！」藍衫人面色黯然的道：「郭白雲實在是我生平第一大敵，我之所以能取勝他，實在也帶有幾分僥倖，要是各憑功夫，眞打實鬥，我是否還能夠勝得過他，可就難以測知了！」

寇英傑聽到這裏，內心起了一陣說不出的傷感，深深的爲着那個不幸的老人，感覺到委屈！

緬懷着那個騎在駝峯上的老人，禁不住憂情萬狀，——他到底是生是死？這是寇英傑急於想知道的一件事，偏偏對方卻也不甚了了！實在使得他很氣餒！

這時那個叫鐵孟能的少年，問他父親道：「既然姓郭的有這身功夫，你老人家又何以能斷定他必死無異？」

藍衫人微微一笑，看了兒子一眼！

「我剛才不是已經說過了麼！那是因爲我掌力之內聚有五行眞氣，就算郭白雲練有你沈娘姨所說的『紅蟒』功，也阻攔不住我的太虛混元之氣，以此斷定，姓郭的必死無疑！」

頓了一下，他又道：「更何況他腦後尚且中了我的彈指飛針，郭白雲雖擅『閉氣』之功，卻無能『閉血』，神針逆血而行，一入心臟，焉能會有活命之理？」

說到這裏，他把身子向後靠一下，兩隻手交插着擱在胸前，肯定而安心的一種神態——

「所以，我敢肯定的說，他是死定了。」

鐵小薇岔口道：「爸爸，既然這樣，我們又何必非要找到他的屍體不可？」

藍衫人微微一笑，欲言又止的道：「當然是有原因的——」

「是什麼原因？爸？」

「是……」

藍衫人含着笑搖搖頭，不予說明！

鐵小薇奇怪的道：「是關於郭白雲的金礦的事……？」

鐵孟能道：「怎麼會？郭白雲兩個礦場的產權證明已親手交給爸爸！」

說到這裏，轉向藍衫人道：「是不是？」

藍衫人點點頭道：「這是我們在交手之前，事先約好的，我如敗在他的手下，將交出西北所有礦業權力，如果他敗了，也應該將西河二廠的全部採金權力，雙手奉上——後來，他失敗了！」

鐵小薇道：「那麼他是不是眞的把西河二廠的產權證明交給了你老人家？」

「當然交出來了——郭白雲是久負盛名，當代第一奇俠，豈能言而無信？」

說到這裏，仰天狂笑一聲，眸子裏豪氣四溢！

他又說：「從今以後，整個西北，兼及熱察地面都是我們『宇內十二令』的勢力範圍了！有了郭老頭這兩處盛產黃金的礦區，更不愁我們龐大用度支出，不出三年，我們將可問鼎中原，獨霸天下！」

這番話說得當眞是豪情萬丈，也使得那個叫鐵孟能的少年眉飛色舞，滿臉飛金！

鐵小薇似乎並不像她哥哥那般興奮，女孩子家心地也較仁慈！

也許是她早已素仰那個蓋世奇俠郭白雲的一切，是以總覺得父親這樣做過於不義！起碼對於像郭白雲這個人，應該多少留些情面！

只是她卻知道父親的個性，有些話是難以聽進的，其實就連她自己又何嘗不是失之於任性，她一直都在強力支持着父親的霸業，所不同的只是比父親多了幾分眞知和仁慈罷了。

使她不瞭解的是郭白雲既爲父親所認定必死之身，又何必非找尋到他的屍體不可？

這理由莫非還有什麼隱秘？

窗外的寇英傑與她抱持着同樣的懷疑。

然而，正當他還要繼續聽下去的時候，眼前的環境已不許可——

面對着的鐵氏夫妻子女四人，須知武功皆是天下極流人物，寇英傑之所以遲遲未能被他們發覺的原因，是因爲風聲與風鈴聲的混淆！

然而，即使這樣，卻仍然爲那個座上的藍衫人所發覺，只見他神色微微一變，緊接着那個叫沈亮君的婦人立刻也發覺了。

這一切無非是因爲寇英傑移換了一下伏在地下的姿態；所發出的些微聲音所使然！

藍衫人倏地偏過頭來，冷峻的目光，方自向幔外一看，沈亮君又發出了一聲清叱！

沈亮君原來是坐在藍衫人的右側，面向幃幔！

這個婦人好敏銳的聽覺能力，就在她隨着藍衫人的眸子驚看的一瞬，已查覺得那幅深絳色的幔子微微顫動了一下，是以隨之發出了一聲清叱——

同時她的一隻右手，已隔空向着幔簾擊了出去！緊接着坐在椅子上的身子，電閃星馳般的向着簾外投出！

這些動作說來瑣碎，其實是一體的！

隨着沈亮君隔空劈擊而出的手勢，只聽見「哧！」的一聲脆響，那襲絳色的幃幔就像被刀劍所劈中一般，猝然由當中分爲兩片！

也就在這一刹那，那婦人的身軀，已閃向艙外！

寇英傑總算得機於先，就在藍衫人目光一注視的當兒，他已警覺到了不妥！根本就沒有等到沈亮君身子撲出來，就先已倒縱而出！

這種情形之下，當然再也顧不了身形的敗露，是以他身子方一落向大船艙面，首先已爲站在船首的一名黃衣漢子所發現！

這名黃衣漢子一聲不哼，足下一點，已把身子撲上來，掌中刀閃出了一片寒光，直向着寇英傑頭頂上劈來！

寇英傑當然不會把一名站更人看在眼中，苦的是他此刻急欲逃身的當兒，偏偏對方却來惹厭，情急之下，再也顧不得心存忠厚！

那人刀勢甫下，寇英傑身形一幌，找着刀勢的偏鋒滴溜溜打了個轉兒。

同時間，寇英傑已劈出一掌。

雙方距離太近，那個黃衣人再想閃躲已是不及，只聽見「碰！」的一聲！已爲寇英傑掌力擊中前胸，他身軀遠遠摔出去丈許以外，然後沉重的撞在了大船桅桿之上，當場昏死了過去！

寇英傑一掌得手，剛剛想騰身躍上左舷，意圖脫逃，卻只見面前人影一閃！

像是一陣風，一片雲！

沈亮君已來到了他身前！寇英傑身軀向前一欺，兩隻手用「雙撞掌」的打法，霍地向外推出！

他滿打算在自己凌厲的掌力之下，對方這個婦人一時必難當受，只要她身子閃開一些，自己也就可以乘機脫逃，那裏想得到這個婦人根本就沒有閃躲的意思，只見她一雙素手微微作勢向外一迎。

寇英傑頓時就覺出一股絕大的勁風迎面擊了過來，自己所發出的掌力根本就難攖其鋒！

兩股掌力甫一交接之下，寇英傑只覺得自己掌力像是擊在了一面有彈力的牆面上一般，整個身子霍地向外彈了出去！

寇英傑乍然一驚，總算他上來就不敢輕視對方，再者他本人武功到底也是不弱。

這時借着沈亮君的掌力，他身軀霍地在地面上一個倒折，已經竄了起來！

大船上此一刹間，似乎起了一陣騷動。

就在寇英傑身子方自躍起的當兒，一條人影由船樓迴廊間猛襲了過來！

寇英傑方自看出來人頗似鐵小薇，後者已帶着一聲嬌叱聲，撲到了他的背後，玉掌陡然遞出，直向寇英傑肩頭上搭下來！

名家身手畢竟不凡，她的手掌還沒有挨着他的肩上，先有一股透體生寒的力道直向着寇英傑肩上逼來！

寇英傑驚惶中已見那個叫沈亮君的婦人正向自己正面撲來，而鐵小薇在背後的打法，也是絕不留情！

與他迎戰的雖是兩個女人，可是却是他生平所僅見的女中魁首！使得他絲毫也不敢寬心大意！

情急之中，他施了一招「風中黃葉」的身法，在一個疾轉的快速勢子裏，把身子轉了過來。

可是鐵小薇的這一手法，却是出奇的迴異奧妙，只見她那隻遞出的纖纖玉手一沉乍揚，美妙得像是一隻打波的燕子一般！

寇英傑只覺得肩上一陣子痛，已被對方扣了個結實！

她尖尖的五指，似乎在一經觸及對方肩上的同時，已穿破了寇英傑肩上衣服直刺肌膚！

隨着她的一聲嬌叱道：「去！」

玉手一翻，寇英傑偌大的身軀，竟然又被摔了出去！

這眞是他生平最丟臉的時刻，想不到一上來，連吃兩個女人，把自己摔了兩跤！

二樓船艙內那個藍衫人，仍然是氣勢從容的坐在椅子上，鐵孟能扶攔旁觀，很有點不屑出手的感覺！

沈亮君原是打算獨自擒下來人的，這是因爲鐵小薇的猝然插手，爲了保持她的風度，也很有點退守旁觀的意思！是以出手並不激烈！

寇英傑這一跤被摔得很重，以使他體會出這個鐵小薇的功力驚人，內心眞個是又驚又愧，生恐再次受辱，當下足尖配合着十指尖尖用力的在艙面上一點，「哧！」的一聲平竄而起，直向船尾射身而出！

身邊聽到鐵小薇銀鈴般的一串笑聲。

寇英傑身子尚未落下，只覺得當空頭上「呼！」的一股勁風掠過，等到他足方站定，鐵小薇顯然又較他先了一步！

雙方臉對臉的打了過照面！

鐵小薇這才看住面前人，不禁霍地呆了一下——

「是你——？」

話聲中，充滿了驚詫，她原想出手的招式，也因爲猝然發覺到來人的身份，而猶豫着不發。——

反之，寇英傑求生心切，再加以兩番失手受辱，心裏早已包藏着無比怒火，忿怒中大吼一聲，施展出一向甚少施展的「鐵琵琶手」功力！

在他的想像裏，鐵小薇功力無異比自已高出許多，是以才以重手法相擊，意圖全力脫逃，那裏想到對方竟因爲乍然發覺到是寇英傑時，已無意再出手爲敵，如此一鬆一緊，就使寇英傑得手以逞！

鐵小薇驚叫了一聲，再想閃身已是不及！

就在她旋轉的勢子裏，寇英傑的手面，已經揮打在左肩下方背肋之間！

由於寇英傑力道很足，鐵小薇雖然功力深湛，但却失之於一時疏於防守，碰！的一聲，隨着鐵小薇的一聲驚叫，嬌軀已被擊得摔了出去！

這種情形，顯然出乎在場所有的人意料之外！

沈亮君首先閃身攔擋住鐵小薇倒下的身子，同時發出了一聲尖叱，左手駢二指，意圖凌空向寇英傑身上點去！

鐵小薇驚叫一聲道：「不要——」

她忽然拉住了沈亮君的手，聞者顯然怔了一下！那隻待出的手勢，也就垂了下來。

是時樓艙上的鐵孟能也騰身而下！

另有四五個黃衣漢子，自四面撲上來！

這麼多的人，都因爲看見鐵小薇的失手，而出手向寇英傑攔截，可是却慢了一步。

寇英傑在鐵小薇被擊中身軀摔出的同時，已搶出一步，奮不顧身的向着船外騰身掠出！

「卜通！」一聲，水花四濺，他身子已沉入河水之中，等到鐵孟能與五名黃衣漢子趕向船邊向外探望時，早已失去了他的影子。

但只見水面上泛起了軒然巨波，燈火照耀裏，河面上跳躍着萬千金蛇，那裏再有寇英傑的蹤影？

鐵孟能再回過頭來時，只聽妹妹鐵小薇在沈亮君扶持之下，花容失色，嬌軀微微的顫抖着。

「妳怎麼了？」

「還……好——」

鐵小薇張目把身子站直了，回頭向沈亮君苦笑了一下：「謝謝妳——沈姨娘！」

衆目睽睽裏，她若無其事的向後艙步入！她一直走進屬於自己的那間艙房裏，關上門，才忍不住吐出了一口鮮血！

× × ×

水花一翻，寇英傑由河面上探出頭來。

還算好，早年幸虧習過游泳，否則的話，後果將會如何，可就難以想知了！

偎着河岸回過頭向着那艘金漆大船看了一眼，只見大船兩舷站滿了人，十數道孔明燈光，貼着水面四下掃射着，寇英傑早已在燈光的射程以外，沒有什麼好担心的！

爲了謹愼起見，他再次潛水，泅出六七丈外，才放心的翻身上岸。

人在水裏還不覺得十分的冷，等到上了岸，吃寒風一吹禁不住一連打了幾個寒顫，冷得牙關打戰！

他站在暗角裏，把身上的濕衣服脫下來用力扭乾，然後再穿上，覺得這裏實在沒有再逗留下去的必要，三十六計走爲上策！還是返回客棧爲妙！

好在夜已經深了，市街上連一個人影子都沒有，可以放心大膽的走，倒是他深恐被大船上人踩了踪跡，寧可穿房越脊的好！

這附近路途方向，幸虧日間來回走了一趟，已有了認識，四郎城本來就是一個小鎭，縱橫也不過才四條路，所以用不了多久時間，已返回到「九里香」客棧！

這個罪可眞不好受，若非是一陣子運施輕功快趕之下，使得他身上生了些暖意，要不然受罪更大。

可以想見，是一副何等狼狽的模樣！——

全身上下，週身水濕，滿頭長髮淸湯掛麵般的貼在頭上，臉上由於兩次被摔，還擦破了幾塊皮，這種樣子，幸虧是在黑夜裏沒人看見，要是在白天，衆目睽睽之下，可眞是丟人現眼！

寇英傑翻過了兩層院牆，已悄悄的來到了他所居住的那間客房外！掏出鑰匙打開了房門，只覺得房間裏黑黝黝的——禁不住心裏微微一愕！

記得出來時，他明明把燈光撥暗了，却是不曾熄滅！何以這時竟會全熄！

外面雖然黑，還有月亮，房間裏沒有燈，可就伸手不見五指，黑黝黝的什麼也看不見！

他小心翼翼的摸到了桌前，摸着了燈和火熠子，不知是心理作祟，還是一種錯覺，耳朶裏却聽見一種呼呼的聲音——像是屋子裏臥着一頭狗；還是一隻貓什麼的！

來回幌了好幾次，才把火熠子亮着了。

火光一亮，他首先借着亮光回身查看！不看尙可，一看之下，只嚇得他三魂出竅，七魄昇天，手一抖，差一點把火熠子掉在地上！

原來就是他回身一窺之下，陡然發覺到土炕之上，直直的躺着一個人！

這個人橫躺在炕上，兩隻腿畢直的伸着，却把半襲長衣下擺翻上來，蓋住了頭臉，是以乍然看上去，只能看見這個人半個身子。

尤其令人吃驚的是，那撩起的半截長衣下擺之上，沾滿了斑斑血漬！

此時此刻，乍然看見這般一副形像，就算你有天大的膽子，也禁不住毛髮悚然！

寇英傑「啊！」了一聲，由不住後退了一步！

「誰？」他大聲叫道：「是什麼人？」

那人似乎才猝然由夢中警覺，身子忽然動了一下。

寇英傑又是一驚，火熠子交到左手，右手向腰間一探，錚然聲中，已把那口如意軟刀撤到手中。

有了這口刀，使得他膽力大增，足下一點，已撲向榻前！

仗着膽，他再次怒聲道：「你是什麼人？快說話！」

一面說，一面却以掌中刀向着對方遮蓋在臉上的那襲長衣挑去！

那個人顯然是在傷痛之中，然而一個精湛造詣的武功高手，即使是在睡夢之中，也對於加身的兵刃都有一種特殊的敏感，只要一息尙存，却不容許白刃加身！

是以，就在寇英傑的刀尖方自觸及那人遮面的衣邊時，那人倏地起身，有了出乎意外的反應！

只聽見「唰！」的一聲，就在那人霍然翻起的衣浪裏，寇英傑只覺得掌中刀大震了一下，握把之處有力的一轉，掌中刀再也把持不住，呼嘯着有如閙空銀蛇般的脫手飛出——

「篤！」的一聲，刀尖深深的釘進木樑之內，柔軟的刀身唏哩哩顫瑟出滿室寒光！

寇英傑「啊——」驚呼一聲，點身而退！

是時，牀上人已坐起身來！

他手裏閃爍的火光，映照着那個人的臉龐上！——

曾幾何時，他那一張熟悉的臉，已經不再是那般的紅潤了，白慘慘，黃焦焦，憔悴的怕人。

「郭……郭老先生……啊——怎麼竟會是你——？」

一刹那，他由極度的驚嚇轉變爲極度的驚訝！

當眞是做夢也想不到的事情，睡在自己炕上的這個人，竟會是郭老人——郭白雲！

那綹垂在他下巴上的山羊鬍鬚，就是最好的證明，——只是……

只是他似乎已經喪失了昔日的風采！

他的面頰固然已不再紅潤如昔，其實就連那雙昔日看來亮若晨星的眸子，也已黯然失色，臉上的皺紋也加多了。

總之，他們彼此不過才三天不見，而此刻寇英傑打量着這位心目中欽敬的老人，却發覺到他一下子就像長了十年似的那般蒼老！雪白的鬍鬚上，也因爲滲染了血的顏色，而刺目驚心！

他身上兀自穿着那襲鵝黃色的寬大長衣，看來似乎更肥大了，腰上仍然繫着絲縧——垂着核桃般大小明珠的那根絲縧！……

已經足可證明老人的身份了。

不知怎麼回事，寇英傑只覺得眼睛裏一痠，熱淚奪眶而出！他驀地撲過來，伸出一隻手，緊緊抓住老人一隻手臂。

「郭老前輩……你這是怎麼……了？你……你……」

郭老人在猝然發覺到面前人是寇英傑時，那雙眼睛像是忽然明亮了許多！

唇角上掛起一絲欣慰的笑容——

「寇小兄弟……果然是你，你到底是回來了……」

「老前輩，你傷得很重麼？」

說時他匆匆點亮了燈，把火熠子熄滅，燈端近了——

郭老人緩緩的躺下身子來。

「眞對不起……請原諒我的冒昧，不請自入……」

「不要緊……」寇英傑關心的道：「你老人家的傷要緊，不要……？我……我這就去找大夫去！」

郭老人忽然拉住了他的手，說道：「用不着……」

——他那雙黯然失色，却不失靈活的瞳子，含有奇怪的表情，在寇英傑臉上轉着。

「你這是怎麼回事……？你也受傷了？」

「啊——沒有！」

寇英傑這才忽然想到了自己的狼狽模樣，當下匆匆脫下了身上的濕衣裳，找了一套乾衣服，背着身子換好，把頭上的水，胡亂擦了一下。

在他作這些凌亂的瑣事時，郭老人慈祥的目光，一直打量着他！他臉上含蓄着一抹笑容，那種神態，就像是一個父親打量着他頑皮兒子一般模樣！

寇英傑迫不及待的把自己略事處理了一下，又回到了老人面前坐下來！

郭老人微微一笑道：「你剛才跟誰動過手了！是吧？」

寇英傑點點頭道：「是……的！」

「是誰？」

「是——」寇英傑想了一想，道：「上都河來了一條金漆大船——」

老人神色一變！

寇英傑接下去道：「我是跟船上的人動的手！」

郭老人嘴皮蠕動了一下道：「你是說，你跟鐵海棠動了手？——啊！不會……」

寇英傑一怔道：「鐵海棠是誰？不過……跟我打的人也姓鐵，鐵小薇！」

老人一怔道：「你知道她的名字？……她就是鐵海棠的女兒，你怎麼會……？」

他眸子裏一刹間炫閃着無比的疑惑！

寇英傑嘆息一聲道：「老前輩，這件事說來話長……總之，我因爲無意間由他們嘴裏聽見了你老人家不幸的消息，所以非常担心，想去探聽一下究竟，却沒有想到會驚動了他們，幸虧我精於水性，要不然恐怕……」

郭老人睜大了眸子道：「你可曾看見了鐵家的人？」

寇英傑點點頭！

郭老人緊接着又問道：「你也看見了鐵海棠？」

寇英傑點點頭道：「如果說鐵小薇的父親就是鐵海棠，那麼我確實看見他了！」

郭老人急切的問道：「他穿着什麼衣服？長的是什麼樣子？」

「穿的是藍衣服！」寇英傑想着道：「樣子像一個讀書的老文生！」

「這就不錯了！」郭老人更急切的問道：「他可曾受傷了？」

「好像受傷了！」

「傷得很重？」

「這個……」

「還能不能說話？」

「能！」寇英傑道：「談笑自如！」

郭老人頓時臉上現出了一片失望之色，緩緩的垂下頭來。

在說這些話時，他一直不停的喘息着，似乎努力的振作精神，一旦氣餒垂下頭來時，頓時顯得十分的衰弱。

寇英傑奇怪的道：「你老人家問這些幹什麼？」

郭老人抬起頭來苦笑着道：「這麼說起來，我並沒有傷他很重——他的武功想不到精進如此？……」

他長長的嘆息了一聲，閉目不言！

寇英傑關心的問道：「你老人家是否受傷了？」

郭老人緩緩點了一下頭。

「傷得很重？」

「嗯——」

「那——」寇英傑站起來道：「我這就去找個郎中去！」

不經意又爲老人一隻手抓住了膀子！

寇英傑掙扎了一下，竟然未能脫開，郭老人雖在重傷病弱之中，手指上的力道，亦足驚人。

「用不着費這個事了……」郭老人苦笑着道：「我自己就是一個最好的大夫！」

「啊——那你老人家就快開個方子吧！我這就去給你老人家抓藥去！」

郭老人的反應並不熱烈，他那張蠟黃的臉上，現出了一片枯澀的笑容。

用手指指一下椅子，他嚅嚅的道：「你先坐下來——這件事先不要急！」

寇英傑一愣道：「不要急，你老人家傷得這麼重，還不急？……」

「就是因爲傷得太重了，才不要急——」

郭老人喘息了一下道：「你看不出來麼？……寇小友，我已經不行了！」

寇英傑頓時一驚，臉上神色一變。

郭老人苦笑着道：「你坐下來——有很多話我要告訴你！你要仔細的聽着！」

「可是，老前輩——」

「不要岔嘴，坐下——」他手指着椅子道：「坐下來！」

寇英傑眞不忍拂他的心意，無可奈何的坐了下來！

郭老人臉上才瀰上了一片笑容，忽然他憔悴的臉上湧起了一片紅潮，掩着口發出了一陣劇烈的咳嗽！

寇英傑站起來輕輕的在他背上撫摩着，郭老人一陣劇咳直似把五腑六臟都要咳了出來，老半天之後，他才止了下來，只是喘得更厲害了。

他一隻手輕按着自己左肋部位，那張憔悴的臉時紅又白，很短的時間已經轉變了好幾次顏色！

「郭老前輩……你老人家這是何苦？……爲什麼不——？」

郭老人不等他的話說完，連連的擺着手，不讓他再說下去。

甚久之後，他才又微弱的道：「我有很重要的話要交待你……寇賢侄——我這麼稱呼你是不見外——」

「老前輩，我知道——」

「好！好……」郭老人臉上帶出了一片笑容，頻頻點頭道：「從第一眼看見你的時候，我就知道你是我所要找的人，現在證明我沒有錯，你甚至於是我足以信託的一個人！」

寇英傑發覺老人很獨霸，他說話的時候，根本不容別人插嘴，他說完了，也不許你多說，所以儘管心裏雖是對他關切萬分，却也無法表達。

郭老人生恐寇英傑再打岔，是以喘息了幾聲，趕快的又接下去道：「時間不多了，我必須快一點……寇賢侄，你聽清楚了！」

寇英傑眸子裏交熾着無限同情，隱隱閃動着淚光！他點了點頭，不再打岔！

「我姓郭，叫郭白雲！」郭老人說道：「郭子儀的郭，『藍天白雲』的『白雲』那兩個字！」

寇英傑點了一下頭，其實這個名字他早已知道了。

郭老人苦笑着道：「賢侄——你以前可聽過？」

寇英傑搖搖頭，表示歉然的苦笑了一下，說道：「我的見識很淺，一向也很少在江湖裏走動！」

「我相信——」

郭老人喘息了幾聲，手指指向桌上的茶具，寇英傑頓時會意，趕忙爲他斟上一碗茶。

「茶」已經冷了，可是郭老人却接過來匆匆飲了下去。

喝下了這碗冷茶，他才接下去道：「……其實卽使你時常在江湖上走動，你也不容易聽到我的名字，除了那些武林中很有身份，很有成就的人物，否則是很少人知道我的！」

寇英傑道：「這麼說你老人家也是武林中人了？」

郭老人搖搖頭：「我並不這麼想……可是你這麼問我，我也不否認……你聽着——」

他喘了幾聲，作勢要坐起來，寇英傑忙把他扶正了，把被子厚厚的墊在他身子後面！

郭老人點了點頭，覺得好多了。

他於是道：「在這裏人家都叫我老駱駝，當我是一個純粹的生意人，在『錫林河』兩岸，所有盛產黃金的單方，都是我的……所以那個地方的人都叫我金大王！」

寇英傑不再打岔他，忽然他覺得老人要交待自己的話很重要，也許他的生命眞的活不多久了，是以才會在眼前一息尚存之時，交待這些！

想到這裏，寇英傑心裏浮現出一片傷感！也就格外的留神傾聽！

郭老人接着又道：「但是，我的家並不住在這裏……我住在很遠的地方——」

說到這裏頓了一下，注意的看向寇英傑道：「你要記好了，我的家在臯蘭……」

寇英傑站起來道：「你老人家等一下，我去找一支筆記下來！」

郭老人搖頭道：「不用記……你記在腦子裏就好了，並且你要答應我，這個地址，決不許洩露任何一個人知道！」

寇英傑道：「你老放心吧！」

郭老人道：「不是我過於小心，如果這個地方一旦爲我的仇家鐵海棠所知，那麼一切後果將是不堪設想的糟，而我所以只告訴你一個人，當然是有原因的！」

寇英傑內心充滿了驚懼，因爲聽老人這種口氣，簡直就像他隨時都將會死掉的樣子，而他把這些告訴自己，又是爲什麼？

郭老人舔了一下發乾的嘴唇，接下去道：「臯蘭與隆山郊，你可記住了，到了那裏，你只須問一聲『白馬山莊』，誰都會知道……我……就是白馬山莊的莊主！寇賢侄，你可記住了？」

寇英傑照着他說的，重覆了一遍，一字不錯。

郭老人十分讚許的點着頭道：「你的記憶力很好……看起來，我是找對人了！」

說到這裏 他臉上現出了一些笑容，原來是很溫和的表情，只是襯托着他臉上的無限痛苦，看起來倍覺凄涼！

「寇賢侄！」郭老人喘息着道：「我本來的意思，是還要觀察你一些時候，你知道我郭家不傳絕技，在武林中足可獨步天下，我是不輕易傳給外人的——」

「不！」寇英傑苦笑着道：「原來你老人家有這個打算！不瞞你老說，自從那天我見識過你老人家那身傑出的武功之後，心裏也動過這個念頭，確實想拜你老人家爲師，只是，現在……」

「現在怎麼樣？」

「現在我忽然打消了這個心了！」

「那又爲什麼？」郭老人眼睛睜得極大。

寇英傑道：「我也不知道……」

他苦笑了一下，純粹發自內心的誠摯，說道：「現在，我唯一所想做的，是讓你老人家活下去——」

郭白雲怔了一下道：「我已經告訴過你我活不久了！」

寇英傑道：「可是——」

才說到這裏，郭白雲的一隻白手，已經又搭在了他的腕子上：「孩子，沒有可是！」

他臉上的笑容很凄涼，也很倔強。

「你聽着！」郭白雲把身子坐正了一下，冷冷的道：「我所以不惜千里來到這裏找到你，並不是來向你求救的，也不是來聽你的意見的，你記住，我的時間已經沒有多少了，從現在開始起，我所說的每一句話，都非常重要，希望你不要打岔，自從你第一眼看見我的時候，那時上天已經注定了你和我之間的關係！」

寇英傑一時張嘴結舌，眞不知說些什麼才好！

「不要以爲那是偶然的事……」

郭白雲那麼凄涼的笑着，眸子裏的光華，果然像是含蓄着深切的意思，直直的注視着寇英傑。

「你是我所選中的！」他十分肯定的道：「我所選中的人，絕不會錯，最起碼是不會背叛我的，寇賢侄……在我尚還沒有把我們郭氏不傳的十一字眞訣傳授你以前，你先應該接受我的祝賀……」

「祝……賀？」

「不錯！」郭老人冷笑了一聲道：「怎麼，你莫非認爲不值得麼？」

「不……」寇英傑窘迫的道：「我眞不知道你老人家說些什麼！老前輩，我……我實在告訴你吧！在你老人家如此傷勢重危之際，我實在是已經亂了方寸，你老人家如果渴望着想把你們郭家的不傳之秘傳授給我，那實在是不智的很……我眞的沒有心情……」

郭老人一雙眸子睜得極大，在他聽完寇英傑所說的這番話後，前額上忽然沁出了一層汗珠，臉色刹時間也變爲慘白！

寇英傑一驚道：「老前輩你怎麼了？」

「不——」郭老人用力的搖了一下頭：「你不會是這種人，要眞是這樣，我就看錯了你了——現在你聽着！」

他的一隻手用力的抓着寇英傑道：「我剛才告訴你我家住在那裏？」

寇英傑怔了一下，不假思索的道：「住在臯蘭與隆山郊白馬山莊！」

「對了！」郭老人臉上溯上了笑容，道：「這證明你仍然能够保持住冷靜，你是不會讓我失望的！」

寇英傑才知道他用心在此，禁不住苦笑了一下，他幾乎沒有勇氣，也實在是不忍心去拒絕對方老人的願望了。

「好吧！」寇英傑把身子坐正了道：「我答應你老人家，接受你郭家的不傳絕技，只是你老人家却也要答應我一個條件！」

「什麼條件？」

寇英傑道：「在你傳授過十一字眞訣之後，一定要醫治一下你身上的傷！」

郭白雲自嘲似的笑了一下，點點頭道：「我可以答應你，傻孩子，如果你認爲我自己想死，那可就錯了，這個世界對我這個人，值得依戀的地方實在是太多了，現在廢話少說，我們就開始吧！」

說到這裏，他緩緩的伸出一隻手來：「抵住它！」

寇英傑怔了一下，緩緩伸出手來。

兩掌相貼之下，寇英傑頓時覺出心頭一震，眼前自有一番空明境界。

老人喟然道：「心與意合，意與氣合，氣與力合，此內三合也。」

老人語氣甚爲低沉溫和，而寇英傑聽在耳中，却有如大呂宏鐘一般的响亮，妙在智由心生，隨着老人的話鋒自然而然的達到藉對方所要求的內三合境界！

頓時，由他兩掌之內，傳出了一股溫和舒泰之氣，全身上下說不出的一種舒適感覺！

郭老人雙目微闔，却微微點了一下頭，道：「披閃儋搓歘，黏隨拘拿扳，軟棚摟摧掩，撮墜續擠攤——寇賢侄，你要一字一字省記在心！」

頓了一下，他又將以上諸句念了一遍，遂即解說道：「三尖相照，上照鼻尖，中照手尖，下照足尖，能顧元氣，不絕不滯，妙會其熟，牢牢心記！」

寇英傑方自把對方所說牢記在心，却意外覺出透過老人掌心所傳出的兩股力道，竟然配合老人所說言中之意，導引着自己體內元氣，隨同老人所說之言，自行穿心體內各處，使得言行符合一致！

如此一來，自是加深無比印像！

寇英傑陡然識出老人用心之良苦，大生感激，由是體會出此精湛武術心法之難能可貴，一時福至心靈，乃能盡情領會吸收！

郭老人按其所說導引寇英傑力行一回，由於寇英傑之心領神會，竟然順利通行無暢！

一氣暢行之後，郭老人睜開眸子，十分欣慰的道：「想不到你質禀如此之好——」

他長嘆了一聲，又道：「我由二十七歲出道江湖，即得郭氏不傳之秘，此後數十年無日無刻不在存心想物色一個能够傳我絕技的弟子，只惜數十年事與願違，乃至蹉跎以至今日……現在總算遇見了你！」

寇英傑一怔道：「老前輩莫非門下未曾收

有弟子？」

郭白雲道：「那倒也不是——只是現今這兩個弟子，並不能如我之意！」

頓了一下，他十分感慨的道：「若論你這兩個師兄，質禀並不比你差，只是心性和你相較，可就差遠了……」

冷冷一笑，他咬了一下牙齒，道：「我生平最恨惡的就是心性狡詐，喜歡賣弄聰明的人，但是茫茫人海，要想找一個心性聰明，質地俱佳，而又老成忠厚的人，可就太難了……」

郭老人臉上帶出了一片傷感，吶吶的道：「這也就是我直到臨老垂死之前，尚還要找尋一個傳人的原因，你那兩個師兄，雖然已得我生平絕學，但是却非是我足以信任之人，有幾樣功夫，是不能傳授給他們的——」

「倒是我那個可愛的女兒——」一提起他女兒來，郭老人那張蠟黃色的臉上，情不自禁的帶出了一片和藹的笑容，似乎只有他這個女兒才能是十全十美的！

寇英傑心裏忽然一動，想到了在沙地裏拾到了那個晶瓶美人！

他正待以此詢問，郭老人却發出了一聲嘆息道：「有些話，我們等一會再談！」

寇英傑點頭稱了一聲：「是！」

郭老人道：「由於時間的短暫，我只能擇要以本門心法要訣相告，至於實際的運用，却要靠你的旁敲側擊，和心領神會了，這個工作看似容易，其實不易，不過，我却對於你寄以信心！」

說到這裏，他吐了一口氣道：「老子曰『專氣致柔，能嬰兒』，這就是我郭門的武術菁華！」頓了頓又道：「寇賢侄，你要切記——有了這個柔字的體驗與認識之後，才能登入我武術的堂奧！」

頓了一下，他又引闢道：「柔能克剛，舌以柔存，齒以堅折，技擊更是如此，物之生機勃發者，莫不如此，反之則死！」

接下去，他坐正了身子，十分莊嚴的道：「本乎此，我現在就傳授你十一字心訣，你目下只須暗記，我另有東西送給你，參合習用，不出五年，天下無敵矣！」

在說這些話時，他語音顫抖，但神情極其興奮！

寇英傑亦打起精神來，老人手指杯盞道：「水！」

昏黯的燈光下，只見他面色浮現出一片紅光，顯得神采栩栩，只是一雙嘴唇，却是現出枯乾的裂痕，寇英傑頗曉醫理，看到這裏心中一驚，得悉不是好兆頭！

郭老人接過了茶盞，呷了一口，忽然他眉尖一聳，道：「有人來了！」

寇英傑下意識的即想揮掌熄掌，可是却爲郭老人一把拉住——

「不要緊！」郭老人臉上十分泰然的道：「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我現在覺得很好，沒有人能不利你我，不用怕！」

寇英傑對於自己的驚惶失措，反倒覺得很慚愧！當下應了聲：「是！」

郭白雲道：「來人必是宇內十二令之人物，除了鐵海棠以外，別人皆可不懼！而鐵海棠已爲我『無相音波功』傷了六神中樞，就算他功力再強，也不是數日之內所可復元，因此判斷，絕不是他本人來此！敵人當前，越要鎭定，不可張惶！」

寇英傑對於老人在重傷之餘，尚有如此鎭定能力，衷心十分折服！

就在這一會的工夫，他耳朶裏已聽出了門外傳來了一陣子凌亂的脚步聲，脚步聲顯示出來人似非少數，隔着銀紅窗紙，猶可見燈火光華頻頻閃爍！

即聽得一人口音逼迫着道：「說，在那一間房子裏！」

「大爺……就是這一間！」

——說話的人顯然是客棧內的一個小二，緊接着一個蒼老口音的人關照說：「不要難爲他，放他走！」

一陣子脚步聲，顯示小二已脫離現場！

那個蒼老口音的人遂又道：「這屋子還亮着燈，人大概還在裏面，劉亮，叫門！」

叫劉亮的人大聲應着，即行來到了門前，用力的叩了兩下門！

寇英傑霍地站起來，就要去拔懸在屋樑上的那口如意軟刀！

牀上的郭白雲却搖了搖頭，意思要他稍安勿動！

那人嘴裏喝叱着道：「相好的，有好朋友來看你了！」

話聲出口，足下一用力，只聽得「克嗆！」一聲爆响，房門頓時被大力踹開！

火光一亮，已有兩個人率先撲入房內！

寇英傑就在房門破開的一刹，已自縱身躍起，把揷在橫樑上的那口如意軟刀取到了手中，却見奪門而入的，是一雙黃衣大漢，正是金漆座船內那般打扮模樣之人！

兩個黃衣漢子，似乎不曾想到房內的寇英傑與郭白雲如此好整以暇，見狀都不禁怔了一下！

當然他們兩個並非主要人物，身方撲入，即行向左右閃開一旁！

就在這一雙黃衣人身子方自向兩下一分的當兒，當前人影一閃，一個身着藍衣的矮小老人，已然當門而立！

來人拱背勾首，雙手過膝，生就着一雙三角眼，一對招風耳，正是寇英傑前此在上都河邊所見，由金漆大船上下來的那個老人——鷹九爺！

「鷹九爺」這個名字，還是寇英傑事後聽人說起，由來人這番神態氣度，以及前些時所見他離船時的排場上看來，這個鷹九爺顯然是具有相當聲望的一個人物！

牀上的郭老人似乎也微微一愕，只是長久以來，他得自武林中萬分敬仰，早已養成他自視極高的身份與氣度，這種身份和氣度，使得任何武林中人，都對他望之生敬！自有其神聖不可侵犯的威嚴一面！

是以，此刻，就在鷹九爺乍一看到他這個人時，郭老人所顯現出的仍是一片泰然！泱泱大度！

鷹九爺似乎是吃驚不小，神色微微一變，情不自禁地抱拳稱了一聲：「郭先生！」

郭老人冷森森的一笑道：「鷹千里，你是來找老夫麼？」

來人又是一呆，似乎一時不知如何作答模樣！只苦笑了一下，向後面退了幾步！

郭白雲鼻子裏哼了一聲，冷聲道：「我與貴上約會之事，已告一段落，西河兩岸產金權利，已拱手相讓，鷹朋友你午夜相擾，又爲了什麼？」

姓鷹的老人乾咳了一聲，道：「郭先生不要誤會，鷹某乃是奉了敝上之命，前來誠邀先生至大船一叙，因不敢確定先生就在這間房內，唐突之處，尚請海函！」

郭白雲搖搖頭道：「勝負乃兵家常事，貴上雖然出奇制勝，但是贏得並不光榮，我與他新仇舊恨，無甚可談，鷹朋友既然看見了我，可以返回覆命了！」

鷹千里嘻嘻一笑，一雙眸子不停的在郭白雲身上轉着，顯然已經注意到老人身上的大片血漬，從而斷定出老人受傷不輕，他的神態，就不如先前那般拘謹了！

「郭先生！」鷹千里懶散的抱了一下拳，臉上帶出十分油滑的神態道：「鷹某是奉命行事，再說敝上是一番好意，你老人家似不應過於拒人于千里之外吧！」

郭白雲倏地站起身來，只見他臉上紅光大盛，顯然是氣憤到極點！

只見他伸出一隻瘦手，指向面前的鷹千里，强掩怒火道：「鷹千里，你莫是欺凌老夫身負掌傷，就可以由得你任意擺佈麼？」

鷹千里拱了一下身子，道：「鷹某不敢，鷹某只是奉令行事，請你老行個方便！」

郭白雲赫赫一笑道：「行個方便，說得好，看來那鐵海棠分明是懼我不死，要你來送我的終——」

鷹千里一聲奸笑，抱拳說道：「白骨何須埋荒塚，人生無處不可終，郭老先生，你老人家既然明白這個道理，鷹某就着實的不虛此行了！」

這幾句話毫無遮掩，猙獰畢露，實在已把他的來意和盤托出，聽在寇英傑耳中，禁不住使得他機伶伶的打了一個寒戰！——

他下意識的緊了一下掌中刀，身子向着郭白雲面前靠近了一步，以備必要時出手相護！

郭白雲所表現的竟是出乎意外的鎮定！

聽了鷹千里的話，他臉色微微一變，那雙含蓄着灼灼神光眸子，直向鷹千里臉上逼視過來！

「鷹朋友——你自信你有這個能耐麼？」

「那要靠你老人家成全了！」

鷹千里這句話說得大其囂張，他在說這句話時，徐徐探出那隻鷹爪般的右手，右手上抓着的一雙虎眼石子，咭哩嘩啦不停的在手心裏搓着！

這麼囂張的形態，以往在郭白雲面前，他是無論如何不敢的，然而此刻，他顯然是認定了對方已不堪一擊，勝券在握不覺趾高氣揚，放浪形骸！

郭白雲看在眼中忍不住發出了一聲冷笑，轉向寇英傑道：「賢侄，你稍安毋躁，隨我出去！」

寇英傑巴不得離開現場，當下答應了一聲，一抖掌中刀，舉步外出！

不意他足下方一移動，那個叫鷹千里的老人已橫身阻在面前，同時那一雙黃衣大漢，也左右兩方同時把身橫了過來！

鷹千里一聲怪笑道：「郭老，你這是何苦？眼前千里內外，總令主一令千喏，你老人家自信逃得開麼？」

郭白雲冷笑道：「鷹千里你多慮了，郭某人這雙眸子還沒有閉上以前，就不信有什麼人能够阻我任意來去！」

說到這裏，他探手向寇英傑一伸，道：「刀來！」

寇英傑怔了一下，雙手把刀送上！

郭白雲接刀在手，微一振腕，已把一口軟刀抖了個畢直，站在他正前面的鷹千里以及那雙黃衣大漢，頓時就覺出一股冷森森的刀氣，向自己身上襲了過來！

這是一種必然的現像，除非你出手相搏，你就必須要退開一旁，否則在對方刀氣籠罩之下，對方只一出手，不死必傷！

鷹千里當然稱得上是一個「强者」，然而正因爲如此，他才更知道厲害，才更不敢輕舉妄動！

因此，就在對方刀氣方一襲體的同時，足下微點，已然向客房門外退出！

同時間，他關照身邊的一雙黃衣漢子道：「退！」

卻是慢了一步！

郭白雲似乎是有意要借着眼前這雙黃衣漢子立下刀威！其實他的刀氣一經吐出，設非是功力高强之人，一般人很難脫身！

那兩個黃衣漢子，方自覺出身上一冷，已是不妙，待到聞聲思退時，早已吃對方那股無形的刀力吸了個緊！

郭老人這種「以氣施刀」的手法，眞可謂妙絕今古，其厲害之處在于「刀隨氣轉」，那是「意到氣到」，「氣到刀及」，眼前刀光猝然閃得一閃，匹練般的刀光，就像是一雙猝然展開雙翅的燕子一般，分別向左右劈了出去！

不過是一發即收！

那雙黃衣大漢相繼發出了一聲慘叫，分別向左右倒了下去！每人前額正中俱都留下了一處顯著的刀痕，刀勢極重，足足深入了兩三吋深淺，差一點把一顆頭顱劈成兩半！

黃衣人之一再次發出了凄厲的一聲吼叫，由房間裏猝然撲出，摔倒在院子裏，他手裏的一個紙燈籠就手摔落在地，呼呼有聲的燃燒了起來！

在此同時，持刀的郭白雲已同着寇英傑翩然的蒞臨門外！——「行家一伸手，就知有沒有」！郭白雲舉手之間，已使得一雙黃衣大漢相繼畢命，明眼人如鷹千里者，那能不識得厲害？

然而這可就應上了那句話了——「箭在弦上，不得不發」！

鷹千里那雙濃眉猝然向兩下裏一分，暴叱了一聲道：「好！」

這老頭兒身子原來就够矮小的，這時猝然曲起來，看上去幾乎同於小兒一般，隨着他的喝叱之聲，猝然騰身而起，疾如鷹隼一般直向郭白雲頭上落下去！

「起如飛鷹，落似天星」！

這個姓鷹的端的是身上有眞功力，絕不同于一般泛泛之輩，就在他身子猝然向下一落的當兒，寇英傑才霍然驚覺到！這個鷹千里一雙手腕之下，竟然分別套有一個銀色的手套！

那是一雙巧具匠心，百練柔鋼所編織的奇形手套，長及手腕，通體上下銀光燦然，令人觸目驚心的卻是在手套的五指尖端，滋生着遠比鷹鷲更爲銳利的五根長指甲，分別彎出去有三四吋長短，以之攻取敵人要害，稱得上凌厲威猛，別出心裁！

鷹千里落下的身子，正好迎上了郭白雲所揮出的那一刀，只聽見「噹！」的一聲脆響！

隨着郭白雲所翻出的刀勢，鷹千里的身子猝然間又騰了起來，活像一頭靈猿般的翻了出去！

顯然，鷹千里這上來一撲，並沒有收到預期的效果！

而郭白雲那等凌厲的刀勢，竟然也沒有傷着了他，雙方似乎誰也沒有佔到了上風！

郭白雲決心要打勝這一仗，否則一切將不堪設想！他足下向前邁進一步，掌中刀第三度揮出，只是看上去卻並不疾快威猛！

刀勢看上去極爲緩慢，徐徐落下，緩緩遞出。

然而如果你就此推斷這一刀無甚威力，可就大謬不然，隨着他遞出的刀勢，只見自那口刀的尖端，倏地暴長出匹練般的一蓬刀光！

這蓬刀光，一經發出，活似一匹緞子般的洒灑自如，又似一道怒捲的飛瀑，沒頭蓋臉般的直向着鷹千里身上飛捲了過去！

鷹千里矮小的身子，頓時向後一連後退了三四步，直到他退出在第五步上，才算拿樁站穩了脚步。

刹息間，那蓬刀光直向他正面襲過來，但是卻有碍於鷹千里體內所逼運而出的內功潛力，一時停滯不前。

在寇英傑看上去，簡直難以解釋！他活了這麼大，還是第一次見人這麼動手過招，簡直稱得上怪異絕倫！

然而他立刻也就明白了，這兩個人正是彼此以浸淫多年的內元功力在相搏鬥，這種功力的相搏，外表看似不若一般傳統的打殺那般凌厲猛烈，然而事實上卻百倍過之，個中之微妙驚險，非當事人不是以體會其萬一！

雙方站立的距離不足一丈，郭白雲出刀萬鈞，鷹千里是挺身以迎，雙方表情肅然，面上沉着，寇英傑滿懷緊張的期待着勝負的一分，雙方這種無形內功的抗衡，不可能相持很久。

果然，就在寇英傑心懷期盼的一刹，郭白雲忽然鼻子裏發出了「哼！」的一聲。

他手上的那口刀，在向外作勢一振之後，霍地收了回來，站立丈外的鷹千里足下一個蹌——！

他身子確是够靈活的！

就在他身子略一失閃的同時，足下用力，有如穿簷的燕子一般，已然縱上了對面的屋簷之上！

夜色裏，看不甚清他傷在那裏，只是他必然是負傷了！

只見他臉色極爲猙獰可怖，由緊咬着的牙關裏，發出了冷澀的一聲低笑！

「郭老頭—你且慢猖狂，姓鷹的饒不了你的！」

說完了這句話，他身子再也不再停留，向下一殺腰，「察！」的一聲，再次穿身而出，緊接着一路縱躍如飛而去！

郭老人保持着直立的身子，直到鷹千里身子去遠之後，才幌動了一下，頓時發出了一陣猝咳之聲。

寇英傑大吃一驚，忙上前扶住他，道：「你老人家怎麼了？」

郭白雲臉上現出了一片苦笑，這一瞬間，他的臉色又恢復了蒼白，接着他又發出了幾聲劇咳！

「這裏不能停留……」他邊咳邊道：「我們馬上離開！」

寇英傑道：「老前輩，你受傷了？」

「憑他也配！」郭白雲雙手拄着刀道：「只可惜我的內傷這重，剛才那一手『濤鷹拍岸』只發出了昔日五成的功力，否則……」

他抵頭又咳了幾聲，才接道：「要不然…姓鷹的萬難在我刀口下逃得活命！」

說到這裏他搖了一下頭，卻又嘆息道：「話雖如此，這個人竟能力擋我的無形刀炁，卻已是十分不易了，鐵海棠手下有此能人，無怪乎要稱雄一世了！」

寇英傑見他說這幾句話時，一雙眸子顯得十分疲憊的樣子，不時的閉攏又睜開來，生怕他體力不支，忙自用力攙扶，不意他手臂一觸及對方身上，才覺出郭老人全身上下，俱爲汗水所透！

郭老人確實已無餘力，就在寇英傑橫臂攙扶時，他已不由自主的把身體倚靠了過去！

寇英傑一驚道：「我揹着你老人家吧！」

郭老人點了一下頭，表示答應！

寇英傑即刻脫下長衣，揉成一長條，把對方十字兜結的繫揹在背後，試了試覺得不甚碍事！

郭老人冷哼了一聲，道：「賢侄，你的馬呢！」

一言驚醒夢中人，寇英傑答應了一聲，即刻向後院奔進，這所「千里香」客棧，雖然看上去無甚異狀，其實大不盡然！

寇英傑方自奔出這片院落，迎面即見一名黃衣持刀漢子立在一盞高燈下！

那漢子乍見寇英傑揹着郭老人來到，捏口打了一聲急哨，身子向前一塌，已撲迎上來。

寇英傑這時只想着能够救得背後的郭老人脫離現場，可就顧不得手下輕重。

迎面而來的漢子，手上持着一口雁翎刀，二話不說，迎頭一刀直向寇英傑臉上劈下來！

寇英傑向左一閃，飛右腿，直向那漢子心窩上踢了過去，那漢子方自向後一縮，寇英傑身子已旋風般的逼近，掌中刀反手投刺而出，「哧！」一聲，深入進那漢子右肋之內！

刀拔血噴！那人痛呼了一聲，身子斜着踉蹌倒下！

這一手刀法，寇英傑是運智取勝，其實飛足不過是個虛招，用以掩飾下面的一刀，想不到果然生效！

背後的郭白雲看到這裏，由衷的發出了一聲讚嘆！

也就在這一刹間，眼前人影交錯，一連撲來三條人影——三個穿同樣黃色衣着的漢子！

寇英傑咬了一下牙，一緊掌中刀，正要迎上去，背後的郭老人卻冷聲道：「不理他們，到馬房找到你的馬……走爲上策！」

寇英傑應了聲：「是！」

他忖思着老人如此關照，必有道理，當下一壓掌中刀，足下加快，直撲通向馬房的那條角道！三個黃衣漢子自一現身，就擺出了一副待搏的樣子，想不到對方竟然不戰而退，自是不肯善罷干休！

這些人其實每人皆有相當身手，在「宇內十二令」總壇之內，門下弟子共分爲三類，以衣着色澤而分，藍色爲一等身手，但數量極微，僅有八人，其次爲黃色，總數爲七十二人，再次爲灰色，人數一百零八人，這些弟子，訓練間均爲總令主鐵海棠定下功課，由鷹千里負責親手調教，平日功課督促訓練極嚴，經考試通過之後，才得各領職司，分派總壇任用！

這一次隨同總令主出巡，共有十六名弟子，多爲黃衣弟子，其任務爲負責總令主出行之護衛工作，其中游擊手只得八人，聽憑鷹千里任意調遣應用，想不到今夜遇見了罕見的敵人高手，一上來就損失了三人，剩下五人分散各處，原警戒任務，因聽司死者同伴所發求救哨音而趕來滙集，才致與寇英傑遭遇！

此時所來三人，各名丁七、王大立、江平，在第二類弟子之中，身手皆爲佼佼者，其中丁七爲小隊領班，身手最是突出，這人是矮身材，施展一對文昌筆，擅以打穴手法，傷人要害，在同僚中有「辣手金剛」之稱，平日極得總令主與鷹千里所器重，素日得「宇內十二令」盛名所庇護，養成唯我獨尊，目空一切個性，那裏甘心吃這種大虧？

這時乍見寇英傑不戰而退，丁七首先咆哮一聲，道：「相好的，留下命來！」

雙足頓處，直向寇英傑背後襲到，掌中雙筆，照着郭老人背上就扎！

這一來，他可是自找倒霉！

郭老人儘管是傷重不支，可是以他那身神出鬼沒的武功造詣，又豈是丁七這類人物所能欺凌？就在丁七的一對判官筆眼看已將扎在他背心上的一刹那，郭白雲倏地掉過頭來——

人到了生死存亡之際，常常有意想不到奇招制勝！

按說郭白雲此刻傷重待死，行動更屬不便，幾乎已失去了還手能力，在丁七的雙筆之下，實難重出手反擊，妙在這一出奇制敵的殺手，「噗！」地噴出了一口血沫！丁七如果涉世較深，就應該知道這種「碧血箭」的厲害，這種混合本體元氣，咬破舌尖噴出的「血箭」，如非到了萬不得已，施功人是絕不輕易施出，然而果眞不惜消耗本身眞元施出之後，其武力卻是銳不可當，即使你有橫練的金鐘罩鐵布衫功夫，只怕也難以敵擋！（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諸葛青雲・文
盧　令・圖

怒馬香車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天一門太上門主司介侯，和慾望香車車主石瑤姑互拚兩掌，未分軒輊，石瑤姑原欲就此率同于大娘、文眞眞、湯人傑離去，詎司介侯突下令封閉地宮通道，要把石瑤姑等困在地底迷宮，石瑤姑以眞氣傳音，命于大娘、文眞眞截住司介侯侍兒琴兒、劍兒二女，又向湯人傑傳音，要他纏住司介侯，只要能守住百招便行，于大娘、文眞眞、湯人傑領首領命後，石瑤姑緩步踱出石室，司介侯縱身攔截，湯人傑立卽將司介侯截住，左掌右劍向司介侯猛攻，司介侯施展全力向湯人傑擊去，把湯人傑震傷——

龍潭逃巾幗　虎阱鬥巨梟

司介侯目光深注着，一步步逼向湯人傑身前，一面冷笑道：「小狗，你能接下老夫全力一擊而不死，可的確足以自豪！」

湯人傑傻笑道：「那是你老小子，太差勁了！」

于大娘厲聲叱道：「司介侯，你好意思向一個已負傷的年輕後輩下手……」

司介侯冷笑道：「老夫行事，一向只求目的，不擇手段！」

「呼」地一聲，手中絲帶疾點而出——

此情此景之下，湯人傑勢將必死無疑。

因此，于大娘，文眞眞二人都不忍卒覩，雙雙不約而同地，化悲憤爲力量，奮力搶攻，希望能在琴兒，劍兒的身上，撈點本錢回來。

就當這驚險，緊張得令人窒息的刹那之間，驀地傳出一聲勁喝：「住手！」

喝聲雖然不高，但却一字一字有如春雷陡發，震得惡鬥中的四人，耳鼓「嗡嗡」作响，不由自主地，一齊虛幌一招，退了開去。

只見石瑤姑右手持劍，左手握着司介侯絲帶的另一端，目光却向湯人傑，文眞眞，于大娘等三人一掃，沉聲低喝道：「你們三個都退下！」

文眞眞立卽嬌聲說道：「師傅，咱們正好聯手宰了這老賊……」

石瑤姑截口喝道：「我說退下！」

于大娘拉着文眞眞的衣袖，也沉聲說：「眞眞，人傑，咱們走……」

「走」字的尾音未落，三人都已飛身而起，射向門口。

琴兒，劍兒，同時仗劍追擊，並淸叱一聲：「留下命來！」

但當這兩人追到門口時，却被一陣森寒劍氣迫了回來。

「算了！」司介侯喝住琴兒，劍兒，之後，向石瑤姑笑道：「石車主，妳的高明，遠出我的意料之外。」

石瑤姑冷笑一聲：「多承誇獎！」

這時，外面的甬道中，殺伐之聲，隱約可聞。至於那根絲帶，在這兩位絕頂高手的僵持之下，有如一根鋼杖般，似乎誰也沒佔便宜。

司介侯淡然一笑道：「也好，借這機會，咱們可以互相印證一下內家眞力……」

外面的殺伐聲，越來越高，也越來越近。

石瑤姑冷笑道：「老娘沒工夫奉陪……」話出同時，「咚」地一聲，那根絲帶忽然

中斷，石瑤姑隨手將半截絲帶一扔，道：「告辭！」

「辭」字的尾音未落，人已疾射門外。

司介侯敞聲笑道：「老夫恭送一程！」如影隨形，他也跟踪而上。

但他也一如琴兒，劍兒一樣，被門外的森寒劍氣阻住了。

在門口阻敵的，是利民當舖的老闆司馬元，和慾望香車的車把式周桐。

原來司馬元的利民當舖，就是石瑤姑所特別安排的，而司馬元這個人，也大有來頭。（後文中當詳爲介紹）其武功成就，就在周桐之上。

目前，有着這麼兩個高手把門，饒是司介侯自信武功無敵，在猝不及防的情況之下，也不得不被迫而退了下來。

但他一退之下，又立卽欺身再進，手中半截絲帶一揮，怒叱一聲：「鼠輩躺下！」

「放屁！」

司馬元，周桐二人咀頭雖硬，但面對司介侯這等絕代老魔，却有力不從心之感。

於「噹」地一聲巨震中，兩人都被震得一個倒翻，飛縱三丈之外。

幾乎也是當司馬元，周桐二人一招硬拚的同時，石瑤姑的語聲，也傳了過來：「二位快退！」

因此，司馬元，周桐二人足尖一點地面，又立卽飛縱三丈之外。

當然，司介侯也是啣尾疾追，但當他那疾射的身形到達司馬元，周桐二人第一次落足之處時，前頭約莫五尺處一道千斤閘轟然落地，將他擋住了。

追兵雖已阻住，但石瑤姑却仍然是一臉肅容，向司馬元，周桐二人一揮手道：「二位，咱們快走！」

沿途所經甬道，都是屍骸狼藉，顯然方才曾經過一場慘烈的惡鬥，所有的障碍，都被掃除了。

因此，石瑤姑，司馬元，周桐等三人，一路通行無阻地出了古墓的大門。

文眞眞，于大娘，湯人傑等三人連忙追了上來。

石瑤姑首先向湯人傑問道：「傑兒，你的傷勢不碍事吧？」

湯人傑咧咀一笑道：「方才，于姥姥給我吃了一顆藥丸，現在，好得多了。」

「唔……」石瑤姑蹙眉接道：「怎麼，湯姊姊還沒出來？」

于大娘問道：「車主，我們要不要去接應她……」

不遠處，有人嬌笑道：「不用了，我已經出來啦！」

一道人影，疾瀉當地，赫然是湯紫雲。

于大娘長吁一聲道：「好啦！人已到齊，我們該快點走才對，免得那老魔頭追出來，又免不了一場惡鬥。」

湯紫雲笑道：「我已在古墓中的控制中心作下手脚，司介侯要想出來，至少也在半個時辰之後。」

原來石瑤姑此行目的，是在試探司介侯的實力，爲了安全計，她事先安排對古墓中情形非常熟悉的湯紫雲混入控制中心。

因此，當方才在古墓中司介侯下令封鎖通道之後不久，控制中心的人已被湯紫雲所控制，並將司介侯精心調教出來的女衞隊封閉在一間密室中，沒法脫困，這也就是在方才的那場惡鬥中，司介侯不但沒有助手支援，也叫不到劍，而羣俠們得以安全脫險的原因。

石瑤姑道：「不論如何，我們還是早點回去爲妙，因爲傑兒受了內傷……」

「啊！」湯紫雲走向湯人傑身邊，道：「傑兒傷勢不嚴重吧？」

湯人傑傻笑道：「娘，您看我，不是很好嗎！」

湯紫雲携住湯人傑的健腕，道：「走！瑤妹，我們快點回去……」

當石瑤姑等人趕返洛陽城去的同時，古墓內的魔宮中，也恢復了正常的活動。

司介侯鐵青着臉，仍然端坐在那間經過一場惡鬥的密室中，琴兒，劍兒分侍左右。

足足過了盞茶工夫，司介侯才恢復正常臉色，輕輕一嘆道：「琴兒，去將門主和杜大俠等人，都叫到這兒來。」

「是。」

少頃之後，杜少恆，多梅，曹適存，公冶十二娘等四人相繼魚貫而入。

司介侯沉喝一聲：「看座！」

一聲暴喏，立卽有人搬來四張椅子，擺在司介侯對面。

杜少恆首先入座，並含笑問道：「太上，幹嗎對一個階下囚這麼客氣？」

司介侯自我解嘲地一笑道：「諸位暫時都是老夫的貴客。」

接着，目光一掃對方四人，輕嘆一聲，說道：「我想，四位之中，除了多梅之外，對我的來歷和與白雲山莊的淵源，都是所知有限，是嗎？」

杜少恆點點頭道：「對我個人來說，可說一無所知。」

司介侯道：「那就請多梅告訴你吧！她說得不够詳細之處，再由我加以補充說明。」

杜少恆扭頭向坐在他身邊的多梅說道：「多梅，原來妳還有很多秘密不會告訴我。」

「不！」司介侯搶先說道：「杜大俠寃枉她了，我所說的這些秘密，她是在被我抓回來之前，才知道的。」

「啊……」

「當時，石瑤姑正在向她說明這些往事，被老夫以『天視地聽』功夫竊聽到，於是乃施展調虎離山之計，將石瑤姑騙走，這丫頭也就落入我的手中。」

「好！」杜少恆苦笑道：「在下恭聆。」

司介侯目注多梅道：「多梅，說吧！」

「說甚麼呀！太上。」多梅嬌笑着問。

「說妳由石瑤姑口中所獲得的，有關老夫的一切。」

「好的，只是，婢子已經餓了，能不能請太上先行賞點吃的。」

「好，我想，大家都有點餓了，咱們且邊吃邊談吧！」一頓話鋒，又揚聲喝道：「送點心上來，快！」

隔壁房間傳來一聲恭應道：「是！馬上就來。」

司介侯又向多梅笑道：「丫頭，別閑着，說吧！」

「是！」多梅沉思着道：「據石車主說，她老人家對太上的來歷，也是於最近兩個月中，才算是完全弄清楚。」

司介侯插口問道：「對了，方才，當我開始竊聽之前，你們已談過不少話，現在，妳先將那些話告訴我。」

「我說出來，太上會相信嗎？」

「我不一定相信，但我有點頭腦，會加以研判。」

「那我可以坦白告訴太上，開始，我和石車主談話很少，大部份的時間，是她在指點我的武功。」

「這一點我信得過。」

「至於那少數的談話，是有關藏寶圖和杜大俠方面的。」

「這一點，我也可以想像得到，藏寶圖的寶藏，已到了石車主手中。」

「太上怎會如此肯定？」

「由於石車主還能這麼年輕美麗，老夫自然會聯想到是怎麼回事。」

多梅媚笑道：「太上可眞够英明。」

「別說廢話，老夫問你，你們最初那少數談話中，有關杜大俠的部份，說些甚麼？」

「石車主要我轉告杜大俠，她不會管他的閑事，除非杜大俠能把握機會，建一次奇功，石車主認爲可以將功折罪時，才會救他。」

這，當然是多梅的謊言。

司介侯也顯然是不相信，但他却並未當面揭穿，只是「唔」了一聲道：「現在，可以說明我的來歷了。」

「太上，如果我照實說來，對太上有甚麼不敬之處時，您可不能見責。」

「當然！好漢不怕出身低，妳儘管直言無隱就是。」

「那我就放心了。」多梅嬌笑着道：「據石車主說，太上是一個私生子。」

「不錯。」

「太上的令尊，令堂也和詹老怪一樣，是白雲山莊的僕人。」

「唔……」

「當年，令堂生下太上之後，因恐莊主見責，乃破指寫下血書後，投井自盡。」

「不錯。」司介侯的語氣，雖然還很平和，但神色已變成一片冷肅。

「但事實上，當時的白雲山莊莊主無雙大俠，不但不曾見責，而且對令尊慰勉有加。」

「那一套假仁假義，是故意裝給別人看的。」司介侯冷笑着。

「但無雙大俠也特別喜愛你的天賦，自幼就對你加以特別的培植。」

「這一點，我承情。」

「可是，以後，令尊却乘老莊主伉儷出外雲遊之際，勾結外敵，將無雙大俠全家都予以刼持。」

「那是家父爲了替先母復仇。」

多梅嬌笑道：「太上，這個仇字，可談不上吧？」

「當事人的想法，可不同。」

「當時，令尊刼持無雙大俠全家之後，立卽遠走高飛，一面一點一滴地，向無雙大俠搾取武功，一面，暗中勾結各地的牛鬼蛇神，培植自己的實力，並唆使詹老怪，在江湖上攪得烏烟瘴氣，以轉移一般江湖人物的注意力，是嗎？」

「不錯。」

杜少恆插口問道：「多梅，恕我打岔，我可以發問嗎？」

司介侯搶先說道：「當然可以，這些，主要就是說給你聽的……」

點心送上來了，很豐富，也很精美。

司介侯話鋒一轉道：「各位別客氣，咱們邊吃邊談，不必拘束。」

杜少恆的好奇心，超過飢餓感，他不忙着吃點心，却是目注多梅問道：「多梅，這事情，似乎有點不合情理。」

「此話怎講？」多梅口中含着一口食物，說起話來，有點含糊不清。

杜少恆道：「如所週知，白雲山莊，號稱武林聖地，像那樣的人家，怎會被他們自己的僮僕所刼持哩！」

司介侯又搶先笑道：「這叫作明槍易躲，暗箭難防，家賊再加上外敵的共同圖謀之下，你想，會不會乖乖地受制呢？」

「唔……」杜少恆蹙眉接道：「據我所知，白雲山莊中，還有一個武功比江家並不多遜的李家……」

司介侯截口笑道：「你說的是李哲元與杜飛瓊那一對兒？」

「不錯，論輩份，無雙大俠江自强，還得叫李哲元大俠爲伯伯哩！」

司介侯道：「是的，江李兩家，還結有秦晉之好。」

「那麼，當閣下刼持江家時，李家的人，爲何沒同時遭刼？」

「那李家福大命大，早就遷走了。」

「這是說，李家早就已經不住在白雲山莊了？」

「不錯，不但李家早已不住在白雲山莊，卽使是江自强的父母，也早就出外雲遊，不知所終。」

「那麼，李家遷往甚麼地方，也沒有人知道了？」

「是的，一直到目前爲止，還沒人知道李家和古紹裘等人的下落。」

「連無雙大俠也不知道？」

「可能，也許他知道而不肯說，但我判斷，那些老傢伙，十九是死翹翹了。」

「那麼，當年令尊所刼持的，實際上只是無雙大俠伉儷？」

「不對，還有他們的兒子江濤，媳婦文素文，也就是現在的文眞眞的父母。」

「無雙大俠伉儷，和文姑娘的父母，果然都還健在？」

「不錯，他們都還活得好好的，尤其是文素文……哈哈……」

「你爲甚麼不殺他們？」

「我爲甚麼要殺他們？」

多梅含笑說道：「少恆，那理由很簡單，無雙大俠還能活着，必然是還有一些很重要的武功心法，不曾被太上搾出來……」

司介侯笑道：「還是這丫頭聰明。」

杜少恆苦笑了一下道：「如此說來，令尊的武功，必然比閣下更爲高明了？」

「不錯，不過，他老人家已不過問江湖中事，正和詹伯伯在共同參研長生不死的金丹大道哩！」一頓話鋒，又笑問道：「對了，老夫口中的詹伯伯，閣下想得起來是誰嗎？」

「我想，那應該是詹老怪詹恨天？」

「一點不錯。」

「可是，據傳說，詹老怪是被白雲山莊一位十七八歲的年輕人押走的……」

司介侯截口笑道：「那位十七八歲的年輕人，就是老夫我，你明白了嗎？」

杜少恆一怔，道：「原來那是你們自己故意佈成的疑局？」

司介侯微笑頷首道：「是的，方才老夫已經說過，詹伯伯的一切行動，都是家父在幕後安排的。」

「令尊如此用盡心機，故佈疑陣，爲的又是甚麼？」

「自然是爲了恐怕古紹裘夫婦和李哲元等人還沒死，會找上門來，佈上這麼一個疑陣，可以讓他們莫測高深，無從着手。」

「現在，你認爲那些人都已經死了，可以高枕無憂了？」

「現在嘛！卽使他們還活着，我也不怕，但我斷定他們已經死去，因爲，百歲以上的人，世間畢竟不多。」

「那恐怕很難說。」

「這些，毋須你担心，閣下，還有甚麼疑問嗎？」

杜少恆沉思着接道：「有，文姑娘和她的乳母于大娘，是如何逃出你的魔掌的？」

司介侯苦笑道：「這事情，說起來只能怪我太大意，另一方面，也是我過於寵愛文素文

的關係。」

杜少恆一怔道：「難道是文素文假借你的名義，將她們放走的？」

「正是。」司介侯苦笑着接道：「文素文是有心人，她利用我對她的寵愛，不但於暗中將他們江家的武功心法寫成一本秘笈，也將量天尺收藏起來，然後，盜用我的令牌，將她們放走。」

「那麼，文眞眞姑娘又怎會投到石車主門下的呢？」

「這問題，就得由多梅來說了，多梅，妳說。」

多梅嬌笑一聲，說道：「太上，您怎麼這麼健忘……」

司介侯苦笑道：「對了，當時，石瑤姑正說到這兒，忽然察覺有外人竊聽而中止……」

「所以，事實上，以後的事情，我並不知道。」

「好，那麼，留着以後去問石瑤姑吧！」

接着，司介侯目光一掃在座羣豪道：「我們的談話，暫時告一段落——曹門主，這座分宮，暫時封閉，立卽開始行動。」

「是……」

× × ×

半個時辰之後，杜少恆與多梅共乘一輛密封的馬車，隨着魔宮中撤退的人馬，走向一個未知的目的地。

車聲轔轔中，杜少恆一直在沉思着。

半晌，多梅才笑問道：「少恆，你在想甚麼呀？」

「我在想，司介侯怎會那麼好，讓妳和我共乘一車。」

「管他是甚麼原因，讓我再替你解開一些心中的疑問，不是很好嗎！」

「疑問？我心中的疑問，妳都能解答？」

「都能解答可能談不上，但我自信可以解答九成九，問吧！」

杜少恆沉思着問道：「好，我問妳，當我和司馬元二人第一次進入魔宮時，那位冒充我的人是誰？」

「是湯紫雲。」

「還有，當拾得兒被瑤姑接走的當夜，那兩位神秘的黑衣人又是誰？」

「是司馬元和周桐。」

「我早該想到是他們，」杜少恆苦笑了一下道：「司馬元這個人，好像很不簡單？」

多梅沒答話，只是貼着他的耳朵，密語了好一陣子，才笑問道：「還有嗎？」

「還有，」杜少恆接道：「記得當湯紫雲在太白酒樓出現時，她身邊還有一個人……」

「那是她的徒弟白小雲……」

「是女的？」

「不錯，當時她是易釵而弁。」

「怎麼最近沒見到？」

「目前，她正在和你的公子石家慶在閉關中。」

明明是自己的兒子，却不姓杜而姓石，因此，杜少恆禁不住長嘆出聲。

多梅嬌笑道：「少恆，別嘆氣，車主說，要想消滅司介侯這一股邪惡勢力，還必須借重咱們這『香車四小』的力哩！」

「香車四小？是哪些人？」

「就是以文眞眞爲首的湯人傑，石家慶，白小雲等四人。」

杜少恆嘆了一聲道：「但願如此。」

「不是甚麼但願，一定會的。」

「妳倒是蠻自信的。」

「我也希望我能自信。」杜少恆苦笑着接道：「多梅，妳也知道咱們是去哪兒嗎？」

「關於這個，我也自信可以猜個八九不離十。」

「是甚麼地方？」

「伏牛山天一門總舵……」

由感覺上可以察覺到，他們所乘的這輛馬車，已脫離車隊，作了一個九十度的折轉，顯然已進入一條岔道。

因此，多梅不由地「咦」了一聲：「這是怎麼回事？」

杜少恆察覺到已經有一個輕功很高的人登上車轅，因此，他貼着她的耳朵示警之後，才故意苦笑道：「管他是怎麼回事哩！現在是人爲刀俎，我爲魚肉，一切都只好逆來順受。」

一聲敞笑，起自車轅道：「杜大俠倒是够達觀的。」

「達觀二字，我還够不上，只不過是隨遇而安罷了。」杜少恆接問道：「閣下是誰？」

「在下百里軒。」

「這姓名，沒聽說過，但嗓音却是頗爲熟悉。」

「在下是天一門的軍師。……」

「哦！原來是軍師大人，杜某失敬了！」

多梅插口問道：「軍師大人，我們的馬車，怎麼脫離車隊了？」

「是的，在下奉命陪同二位，暫時在這附近留下來，喲！前面就到地頭啦！」

「留下來幹嗎？」杜少恆接着發問。

「這有兩個原因，第一，三天之後的北邙之約，一定非常精彩，如果回到總舵後，往返費時，太不方便，不如就近留下來，到時候可以讓二位開開眼界。」

「唔……第二呢？」

「第二，太上改變了主意，先讓杜大俠和令堂令正團聚，然後……」

「然後怎麼樣？」

「去留任便。」

「此話可眞？」

「絕對不假！」

杜少恆苦笑道：「既有今日，當初又何必費盡心機將我找出來，並予以刼持的？」

百里軒道：「當初找杜大俠出來，是門主之意，太上並不知情。」

「突然決定讓我恢復自由，必然還有別的原因？」

「這個……在下可不便臆測。」

杜少恆沉思着道：「待會，是否就可見到家慈和拙荆？」

「不！那得等到三天之後，也就是北邙之約以後。」

「……」杜少恆深長地嘆了一聲。

「杜大俠對與令堂令正團聚的消息，好像並不感到興奮？」

「現在，不談這些……」

馬車戞然而止，百里軒的語聲笑道：「已到地頭了，二位請下車吧！」

杜少恆，多梅二人掀帘走出車廂，只見曉星閃爍，東方已現出魚肚白色，綸巾羽扇的百里軒含笑站在一旁，四個綺年玉貌的青衣女劍士隨侍車後，十多丈外，是一個有着數十戶人家的小村落……

一切都顯得很寧靜的，連狗吠的聲音也沒有。

當杜少恆，多梅二人舉目打量之間，百里軒却向一個青衣女郎說道：「一號，妳先去叫門，說有貴客到來。」

「是！」青衣女郎嬌應一聲，快步向村中走去。

這四個青衣女郎的穿着打扮，與那被稱爲「使者」的琴兒，劍兒一樣，只是胸前多出一個號碼而已。

一見杜少恆在向青衣女郎們打量，百里軒

不由笑道：「杜大俠，這四位都是太上侍衞隊中的翹楚，別看她們年紀輕輕，論起個別功力來，在下還比不上她們哩！」

「哦！」杜少恆漫應道：「不知她們比那琴兒劍兒的武功如何？」

「琴兒，劍兒是太上的弟子，也是侍衞隊的領班，自然不能同日而語。」

「用這樣的四位高手來監視我這個眞力已被封閉的三流角色，不嫌小題大作嗎！」

「不！她們是爲了保護杜大俠的安全，太上說，在杜大俠離開本門之前，本門有保護杜大俠安全的義務。」

「是嗎！那我眞是太感激了！」

「那倒用不着，杜大俠請！」

在百里軒的前導，和二，三，四號三個青衣女郎的隨護下，杜少恆，多梅二人進入村落中的一幢獨立精舍之中。

這可能是這個村落中最攷究的房屋了。

寬敞，舒適，陳設也很華麗，尤其是杜少恆和多梅二人所住的房間，更是特別講究，剛由刺骨曉風中的外間進入時，大有溫暖如春之感。

這房子連正廳和左右廂房，大概有七八個房間，但杜少恆所看到的，却只有一個頭髮斑白的老蒼頭在張羅着，忙得不亦樂乎。

杜少恆沒問甚麼，百里軒也沒解釋。

由於全都是通宵未睡，因而用過早點之後，立即分別安寢。

杜少恆，多梅二人，像一對新婚燕爾的小夫妻，在安詳，寧靜中渡過了三天，當夜三更，即將趕赴北邙山頂去瞧熱鬧了。

也由於這房子中有一種無形的神秘感，因而杜少恆，多梅二人，在這三天之中，絕口不提過去或未來的任何事情，只是默默地溫存，盡情地享受。

此外，和百里軒，以及那四個青衣女郎，也有說有笑地，好像老朋友似地。

晚餐過後，百里軒向杜少恆笑問道：「杜大俠，是否感到有點發悶？」

杜少恆淡淡地一笑道：「長期發悶，習已成慣，所以，我已不覺得發悶了。」

「杜大俠眞是達人，眞是達人。」百里軒乾笑了一下道：「現在就赴北邙，未免過早，杜大俠是否願意有一個談得來的人聊聊？」

「那是甚麼人？」

「見了面，杜大俠自然會知道。」

「橫直閑着無聊，有個人聊聊也好。」杜少恆接問道：「人在哪兒？」

「就在這幢房子的最後一間，如果杜大俠同意，現在就可以走。」

「好，請帶路。」

「是！多梅姑娘也一起去吧……」

也許是由於杜少恆的關係吧！百里軒居然對多梅也稱起「姑娘」來。

那最後一間房子，相當寬敞，陳設也頗爲講究，但那房間中的主人，却顯得很憔悴。

那是一位兩鬢斑白，中等身裁面相清癯的青衫文士。

當杜少恆，多梅，百里軒等三人到達門口時，青衫文士正在房間中負手徘徊着，對門外的三人，竟然視若無覩似地。

百里軒向杜少恆呶呶咀，悄聲說道：「二位請自己進去吧！」

杜少恆點點頭，百里軒却悄然退去了。

青衫文士這才向杜少恆，多梅二人含笑點首道：「二位請進吧！只是，在下身爲堦下囚，可沒有甚麼欵待二位嘉賓，簡慢之處，尚請海涵。」

杜少恆偕同多梅緩步而入，一面歉笑道：「哪裏，哪裏，冒昧造訪，該請海涵的是在下我呀！」

「杜大俠太客氣了。」青衫文士笑道：「二位請坐。」

杜少恆，多梅二人一面就座，一面訝問道：「兄台怎會認識區區？」

「不！」青衫文士也在他們對面坐下：「有關二位的來歷，百里軒方才向我說明過。」

「哦！那就怪不得了！」

「現在，讓我先作一番自我介紹，在下姓江，單名一個濤字……」

「江濤？那麼，閣下就是無雙大俠的公子了？」

「是的，有關寒家的遭遇，杜大俠已聽說過了吧？」

「是的，才聽說過不久。」

「可否請杜兄，將所聽到的，有關寒家的一切，複述一遍，看看是否有甚麼不盡不實之處？」

「好的……」

當杜少恆將他所知道的複述一遍之後，江濤才點點頭，說道：「不錯，大致的情形是這樣的。」

杜少恆注目問道：「江兄，一直就住在這兒？」

「不！我住在這兒還不到五年。」

杜少恆道：「無雙大俠兩位老人家，是否也住在這兒？」

「沒有，姓司的老賊是將我們隔離軟禁，爲的是便于將由我們口中搾出來的本門武功心法，互相印證，這幾十年來，本門武學，已被那斷搾出九成以上了。」

一頓話鋒，又笑問道：「杜兄，你知不知道他們要你同我閑聊的原因？」

「不知道啊！」杜少恆苦笑道：「江兄今年貴庚？」

「在下虛度六十有五。」

「那麼，如果江兄不嫌棄，就請叫我一聲杜老弟吧！」

「好！恭敬不如從命，我就只好托大了。」江濤神色一整道：「杜兄弟，據我方才由百里軒口中所獲消息，姓司的認爲已無刼持你的必要，所以，打算將令堂和令正交還給你，讓你們自由離去。」

「是的，這些，百里軒也跟我說過。」

「至於要你到這兒來聊聊的原因，就是希望你將我也一併帶走。」

杜少恆禁不住目光一亮道：「啊！那眞是一個好消息，本來，我還沒打算離開這兒，但爲了江兄你，我却不能不改變主意了。」

江濤苦笑道：「數十年的幽居生活，我已成了習慣，所以，脫困與否，甚至于生死問題，我都早已不關心，何况，他們讓我離去，是另有目的的，同樣的，他們讓二位離去，也是別有用心。」

「啊！那是甚麼用心呢？」

「先說老弟你的，他們對石車主深具戒心，同時也臆測到，石車主對你老弟的不聞不問，必有深意，與其以後在你老弟身上出錯漏，不如讓你早點離去爲妙。」

杜少恆道：「既然他們對我不放心，大可以殺了我呀！」

「本來，他們是打算殺了二位的，但由於要配合運用愚兄我這一着閑棋，就索性故作大方了。」

杜少恆苦笑道：「想不到其中還有這麼多的曲折。」

「現在，談我自己的事，」江濤也苦笑道：「目前，我已只剩下一成眞力，殺了我沒甚好處，放同去，則不但不會對他們構成威脅，反而另有妙用。」

「妙用？那是指哪一方面的？」

江濤道：「希望由我身上查出我祖父母的行踪。」

「江兄說的是古老前輩伉儷？」

「是的。」

杜少恆驚訝地道：「兩位老神仙居然還在人間？」

「不錯，以前，我也不敢肯定，我是于半年以前才參悟出來的。」

接着，長嘆一聲道：「人雖未亡，家園已破，這一慘痛教訓和數十年的囚居生活，如果說對我也有好處的話，那就是先天易數上的成就。」

「江兄就是在先天易數上測知兩位老神仙還健在？」

「是的。」

「這情形，司介侯知道嗎？」

「那斷當然不知道。」江濤苦笑道：「否則，他就不會放我走啦！」

「方才，他還說過，他斷定兩位老神仙已經不在人間，否則，這些年來，不會這麼杳無音訊。」

「這是他自我安慰的想法，其實，這是他心中最放不下的一件大事，」江濤神色一整道：「三個月之前，當我參透先天易數之後，同時也明白了寒家這一次刼難的因果，和一些其他的事情，譬如有關老弟你的一切……」

杜少恆截口苦笑道：「我的一切，居然也在江兄的推算之中？」

江濤點點頭，道：「是的，你老弟是收拾這一局殘棋的關鍵人物……」

多梅插口說道：「江大俠，咱們這麼肆無忌憚的談話，不怕他們聽到……」

「不會的，天一門的人都已經走了……」

「走了？」

「是的，都趕往北邙山去了。」

「啊……」

「多梅姑娘何妨到外間去瞧瞧。」

「好的……」

多梅這一「瞧瞧」的結果，只帶同來一紙便箋。

那是百里軒留給杜少恆的，大意是：從此刻起，他們三位已完全恢復自由，並說，二更之前，會趕同來，帶他們去瞧瞧熱鬧，同時，杜少恆的太夫人和夫人，明天天黑之前，也會送到這兒來。

看過那便箋後，江濤首先笑道：「好，還是繼續我們方才的話題。」

目光一掠對方二人，又含笑接道：「我想，二位一定覺得很奇怪，家祖父母既然還健在，爲甚麼却坐視他們的子孫遭刦，而忍心不予援手。」

「……」杜少恆，多梅二人苦笑着點了一下頭。

「是的，以前，我也有這種想法，但現在，我算是明白了。」

多梅搶先問道：「那是甚麼原因呢？」

「是因果問題，寒家理當遭此一刦。」

「我還是不懂。」多梅蹙眉接道：「如果說像江大俠這樣的人家，也應當遭刦，那老天爺就未免太不講道理了！」

「不，天道好還，老天爺是最講理，也是最公平的。」

杜少恆也苦笑道：「江兄這一說，連我也越聽越感到迷糊啦！」

「其實，這道理很簡單。」江濤忽然將話題岔了開去：「我們民間流行着兩句俗語：一代作官，九代變牛，二位當會明白此中的涵義吧？」

杜少恆點點頭：「是的，這是說，即使是公正清廉的好官，也難免有失察之處，而咎延子孫，因而作官的後代，大多沒有好下場。」

「武林人物，也和作官的一樣，」江濤長嘆一聲道：「所以，寒家也難逃此一定律。」

「如此說來，可實在太可怕了。」

「是的，但天老爺還是公平的，寒家雖然殺孽太重，却並無過失，所以，儘管難逃定律，而有此一刦，却並無死亡，只是拙荆所受，較爲悽慘而已。」

「……」杜少恆，多梅二人都長嘆出聲。

「既然這是天意，人力自不能逆天，所以，家祖父母也只好忍心歸隱，靜待機緣，這道理，在我參透易理之前，是想不到的。」

杜少恆禁不住喟然長嘆道：「這麼說來，寒家的遭刦，也是同樣的道理了……」

「是的。」江濤正容點首道：「一飲一啄，莫非前定，風萍偶聚，總是因緣，所謂舉頭三尺有神明，因果報應，是絲毫不爽的。」

多梅嘟着小咀道：「我就是不服！」

江濤笑問道：「爲甚麼？」

「我親眼看到，很多壞人，都活得好好的，爲甚麼老天爺不懲罰他們？」

「那是他們惡貫未滿，日子未到。」

「江大俠，數十年的潛修，你已成爲得道『高僧』啦！」多梅苦笑着。

「事實如此，我不能不認命，」江濤也報以苦笑。

甬道中傳來一陣輕快的脚步聲。

江濤話鋒一轉道：「可能是軍師大人同來了。」

不錯，是百里軒同來了，他站在門口笑道：「三位談得很投機啊！」

杜少恆搶先接道：「患難朋友，自然會談得很投機呀！」

「在下留的便條，杜大俠看到了？」

「是的，已看過。」

「那麼，咱們走吧！」

「現在就去？」

「是的，時間已差不多了。」

「好吧！這是武林中百年難得一見的盛會，錯過了，實在可惜。」

「對了，三位是否還要用點點心？」

「不用了，這就是走吧……」

於是，一行四人，魚貫地走出室外。

大門外，已套好二部馬車，杜少恆與多梅共乘一部，百里軒則與江濤共乘另一部，在車把式的吆喝下，向北邙山疾馳而去。

二三十里的路程，自然不消多久，就已到達。

當他們棄車登上北邙山頂時，以司介侯爲首的天一門中的人，已經嚴陣以待。

不等百里軒開口，司介侯首先揮揮手道：「你們四位，暫時都算局外人，請退到十丈以外去。」

就這當兒，杜少恆，多梅二人已將現場的一切，盡收眼底。

俗語說得好，北邙山無臥牛之地，這就是說，整個北邙山都擠滿了墳墓。

所以，目前他們這一約鬥之處，也是在無數起伏不定的纍纍荒墳之上。

天一門方面，除了司介侯本人和那業已成爲傀儡的門主曹適存和兩個灰衫老者之外，其餘全是女的，而且，全都是妙齡少女，計一十六名，而這十六名妙齡少女中，杜少恆認得的，只不過是琴兒，劍兒兩人。

所以，目前的天一門，算是一個陰盛陽衰的局面。

至於羣俠方面，到目前爲止，却還不見人影。

百里軒恭應一聲之後，精目一掃，然後手

輕功術

高來高去夜行人

慧心

以前在中國大江南北都有一種行俠仗義之人，稱做夜行人，不過那種人除了屬於大俠之外，還有可能是大盜，因爲夜間行走之人，總是有些特殊目的，那種人如果沒有很精湛的武功，也沒有輕功護體，必要時可以施展莊上飛的絕招，愈走愈遠，那就沒有資格稱做夜行人了。

不過，眞正的夜行人不必別人相助，只是自己單刀赴會，碰着上高落低，就要找些特殊的品物作爲補助，另一方面也許有暗器，現時我試把夜行人必須具備的東西寫下來，作爲茶餘酒後之談。

如果一個夜行人懂得飛簷走壁，稍爲墻壁有些地方凹凸，都可以攀登高處，亦可從高處跳下，那就是很理想的，不必說了，就算沒有學過飛簷走壁這一招，仍要帶百鍊索，作爲攀登高處之用。

百鍊索是一條很長的軟索，那種軟索並非由普通的繩子做成，它特別細，但却可以吊起一個人的體重，故此，這種索是有鈎的，叫做鷄爪鈎，鈎的後面起碼有十丈長的絲帶，那種絲帶用熟絲頭髮和鹿筋三種物體互相纏在一起，變成極爲堅固，到時將那個鷄爪鈎向牆頭拋擲，鈎緊之後，猛力一抽，五隻爪都深陷，抓住牆頭，那個人就可以握住軟索，向上扳登。

那種飛爪鈎，是用鋼鐵鑄成的，因爲它碰着就抓，故此又名五爪金龍，實際上五爪金龍只是抓住牆頭的鐵器，把一個人帶到高處的東西，是百鍊索，故此，夜行人必須具備，有時要多帶兩三條百鍊索，預備由雲處升到高處之後，未及把它拆開，就使用另外一條百鍊索，向更高的地方扳登。

頭髮，熟絲加上鹿筋，仍是非常之幼，雖然它的力量可以吊起一個人，不過，那一個夜行人仍要指掌和手腕特別有勁，然後能夠抓住那麼細小的物體，把自己吊起來，手上沒有勁，僅能用繩子扳登，那就沒有資格稱做夜行人。

凡是夜行人，必須帶着火筒或火箭，預備在暗中要照明的時候，把它扭亮，古時沒有電筒，故此需要這些東西。

所謂火筒，即是在一個鐵筒裏面帶着火石紙摺，等於草紙撕爛所做成的碎紙，但却是另外一種紙張，比較草紙更加容易燃燒，至於火石，那是特別容易拍打出火花的石頭，那種石頭互相撞擊，便有火花，將火花引導入鐵筒之內，便把紙摺燃燒，發生火光，那條鐵筒長達兩尺，雖然有光，但却沒有火吐出來，利用它照射黑暗之處，有如使用電筒，那是江湖必備的「火筒」。至於火摺，那是好像一把似扇似的東西，扇柄是鐵製的，中間有火石，把它忽開忽合，便有火花露出來，仍要利用火花燃燒野草或紙張，然後有火光透映出，大概帶備火筒的人比較多，至於火摺，它的用途比不上火筒，不過易於收藏吧了。

第三種夜行人必備之物稱做十三太保，實際上即是百合匙，這種鎖匙，不管任何鋼鎖，銅鎖，都能夠開啓，它是用鐵絲造成的，上端有幾個形狀，正方形，弓形，三角形，中間有幾個小環，一共十三環，故此稱做十三太保，有時僅用一個環扣，就可以打開，另外一些時候，要多用幾個環扣，至於頂上，需要用正方形的鐵綫伸入去，抑或用弓形鐵綫伸入去，看情形而定。

十三太保就是由許多條不同形狀的鐵綫彎曲而成，起碼有十三條，用來開啓各種門鎖，或鐵鎖，不過，只是具備這種東西，但却沒有名師指點，那是沒用的，必須學習到非常順利，然後能夠靠着它去開啓。

夜行人並非獨來獨往那麼簡單，有時要帶走一些東西，另外要把一個活人救出來，因此，夜行人多數帶備一個布袋製成的兜子，稱做「抄包」，那種兜子是用堅布縫合的，一共六層，長六尺，兩邊俱窄，中間特別闊，有如橄欖形，若果有一個人伏在背上，把他套住，再用細布纏住他的腰間，就會縛在自己的背上，雙手騰空，可以抓住武器跟對方作戰，故此，它比較僅用一塊布去包裹一個活人，更加有用。

人也可以包住，要是夜行人想盜取財物，更加要用這種東西，因爲它可以拉長收細，或者放闊，用它去代替布袋，特別有利。

夜行人還有一種東西叫做「問路石」，亦即投石問路。那是非常要實的，如果在黑暗中飛身到牆頭去，就先要拋下問路石，看看牆的另外一邊，是否有河水，否則，貿然躍下，可能溺斃，此外，還有可能中伏，又或跌進陷阱，故此要帶備問路石，那些問路石放在布袋之內，分大中小三種，有時要用較大的石頭那是形如鷄蛋的石卵，另外一種情形就要用細石，此外，還有可能是把細小的石卵放在麻布內，必要時把它飛擲出去，打傷由背後追上來的敵人。

在石囊之內，有些人把另外一些石頭放在囊中，隨時抓起來向對方拋擲過去，希望打擊對方的眉心或額角等部份，稱做飛蝗石，那種石頭就在山野之間檢起，已經可以用作暗器了，不必特別製造，因爲它需要部頭較尖，尾部較圓，看來是長條形的，好像蝗虫一樣，故此，稱做飛蝗石。

夜行人十居其九是備帶暗器和武器的，因爲上高落低，懂得放暗器的人佔了上風，故此，有資格稱做夜行人的傢伙，除了本身帶備刀劍之類武器，多數帶着一兩種暗器，最常見的暗器約有數種，分如下：

特別普遍的暗器叫做飛鏢，那種飛鏢分做兩種，一種是有尾的，另外一種飛鏢沒有尾，飛鏢的形狀約有四寸長，鏢頭三角形，前端尖銳，特別重的飛鏢有六両重，如果手力的勁比較差，只用四両重的飛鏢，飛鏢有尾，就因爲它擲出之後，能夠順風而行，稱做鏢羽，等於箭上的羽毛，如果某一個夜行人能夠拋擲沒有鏢尾的那種飛鏢，稱做「光身鏢」，那就起碼有六七年以上苦練，然後能夠成功。

承放鏢囊那一種一袋，多數縫在身上，一個鏢袋有六枝飛鏢，如果習慣右手打鏢的人，多數懸掛在右邊，以便取鏢拋擲，決心做夜行人的傢伙，多數用左手練鏢，因爲右手握武器作戰，無法騰出左手再行抓鏢拋擲，比較飛鏢更加有份量的武器就是箭。分袖箭和弩箭兩種，所謂袖箭，那是用一個鐵筒貯箭，裝在闊大衣袖內的，下邊還有一條蝴蝶翅，通至鐵管的中央，紮住箭尾巴，箭尾有彈簧頂住，如果把蝴蝶翅拉開少許，那枝鐵箭就會向前射出，大概射得到五十步左右，筒長八寸，箭長六寸，因爲那種袖箭是用彈簧把它彈出去的，後面沒有羽毛，這種袖箭的優點就是用左手向右手拍了一下，震動蝴蝶翅，便有灰黑色的鐵箭飛射出去，十分方便，如果那個夜行人把袖箭放在左手那邊，右手握刀，打鬥的時候，隨時放箭，當然佔上風，這種袖箭只是在短距離射出，然後有用，如果想射到二百步過外。那就需用眞正的弓箭了，普通的弓箭並不適合於夜行人使用，因爲那一個弓太過觸目，夜行人使用長箭發射，另有一種，它叫做弩箭，看來好像長筒形，實際上它的裝置跟袖箭相似，只不過，袖箭的形狀較小，它的形狀較大，那種長形的鐵筒綁在背部或者腰間，需用的時候就拿出來，用它放射，一個夜行人碰着十幾個追兵，分別握着武器，在瓦面追擊，能夠用弩箭向他們發射就有本領把追兵嚇走。

最厲害的一種暗器叫做低頭箭，它的構造跟弩箭相似，但却另有幾條繩子分別結在胸前，箭筒裝在背後，到時頭部一低，縛在胸前的繩子就會緊了一緊，把蝴蝶翅拉開，即時有短箭發射出來，江湖上有些人使用這種暗器，看見朋友打躬作揖，頭部一低好像行禮的模樣，實則乘機放箭，因爲夜色迷離，看不清楚，就算功夫精湛的人，也不易防範。夜行人當中，有些人是懂得使用飛刀的，飛刀很薄，稱做柳葉刀，原因是它的體型較薄，容易收藏，平排一起的飛刀，有十二把，僅佔少許的面積，這種飛刀，沒有刀柄，用刀之際，就在刀囊裏面順手抓出來，只用三隻指頭，即抓即拋，有些人能夠一口氣發射十二把飛刀，不過，拋刀雖易，把那些刀插中目標，就不容易，因爲刀身很薄，刀尾沒有羽毛，不能夠順風而行，全靠手力，腕勁不足的人，根本上就沒有資格練習它。

夜行人還有一種奇怪的武器，亦可看做暗器使用，叫做飛乂，那種乂用純鋼製成，長達二尺，它的重量不會超過一斤，一共帶着十枝八枝飛乂，打鬥的時候，左右手分別握着兩把乂跟對方作戰，看來好像普通的武器，但因那種乂的鋼質特別精純，形狀細小，非常之輕，隨時可以在打鬥當中，使勁拋出，拋完一枝乂，即時由乂囊取出另外一枝，追擊敵人，從後邊拋出飛乂，多數會把對方殺害，擅用飛乂的人，當然比較用刀劍作戰厲害得多。

夜行人倘不是大俠，就是飛賊，故此，他們的暗器和武器，都是另創一格的，有些人喜歡用流星槌，看來好像兩個銅槌，每個槌重四斤左右，但却因爲槌的末端有鐵鍊，縛在腰間，長約三丈，隨時可以用流星槌拋出之後，又再收回，一收一放，非常方便，這種東西，可以看做武器，同時可以看做暗器，非常奧妙。

最毒辣的夜行人，喜歡用一種有毒質的暗器，叫做鐵蟾蜍，它的形狀跟青蛙相似，頭部微尖，末端較鈍，前面還有兩隻脚，抱住胸前，脚上有爪，頭和脚都是很鋒利的，長約三寸，它的腹部中空，貯藏了毒液，鐵蟾蜍的頂端最爲尖銳之處，有一枝針，碰着實物，毒針刺進那一件物體之內，毒液就由針上流到對方身體之內，不管用毒液抑或毒粉，都是見血封喉的，藥性極爲猛烈，稍爲割傷，便置人於死。

如上所述，可見夜行人的暗器和武器，都是另創一格，非同小可，中國的夜行人與日本的夜行人大致相同，日本另有一派武功，專門練習夜行人的武藝，稱做「忍術」。

指約莫十來丈外的一座較高的孤墳，向杜少恆等人笑道：「三位看到了吧！那地方，距離適中，又是居高臨下，瞧熱鬧可是最合適不過的了。」

杜少恆淡淡地一笑，說道：「好，咱們走吧……」

他們這四位剛剛到達那孤墳上，石瑤姑也已以行雲流水般的步伐，到達現場，俏立司介侯那批人對面三丈處，淡然一笑道：「太上，很抱歉，我來晚了一步。」

「不晚，不晚，是老夫來得太早，現在離三更正，還差那麼一點兒哩！」司介侯含笑接道：「石車主，妳是一個人來？」

「不可以嗎？」

「當然可以，只是，如果以象棋比喻，妳現在是一隻孤老帥，對妳可大大的不利。」

「在古墓中，你都留不下我，這兒海闊天空，你還能把我怎麼樣？」

「像妳這樣的美人兒，我能忍心把妳怎麼樣哩，那一定是眼皮上供養，心坎裏溫存……」司介侯道。

石瑤姑一挑秀眉，截口叱道：「閉咀！」

司介侯笑道：「在漂亮的女人面前，老夫最好說話，好！我不說，聽妳的吧！」

石瑤姑正容說道：「如果你眞能聽我的話，不但對你本人有利無害，也算是武林蒼生之大幸。」

「老夫正恭聆着！」

「聽好：本車主此行，不是爲了廝殺而來，如果你要一見眞章，我也可以捨命奉陪。」

「好！請說下去。」

「我唯一的要求，是你解散天一門，釋放刼持白雲山莊的人質，此後，閉門思過，頤養天年，則以往的一切，可以一筆勾銷，」

「否則呢？」

「那後果，你自己會想到。」

「口氣大得嚇人，我想，這不是妳自己的意見吧？」

「這些，你毋須過問！」

「其實，妳不說，老夫也知道。」

「你知不知道，與我不相干！」

司介侯皮笑肉不笑地道：「也許妳這些條件，我可以考慮，但有一個先決條件……」

石瑤姑截口說道：「本來這是沒條件可談的，但却可以聽聽，說吧！」

司介侯邪笑道：「條件很簡單，由妳石車主與令徒文眞眞二人，陪同老夫作一對神仙眷屬……」

石瑤姑截口怒叱道：「老賊作死！」

司介侯笑道：「別發火，石車主，俗語說得好：生意不成仁義在，妳不同意，我決不勉強，而且，老夫還備有極隆重，也最珍貴的禮品相贈。」

「我不稀罕！」

「妳一定會稀罕的，」司介侯抬手向杜少恆等人一指道：「妳不妨先瞧瞧看。」

石瑤姑向杜少恆等人瞧了一眼，蹙眉問道：「你這是甚麼意思？」

「小意思，」司介侯含笑接道：「從現在起，江大俠，杜大俠，多梅等三人，已恢復自由。」

石瑤姑根本不認識江濤，自然也沒想到司介侯口中的「江大俠」就是江濤，因此，她不加思索地，冷然接口道：「我早已說道，不稀罕！」

「對於曾經有過夫妻之實，並且還替他生過兒子的人，妳竟然那麼絕情？」

「過去的事，不許再提！」石瑤姑顯得聲色俱厲。

「好！不提就不提，」司介侯陰陰地一笑

道：「對於江大俠，妳一定會稀罕的。」
「江大俠？」
「不錯，就是站在杜大俠和多梅身邊的那一位。」
「我不認識。」
「妳當然不認識，當代武林中，能認識他的人，也少之又少，不過，妳身邊有一個人，一定會認識他的。」
「誰？」
「于大娘。」
石瑤姑心中一動道：「莫非是白雲山莊的人？」
「不錯，」司介侯接道：「這位江大俠，就是無雙大俠的公子，文眞眞的父親江濤，也就是石車主口中的『人質』之一。」
「此話可眞？」
「眞與假，于大娘當可辨別出來。」
「好……這份情，我敬領了。」
司介侯向江濤等人一招手道：「江大俠，杜大俠，三位請過來吧！」
杜少恆首先回說道：「不了！在下自有去處。」
司介侯道：「也好，既然石車主不認你這位老情人，就等明天與令堂，令正等人會面之後，再定行止吧！」
接着，却向江濤道：「江大俠，你可以過來了。」
江濤向杜少恆、多梅二人投過深深一瞥之後，道：「二位多多珍重！」
杜少恆正容道：「多謝關注！小弟會珍重此身的。」
江濤微一點首，大步走向石瑤姑身前。
石瑤姑搶先笑道：「江大俠，一切留待以後再談，山脚下備有馬車，于大娘也在那兒，江大俠請獨自先行下去吧！」
江濤含笑點首道：「車主說得是。」
抱拳一禮，轉身向山下走去。
司介侯連忙說道：「百里老弟，江大俠路徑不熟，咱們送佛送到西天，你就送他上車去吧！」
「是！」百里軒恭應一聲，便匆匆追了上去。
石瑤姑冷笑道：「護送是假，看看我帶來一些甚麼帮手才是眞吧？」
司介侯笑道：「老夫毋須派人察看，已確定妳只有一個人上山來，不過……」
「怎麼樣？」
「即使妳帶有帮手來，老夫也非得留下妳不可。」
石瑤姑冷笑道：「就憑你目前這十幾個人，和埋伏在四週的一些女娃兒……」
司介侯截口笑道：「石車主眞够高明，居然連老夫埋伏在四週的暗樁，也不曾瞞過妳。這可非是老夫小家子氣，本來，我是打算大大的熱鬧一番的。」
「沒想到我是一個人來，使你失望了。」
「不！咱們仍然可以熱鬧一番的。」司介侯邪笑道：「三天之前，在古墓中，咱們淺嚐即止，太不過癮了，是嗎？」
石瑤姑對對方那意在言外的輕薄話，並不生氣，只是冷冷地一笑道：「那你何不將你那批精心調教出來的娘子軍召回，也好讓我開開眼界。」
「行，行……」司介侯連連點首道：「老夫馬上召她們回來，而且，老夫當着自己的手下面前聲明，老夫要親手將妳留下來，不用任何人帮忙。」
緊接着，扭頭向侍立一旁的琴兒說道：「琴兒，將妳的手下召回來！」
「是！」琴兒恭應一聲，隨即發出召集手下人的信號。
但信號發出之後，四週竟然沒任何反應。
司介侯臉色一變道：「琴兒，劍兒，妳們倆分向去瞧瞧！」
「是……」
琴兒、劍兒，於恭應聲中，分向飛身而出，就像飛出兩隻燕子似地，輕盈、美妙、快速，兼而有之。
石瑤姑淡然一笑道：「名家高徒，果然不同凡响！」
「多謝誇獎！」司介侯的臉色，有點陰晴不定。
「我是言出由衷。」石瑤姑仍然笑得那麼安詳。
未幾，劍兒首先飛射而回，身形才落，立即促聲說道：「太上，那些人，全都被人點了穴道。……」
她的話聲，有如連珠炮，緊接着，又否定了她自己的說法：「不！不……那不是被點穴道。」
司介侯不愧是領袖羣倫的老魔頭，儘管變出意外，因而臉色爲之一變，但一變之後，又立即鎮定下來，沉聲低叱道：「沉住氣，慢慢說！」
「是！」
「究竟是怎麼回事？」
「啓稟太上，屬下已檢查過，那些人並未制住穴道，但却是一個個有如被點住黑甜穴似地，昏睡不醒。」
「所有的人都一樣？」
「是的。」
琴兒也趕回來了，她的報告，也一如劍兒的。
司介侯目注石瑤姑，冷冷地一笑道：「高明！高明！高明得遠出老的料預夫之外。」
「不敢當！」石瑤姑嬌笑道：「太上謬奬啦！」
「老夫現在鄭重提醒妳，老夫已改變了主意。」
「甚麼主意啊！太上？」
「老夫將不擇一切手段，將妳留下來！」
「這情形，我早已料到，閣下可以放手施爲。」石瑤姑仍然是笑得那麼安詳。
司介侯沉聲問道：「石瑤姑，妳對老夫的女劍手使的是甚麼手法？」
「你何妨自己去瞧瞧。」
「哼！老夫擒下妳之後，不怕妳不說！」
石瑤姑嬌笑道：「這主意很不錯呀！」
司介侯震聲大喝道：「雪山四老聽令！」
如响斯應，四道人影像幽靈似地，由暗中一幌而前，一字橫排，向司介侯躬身施禮道：「老朽恭領太上諭旨。」
這所謂「雪山四老」，一式灰色長衫，一樣的滿頭銀髮，銀髯垂胸，一樣的滿面紅光，目光如電，算得上是童顏鶴髮，由外表上頗難忖測他們的實際年齡。
司介侯正容說道：「老夫對你們少主的要求，是否已轉達四位？」
那爲首的灰衫老者恭應道：「是的。」
「現在，老夫不憚繁瑣，再重複一次，你們爲的是要湔雪七十年前，受挫於白雲山莊的仇恨，但事實上，白雲山莊已在本門手中冰消瓦解，所以，事實上，你們的仇恨，等於已由本門代爲湔雪，今後，四位應該全心全意，替本門効力才行。」
「是的。」
「何況，貴少主已成爲老夫如夫人，也等於是本門的半個主人……」
「這情形，老朽等知道。」
「知道就好，這位慾望香車車主石瑤姑，

是白雲山莊嫡系，現在，請四位替老夫將她擒下，算是四位投効本門的第一大功。」
「是！」
「要活的，並不許有絲毫損傷。」
「是！」
「石車主武功已獲白雲山莊眞傳，四位不可輕敵。」
「太上放心。」那爲首灰衫老者不等司介侯接腔，一揮手，四個人一齊轉身面對石瑤姑：「妳就是慾望香車車主石瑤姑？」
「是的。」石瑤姑傲然點首道：「如果本車主猜想不錯，四位該是雪山老怪公治煌遭受報應之前……」
那爲首灰衫老者截口笑道：「小輩，今宵，是讓妳遭受報應的時候了……」
司介侯連忙接道：「四位莫動肝火，老夫所要的，是完整的活人！」
「是！」
石瑤姑嬌笑道：「對了，四位且平心靜氣，聽本車主將話說完。」
那爲首灰衫老者怒聲道：「有屁快放！」
「本車主還是方才的話題。」石瑤姑一點也不生氣地，含笑說道：「四位是公治煌的關門弟子，是嗎？」
「不錯。」
「四位以往不曾在江湖上走動過？」
「唔……以往，老夫等四人，都在潛心研練上乘武學。」
「公治十二娘，就是你們的少主？」
「唔……」
「四位能否報個萬兒？」
那爲首灰衫老者冷然接道：「小輩，本來妳是不够資格請教老夫們的姓氏的，但爲了咱們太上看中妳的金面上，破例告訴妳，聽好：老夫們的姓名，都是先師所賜，複姓公治，名字則依序爲『日昇月恆』……」
「這是說，你閣下就是公治日，最末一位就叫公治恆？」
公治日冷哼一聲道：「妳小輩很聰明！」
石瑤姑淡淡地一笑道：「依武林輩份而言，你叫我小輩，是順理成章的事，但現在指揮你們的主子，也算是你們的小輩……」
公治月截口喝道：「大哥，別跟這小輩鬥咀了！」
「好的……」
「嗆」地連聲中，四人都已亮出了兵刃，迎風一幌，發出一陣刺耳難耐的嘯聲。
他們四人使的是一式一樣的喪門劍，劍身比一般長劍要長上五寸，寬大一倍以上，而且劍上還有着七道不規則的小孔，目前這一陣刺耳怪嘯，就是發自劍身上的小孔中。
石瑤姑秀眉微蹙之間，公治恆却沉聲喝道：「石瑤姑，亮兵刃！」
很顯然，由於石瑤姑已點明司介侯也是他們的小輩，所以，「小輩」二字，已暫時由他們口中收藏起來了。
石瑤姑笑了笑道：「我亮不亮兵刃，毋須閣下關心，四位是一齊上呢？還是……」
公治昇截口笑接道：「咱們兄弟，不論是對付一個人，或者是千軍萬馬，都是四個人同上。」
「好！」石瑤姑點首接道：「那麼，閑話少說，四位請！」
「老夫有僭了！」
隨着公治日的話聲，但見四道人影一分，以分進合擊之勢，一幌而前，將石瑤姑圈入漫天劍影之中。
「雪山四老」既然是「雪山老怪」公治煌的關門弟子，又曾在矢志復仇的心情下，潛修苦練數十年，其個別功力，已不在當年的公治煌之下，如今這聯手合擊之下，其威力自不難想見。
尤其是他們那四枝喪門劍所發出的刺耳嘯音，更具有擾亂對方心神，瓦解對方鬥志的功用，功力較次一點的人，一聽那嘯音，就只有束手待斃的份兒。
當然，以石瑤姑的成就之高，不至於受到那嘯音的影响，但她獨膺艱鉅，力鬥四個老魔，其所受壓力之重，也是不難想見的。
戰況進行得如火如荼，但却沒人知道，究竟是誰佔了優勢。
因爲，在旁觀人的眼中，只看到在冲霄劍氣中，有無數的靈蛇在閃耀着，根本看不清人影。
遠在十丈之外觀戰的杜少恆與剛剛護送江濤下山後回到他身邊的百里軒，也是全神凝注着鬥場。
約莫袋烟工夫過後，百里軒才輕輕一嘆道：「這眞是一場罕見的龍爭虎鬥。」
杜少恆點點頭道：「唔……咱們的確是不虛此行。」
百里軒道：「杜大俠，你看得出來嗎？他們究竟是誰佔了上風？」
杜少恆苦笑道：「憑我這點微末道行，怎麼能瞧得出來。」
「杜大俠太客氣了。」
「我是老實人，說的也是老實話啊！」
其實，杜少恆說的才不是老實話哩！事實上，目前在現場的旁觀者中，也只有他和司介侯二人，能看得出鬥場中的眞實情況。
但這情形，百里軒不會知道，甚至司介侯也不會想到杜少恆有此等觀察力。
多梅插口嬌笑道：「軍師大人，你應該可以瞧得出來吧？」
百里軒也苦笑道：「我也瞧不出來。」
杜少恆道：「那麼，以百里兄的判斷，他們之間，誰的勝算較多？」
「那自然是石車主的勝算較多。」
「何以見得？」
「因爲，石車主到底是白雲山莊的嫡系傳人。」
「這情形，司介侯也應該明白，是嗎？」
「是的。」
「既然司介侯也明白，那他爲何還要多此一舉地，派出那四個老傢伙來？」
百里軒反而笑問道：「杜大俠聽到咱們太上，方才所說的話嗎？」
「聽到了。」
「聽到了，杜大俠就不該有此一問。」
「我還是不明白。」杜少恆故意苦笑着。
「我想，太上的本意，主要是爲了要消耗石車主的眞力。」
「啊！我也明白了，消耗掉石車主的一部份眞力之後，司介侯就可以親自出手，也輕而易舉地，可以將石車主生擒過來。」
「對了，對付一個功力相差不多，而又要將其完整無損地生擒過來的對手來說，也就只好用這個笨法子了。」
「對，對……」
就當杜少恆連連點首之間，只聽場上石瑤姑嬌聲叱道：「公治日，你們四個還不知難而退！」
公治日冷笑道：「石車主，妳以爲妳已佔了優勢！」
石瑤姑笑道：「你眞是不到黃河不死心，不見棺材不掉淚……」
話聲中，石瑤姑手中長劍上，忽然冒出數尺長的精芒，有如一道夭矯游龍，忽地伸展開來。
司介侯入目之下，連忙促聲喝道：「四老

速退！」

事實上，司介侯喝聲出口的同時，公冶日等四人已赫然退立三丈之外。

石瑤姑手橫長劍，傲然俏立原地，冷冷地一笑道：「公冶日，你們四個，雖然是雪山餘孽，但念在你們一直在閉關苦修，不曾有甚罪惡，所以，本車主才特別網開一面，僅僅割鬚代首，以觀後效。……」

一直等石瑤姑說明，杜少恆才注意到「雪山四老」的垂胸銀鬚，已短了一半，那本來紅潤得有如嬰兒的面孔，也窘得一片鐵青。

石瑤姑仍在侃侃地說着：「四位，本車主的話，可能不好聽，但良言逆耳，對於四位，却是……」

「閉咀！」公冶日厲聲打斷石瑤姑的話後，扭頭向司介侯說道：「太上，剛才這一戰不算！」

司介侯一怔道：「爲甚麼？」

石瑤姑聞言搶先代答道：「他們認爲不公平。」

司介侯啞然失笑道：「不錯，我不讓他們傷害妳，等於是束縛住他們一半的手脚，的確是不公平。」

石瑤姑道：「所以，本車主也主張重行比劃過……」

公冶日點點頭道：「唔！這才不愧是一代宗師的風度。」

但司介侯却沉聲接道：「老夫不同意！」

不等公冶日等人接腔，立即舉手一揮道：「四位請退過一旁。」

話聲中，司介侯自己已緩步而出，目注石瑤姑笑問道：「石車主是否需要調息一番？」

石瑤姑嬌笑道：「如果我要調息一番，你那打算消耗我的眞力的如意算盤，不是白費了嗎！」

「錯了！」司介侯笑了笑道：「老夫要『雪山四老』先跟妳交手，消耗妳的實力是次要問題，主因是爲了觀察妳的實力。」

「現在，你對我的實力，巳了解到甚麼程度了呢？」

「老夫自信，千招之內，必然毫髮無損地將妳生擒過來……」

石瑤姑冷笑道：「司介侯，別吹牛了，進招吧！」

司介侯徐徐拔出腰間長劍，道：「老夫既然親自下場了，當然要進招的。」

話聲中，長劍隨手一抖，劍尖上冒出尺許長的烝芒，有如白蛇吐信似地，伸縮不定。

百里軒忽然揚聲說道：「太上且慢，屬下有下情上禀。」

司介侯頭也不回地，說道：「你說。」

百里軒飛身射落司介侯身邊，以眞氣傳音密談了一陣子，只見司介侯點點頭道：「也好，只是，如果有甚傷害，未免太可惜了。」

百里軒諂笑道：「不會的，屬下先去交代一番。」

說完，立即飛身離去，司介侯也將長劍納入劍鞘之中。

石瑤姑不知他們弄甚麼玄虛，方自秀眉一蹙之間，只見三道人影，疾射而來，人未到，已傳來一聲朗笑道：「太上，這麼熱鬧的場面，怎麼也不通知我們一聲。」

話到人到，三個黑衣人，巳一字横排，併立司介侯身旁，目光烱烱地，一齊向石瑤姑打量着。

這三個黑衣人，約莫四旬上下年紀，由口音與服飾上推測，顯然不是中原人物。

而且，他們所佩的兵刃也很奇異，一個是一對類似乾坤圈，却比一般乾坤圈要大上一倍，週圍帶着尖刺的銅圈，一個是一對有如作法事用的金鈸，另一個却是一條長達丈許的活生生的鐵綫蛇。

其他兩般兵刃，有些怎樣的邪門，姑且不去忖測，僅就這條蛇兒來說，鐵綫蛇而能長達丈許，最少該也是具有五百年以上氣候的通靈異物了。

以如此通靈毒蛇作爲兵刃，卽使是外行人，也不難想見其厲害。

儘管石瑤姑對天一門中的秘密，知道得很多，但對目前這三個身佩奇特兵刃的人，却顯然是並不知情。

因此，她目光一觸之下，那本來是微蹙着的秀眉，可皺得更緊了。

只見司介侯笑道：「因爲，目前還不到三位供奉出場的時候，所以才沒有通知。」

原來這三個黑衣人還是天一門中的供奉，供奉是客卿性質，地位是非常尊崇的，怪不得司介侯的神情語氣之間，顯得很客氣。

但那三個黑衣人，對司介侯的話，却好像充耳未聞，只是目注石瑤姑直嚥口水，那弄蛇的黑衣人並喃喃自語着：「好美……眞是天生尤物……」

司介侯拈髯微笑道：「如果覃供奉有胃口，這美人兒我可以奉送。」

「眞的？太上。」

「當然是眞的，只是，玫瑰多刺，這位美人兒可不好伺候哩！」

「騎馬就得騎烈性的馬，對於女人，也是越不好伺候，越够刺激，哈哈……」

石瑤姑突然冷笑一聲：「閉咀！」

她的語聲雖然不高，但却使得那位覃供奉的洪烈邪笑聲，爲之戛然而止，並使其微微一怔道：「唔……有意思，有意思。」

石瑤姑沉喝一聲：「報上名來！」

「美人兒容禀。在下覃得功。」覃得功邪笑着，抬手一指另外二人道：「這是我二弟刁振，三弟哈雷……」

石瑤姑截口一「哦」道：「你們就是惡名久著的『苗嶺三邪』？」

「對了，咱們『苗嶺三邪』，能在石車主的芳心中，佔有一席之地，在下兄弟，深感無限光榮。」

「我特別提醒你們三個，對付你們，可不像對付『雪山四老』般仁慈，本車主下手絕不留情！」

「石車主爲何如此厚愛我們兄弟？」

「因爲，你們滿手血腥，罪孽纏身。」

覃得功邪笑道：「石車主這兩句話，一點也不算誇張，只是，我們『苗嶺三邪』，還有一項特長，妳不曾說出來。」

「哦！那就由你自己說吧！」

覃得功邪笑道：「咱們三兄弟，伺候女人的本領，自信比起妳那位老情人杜少恆來，只强不差，哈哈……」

隨着他的狂笑聲，那條盤在他手臂上的鐵綫蛇，也昂起頭來，朝着石瑤姑紅舌吞吐着，並發出刺耳難聞的怪叫聲來。

一旁的哈雷揷口笑道：「老大，還是由我先上吧！」

刁振也搶着說道：「不！這第一陣，應該是我的。」

覃得功連連搖手道：「我是老大，這第一陣，應該由我來……」

哈雷笑道：「就因爲你是老大，有道是，殺鷄不用牛刀，才應該由作兄弟的先上。」

覃得功道：「二位賢弟有所不知，你們的兵刃太霸道，如果稍一不愼，傷着了她，豈非是太煞風景！」

刁振道：「話是不錯，但你的小鐵兒也並不斯文呀！」

（未完）

武林六俊彥故事／曹若冰・文　盧令・圖

閻王筆（續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項君彥追踪隱身陳府假山後與花玫談話的令使，目睹他隱入馬三刀的賭棚，但因天黑，未獲看見那令使眞面目，爲了找出這位令使，陳飛虹化裝成中年人，與項君彥同往賭棚，混充賭客，贏了賭棚三千両銀子，正欲再賭下去，賭棚丁賬房突出面邀請陳飛虹、項君彥往後宅喝茶歇息，抵達後院，丁賬房請陳飛虹罷手不賭，陳飛虹反提要求，說要賭棚方面日奉純利五成，雙方說僵動手！陳飛虹制服丁賬房後，迫使馬三刀現身，陳飛虹問馬三刀怎麼說，馬三刀淡淡一哂，說請陳飛虹原諒，他沒有什麼話好說——

技服冥頑輩　義釋懺悔人

陳飛虹道：「三爺這話的意思，可是答應了？」

馬三刀搖頭道：「我的意思恰好相反！」

陳飛虹眨眨眼睛道：「三爺可知道這『相反』兩字的後果？」

馬三刀道：「這我明白，且更有自知之明，我身手差陳朋友甚遠，是陳朋友手下一招之敵，不過，陳朋友就是要了我的命，我也無法答應！」

陳飛虹道：「這麼說，三爺是寧願捨命，也捨不得每天收入的五成了！」

馬三刀淡淡道：「錢財乃身外之物，並不是我捨不得，而是不得不捨不得！」

陳飛虹心中倏然一動，道：「三爺這話意味着什麼？」

馬三刀搖頭道：「陳朋友誤會了，什麼意味也沒有！」

陳飛虹道：「眞的？」

馬三刀道：「信不信由你！」

陳飛虹道：「我不認爲你這話中似有弦外之音！」

馬三刀淡淡道：「那就隨便你陳朋友怎麼想了！」

陳飛虹眉鋒一皺，道：「聽你這語氣，你好像是怕什麼，顧忌什麼，是麼？」

馬三刀心神暗暗一震！道：「馬三刀祇不過是個地方上的混混兒，地皮亡命徒之流，請想能有什麼好怕？好顧忌的！」

陳飛虹淡淡道：「這很難說，有些事情往是……」

馬三刀接口說道：「我還是那句話，隨便你陳朋友怎麼想了！」

陳飛虹目光深深看了他一眼，話鋒一轉，說道：「好吧，三爺既這麼說，我自然不好相逼，這件事咱們也就此打住！」

馬三刀道：「我謝謝陳朋友！」

陳飛虹笑了笑，道：「我另外有件事情，想請三爺帮帮忙，三爺肯麼？」

馬三刀道：「帮忙二字我不敢當，陳朋友有什麼需要我效勞的事情，請盡管吩咐，祇要力量能及，我一定効勞！」

陳飛虹抬手抱拳一拱，道：「那我就先謝謝三爺了！」

馬三刀連忙抱拳答禮笑說道：「陳朋友別客氣，請吩咐吧！」

陳飛虹默然了刹那，道：「我想請三爺將

現在這座私宅中的人都請出來讓我見見！」

馬三刀一怔！旋即凝目道：「陳朋友之意是要？……」

陳飛虹道：「我想找個人。」

「哦。」馬三刀道：「陳朋友要找的那個人現在我這兒？」

陳飛虹點了點頭。

馬三刀眨眨眼睛道：「他叫什麼名字？」

陳飛虹道：「他叫劉琪。」

馬三刀眉鋒一皺，道：「劉琪？」

陳飛虹點頭道：「他在三爺這兒吧！」

馬三刀搖頭道：「陳朋友可相信我？」

陳飛虹緩緩道：「三爺這兒可是沒有這個人？」

這「劉琪」名字本是他信口說的，怎會有這麼個人？

要是有，那就未免太巧了！

馬三刀點頭道：「不錯，我這兒確實沒有劉琪這個人！」

陳飛虹道：「但是據我所知，他確實隱身在三爺這兒！」

馬三刀臉色一變！道：「陳朋友敢是不相信我馬某！」

陳飛虹微微一笑道：「三爺誤會了，我並未不相信三爺！」

馬三刀道：「那麼陳朋友怎說……」

陳飛虹接口說道：「三爺也許確實不知道有劉琪這麼個人！」

馬三刀凝目道：「陳朋友之意是說……」

陳飛虹淡淡道：「三爺應該懂得我那『隱身』二字之意！」

馬三刀恍有所悟地輕聲一「哦」，道：「我懂了，陳朋友的意思是說，他在這兒可能不叫劉琪，可能改了個名字，對不對？」

「不錯。」陳飛虹點頭含笑說道：「我正是這個意思，而且認為十有八九如此！」

馬三刀眨眨眼睛道：「這麼說，他是在躲避陳朋友，怕陳朋友找他了！」

陳飛虹笑笑道：「否則他就用不着改姓更名隱身在三爺這兒了！」

馬三刀道：「他也是個江湖人麼？」

陳飛虹道：「而且是位高手！」

馬三刀道：「陳朋友與他有仇？」

陳飛虹搖頭道：「毫無仇怨。」

馬三刀凝目問道：「那麼陳朋友找他是為了？……」

陳飛虹道：「上命差遣！」

馬三刀道：「貴上是？……」

陳飛虹不答反問道：「三爺肯帮忙麼？」

馬三刀微一沉吟，道：「請陳朋友先告訴馬某，貴上是那一位，找那劉琪何事？」

陳飛虹道：「如果我不說，三爺便不帮忙麼？」

馬三刀點頭道：「那就只有請陳朋友多原諒了！」

陳飛虹淡然一笑道：「俗語說得好，强賓不壓主，我只好……」

語聲一頓，臉色神情倏轉冷凝地說道：「我可以給你看樣東西，不過，話我可要說在前頭，你看過這東西以後必須立刻忘記，當作什麼也沒有看見過，什麼也不知道，否則，那便是一場殺身大禍！」

馬三刀聽得不禁心神震顫，目視陳飛虹一臉驚異之色！

陳飛虹接着又道：「現在請三爺先讓丁賬房他們五個出廳去廻避一下吧！」

馬三刀神色遲疑了一下，朝丁賬房一擺手說道：「你們都出去一下！」

丁賬房深看了陳飛虹一眼，站起身子和那四個保鏢的瘦高黑衣漢子往廳外走了出去。

陳飛虹抬手一撩衣襟，自腰間摘下一樣東西，朝馬三刀一攤手掌，冷聲說道：「馬三刀，你看看吧！」

那是面鐵鑄的腰牌，正面是個虎頭，背面是什麼，陳飛虹雖然沒有把它翻轉過來，但這已經够了，馬三刀已明白持有這面腰牌之人的身份來歷，臉上霍然變了色，連忙起身抱拳拱手說道：「原來是二位侍衛大人當面，請恕草民不知失禮之罪！」

陳飛虹回手收起腰牌，淡然一擺手道：「馬三爺請不必多禮，仍請以陳朋友稱呼我！」

馬三刀道：「草民不敢！」

陳飛虹正容說道：「三爺該明白，這是為了守秘，大人二字稱呼，何異是告訴人我的身份！」

這確是實情。

馬三刀微一沉吟道：「如此，草民就以陳爺稱呼大人好了！」

陳飛虹點頭道：「這自無不可，不過你那『草民』二字也得改掉！」

馬三刀道：「我遵命。」

陳飛虹笑了笑，說道：「三爺現在可以請丁賬房他們進來，並請所有的人都出來讓我見見了！」

「民不與官鬥」，連武林各大門派高手都不願招惹官家，尤其是這些個個武功高强，允稱一流好手的大內侍衛們！

馬三刀他只不過是洛陽城中一個稍有勢力的地頭蛇而已，論眞正實力，在江湖上他根本算不得什麼，與武林各大門派比，更是有如小巫見大巫，他焉敢與大內侍衛鬥，又怎能不唯命是從！

於是，他點了點頭，朝廳外揚聲說道：「丁賬房，你們都到廳裏來吧！」

丁賬房和四個瘦高黑衣漢子剛走入廳內，馬三刀立即望着一名瘦高黑衣漢子說道：「你去傳話，要所有的人都到院子裏候着，讓陳爺見見！」

那名瘦高黑衣漢子應了聲「是」，剛邁步走出廳外。

適時，廳外一陣脚步聲响，快步走來了一個人！

那是個中等身材，三十上下年紀的青衣人；白淨臉孔、劍眉、星目、膽鼻，相貌頗為英挺！

只是他那雙星目的目光有點陰鷙，膽鼻下面的那張嘴唇皮稍嫌薄了些，臉色神情冷傲中顯露出一股驕狂跋扈之態！

他給人的印象是：心機深沉，陰險狡詐狠毒者流！

入目青衣人的身形，項君彥雙目倏然異采一閃，傳聲說道：「虹弟，此人可能就是！」

陳飛虹道：「不會有錯麼？二哥！」

項君彥道：「多半不會有錯！」

二人傳聲對答間，青衣人已跨步進入廳內，星目寒光電閃地一掃陳、項二人，望着馬三刀問道：「三哥，這二位是？」

他雖然口稱「三哥」，但那神情語氣却是冷冰冰地！

也不知道是馬三刀的修養好，還是對這青衣人心中有所忌憚畏懼，不但毫不在意，臉上反而露出一絲不自然的笑容。

陳、項二人都不是糊塗人，他這種不自然的笑容，落入二人的眼中，心中立刻有點明白了是怎麼回事！

馬三刀這裏臉上露出不自然的笑容，尚未開口，陳飛虹那裏已搶先接了話，說道：「閣下，我姓陳，他姓項，我請教？」

青衣人神色冷傲地淡淡道：「原來是陳朋友和項朋友，我姓郝。」

話聲中，他逕自在陳、項二人對面的一張椅子上坐了下去，轉朝馬三刀點了點頭說道：「三哥，你坐。」

馬三刀沒有說話，默默地坐下。

姓郝的青衣人目光隨又望着陳、項二人問道：「二位從那兒來？」

陳飛虹道：「北京。」

姓郝的青衣人道：「聽說北京城裏藏龍臥虎，我早有意想去玩玩見識見識，只是苦無機緣！」

語聲一頓，又問道：「二位在京裏什麼地方得意？」

陳飛虹道：「我們在侍衛營當差！」

片刻之前他還嚴囑馬三刀不得洩露他的身份來歷，而今他竟自先說了出來。

馬三刀不由暗感奇怪地看了陳飛虹一眼，臉上一片惑然訝異之色。

「哦！」姓郝的青衣人道：「原來是二位侍衛大人，請恕我失敬失禮！」

說着抬手朝陳、項二人抱拳拱了拱，臉上那冷傲神色收歛了不少，語氣態度也改好了許多。

顯然，他也深知「侍衛營」的人不好惹，不敢輕易得罪！

項君彥坐着沒動沒開口，臉色神情冷漠依舊，陳飛虹也只微抬了抬手，淡淡道：「閣下不必客套多禮！」

姓郝的青衣人心中不禁暗暗冷哼地暗忖道：「憑你兩個也敢對我這等倨傲無禮，若不是因為你們是官家的狗腿子，要不是為了不想招惹麻煩，免得壞了大事，今天我非收拾下你兩個不可！」

盡管他心裏暗暗冷哼作是暗忖，但却絲毫未現露於形色，淡笑了笑，望着陳飛虹凝目問道：「二位侍衛大人駕臨有何見教？」

陳飛虹道：「奉上命差遣，找個人。」

「找誰？」

「待會兒閣下就明白了。」

說話間，那名瘦高黑衣漢子快步回來了，停立在廳門外朝馬三刀一躬身說道：「三爺，大夥兒都出來了。」

馬三刀點了點頭，站起身子抬手朝陳、項二人舉了舉說道：「二位請！」

陳飛虹抬眼朝廳外院子裏望了望，轉向項君彥說道：「二哥，你出去看看吧，我在這兒跟這位郝兄談談。」

項君彥明白陳飛虹的心意，是要他出去看看還有沒有身材相似之人，免得弄錯了人。

於是，他點頭含笑地起身舉步往廳外走了出去。

馬三刀略微猶豫了一下，向姓郝的青衣人說道：「郝兄弟，你陪陳大人談談，我陪項大人去看看。」

姓郝的青衣人點頭擺了擺手，於是，馬三刀跟着項君彥身後走出了廳外。

於是，客廳內只賸下七個人。

陳飛虹，姓郝的青衣人，丁賬房和四個保鏢的瘦高黑漢子。

望着項君彥與馬三刀走出廳外，姓郝的青衣人和陳飛虹一時都沒開口說話，丁賬房和那四個瘦高黑衣漢子則垂手靜立一旁。

於是，客廳內的氣氛有了剎那的沉寂！

剎那的沉寂之間，姓郝的青衣人突然輕咳一聲開了口，問道：「陳大人此來要找的人可是江湖上的朋友？」

陳飛虹點了點頭，沒說話。

姓郝的青衣人又問道：「陳大人確知他在這兒？」

陳飛虹又點了點頭，仍沒說話。

姓郝的青衣人雙眉微皺了皺，道：「陳大人找他是為了……」

這回陳飛虹答了話，道：「逮捕歸案！」

「逮捕歸案？」

「嗯。」

姓郝的青衣人眨眨眼睛道：「能勞動二位侍衛大人遠來洛陽逮捕，這件案子，想來定然不小了，是麼？」

陳飛虹淡淡道：「閣下猜料的不錯，這案子確實够大的！」

「陳大人能賜告麼？」

「殺人，縱火，刦財！」

「被害者是何許人？」

「官家人！」

「哦……」

姓郝的青衣人口中剛自一聲輕「哦」，項君彥已與馬三刀一前一後的回到廳內。

項君彥一跨進廳內，不待陳飛虹開口發問，他立即轉首向馬三刀說道：「三爺，請讓丁賬房和四位保鏢的出去一下！」

馬三刀聞言，頓時毫不遲疑地朝丁賬房等人一揮手道：「你們都出去！」

丁賬房躬了躬身，與四個瘦高黑衣漢子一齊邁步出廳而去。

待丁賬房與四名瘦高黑衣漢子出廳去後，項君彥這才望着陳飛虹點頭笑說道：「虹弟，絕不會有差錯了！」

陳飛虹微一點頭，雙目寒電一閃，望着姓郝的青衣人冷聲說道：「劉琪，你怎麼說？」

姓郝的青衣人神色一怔！訝然道：「陳大人，你叫誰劉琪？誰是劉琪？」

陳飛虹冷冷道：「你！」

「我？」姓郝的青衣人淡然一笑，搖頭道：「陳大人，我姓郝，名東揚，並不姓劉，也不叫劉琪！」

陳飛虹道：「我知道你姓郝，但這是現在，過去你却是姓劉叫劉琪！」

郝東揚眨眨眼睛道：「我請問陳大人根據的是什麼？」

陳飛虹道：「你自己心裏應該明白，何必要我多說！」

郝東揚淡淡道：「我確實不明白，陳大人何不乾脆明敎！」

陳飛虹搖頭道：「我認為沒有這必要，你也不必裝糊塗了！」

郝東揚笑了笑，目光倏然一凝，道：「陳大人剛才所說那殺人縱火刦財的兇手，可是名叫劉琪？」

「閣下還是明白了。」陳飛虹冷笑一聲道：「現在我們已經找到你了，你是乖乖的跟我們去投案，還是……」

郝東揚搖頭截口說道：「陳大人，你找錯人了，我確實不是劉琪！」

陳飛虹冷冷道：「別妄圖狡辯了，我只問你承不承認？」

郝東揚搖頭說道：「我既然不是劉琪，怎能替姓劉的揹這個黑鍋！」

陳飛虹道：「這麼說你是不承認了！」

郝東揚道：「請陳大人原諒！」

陳飛虹道：「閣下，昂藏軀體，鬚眉丈夫氣，敢作就該敢當……」

郝東揚揚眉接口說道：「陳大人，郝某不想自己非薄這七尺昂藏軀，只要是郝某作的事，就絕沒有個不敢當的，奈何事實確不是…」

陳飛虹冷笑截口道：「姓劉的，別再狡賴了，我們既然已經找到你，認為你就是劉琪，你不承認也由不得你！」

郝東揚雙眉突又一揚，道：「陳大人，我請問，你憑什麼認定我是劉琪？」

陳飛虹道：「憑着項侍衛曾親眼目覩你的身形背影！」

郝東揚目視項君彥問道：「兇案發生的當時，項大人在場？」

項君彥神色冷漠地一搖頭道：「我若在場，你就難以逞凶了！」

郝東揚道：「那麼我請教，項大人曾親眼目覩我的身形背影之說是怎麼回事？」

項君彥冷冷說道：「當時我遲到了一步，只看到了閣下飛掠而去的身形背影，如此閣下明白了麼？」

郝東揚淡然一笑道：「這麼說，項大人並未看見我的面貌了！」

項君彥道：「憑身形背影已經很够了！」

郝東揚搖頭道：「項大人這很够二字我不敢苟同，天下容貌相似之人尚且不乏，何況身形背影相同者，項大人僅憑這一點就把我郝某人認作劉某人，未免太過武斷，也未免有故入人罪之嫌！」

項君彥冷聲一笑道：「閣下這話聽來似甚有理，可是，天下做賊的，又有誰個承認自己是賊！」

郝東揚道：「項大人說的是，做賊的大都不會承認自己是賊的，不過……」

語鋒一頓即起，說道：「我再請教，項大人既是未看見那兇手的容貌，又怎知那兇手名叫劉琪的？」

項君彥神色不由微微一怔！

陳飛虹飛快地接口說道：「這是我們多日查訪所得！」

郝東揚道：「是江湖朋友告訴二位的？」

陳飛虹道：「不錯。」

郝東揚道：「請問那是誰？」

陳飛虹搖頭道：「這個閣下就不必要知道清楚了！」

郝東揚目光一凝道：「陳大人可是怕郝某人日後找他？」

陳飛虹道：「你已經沒有那『日後』的機會了！」

郝東揚道：「如此，你陳大人還有什麼不能說的！」

「俗語說得好，事情可以不怕一萬，但却不能不防萬一！」

「這麼說，你還是怕我日後找他了！」

「我已經說過，你已經沒有那日後二字的機會了！」

「那你還有什麼不能不防『萬一』的？」

「人總會有朋友的，你閣下自然也會有一兩個好朋友，如此，你明白了吧！」

「哦，你是怕我那一兩個好朋友以後去找他，替我報仇！」

陳飛虹點頭一笑道：「我正是這個意思，相信換了我是閣下，閣下也會有這個顧慮而作萬一之防的，對麼？」

郝東揚冷笑了笑，道：「陳大人，俗語說得好，捉姦捉雙，拿賊拿贓，你們現在無證無據……」

陳飛虹截口說道：「閣下這話應該到刑部大堂上說去，對我說是沒用的，我們也作不了主！」

郝東揚道：「陳大人認爲這到刑部大堂上說便能有用？」

陳飛虹道：「刑部大堂是個有王法的地方，也是個講理的地方，是不會寃枉無辜的！」

「好話。」郝東揚冷笑道：「若到了刑部大堂上，只在那三木酷刑之下，根本用不着什麼證據，縱是個鐵打的金剛，也非得俯首服罪不可！」

陳飛虹雖然明知他說的乃是實情，但却不得不作違心之言地，搖頭說道：「閣下把刑部說得太可怕了！」

郝東揚道：「可也是天下官民無人不知的事實！」

項君彥突然接口說道：「虹弟，我看不必再和他徒說廢話磨牙了，就乾脆動手拿下他得了！」

陳飛虹含笑目注郝東揚問道：「閣下聽見了麼？」

郝東揚冷冷道：「我耳朵不聾！」

陳飛虹道：「你怎麼說？」

郝東揚道：「你二位既然認定我郝某人是劉琪，定要張冠李戴，誣良爲盜，我還什麼好說的，不過……」

語聲微微一頓，說道：「我想先弄清楚一件事！」

陳飛虹道：「什麼事？」

郝東揚沒理陳飛虹，雙目倏如電射地轉向馬三刀道：「三哥，我想問問你，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敢情他是心中起了懷疑，懷疑這是馬三刀暗中搗的鬼！

馬三刀神色不禁一怔！睜目訝然道：「兄弟，你這問的意思……」

郝東揚冷冷道：「我只是想問問三哥知不知道？」

馬三刀搖頭道：「兄弟，我根本什麼也不知道！」

郝東揚道：「不是你搗的鬼？」

馬三刀急了，連忙賭咒起誓說道：「兄弟你可千萬不能誤會，要是我搗了鬼，我一定不得好死，必然落亂刀分屍之慘！」

郝東揚淡然一笑道：「三哥不必賭咒起誓，只要不是就好！」

陳飛虹冷冷道：「閣下好不多疑！」

郝東揚冷哼一聲道：「多不多疑，這是我自己的事，與閣下無關！」

陳飛虹劍眉微揚了揚，隨即斂態說道：「閣下現在該有個表示了！」

「表示什麼？」

「是束手就捕跟我們去打官司，還是要我們動手！」

「依你陳大人看呢？」

「識時務者稱俊傑，這話你可懂？」

「這話我當然懂，不過你陳大人必須有足够讓我識時務的能耐才行！」

「你要拒捕！」

「我這不能說是拒捕，只能說是爲我自己的清白無辜自衞！」

「你眞是清白無辜的麼？」

「絕對不假！」

「你打算以一敵二？」

「不！」郝東揚搖頭道：「必要時自然會有人出手帮我！」

陳飛虹道：「你是說馬三刀？」

郝東揚淡淡道：「我知道凡是在『侍衞營』當差的人，都有一身不俗的所學，個個允稱好手，江湖一流，馬三哥他根本難是你們手下一招之敵！」

陳飛虹道：「那麼你是指丁賬房和那四個保鏢的了！」

郝東揚又一搖頭道：「他們也不行！」

陳飛虹目中異采一閃，道：「我請問，那行的人是誰？」

郝東揚道：「你不是說過人總會有朋友的嗎，他們自然是我的好朋友了！」

陳飛虹心念微微一動，道：「由你這所謂『他們』的口氣上聽來，貴友起碼有兩個以上，是麼？」

「不錯。」

「有幾個？」

「三個。」

「他們三個都行？」

「一身所學都屬一流！」

「他們也都在這兒？」

「不在這兒我就不會這麼說了！」

「我却有點不信！」

「信不信由你！」

「他們三個都是何許人，可以讓我先見見麼？」

「等我敵不過你二位，他們出來帮我時，你就能見着了！」

陳飛虹點頭一笑道：「閣下說的倒是，不過，我却很不信他們三個定能帮得了你，救得了你！」

郝東揚陰笑道：「以四對二，我也不信你們能奈何得了我！」

陳飛虹淡淡說道：「郝閣下，我有句肺腑之言，不知道你信是不信？」

郝東揚道：「那句肺腑之言？」

陳飛虹道：「別說是四對二，就是八對二也不見得就……」

郝東揚雙眉倏地一揚，道：「我不信！」

陳飛虹笑說道：「閣下何其這般性急沉不住氣，我還有後話沒說完呢！」

郝東揚冷冷道：「如此請說！」

陳飛虹道：「今天這件事，只有一個人能救得了你，可惜，他不在這兒，鞭長莫及！」

「你說是誰？」

「你閣下的那位主人！」

此語一出，郝東揚心神不禁倏然一震！臉上色變驚聲道：「你……你說什麼？」

陳飛虹神色冷凛地道：「你耳朵有毛病麼，難道還要我再說一遍不成！」

郝東揚定了定心神，道：「這麼說，你也知道我的身份來歷了？」

陳飛虹淡淡道：「你的身份是十二傳令使者之一，對不對？」

「不錯。」郝東揚點頭道：「閣下既然知道我的身份，就該知道我確實不是那兇手，不是劉琪！」

「不！」陳飛虹搖頭道：「在我眼裏你仍然是兇手劉琪！」

郝東揚眉鋒一皺道：「爲什麼？」

陳飛虹道：「稍時我自會讓你明白！」

郝東揚凝目道：「這麼說，你還是要逮捕我了。」

陳飛虹點頭道：「我要不逮捕你，我就不會來找你了！」

語聲一頓又起，說道：「你準備好，我要出手了！」

「別忙。」郝東揚突然抬手一搖道：「我還有話說！」

「你還有什麼話說？」

「我請教，閣下在侍衞營那一班當差？」

「你問這幹什麼？想套交情？」

「我向閣下提一個人！」

「誰？」

「大領班方鐵强！」

「你和他是朋友？」

「是，也不是。」

「這話怎麼說？」

「閣下是個聰明人，何必多此一問。」

「你最好還是把話說明白些！」

郝東揚神色微一猶豫，道：「他和我同是一個圈子裏的人，這話該够明白了吧！」

「哦。」陳飛虹目光一凝道：「你是說他也是你那位主人的屬下？」

郝東揚笑了笑，沒說話。

沒說話，那就是默認了，表示沒錯。

陳飛虹朝項君彥遞過一個眼色，倏然揚聲哈哈一笑道：「二哥，這可眞是個意外的收獲，這收獲實在不小！」

項君彥從陳飛虹遞過的眼色中已明白陳飛虹的用心，遂即附和地也揚聲一笑道：「兄弟說的不錯，這眞是個做夢也想不到大收獲！」

陳飛虹道：「這下子他非得在你我兄弟面前低頭不可，再也神氣不起來了！」

郝東揚聽得臉色不禁一變，道：「你二位可是與他有怨？」

陳飛虹冷聲一哼，道：「他平常仗着他是個大領班，驕狂跋扈，恃勢凌人，我們早就想整倒他了，只是苦無把柄，奈何不了他！」

郝東揚心神不由爲之暗暗震動，忖想道：「糟了，這一下可連累了方鐵强，主人若然知道禍由我起，焉能饒我……」

忖想至此，忽地一咬牙，長身站起，雙目暴睜，殺機凜人地冷聲說道：「姓陳的，情勢至此，今天你我勢非拚個强存弱亡不可了！」

驀然一聲沉喝，抬手出掌，直朝陳飛虹當胸拍去！

陳飛虹口中一聲冷笑，坐姿不動，挺掌迎上。

「砰」的一聲震響，郝東揚後退了一步，陳飛虹仍然坐在椅上沒動，但那椅子的四隻脚却已陷入地下寸許多深！

郝東揚似乎沒想到陳飛虹的功力這般深厚高絕，心頭不禁驚凛色變地說道：「閣下好高的功力！」

陳飛虹淡淡道：「謝謝誇獎！」

郝東揚暗吸了口氣，說道：「閣下休要得意，你功力雖然略勝我半籌，放手拚搏起來，鹿死誰手，可還未知呢！」

他把他自己估計得太高了，陳飛虹一身所具功力，何止只是略高他半籌！

陳飛虹微微一笑，道：「閣下這話說的是，不過我却要奉勸一句，你最好立刻把另外三位招來，讓他們帮你，否則，三招之內你就得躺下！」

郝東揚目射煞芒地道：「姓陳的，你好狂的口氣！」

陳飛虹冷冷道：「你要是不信，盡管再出手試試！」

郝東揚雙眉一揚，道：「好，我就再試試你！」

話落，倏然欺身探臂出掌，五指箕張，奇快如電地抓向陳飛虹的右肩。

他再次出手不僅奇快如電，而且暗藏變化殺着！

陳飛虹仍然坐着沒動，直到他抓來的指掌即將沾衣，這才閃電塌肩，抬手一指點向他的掌心。

郝東揚心頭霍然一驚，連忙撤掌暴退！

他撤掌暴退，應變動作雖然極快，却未能快過陳飛虹，只覺得眼前掌影一閃，肘臂上一緊，已被陳飛虹拏住！

他連陳飛虹用的是什麼手法都未看清，肘肩已落人手，心頭駭然震凛中，才待運力猛掙，但陳飛虹鬆手一笑說道：「閣下，現在你相信了麼？」

郝東揚脚上後退了兩步，至此，他心中相信了，也明白陳飛虹的所學的功力確實高他太多！

陳飛虹接着又說道：「現在你還是招呼那另外三個來帮你吧！」

郝東揚心念電轉了轉，深吸了口氣，倏然，搖頭道：「不必了！」

陳飛虹微微一怔，道：「爲什麼？」

郝東揚道：「他三個來也帮不了我！」

陳飛虹道：「你不是說他三個的武功身手皆是一流的嗎？」

郝東揚道：「他三個雖然稱得上一流，但比我仍差了少許，我既然不是你手下三招之敵

，他三個來了也是白饒，沒用！」

陳飛虹雙目一凝，道：「這麼，你是已不打算跟我動手，準備跟我投案了！」

郝東揚道：「技不如人，如之奈何！」

陳飛虹笑了笑道：「如此甚好，那我得先封上你兩處穴道！」

話落，倏然抬手隔空彈指，封了郝東揚的兩肩穴道。

郝東揚沒躲沒讓，這時，他的臉色神情反而一片平靜，兩肩穴道被封之後，便默默地退到椅子邊坐了下去。

陳飛虹深望了他一眼，轉向馬三刀含笑說道：「三爺，你別老站着了，請坐下吧！」

馬三刀沒說話，點頭矮身在椅子上坐下。

倏地，陳飛虹神色一正，目注郝東揚說道：「郝東揚，你可願意聽我的？」

郝東揚雙眼一眨，問道：「要我聽你的什麼？」

陳飛虹道：「跟我合作！」

「合作！合作什麼？」

「實答我數問！」

「你要問些什麼？」

「我問什麼你就答什麼！」

「答完以後呢？」

「我立刻解開你的穴道，放你走路！」

「眞的？」

「我生平一諾千金，從不說二話！」

「你放走我，你如何回去交差！」

「實在對你說吧，我們根本不是侍衞營的人！」

「那麼你是……」

「陳飛虹，這名字你聽說過沒有？」

郝東揚心神猛地一震，雙目圓睜地道：「你就是當今武林人稱『少年六俊』之末的『閻王筆』！」

陳飛虹點頭道：「不錯！」

郝東揚目光一瞥項君彥，道：「如此，這位既然姓項，想必就是名列『六俊』之二的項大俠了！」

項君彥點頭道：「我正是『閃電刀』項君彥。」

郝東揚心神不禁又是一震，旋忽臉露惑然之色地說道：「我自問與二位素昧平生，從未謀面，更從未得罪過二位……」

陳飛虹淡淡道：「你要是知道我的另一個名號，你就明白了！」

郝東揚眨眨眼睛道：「請教陳大俠的另一個名號是？」

陳飛虹道：「你昨夜裏去過誰家？」

郝東揚雙目倏地一睜，道：「你也就是洛陽俠少？」

陳飛虹點頭一笑道：「如今你明白了！」

馬三刀霍地從椅子上跳了起來，說道：「俠少，你可把我馬三寃苦了！」

陳飛虹含笑道：「三爺，你請原諒！」

馬三刀道：「俠少，你這是什麼話，是折我馬三麼，我馬三是個什麼身份，焉能當得起你稱叫一聲三爺，說一聲原諒的，您不如乾脆打我兩巴掌好了！」

陳飛虹笑笑道：「三爺……」

馬三刀連忙接口說道：「俠少您這三爺的稱呼，馬三可實在當不起，您若是看得起我馬三，便請改改口直喊我一聲馬三好了，這樣我會感覺舒服熟絡些！」

他這麼一說，陳飛虹只得點頭笑說道：「如此，我也就不多作客套了！」

馬三刀笑說道：「您本來就不應該跟我客套！」

陳飛虹笑了笑，目光瞥向郝東揚問道：「郝兄，如今你願意跟我合作了麼？」

郝東揚微一沉吟道：「我可否先請教幾個問題麼？」

「可以。」陳飛虹點頭道：「你問吧！」

郝東揚道：「俠少能知我隱身此處，可是花玫洩露的？」

陳飛虹反問道：「你隱身此處花玫知道，你告訴過她麼？」

「沒有。」郝東揚搖頭道：「這麼說該不是她洩露的了！」

陳飛虹道：「本來就不是！」

郝東揚道：「那麼俠少是怎麼知道的？」

陳飛虹淡然一笑道：「昨夜我和項大俠都隱身在花園中，你走後，項大俠就跟踪了你，如此你明白了麼？」

「哦！」郝東揚明白了，眨眨眼睛，話鋒一轉，問道：「花玫她如今怎麼樣？」

陳飛虹道：「她很好，仍在寒家，也永遠是我陳飛虹兄妹的朋友，客人！」

郝東揚道：「她大概已說了實話了吧！」

陳飛虹正答說道：「她雖然是個姑娘家，但却能辨別是非善惡，深明大義，令人衷心無限敬佩！」

郝東揚默然了刹那，忽又眨眨眼睛道：「花玫既已說了實話，俠少又何必到來找我問什麼？」

陳飛虹道：「因爲你與她不同？」

郝東揚道：「怎麼不同？」

陳飛虹道：「你是位傳令使者，身份比她高，所知也應該比她多！」

「哦！」郝東揚點頭道：「俠少說的不錯，傳令使者直接受主人命諭指揮，身份確比她高了許多，所知也確實比她多些，只是……」

語聲微微一頓，問道：「陳俠少能相信我麼？」

陳飛虹凝目道：「相信你什麼？」

郝東揚道：「我所知雖比花玫多些，但並多不了多少，恐怕難能使俠少滿意！」

陳飛虹雙目凝注地說道：「那無妨，你知道多少就說多少好了！」

郝東揚點頭道：「謝謝俠少相信我！」

陳飛虹微微一笑道：「郝兄不必客氣！」

語聲一頓卽起，說道：「現在請郝兄先告訴我，與郝兄一同隱身在這兒的那另外三位是誰？」

郝東揚道：「沈漢文，顧仁和郭大川。」

「他三個是什麼身份？」

「使侍，傳令使者的助手！」

「每一位傳令使者都有三名使侍麼？」

「是的，傳令使者如遭遇意外，其第一『使侍』便立卽遞補其缺！」

陳飛虹點了點頭，問道：「貴主人他是當今武林中的那一位？」

郝東揚搖頭道：「這就得要請俠少多多原諒了。」

陳飛虹道：「是不能說？」

「不是。」郝東揚又一搖頭道：「是不知道！」

陳飛虹雙目一眨道：「能說說他的身材容貌麼？」

郝東揚道：「我雖然多次面聆過他的令諭，但每次他都是黑巾蒙面，難見面目。」

陳飛虹眉鋒一皺道：「他的身材如何？」

郝東揚道：「身材頎長。」

陳飛虹微一沉吟，又問道：「他平常都住在什麼地方？」

郝東揚道：「楓林別莊。」

「所在地呢？」

「秦嶺山中。」

「屬下有多少人？」

「確數不知，可能超過千人。」

「都在楓林別莊中？」

「不，大江南北，各處要地城鎭都有。」

「以何維生？」

「酒樓，客棧，各行各業的生意都有。」

「洛陽城中呢？」

「東大街的悅來客棧，南大街上的楓記車行都是。」

「楓林別莊中大概有多少人？」

「百名左右。」

「都是好手？」

「稱得上一流的只有十多人！」

「侍衞營的那位大領班方鐵强，他在楓林別莊中是個什麼身份？」

「總巡監。」

陳飛虹點了點頭，道：「謝謝郝兄的誠意合作。」

郝東揚淡然一笑道：「俠少無須客氣，花玫她都能深明是非善惡大義，郝東揚七尺昂藏鬚眉，豈能反而不如一個女兒家！」

陳飛虹雙目異采倏地一閃，道：「郝兄這可是由衷之言？」

郝東揚臉容神色一肅，說道：「如在片刻之前，或許言不由衷，但是如今，郝某絕對不會！」

陳飛虹深深一眼，話題忽然一轉，凝目問道：「郝兄今後有何打算？」

郝東揚道：「郝某已然背叛主人，中原武林雖大，將無立足之地，打算前往關外覓地棲身！」

他這話的意思很明顯，楓林別莊主人勢力遍佈中原武林，關外則是其勢力之不及！

陳飛虹道：「郝兄關外有朋友麼？」

郝東揚搖頭道：「我從未去過關外。」

陳飛虹微一沉吟道：「我在關外有位朋友，郝兄如願前往相投，我當爲郝兄介紹，郝兄可願？」

郝東揚雙目一眨，問道：「俠少的那位朋友大名是……」

陳飛虹道：「錦州大豪華雲龍。」

「錦州大豪」華雲龍，在遼東擁有礦山和牧場，手下傭工近千，財富無可計數，其本人一身所學功力更是高不可測，爲遼東道上武林第一高手，慷慨豪義，鐵膽俠骨，也是遼東武林道上人人敬佩的蓋世豪雄！

得能進入錦州華家，他郝東揚此生可以高枕無憂，不怕「楓林別莊」主人找他了！

因此，陳飛虹話音一落，郝東揚立卽滿臉驚喜地點頭說道：「郝某願意，懇請俠少爲之介紹，並誓言決不有負俠少此德！」

陳飛虹微微一笑道：「郝兄不必言德，只要郝兄不負自己七尺之軀，誠懇待人，忠於職責，華大豪決不會虧待郝兄的！」

郝東揚點頭說道：「郝某敬受教益，俠少放心，郝某當謹記敬言，絕對不會辜負這七尺之軀！」

陳飛虹點了點頭沒再說話，抬手出掌隔空拍開了郝東揚的兩肩穴道，然後轉向馬三刀含笑說道：「三哥，請去拿紙筆來，我好爲郝兄寫封介紹信。」

馬三刀剛點頭應聲站起，廳外快步走來了那位丁帳房，停身站在廳門口說道：「三爺，外面來了兩位姓紀的老人家，自稱是『洛陽俠少』府中的人，說有要事要見三爺。」

馬三刀聞言，連忙望向陳飛虹。

陳飛虹已知是「天地雙煞」紀倫紀堃兄弟來了，遂卽朝馬三刀點頭說道：「請丁帳房讓他二位進來好了。」

馬三刀朝丁帳房揮了揮手，丁帳房立刻轉身快步而去，馬三刀則大步走向廳後。

片刻工夫之後。

馬三刀拿着紙筆回到廳內，「天地雙煞」紀倫、紀堃也由外面走了進來。

「天地雙煞」剛一跨進廳內，陳飛虹不待二人開口，立刻笑說道：「二位紀叔來得正好，小侄恰巧有事情相煩。」

「天地雙煞」本來有話想問，聞言只好忍住，雙雙躬身說道：「老奴聽候少主差遣！」

陳飛虹倏然轉望着郝東揚問道：「郝兄，那沈漢文他等三位的心性爲人如何？」

對於此問，郝東揚懂，心中也十分明白他所答非常重要，可能關係三人的生死！

因此，他不禁雙眉微皺，沉吟着沒有立時答話。

陳飛虹見狀，心中已然明白，正容說道：「郝兄只管放心實答，他三個縱是滿身罪惡，我也必當先予自新之路！」

郝東揚肅容恭敬地說道：「俠少俠骨仁心，郝某謹代他三個謝謝！」

說着拱手躬身一揖。

有這答話，有此謝揖，够了！

陳飛虹欠身擺手一笑說道：「郝兄請別如此多禮！」

語聲一頓又起，接說道：「現在我請二位紀叔陪郝兄走一趟，請他們三位來一談，郝兄認爲如何？」

郝東揚點頭道：「郝東揚遵命。」

說罷站起身子，當先往廳外走去。

「天地雙煞」紀倫、紀堃沒說話，邁步跟了出去。

×　×　×

陳飛虹這裏剛寫好了介紹信，廳外已傳來脚步聲，郝東揚在前，身後跟着三個三十多歲年紀的精壯漢子，「天地雙煞」紀倫、紀堃則走在最後，直向客廳走受過來。

進入廳內，陳飛虹立卽朝郝東揚等人抬手一擺，道：「諸位請坐。」

郝東揚沒說話，跨步矮身在原先坐過的那張椅子上坐下。

沈漢子、顧仁、郭大川三人一見郝東揚坐下，他三個也沒說話，跟着跨步在郝東揚旁邊的另三張椅子上坐下。

四個人坐成了一排，恰好與陳飛虹、項君彥、馬三刀成了面對面。

「天地雙煞」紀倫、紀堃沒坐，他二人併肩垂手默立在廳門旁邊。

陳飛虹星目光如電閃地掃視了沈漢文等三人一眼，望着郝東揚說道：「郝兄，麻煩你把事情告訴他們三位一下吧。」

郝東揚應聲點頭，立卽把花玫的身份洩露，並已說了實話的經過，向三人簡略的說了一遍。

當然，不該說的他沒說。

那不該說的，就是陳飛虹和項君彥的眞實姓名身份，與及陳飛虹將介紹他前往關外投奔「錦州大豪」華雲龍的事情。

沈漢文等三個靜靜聽畢，臉上全都變色，呆住了！

原來郝東揚由「天地雙煞」陪同去找他三個時，郝東揚只說要他三個同來廳中商談事情，並未說明是什麼事情。

郭大川雙眉突地一挑，髒話出了口，罵道：「他媽的，花玫那臭婊子她竟敢……」

他罵聲未完，耳中驀聽一聲冷哼，眼前掌影一閃，「叭！」的一聲，左頰已被狠狠的摑了個大嘴巴，打的嘴角流了血！

他睜大起一雙凶睛環掃，傻了！

他看看廳中所有的人，坐着的仍然坐着，站着的也站立在原處，似乎沒有一個人動過！

這是誰打了他？誰出的手？

「地煞」紀堃突然冷冷地開了口：「小子

，這是給你一點小教訓，以後說話當心點，再敢張口罵人，老夫就打落你滿口的狗牙！」

紀堃這一開口，郭大川明白了，凶目暴瞪，煞光電射地喝道：「是你打我的？」

紀堃道：「不錯，你小子可是不服氣，想討回去！」

郭大川獰聲說道：「你乘人不備，突施暗襲，算的什麼人物，大爺當然不服，當然要討回！」

紀堃冷聲一笑道：「那很好，小子，你聽清楚，老夫現在先打招呼，要你摑右頰，你小心留神！」

郭大川聞言，連忙提聚一身功力，挺身站起，雙目緊緊盯住對方，只要對方身形一動，他便立即先下手爲强，猛施煞手，以報左頰被摑之辱！

可惜，他沒弄清楚對方是誰，他若是知道對方便是三十年前名震武林的黑道殺星「地煞」紀堃的話，他就不敢說那「不服，要討回。」之言了！

他這裏剛提聚一身功力，挺身站起，驀覺眼前掌影一閃，「叭！」的一聲，右頰又已實實的被摑了一掌，打的他脚下一個踉蹌。

他根本沒看清對方的身形是怎麼動的，也根本沒來得及出手，對方身形已電閃回了原地，仍然垂手站立着，好像出手打人的根本不是他，他根本就沒動過！

這一掌比前一掌重了甚多，連右邊的床牙都被打落了兩顆！

至此，郭大川他應該明白自己所學功力相差對方太遠，根本不是對方敵手，照理，他應該忍口氣就此作罷才是。

然而，他平常驕狂凶暴慣了，於再次被摑右頰，心中驚怒之餘，不但未能忍口氣作罷，反而發了凶性，突然獰聲厲喝道：「老匹夫，大爺今天非宰了你不可！」

厲喝聲中，探手拔出一柄匕首，寒光電閃，猛朝紀堃撲去！

紀堃雙眉一軒，冷喝道：「小子，你這是找死！」

身形微側，閃電探掌，一把抓住了郭大川的右腕，「叮噹」聲響，匕首掉落地上！

他五指才待用力，碎斷郭大川的腕骨，陳飛虹已揚聲說道：「紀二叔，請手下留情！」

若不是陳飛虹喊得快，郭大川的一隻右手非被報廢不可！

紀堃五指雖然未再用力，却倏地振腕一抖，「砰！」的一聲，將郭大川摔了一個大跟斗，冷冷說道：「小子，便宜你了！」

這個跟斗雖然摔得不輕，但並未受傷，他拾起匕首，挺腰站起，雙目凶光依然灼灼射人地瞪視着紀堃喝道：「老匹夫，報出你的姓名來，大爺必報今日之辱！」

紀堃「呸」地一聲道：「小子，憑你還不配知道老夫姓名！」

郭大川冷笑道：「老匹夫，你可怕大爺日後找你！」

紀堃似是不得受激，陡地挑眉冷哼道：「小子，你聽清楚了，老夫姓紀名堃，昔年武林人稱『天地雙煞』的『地煞』便是！」

一說出名號，沈漢文與顧仁不禁齊皆心神一凛！

郭大川更不禁傻了眼，他做夢也沒想到，竟惹上了三十年前威震武林黑白兩道的一雙殺星之一的「地煞」紀堃！

剎時，郭大川的凶威盡斂，他不敢再逞狠了，悶聲不響的收起匕首，回坐到椅子上，乖了！

這眞是：「人的名兒，樹的影兒。」郭大川他竟然怕了！

紀堃嘿嘿一笑道：「小子，你怎麼不凶了，乖了？」

郭大川沒接話，他那還敢接話。

沈漢文這時輕咳一聲，朝紀堃抱拳一拱，陪上笑臉開了口，說道：「紀老前輩，大人不記小人過，郭兄弟他有眼無珠，不識您老人家，適才無知冒犯，尚祈您老大量寬恕，勿要記在心上！」

紀堃冷聲一哼道：「小子，你用不着替他說好聽的，老夫沒那麼的記性，也沒那個閒工夫把這種芝蔴小事記在心上！」

沈漢文乾笑了笑道：「是，是，您老說的是！」

這時，陳飛虹揚聲說道：「沈朋友，我有幾句話要對你們說，這關係你們的生死，希望你們仔細聽着！」

沈漢文，顧仁，郭大川三人目光立時全都投注着陳飛虹。

陳飛虹聲調倏轉威稜地說道：「從現在起這裏已不准你們再存身下去，限你們一個時辰之內離開洛陽城，何去何從，是繼續替你們的那位主人效力賣命，還是改過向善，重新做人，均皆由你們自己決定，不過……」

語鋒一頓又起，聲調更加威稜地接說道：「我要先警告你們，繼續替你們那位主人效力賣命，便是武林正道之死敵，若在江湖上爲非作歹，必殺不赦！」

抬手微揮，語聲一轉溫和的說道：「好了，現在你們可以去收拾一下你們自己的東西走吧，記住，一個時辰之內必須離開洛陽城，否則必將被廢去一身功力！」

沈漢文此刻已知自己等人所學功力差人太遠，光憑「天地雙煞」兩個，他們就敵對不了，除了乖乖的聽話之外，別無他法，但因郝東揚是他們之首，一直默然坐着沒有說話，也毫無表示。

因此，他不禁目光轉向郝東揚，道：「使者……」

陳飛虹抬手一擺截口道：「你別管他了，他身份比你們三個高，我已決定留下他，並已封了他兩處經脈，他就是想跟你三個一起走，也不能！」

沈漢文目光一凝道：「使者，眞的？」

郝東揚點頭伴作苦笑地說道：「沈兄弟，你們走吧，不必管我了！」

沈漢文神色略微猶豫了一下，站起身子和顧仁，郭大川三人大步出廳而去。

× × ×

掌燈時分。

在陳飛虹的書房中，項君彥與陳飛虹相對而坐。

陳飛虹眨眨星目，忽然一笑道：「二哥可是有話要問小弟？」

項君彥點頭道：「我正是有話要問你。」

陳飛虹笑笑道：「二哥現在可以問了。」

項君彥想了想，目光倏然一凝，問道：「虹弟，你那塊侍衛營腰牌可是眞的？」

陳飛虹道：「絕對不假！」

項君彥道：「你何來這東西？」

陳飛虹道：「是江大哥臨走之前交給小弟的。」

項君彥一怔！訝然道：「是江兄弟交給你的？」

陳飛虹點頭道：「是的，江大哥曾說，萬一碰上必須擒殺的江湖惡徒，恰巧有官家人出面干涉袒護時，只將此牌出示就行了！」

項君彥微一沉吟道：「這麼看來，江兄弟似乎早知眼下江湖上的陰謀活動，可能與官家的人有勾結了！」

陳飛虹點點頭道：「恐怕是，由郝東揚所

言侍衛營的大領班方鐵强乃是『楓林別莊』主人手下這件事情看，江大哥似乎確實早已知道了！」

項君彥眉鋒微皺了皺，道：「可是江兄弟這塊腰牌又是那裏來的呢？……」

陳飛虹道：「江大哥作事向來令人莫測高深，這問題就只有等他回來問他了！」

項君彥默然了剎那，話鋒一轉，問道：「對於眼前的問題，你準備怎麼辦？」

這話問得突然，有點沒頭沒腦。

陳飛虹神情微微一愣，道：「什麼問題？二哥。」

項君彥一笑道：「東大街的客棧，南大街的車行。」

「哦……」陳飛虹眨了眨星目，問道：「二哥，你看呢？」

項君彥含笑搖頭道：「別問我，你是主帥，我聽你的！」

陳飛虹道：「怎麼，二哥要拿翹！」

項君彥搖頭道：「並不是我要拿翹，我出的餿主意，你一定不會讚成，所以不如乾脆藏拙好！」

陳飛虹笑笑道：「二哥何妨說說看呢！」

項君彥道：「你眞要我說？」

陳飛虹道：「二哥，小弟是誠心請教！」

項君彥沉吟地道：「依我的主意，殺！」

陳飛虹眉鋒一皺搖頭道：「這不好，一夜之間發生兩處血案，明天豈不轟動整個洛陽城，驚世駭俗！」

項君彥一笑道：「我另有辦法不讓它轟動洛陽城，不驚世駭俗！」

陳飛虹凝目道：「二哥有什麼辦法？」

項君彥道：「殺之以後，將屍體弄出城外埋掉！」

陳飛虹搖頭說道：「這辦法太麻煩，而且對方不一定都是惡徒，我們豈可枉殺！」

項君彥道：「我却不以爲他們之中會有什麼好人！」

陳飛虹微微一笑道：「二哥，好與壞，善與惡，都只在人的方寸一念之間，惡人並不是生下來就是惡人的！……」

項君彥含笑接口道：「好了，我們別談這個了，我說過，你是主帥，我聽你的，你準備怎麼辦，你說吧！」

陳飛虹略一沉吟，說道：「二哥，我想我們應該先去看看以後再作決定。」

項君彥道：「你不是已讓吳老去查看情形了嗎？」

陳飛虹道：「吳老只是去查看表面上的情形，實際的情形如何，都有些什麼人，多少高手，尚須我們深入探查！」

項君彥點點頭道：「什麼時候行動？」

陳飛虹道：「等吳老回來以後，二更。」

「先去那一邊？」

「兩邊同時行動，小弟和虹妹去車行，二哥和吳老去客棧。」

他語音剛落，外面突然响起一聲輕笑，說道：「今晚上大家都睡安穩覺吧，那裏也不用去了。」

陳飛虹項君彥均都聞聲知人，雙雙離座站起。

書房門外人影一閃，走進了「萬事通」吳博智。

吳博智屁股剛挨着椅子尚未坐穩，項君彥已急着問道：「吳老，查看的情形怎樣？」

吳博智兩隻細眼忽地一翻，道：「小子，我老人家剛才的話，你沒聽清楚麼？」

項君彥點頭道：「小侄是聽清楚了，但是却不明白。」

吳博智道：「不明白不會用點腦筋多想想麼！」

項君彥皺皺眉頭，沒說話。

吳博智翻了翻細眼，忽然望着陳飛虹問道：「小子，你怎麼不說話？」

陳飛虹一笑道：「你要我說什麼呀？」

吳博智細眼一瞪，道：「小子，你敢和我老人家裝糊塗！」

陳飛虹搖頭道：「小侄沒有，也不敢！」

吳博智道：「既然不敢，那爲何不問？」

「問什麼？」

「你讓我老人家幹什麼去了？」

「查看情形呀。」

「我老人家回來了，你怎麼不問？」

「算了，我可不想找釘子碰，找罵！」

「你不想知道麼？」

「恰恰相反。」

「你不問，怎麼能知道？」

「我正在用腦筋想呢！」

「想出來了沒有？」

「差不多了。」

「說說看。」

陳飛虹倏然一笑道：「如果我猜想的不錯，兩處地方的人可已經得到身份敗露的消息，都走了，可對？」

吳博智哈哈一聲大笑道：「一點不錯，全都走光了，關上門歇了業！」

陳飛虹聞言之後竟突然皺了眉，兩道劍眉皺得好深好深！

吳博智見狀，不由詫異地道：「賢侄，你怎麼了，皺了眉頭？」

陳飛虹神色有點凝重地說道：「只怕我們這兒，今後將要睡不安枕了！」

吳博智不禁愕然一怔，旋即恍然明白了地道：「你是說他們將會來找麻煩！」

陳飛虹點點頭道：「以小侄猜想，他們决不會就此罷休，而且不來則已，來可必大舉突襲！」

他這麼一說，吳博智臉也凝了起來，項君彥却高揚着雙眉！

陳飛虹忽然緩緩輕嘆了口氣，說道：「現在我們只有加强本宅的戒備，嚴防突擊暗襲，以待江大哥回來再說了！」

吳博智點了點頭道：「算算日子，江兄弟該快回來了！」

於是，各人無可奈何的祗有安心就寢，等江阿郎回來再打算！

「閻王筆」故事走筆至此就此結束，請接看「少年六俊」故事之三——「寒星劍」。

武林軼聞

麥海雲・文
盧　令・圖

孟雙脚鬥譚三腿

說到嶺南十虎，首先推重王隱林，其次就是黃麒英，跟着是鄒泰和蘇黑虎。至於第五名好漢，便是譚濟筠。這幾位武林高手，都是從北方來的，其中有四人屬於少林門下，在廣州站穩，聲譽卓著。

那時因爲廣州的地面剛剛打過一場大仗，和平下來，彼此都慶祝一番，故此在太平沙，即是陳塘那邊的妓院盛極一時，同是品花評竹，找尋歡樂之處，入夜之後，華燈初上，就有不少富豪鉅子，走馬王孫，到那邊找歡作樂。河面有紫洞艇，艇上有些名妓，伴客飲宴。當時大沙頭與太平沙相距不遠，譚濟筠的武館開張之後，就有不少酒家與紫洞艇的伙記拜他爲師，學習少林拳脚，半年過外，譚館的門徒愈來愈多，因此激怒了大沙頭的教頭林昌。林昌的門徒本來有二百多人，大部份投向譚濟筠那邊，使他覺得面目無光，但因拳師教授武功爲生，河水井水兩不相犯，很難借故找對方算賬，故此，林昌雖然怒火如焚，仍然沒有機會發洩。

那個林昌本來是名氣响噹噹的，身高六尺過外，體重二百斤，正式彪形大漢，綽號鐵掌林，因爲他的手，特別粗壯，練過鐵沙掌，一掌打去，等閒之輩，不易招架，本來這種氣力對拳術是有帮助的，可惜他的脾氣太壞，稍爲不滿意，便即破口大罵，各門徒給他罵得多了，便向譚館學習武功，因此，他的門人愈來愈少，這種情形，他愈想愈氣，某天，合當有事，林昌在演武廳上跟幾個門徒飲酒，偶然有一個不速之客走來，此人就是當時水師衙門的捕快何金。以前何金在林昌的門下學過技擊，在衙門當差，有時候也到師傅那邊拜訪，探問案情，因爲他負責緝拿珠江河上的水賊，順路到訪。

那天，何金見面，看見林昌滿臉怒容，點頭坐下，飲了一杯，就說：「師傅，你忽然怒冲冲的飲酒，是否心裏有些不快呢？」

林昌哼了一聲，胡亂的點頭，沒有回答。

何金再問：「師傅，如果你有一個對頭人，此人必是年輕的拳師譚濟筠了。」

林昌聞言，大感詫異，反問一句：「賢徒何以知情呢？」

何金說：「譚館開業之後，你的武館大受影响，不久之後，相信各茶樓和紫洞艇以及花街柳巷的人都會聘譚濟筠做保鏢了，那時你就更加無立足之地。」

林昌聽了，他的怒火有如火上加油，冷笑一聲，說：「賢徒所說的，正合我意，恨不得把他一拳打死！」

何金沒有開口，冷然的望着他。

何金的意思如何呢？林昌當然知情，林昌嘆息一聲，說：「如果我在二十年前跟他交手便有把握取勝，不過，我已經五十多歲，拳怕少壯，未必打贏他，如果我登門打架，却又打輸，那就弄巧反拙，因此，我雖然怒火攻心，也是無可奈何，横豎賢徒到來，我想跟你說幾句心腹話，未知你能否帮師傅一臂之力呢？」

何金說：「師傅當年教我武功，才有今日的地位，師傅有命，如果我能够做得到，一定不會推辭。」

林昌喜形於色，說：「賢徒你是水師衙門的捕快，負責緝拿水賊，索性多派幾個人，動用官府的力量，把譚濟筠抓住，拘送水師衙門，嚴刑迫供，就說他私通水賊好了，說他教授水賊武功，亦無不可，到時譚濟筠就算不死在獄中，亦要坐牢幾年，使我心上大快。」

何金搖了搖頭，說：「師傅，這一條路走不通，因爲譚濟筠在守城之役，曾經協助南海縣的縣長並肩作戰，現時貿然指他爲盜，而且沒有證據，很難令人置信，萬一給上峯查出我的陰謀，那就弄巧反拙，此路實在不通。」

林昌聽了，也覺有理，嘆息一聲，說：「那麼，我只有拚着這條老命不要了。」

何金想了想，說：「師傅，不必由你出頭，你說得對，拳怕少壯，譚濟筠綽號譚三脚，擅長少林門下的掃堂腿，撩陰腿，以及虎尾脚，出手傷人，萬一師傅登門打架，却又打輸，何以自圓其說呢？我有一條妙計，大概可以替師傅洩憤的，我打算借助別人的力量，擊倒譚濟筠。」

林昌聽了急問那是何人，何金說：「現時水師衙門軍中的總教頭姓孟，叫做孟家傑，綽

號孟雙腿，因爲他能够連環踢出兩腿，側身打出，一腿踢向對方心窩，另外一腿踢在對方的下體，這兩脚由遠處衝來，如飛而至，料想譚濟筠鬥不過他，此外，他是山東人，身材高大，拳力極爲沉重，長橋大馬，非等閒的拳師可比，我跟他的感情極好，畧施小計，煽動他找譚濟筠算賬，便可替師傅出一口氣。」

林昌哈哈大笑，說道：「賢徒，你的妙計眞好，如果譚濟筠敗於孟教頭手下，必然無顏在此立足，飄然離去，那時候大沙頭與太平沙一帶，就由我一手包辦，當然少不了賢徒的一份。」

看來他們兩人想辦法對付譚濟筠，不止爲了出一口氣，而且跟一個利字有關，在名利的刺激之下，何金果然在翌日黃昏之際，帶了孟家傑登門。

林昌與幾個門徒已經在彩虹花舫恭候，並由那個花舫的主人陳軒親自招待，何金介紹孟家傑與各人認識，林昌抬頭一望，但見那個軍中教頭，年約三十多歲，身材極爲雄壯，熊腰虎膀，走路時脚步沉重，威風凜凜，一望而知是個硬拳硬馬的武林高手。山東人擅長脚法，他綽號孟雙腿，可能會打贏譚濟筠的，就算打輸亦與林昌無關，故此，林昌樂得心花怒放，立刻請花舫的陳老板拿出最精美的酒餚，恭請孟家傑上坐，親自斟酒，頻頻獻飲。

孟家傑把他們讚美自己的言詞，全部受落，舉杯痛飲，不覺飲了五大杯，他微有醉意，何金乘機說：「孟教頭，你的脚法天下無敵，江湖上的人物稱你做孟雙腿，不過，近來此地多了一個勁敵，綽號譚三腿，比你多了一脚，看來你不能再稱霸武林了。」

孟家傑憤然說：「何人綽號譚三腿呢？」

何金說：「此人乃是太平沙譚館的教頭，亦即少林子弟，叫做譚濟筠。」

孟家傑哈哈大笑，說：「譚濟筠只是廣州武林的無名小卒，只係一個拳師，怎能跟我這個山東教頭相提並論呢？」

何金知道說得投機，立刻加上一句：「譚濟筠對別人說及，他是譚三脚，一出就是三腿，比較你的兩腿多了一脚，我就親自聽到這種言語。」

孟家傑是個好勝之人，聽了進耳，當然是不服氣的，大喝一聲，說：「我一定要立刻上門打架，使他由譚三腿變成譚獨脚，幾位賢兄，請在此等候，讓我把譚三脚痛打一頓，回來再飲！」

孟家傑說完，便怒冲冲的由花舫走過跳板登岸，向太平沙那邊飛奔而去，何金和林昌交換了一個眼色，臉露笑容，不必細表。

且說譚濟筠，他在太平沙教授武功，那時入黑不久，演武廳上懸掛着兩盞大光燈，燈光照耀，明如白晝，他正在廳中指點助教把門徒的拳脚糾正，忽見一人身型高大，飛步衝入，站在演武廳前段，伸手向上一指，用半鹹半淡的廣東話問「誰是譚濟筠？」

譚濟筠看在眼裏，心知肚明，此人必然是來踢盤了，不能退縮，於是，緩步走來，向孟家傑雙手一拱，說：「請問老哥尊姓大名？」

孟家傑伸手在自己的胸膛一拍，大聲說：「老子就是山東人孟家傑，現任水師衙門軍中的總教頭，孟雙腿就是我，你自稱譚三脚，以爲三脚可以壓倒兩腿，目中無人，眞是豈有此理，我今晚就來領教你的三脚，請接招！」

孟家傑飲了一些酒，渾身是勁，入門就想打架，說到這裏，戰意如雲，不待對方答言，便即先發制人，右拳向譚濟筠的面門打上，實則是個虛招，拳風未散，他已偏身用穿心腿踢出，快如流星。

譚濟筠學過正宗的少林拳脚，預知對方登門挑戰，不懷好意，故此，雙手拱起，表面上看來好像拱手爲禮，實則這是少林拳的一招，叫做「童子拜觀音」，含有許多種變化，果然不出所料，對方剛剛說完，人到拳到，上邊發拳，下邊起脚，殊不料譚濟筠武藝高强，左右手分別招架，左手架開了對方所打出來的一拳，右手向對方踢出來的一脚，輕輕一撥，跟着往斜裏一跳，躍出圈子之外，很快就打消了對方的來勢。

孟家傑這一下「彪手穿心腿」，是他本人最擅長的一招，如果對方招架，跟着有六七下連環絕招打出，最後的一招，就是雙飛腿，但因對方沒有接招，閃身往斜裏閃避，他就無法繼續進攻，改用劈手出擊。

孟家傑拳大如斗，苦練劈手多年，以爲自己的手法一定勝過對方，看見他閃開自己的脚，索性施展車輪式的攻勢，上下左右，純用劈手，譚濟筠不管用那一種招式擋格，他都是一手劈下。

論理他的劈手確是壓倒譚濟筠的，根本上他的左右兩臂，比較譚濟筠粗壯得多，怎料劈手剛剛劈下，就在譚濟筠的前臂滑過，總是無法把他打傷。原來少林拳裏面的一招「滑手」是專門用來對付劈手的，一劈即滑，那就能够打消對方的攻勢了，因此之故，孟家傑無法進攻。

如孟家傑知難而退，索性罷手不門，那就不會丟臉，可是，他偏要逞强，既然譚濟筠懂得閃避自己的脚，也能應付劈手，怒火攻心，索性把他最擅長的雙飛腿施展出來。

本來雙飛腿要連發幾招之後，有機可乘，然後施展，不應貿然把它施展出來，孟家傑一時大意，竟然向對方飛奔過去，衝前幾步，整個跳起來，向他一招雙飛腿打出。

這一個雙飛腿跟普通武林中人施展的連環鴛鴦腿大不相同，所謂鴛鴦腿，即是踢完左脚，再踢右脚，雙飛腿是這樣踢出的，整個飛躍起來之後，把自己的身體向横，好像躺着睡覺的模樣，然後左右兩脚分別向對方下體和咽喉踢出去。

咽喉與下體都是非常脆弱之處，很難把它練得堅實，這種脚法非常古怪，對方如果用手擋格，或者用脚去擋格，便會給雙飛腿當中任何一條腿打傷，如果這一招在酣戰當中踢出，更有份量，可是，孟家傑求勝心切，突然飛躍出擊，那就不容易取勝，當時譚濟筠並不招架，忽然跳開，孟家傑雙脚落地，即時轉身，譚濟筠跳開之後，無意出擊，擺下「單龍伏虎」這一招守住中上門，無懈可擊，臉些把孟家傑活活的氣煞。

當時孟家傑在盛怒之下，連發幾招都不能够取勝，便想用誘敵之計，以虛弱的假手誘對方進攻，然後反攻爲守，當時他大喝一聲，長橋大馬，由中門衝上，右手向上一揚，好像山捶似的打向對方上門，故意露出中門，誘惑譚濟筠左拳擋格，希望乘機用那隻手抓住譚濟筠的左拳，然後施展「横江截壩」這一招打斷譚濟筠的左手，孟家傑這種想法是很有道理，殊不料譚濟筠另有一招可以打敗他，雖然左手招架，右拳向他的心窩攻來，似是黑虎偷心這一招，但却是虛招，引開孟家傑的一雙手，然後施展無影脚襲擊孟家傑的下門。孟家傑不知道無影脚的厲害，横江截壩的一招還沒有打到譚濟筠的手上，已經吃了一脚，小腹上面「蓬」然一聲，整個向後仆倒一丈過外。

孟家傑大吃一驚，從地上爬起來，想再跟譚濟筠一決雌雄，可是，他的小腹一陣一陣絞痛，沒法再戰了，只得大叫一聲：「再見！」跟着，他脚步歪斜，好像一隻鬥敗了的公鷄似的回到水師衙門去。

湖海異事／希雲·文

燕子穿簾殺福王

清兵入關之際，吳三桂是第一號的漢奸，引虎食人，另外一個洪承疇，貪戀美色，大殺漢人，因爲歷史上有所記錄，證實有這麼一回事，然後給人痛恨，其實當年滿朝的皇帝愛新覺羅氏手下的藩王，仍有許多人是魔頭降生，見人就殺。另有一些漢人爲虎作倀，並無史記錄，他們的臭名就不會給天下的人知道，本文說的福王，就是這樣子的一個魔頭，殺了許多漢人，但却死在一名少女的手上，確是天奪其魄。

翻開了歷史的前頁看看，這一場腥風血雨的起因，由於一個女人，稱做陸慕伊，是明朝的遺臣，明亡後，他仍自己反清，竟然有勇氣謁見平西王吳三桂，打算當面說服他，殊不料吳三桂手下的武將王勤，向滿貴總督福藩王告密，星夜派兵到陸家去圍捕，陸慕伊僥倖逃過，攜帶妻女逃走，中途竟然失妻，他帶了三歲稚女，隱居山中，看見妻子被擒，不勝痛苦，後來他知道妻子被福藩王迫死，國恨家仇，都放在他的身上，他必須報復，但因自己一向沒有練武，故此在山中撫養稚女青萍，青萍到了七歲，就替她剪髮，穿男童的服裝，由自己教她文字，並使部將張俊教她練武，盼她長成之後，務必殺掉福王，當時他自己這個願望是很難如願以償的了，但亦無可奈何，祇靠命運的安排而已。

很快就過了六年，青萍只有十三歲，白晝讀書，夜間練武，頗有成就，可惜張俊病逝，死前對陸慕伊說：「青萍的武功已經有點成就，繼續練習，她就有本領跟武士搏鬥，絕不會吃虧，但因清廷的王子貝勒搜羅武林高手，每個王府都有劍客相隨，青萍想報仇，非學劍不可。」

說完翌日，張俊就與世長辭。陸慕伊把張俊的遺言擺在心上，青萍每日仍然練武，但却由他四出查訪，希望找到一個劍客，教她苦心練劍。

某天，父女兩人在門前練技，陸慕伊身爲文人，只是略爲懂得多少武功，當然不是青萍的對手，就在此時，遙見一個道士，年約五十左右，穿了道袍，還帶着一黃色的道冠，背負寶劍，緩緩行來，看見青萍眉清目秀，年紀輕輕，出手却很有分寸，禁不住停步而觀。

陸慕伊使青萍練武，極端秘密，不讓外人知悉，故此道士行近，全神注視青萍的手脚，心有所疑，向青萍說：「今天到此爲止，不必再玩。」

奇怪得很，道士聞言，竟趨前說了一句：「老丈，這位是否令郎？」

陸慕伊看清楚他的面貌慈祥，不像奸細，索性對他說：「我爲了仰慕青萍劍法，盼望孩子將來學成一手青萍劍，故此，把她取名青萍。」

道士問：「令郎是否學過青萍劍呢？」

陸慕伊說：「他曾經拜師練武，不過拳脚功夫，始終沒有學過劍術。」

那個道士聽了，說：「令郎的拳脚只是皮毛功夫，勉强可以一個抵擋幾個，如果想跟武林高手過招，相差太遠，至於百萬軍中，想取敵人首級，那就非學劍不可。」

陸青萍聽見他說出這種話來，而且看見他背負寶劍，知道他一定在劍術方面有很高深的造詣，並沒有徵求父親的意見，即時跪在他的脚下，叩問他的道號，跟着請他收自己爲徒，傳授劍法。

那個道士看見她如此聰明大胆，便不推辭，向他們說是俗家姓孟，屬於江西龍虎天師府潘元圭的門徒，他們想學習的一手青萍劍法，正是道家的珍傳，這種劍法妙在動作不停，絕不重複，連環貫串聲東擊西，恍如天造地設，對方的劍術高些，自己的劍法也就更高。

陸慕伊聞言，知道他可能就是青萍劍了，便即誠意挽留他在家裏作客，傳授青萍劍術。

這個道士本來想環遊四海，並無一定的居停，因爲陸府結廬在深山風景靈雅的一處，他認爲可居，便答允留下，早晚把劍術傳授給青萍。

原來青萍劍法包括許多種姿勢，只是一柄長劍却有二十一種姿勢，即是，劈，砍，掃，撩，刺，棚，絞，雲，掛，剪，挑，錯，點，抛，撥，摸，衝，拿，戳，削，攢。

跟着說清楚青萍劍是兩邊都有鋒刃的兵器，故此不能用它擋格沉重的武器，也不能托住對方的兵刃，免得折了那一把劍，青萍劍分六路進攻，每路有六十着，六六三百六，每一式都有定名，可以說是劍法中最長的一套，學齊了青萍劍，眞的萬人不敵。

他說得非常深入，青萍根本就是悟性極高的，聽了就懂，晚晚學習，逐漸就懂得它的神妙，劍隨身轉，恍如萬度銀蛇。

青萍劍客孟教華，跟着教她一套內家拳法，補救劍法之不足，因爲青萍想學的劍術能夠刺虎，必須身輕如燕，教完內家拳法，青萍劍客便繼續教她學習輕功。

那個古怪的道士孟教華在山中居住了三年之久，十分嚴厲的督促青萍練習劍術，三年之後，他就告辭，臨走的時候，說：「我跟令郎有緣，故此把劍術傳授給他，現時他已經學會了貧道全部的劍術，我已教無可教，就此告退。」

像他這種人，來去無定，陸慕伊不便多留，拱手送客，一直送到山坳之外，然後留步。青萍劍客走後，陸慕伊就把眞相對青萍說知，以很沉重的語聲說：「萍兒，你必須知道，在這七八年間，我想盡辦法，聘請武林高手，教你練武，就因爲你的母親死在福王手上，你必須繼續苦練，直到我獲悉福王的生活方式，知道他夜間寢宿之處然後由你報仇，在將軍府內，有時擁有十萬雄兵也敵不過單身的劍客，不必自餒。」

直到那時，陸青萍然後知道父親迫她學習劍術的原因，立刻跪地痛苦地說：「女兒必然朝夕苦練，總有一天替母親報仇，請你不用焦慮。」

她說得到就做得到，此後青萍更加勤於學習武功，根本上她是個未婚的少女，腰細人高，手脚很快，苦練輕功之後，還可以用脚踢斷一株大樹，用指揮穿磚牆，武功的根底愈來愈厚，隨時可以動手。

一年之後，青萍剛剛長成，仍作男兒打扮。某天，陸慕伊得到密報，知道福王在雲南大理府，貴爲將軍，擁兵自衞，如果有人立心找他算賬，不妨趁着這一段時間前往大理府，否則，福王如果受到清廷的差遣，搬往別處那就不易找尋。

告密之人稱做張悅，以前是吳三桂的偏將，跟陸慕伊有生死之交，故此，潛入將軍府內，作爲奸細，探到福王的一切動靜，便向陸慕伊告密。陸慕伊把此人所說的話告之青萍，青萍聽了喜出望外，因爲對方不願跟別人接見，故此她聽了就算，張悅走後，青萍跟父親對飲，作爲慶祝，痛飲至醉，留宿一宵，翌日早上飄然而行。

她仍作男裝打扮，看來好像一個書生，誰也看不出她是精於武功的，她身上沒有佩着長劍，有的只是一柄七首，長僅一尺，那一柄七首是陸慕伊十年之內千方百計找來的，他花了三百両銀買來，削鐵如泥，雖然它比不上長劍那麼出色，但因它是寶刀，相鬥之下，仍佔上風，再又因爲七首容易收藏，故此，讓青萍帶在身上，復仇大事，就落在那一柄七首之上。

青萍年紀雖輕，但却十分愼密，抵達雲南大理府先住下大客棧，白晝遊山玩水，晚上就在燈下看書，好像苦學不輟，打算考取功名富貴，宵深人靜，滅了燭光，她就改穿黑色的衣裳，作夜行人打扮，施展輕功，飛簷走壁，在將軍府的衙門附近偷窺。

一晚又一晚，陸青萍發覺三更過後，將軍府各處，燈光先後熄滅，最後亮着的一盞燈特別光亮，但却在樓上後進，料想她的仇人福王在該處寢息，她並不急於行事，看準地形，白天又再看清楚附近的道路，直到刮風的一晚，風高月黑，然後出擊。

那晚她直趨將軍府外，施展輕功，從外牆飛步走到牆頭去，登時有吊鈴之聲，因爲牆上經已有繩索放置，觸動了它便有金鈴作響。青萍知道鈴聲震耳，必有侍衞追捕，仗着她的輕功厲害，身型一竄，如飛竄上，到了後進，看見福王的寢宮，她施展一招燕子穿簾，整個身體縮做一團，然後彈出，破窗而入。那時下邊已經有沉重脚步聲，另有刀劍聲，料想侍衞正在各處搜刺客，福王也知情，不過他自恃武功精湛，劍術超羣，並無所懼，忽然眼睛一花，窗前有黑影竄入，穿着黑色的衣裳，是個夜行人，這才吃了一驚，大聲喝問，隨即拔劍。

陸青萍此時不再隱瞞，冷笑一聲，說：「惡賊，十五年前，你迫死了陸慕伊的妻子，我就是她的女兒，現時找你算賬！」

說完她就飛躍過去。

聽了這番話，福王知道此人已經入屋，必須拚個你死我活，他已經拔劍，索性施展他最擅長的一套紫雲劍，劍氣如雲，罩住青萍，青萍並非空手作戰的，她的身上有一柄七首，立應用它接招。七首僅長一尺，對方劍却長四尺過外，本來鬥不過他，但因那一柄七首削鐵如泥，閃了幾閃，把它向上擋格，福王收劍不及，竟給七首使勁一削，斬去半截，跟着猛刺，福王用半截劍再擋，這一又招給七首削斷，僅有半尺，他立刻把它看做飛鏢使用，向前射出，隨即施展脚法，殊不料青萍苦練多年，拳脚和劍術同樣出色，先用七首撥開對方拋來的劍尾，然後以脚鬥脚，三幾脚就把福王踢到牆邊倒下，隨即飛撲過去手起刀落，七首刺進福王的心窩。福王慘叫一聲，倒在血泊裏面打滾，青萍順勢割下他的首級，放在黑色的布囊之內，轉身躍出窗，那時侍衞一窩蜂的追上來，她已奪門而逃。

當時何金與林昌兩人在花舫裏面喝酒，等候孟家傑回來慶功，恭候多時，仍然不見孟家傑的踪影，兩人心知不妙，何金對林昌說：「我還是到水師衙門看看他吧！」

林昌無可奈何，只得暫時讓他離去。

何金回到水師衙門，果然看見孟家傑躺在床上，心裏覺得難過，走前問問孟家傑是否打得太過疲倦，沒有再到花舫去。

孟家傑忽然冷笑一聲。何金低聲問：「孟教頭，爲何冷笑呢？」

孟家傑說：「我並非笑別人，乃是笑我一時糊塗，誤中詭計，給譚濟鎬暗算。」

何金再問：「孟教頭，譚濟鎬施展何種詭計暗算你呢？」

孟教頭說：「他以黑虎偷心這一招攻我的上門，實則聲東擊西，掩護他的右脚，襲擊我下體，我不知道有這一招，猝不及防，於是給他打傷。」

說完他又呻吟起來。

何金心上一急，即時取出跌打藥替孟家傑敷上，然後再說：「孟教頭，我曾經聽見過少林子弟談及過這一招，乃是無影脚，本來那一脚是脚踏實地的，殊不料上邊所發的拳變成虛招，下邊起脚，不過，譚濟鎬的脚法還未到家，只是三流人才吧了，如果他的脚法更精，恐怕你的傷勢更重。」

孟家傑說：「何老弟，你怎樣知道他的脚法還未到家呢？」

何金道：「少林寺傳下來的無影脚，專向對方下體攻擊，譚濟鎬只是打中你的小腹，由此推想得到，他並非十分出色。」

孟家傑聞言，苦笑着道：「何老弟，我並非長他人的志氣，滅自己的威風，譚濟鎬那一脚本來由下打上，要是它打中我的下體，我就倒地喪生。他只是踢我的小腹，可見脚下留情，並非想把我置於死地，只想給點顏色我看看。這種人是有點義氣的，恐怕不會在外邊亂說我的閒話。」

孟家傑這句，等於埋怨何金瞎說一頓，煽動他跟譚濟鎬交手，何金心知肚明，不敢多言，替他敷過了藥，便即告退。

孟家傑自知並非譚濟鎬的對手，自己向他挑戰，輸了應該服輸，不願留在廣州，索性辭去水師衙門教頭的職位，回到北方，他的下落如何？不必細表。

譚濟鎬擊敗了孟家傑後，聲譽更响。廣東十虎當中，他排名第五，稱做五虎，以王隱林爲首，其次是黃麒英，鄒泰，蘇黑虎，第五位就輪到他了，因此之故，認識譚濟鎬的人，都尊稱他做「五虎」。本來這個名號也沒有甚麼不對，但因譚濟鎬的聲譽竄紅得太快，原有在廣州城內開武館，但却不是少林派中人的拳師，仍有數十人之衆，他們都妒忌譚濟鎬，打算找個機會把譚濟鎬打倒，亦即可以說，南派打倒當地派，不過，如何能夠取勝呢？那就沒有把握。

各拳師把這個念頭擺在心裏，大家都沒有說出來，某天，合當有事，在東關的關帝廟前設館授徒的教頭李成，偶然跟羅威碰頭，兩人品茗，羅威那時五十歲，在大市街開設武館二十年過外，但因譚濟鎬連打幾個極有名氣的拳師之後，名利雙收，羅館的徒弟減少過半，早就心裏有一條刺，品茗之際，跟李成談及譚濟鎬，羅威說：「李師傅，我跟你有同樣的苦衷和見解，希望收拾譚濟鎬，却又担心沒有把握取勝，我們兩人聯合圍攻他，這樣做可否成事呢？」

李成搖了搖頭，說：「坦白點說，我的功夫有限，羅師傅的功夫勝過我十倍，却又上了年紀，僅有我們兩人圍攻，未必穩操勝券，既

鐵拐俠盜故事

書名	價格
無價之寶	一元四
市井梟雄	一元四
沙圈煞星	一元四
怒海龍蛇	一元四
吸血嫦娥	二元五
發新年財	二元五
殺人曲譜	二元八
中子炸彈	三元正
櫻花殺手	三元正
盜賊世家	三元正
龍王密約	三元正
竊心艷盜	三元正
奪命神童	三元正
千面情賊	三元正
十字飛鏢	三元正
魔眼怪客	三元正
芙蓉女巫	三元正
紫色蜂后	三元正
雷剎嬌娃	三元正
閃電蝙蝠	三元正
迷宮殺機	三元正
催命天使	三元正
木偶奇兵	三元正
藍鷹五號	三元正
袖珍氫彈	三元正
森林王國	三元正
水晶玄機	三元正
骷髏樂園	一元六
斑豹女郎	一元六
冷槍狂人	一元八
金鏤玉甲	一元八
電腦奇劫	一元八
罪惡之城	一元八
長壽鑰匙	一元八
獨眼神尼	一元八
桃色活靶	一元八
問題人物	一元八
換腦刺客	一元八
謀人寺院	一元八
瓦斯夫人	一元八
靈符毒咒	一元八
天外飛屍	一元八
特務學院	一元八
罌粟大軍	一元八
銀城飛狐	一元八
閻王請帖	一元八
御用殺手	一元八
蓋世太保	一元八
香橙皇后	一元八
超人奇談	一元八
變形怪物	一元八
魔鬼笑聲	二元正
死神之箭	二元正
玩命的人	二元正
客串兇手	二元正
新方程式	二元正
風雲變色	二元正
名流夫人	二元正
無音奇簫	二元正
心狠手辣	二元正
愛情神魔	二元正
回旋飛刀	二元正
十八羅漢	二元正
毒網擒龍	二元正
格殺勿論	二元正
皇牌槍手	二元正
幸運鈔票	二元正
翡翠佛像	二元正
能原之秘	二元正
借屍還魂	二元正
滴血丹青	二元正
撒旦信徒	二元正
桃戰死神	二元正
洪門豪傑	二元正
太陽電池	二元正
蛇蝎春心	二元正
神奇旅程	二元正
佛國尋兇	二元正
危險人物	二元正
金字塔頂	二元正
業餘劫匪	二元正
天蝎星座	二元正
地獄無門	二元正
嬉皮公社	二元正
怪屋驚魂	二元正
飛賊花貓	二元正
魔鬼火燄	二元正
最高機密	二元正
殺手傳奇	二元正
半把古劍	二元正
金甲天神	二元正
可憎雪人	二元正
挪亞方舟	二元正
亞當二世	二元正
桃花使命	二元正

然羅師傅有心剪除這一頭老虎，不如以捕虎的姿態出現。」

羅威臉露笑容，道：「如何捕虎呢？」

李成說：「如果我們十個拳師一齊帶備武器，把他圍住，亂刀砍下，就算他有三頭六臂，也逃不過這一關。」

羅威吃了一驚，說：「十個拳師圍攻，他赤手空拳，我們刀槍並舉，恐怕太過不够義氣，消息傳出，有些不便。」

李成說：「羅師傅，孫子兵法有云，兵不厭詐，只求達到目的，不必計較這麼多。」

羅威沉思了一會，嘆息一聲，說：「事情發展到這個田地，我們爲了求存，沒有別的路走，依計行事吧！」

那時已經踏進了八月上旬，再過幾天便是中秋佳節，廣州城內的大街小巷，忽然貼上了羅威老教頭向譚濟鎬挑戰的長紅，寫明地點是越秀山上觀音廟前面，日期不折不扣的是中秋節夜的二更時分。

那一張長紅貼起之後，很快就哄動廣州城以及南番東順各鄉，因爲譚濟鎬代表少林門，名列廣東五虎，第五名好漢，且又年少力强，羅威則代表南派的老師傅，威名遠播，這一張長紅是羅威派人貼的，顯然他有把握取勝，料想這一場龍虎門必然大有可觀，於是，街上各人紛紛談論此事，發生興趣，十居其九準備屆時到該處觀看兩虎相門。

當時雖然武林中人爲了爭地盤或其他關係，往往公開挑戰，不過，決門的地點多數在城外空曠之處，極少貼起長紅，明打明的約對方拳師決門，特別是在中秋節夜決門，就更加少見，因此之故，譚濟鎬雖然絕無畏懼之念，但仍發生懷疑。

長紅貼起的第三日，蘇黑虎忽然到太平沙的譚館找譚濟鎬，譚濟鎬接見蘇黑虎之後，知他必有事情到訪，細問根由，蘇黑虎說：「譚師弟，大市街的老教頭羅威活得不耐煩了，竟然向你公開挑戰，你打算如何對付他呢？」

譚濟鎬笑着說：「師兄，我在廣州開設武館還未站穩，如果別人貼起長紅向我挑戰，我不敢應戰，等於叫我離開此地，照我看，那是無法不應戰了。」

譚濟鎬說得很有道理，不過，蘇黑虎却另有別的想法，向他望了一眼，說：「師弟，照我看，此人跟你一向無怨無仇，忽然向你挑戰，恐怕施展十面埋伏之計，不可不防。」

譚濟鎬恍然大悟，說：「羅威約我去越秀山決戰，而且寫明在中秋節夜，大概他是想乘着黑暗中配定人馬襲擊，照情形看，極有可能是施展詭計了，可否改變主意，派人到羅館找他，說明必須在白天公開決門，而且在城內當衆之處然後交手呢？」

蘇黑虎說：「我們這樣對付他，那就反映出他的詭計給我們知情，恐怕他死心不息，可能會施展另一毒招暗算你，甚至在晚上埋伏在家門之外，突然出擊，使你防不勝防，照我看，還是將計就計，設法跟他們拚一拚。」

譚濟鎬想了想，說：「如何拚一拚呢？」

蘇黑虎說：「我的意思是想請黃麒英鄒泰兩位師兄到來，跟我們兩人相聚，一共四頭猛虎撲攻，他們就門不過，必輸無疑。」

譚濟鎬笑着說：「師兄，只是你一個人協助我已經够了，不必驚動黃鄒兩位，但要注意這一點，我們必須帶備軟中帶硬的兵器，攻其無備。」

跟着兩人再度商量。蘇黑虎既然有意協助譚濟鎬對付他們，就算對方派出二十個拳師，他也不怕。

轉瞬之間，到了中秋佳節，這晚一輪明月，高掛碧空，廣州的居民多數吃月餅膜拜嫦娥，燈火輝煌，認爲那是人月同圓的佳節，非常熱鬧，甚至越秀山上，也是人來人往，觀音廟前，更加聚集了不少好事之徒，等候兩虎相門。到了二更時分，首先露臉的人就是東關教頭李成，李成在人叢中走出，向羅威打個眼色，便即退後，至於羅威，在觀音廟前，緩步行走，等候搏門。就在此時，各人忽見一名彪形大漢，臂上有一重黑毛，威風凜凜，勢如猛虎，羅威認得他正是少林高手的蘇黑虎，名震武林，暗吃一驚，李成等人會意，暗中通知他們那邊的拳師和教頭，叫他們盡量搶先進攻，蘇黑虎前後左右都有他們的人，到時一聲號令，便即紛紛拔刀，先行斬了蘇黑虎，再斬譚濟鎬。

其時，大北門外傳來一片更鼓之聲，更練敲竹的聲響，自遠而近，正是二更。決門的時間已到，看熱鬧的人叢中，忽然閃出一名好漢，全身黑色衣裳打扮，恍似夜行人，腰間紮着布帶，此人正是譚濟鎬。

譚濟鎬剛剛從人叢走出，羅威便即標馬上前，大喝一聲：「譚濟鎬，不必客氣，放馬過來！」

譚濟鎬聽了，即時發招，右手向對方臉上揮拳，下邊無影脚已經快如閃電，想一招把他踢倒。

羅威雖然沒有跟譚濟鎬交過手，但仍知道無影脚的厲害，慣用聲東擊西的手法攻擊，他瞥眼看見譚濟鎬揮拳由上門打落，已經知道他的撩陰腿必然在下邊踢上，急忙卸馬偏身，設法避過這一招。

他卸馬側身，剛剛避過撩陰腿，便即由守勢改爲攻勢，右拳向譚濟鎬的左胸打出，譚濟鎬退馬，羅威右脚疾起，改用穿心腿打去，殊不料譚濟鎬稍爲轉側，避過穿心腿之後，羅威沒有變招出擊，他的虎尾脚已經踢到，一個懶虎伸腰，那一脚打在羅威的小腿上面，快如閃電，「砰彭」一聲，羅威倒在一丈過外，爬不起來。

李成等十多名教頭與拳師夾在人叢中，他們早已約定，萬一羅威打輸，便即動武，紛紛拔刀，那時李成看見羅威這樣快就給對方擊倒，猛吃一驚，打個手勢，大喝一聲，十二名教頭紛紛拔出利刀鐵尺，分途殺上，有些人向譚濟鎬包圍，另外幾個持刀的師傅，不由分說，手起刀落，想把蘇黑虎斬爲幾碌。

蘇黑虎看見羅威倒地，料想那些拳師一定發動攻勢，即時蹲下來。

他這一招是非常出色的，他早有兩枝五截的鋼鞭，係由鋼鍊摺叠而成，藏在腰間，毫不覺察，此時剛剛蹲下，雙鞭便即舞動，然後站起。

向他劈下來的單刀，給鋼鞭打落，至於李成，更爲淒慘，一鞭打落他的刀，另外一鞭却打在頭上，登時頭破血流，暈倒在地，其餘的教頭想向蘇黑虎圍攻，已經遲了一步，蘇黑虎飛撲到空曠之處，手舞雙鞭，持刀持棍的人，無法近身。

譚濟鎬也帶備一條軟鞭。那一手梅花鞭是少林眞傳功夫，揮動起來，上邊護頂，下邊護脚，對方的拳師和教頭如何能够衝過來呢？一輪搏門之後，十多名教頭紛紛敗退，還有五六個觀衆給他們打傷。

那些教頭發覺門不過蘇黑虎與譚濟鎬兩人，索性敗退，分別把羅威與李成兩人抱走，另外幾個人持刀斷後。

蘇黑虎與譚濟鎬根本上就不想決門的，當然不會乘勝追擊，擊敗他們，自管自的回到武館裏面飲酒慶功。

經此一役，譚濟鎬就脚踏實地，榮登五虎榜，隨後還有另外五頭猛虎，湊成廣東十虎，那是後話不談。

一日之計在於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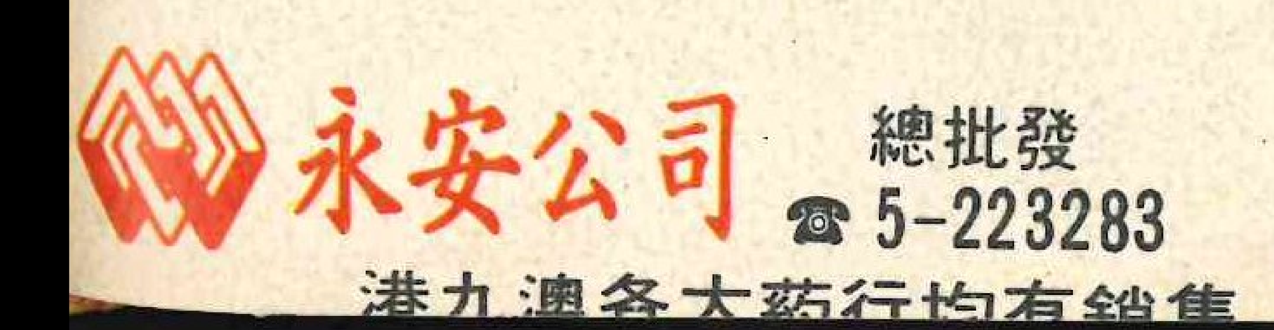
人生添姿采
前程似錦綉

紫金丹

爲你帶來一切！

一年之計在於春，男人志在四方，
祇有充沛的精力始能在分秒必爭的商場上獲得勝利。
紫金丹爲男性專用補藥，一年四季皆宜。
夏季驕陽似火，忙碌工作的男仕往往精神不振，
疲倦萬分，紫金丹內有人參，熟地黃，黃耆，五味子等葯，
功能生津斂汗健脾袪濕，提神醒腦，
補充體力，服後精神倍增，促進工作效能。

一日之計在於神，創業興家萬事成！



總批發
☎ 5-223283
港九澳各大藥行均有銷售



峨嵋葯廠出品

總代理：香港 新昌參茸行 香港皇后大道西十一號地下